

1、小编希望和所有热爱生活，追求卓越的人成为朋友，小编：QQ 和微信 491256034 备注书友！小编有 300 多万册电子书。您也可以在微信上呼唤我 放心，绝对不是微商，看我以前发的朋友圈，你就能看得出来的。

2、扫面下方二维码，关注我的公众号，回复电子书，既可以看到我这里的书单，回复对应的数字，我就能发给你，小编每天都往里更新 10 本左右，如果没有你想要的书籍，你给我留言，我在单独的发给你。

3、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址：  
<http://www.ireadweek.com>

4、小编自己组建的 QQ 群：550338315



扫此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



扫此二维码，添加我的微信公众号，  
查看我的书单

## 目录

猎户座

蚂蚁的力量

蜗 涎

1Q84 年的空气蛹

门的内涵

## 第一章

我无法禁止你们怎么贬低和嘲笑我本人以及我的作品，我只想告诉你它们都是真实的，没有谎话或者抄袭。

——“星光少女”选秀比赛第三名 车品聪博客官方发言

### 1

我趁着妻子聚精会神睡觉的工夫，赶紧偷偷上网打开一个博客。

博客主人的照片被拍得莫名呆滞，不过她本人似乎也长得不算出众。我还记得她一头短发，抱着把吉他，拱肩弓腰地笑着跑向自己姐妹或者对手们的情景。

想到这里我不禁会心地笑了。因为忘记了音箱还开着，博客载入后，背景音乐忽然响了起来，我手忙脚乱地关掉音箱——幸亏她写的歌都是简单清淡的类型，要是重金属音乐那种动静的，一吵醒妻子我就死定了。

说老实话，我实在觉得车品聪扮起酷来比她的笑容好看。棱角分明的国字脸女生，笑起来会显得脸更加宽大，好像——我在心里琢磨着词汇——就好像一台电冰箱……不行，哪有这么可爱的电冰箱……

在有她满脸堆笑的照片的那篇博文上面，有一段加粗加亮的个人声明，如下：

我无法禁止你们怎么贬低和嘲笑我本人以及我的作品，我只想告诉你它们都是真实的，没有谎话或者抄袭。

太官方了，我摇摇头。这肯定是她的经纪公司编排出来的文字，我倒宁愿相信下面那些个人感想才是车品聪这样年纪和性格的人亲手敲上去的：

好像梦一样啊，我居然听到了梦幻般的声音；

这声音曾经在我心底回响过，难道它也曾经在另一个人的心里回响过吗？

如果这就是缘分，我真想见见那支曲子的作者，他能允许我拥抱他一下吗？

感谢上苍，我们能在陌生的时间和空间里写出这样相似的曲子；

恐怕在某个瞬间，我们的心灵都受过同样的冲击吧？

他会爱我吗？他会恨我吗？

他会像有些人一样非得认为我是抄袭吗？

《猎户座》是我在冬天亲手写的，他一定会相信我的吧？

看完她的博客，我把电脑关上，蹑手蹑脚地走进卧室。确认妻子的确没被吵醒后，我掩上卧室门，偷偷溜进卫生间拨通了一个号码。

“喂！干吗？有话快点说！”浦莹那干练决绝的声音从话筒中传来。

“不打扰你吧？”我压低声音问。浦莹的娱乐经济公司一年前正式扩充成一个娱乐影视公司，其规模在业界堪称翘楚。这个一贯盛气凌人的老同学对我说话还算客气的了。

“废话！如果受打扰，我还能接电话？有什么事儿赶紧吱声，正开车呢。”

“你了解车品聪这个人吗？”我感觉自己的脸有点发烫。

“哈哈哈哈哈……”浦莹在话筒彼端笑得喘不过气来，“想不到你岁数越大，花花肠子却越来越多啊！你是‘洋葱头’吧？哈哈，想不到你还有这种恶趣味……”

“你有完没完？车品聪多可爱，我就喜欢她傻乎乎的样子，比你们这些自视甚高的聪明女人强上百倍！”我压抑住心中的怒气声讨她。

“哟哟哟……这是在说我呢，还是在说你老婆呢？我告诉你，那个车品聪，可不像表现出来的那么又傻又纯。”浦莹说话的语调中还是饱含着优越感。

“这么说，你了解她的情况喽？那么关于她‘抄袭门’的事儿……”我心中一喜，赶紧打听道。

“你可别侮辱我，我堂堂盛奕公司的总裁，怎么会跟那些靠炒作、选秀起家的二三流娱乐公司来往密切呢？我手里都是一线明星，不靠脑残‘秀粉’们混饭吃。”浦莹趾高气扬地说。

“你的意思是说我也脑残了？”我气不打一处来。

“你？哈哈，大学时候我就发现你有脑残的潜质了。”这个女人真是口毒如蛇，我自恨居然还有这样的朋友。

“你说够没有？”我忍住怒火提醒她。

“哦，暂时说够了吧。怎么，对车品聪有兴趣？要不要我给你引见一下？让她陪你喝喝酒唱唱歌什么的？”

“少来！我只是想调查一下她‘抄袭门’的事情，总感觉这个女孩是无辜的。你要是能提供点方便，那我就谢谢你全家了。”我冷冷地回敬道。

“好啊……我给你联系一下……喂，你偷偷摸摸研究别的小女生，当心被你老婆发现后开你的瓢儿，哈哈哈哈哈……”

我一下子掐断通话，把手机扔到脸盆边的梳洗架上，长长吁了一口气。

第一次注意到车品聪还是妻子“介绍”的。最近因为北京拟举办重大活动，警方加强了打击犯罪的力度，也因此，我们侦询所门口闲得都快长草了。

没有案子可办后，妻子就恢复到以往做家庭主妇时的状态，每天歪在沙发上看电视，央告我给她讲讲花边新闻，听得心满意足后还不忘阴阳怪气地讽刺我两句：“啧啧，你可真够八卦的。”

——拜托，是你求我讲给你听的好不好！

那天晚上我正在写东西，忽然听到正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的妻子咯咯笑起来。我出去一看，她正指着电视上一个用颤巍巍的五音不全的声调唱歌的女生，笑得直不起腰来。

“喂喂，过来看看，这个女的太搞笑了，唱的这叫什么啊，简直跟念经一样……”妻子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我看了眼电视，刚听一耳朵就“扑哧”笑了。这个目光比我还呆滞的女生，声音太有特点了，总是一种“呀呀呀”的没什么起伏的调子，就好像老牛在“咯吱咯吱”地咬碎草根，或者蝉在夏天的中午“知了知了”地无助喘息一样。

“就这样还来参加选秀？”我瞪大眼睛问道。

“当然，人家还是全国十强呢！”妻子剥了一颗葡萄递给我——看得出来她心里肯定很滋润，不然不可能对我这么好。

“这个女生太有趣了！”妻子接着说，“其他选手都没什么亮点，就她身上有与众不同的地方。”

我又瞥了电视一眼，那个女生边唱歌边闭起一只眼睛，试图做出搞笑的样子，那模样显得尤其笨拙。我摇摇头，叹口气，转身走进书房关上了门。

那个女生就是车品聪，那天听到的曲子就是她声言原创的《猎户座》。但令我始料未及的是，我不久就被她身上的呆滞和木然深深吸引了。

若让我平心静气地评论，车品聪绝不是一个出色的歌手，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不出众。考虑到我一直生活在聪明女人的阴影下，车品聪的平凡、简单和笨拙给我带来了一种新的体会：原来还有这样的女生啊。

但这不代表我喜欢她，或者说这只是我那清澹审美观的体现，就像王维的诗句中所写的“畅以沙际鹤，兼之云外山”那种简洁意境。

### 3

说说车品聪的“抄袭门”事件。这其实包括两件事，但都针对同一首歌。第一次“抄袭门”是网上有人披露这首歌的歌词同一首名叫《冬天》的网络歌曲相似，但中国文字何其博大精深，两首歌只是意境类似，有若干个相同的词而已，所以这次批判也没有什么说服力，很快就过去了；第二次则是在“星女”选秀尘埃落定，一向备受争议的车品聪获得第三名后，有人忽然在网络上揭发《猎户座》的曲调和一首默默无闻的新加坡原创轻音乐《涟漪》极为相似，然后有专家论证说“相似度百分之七十以上，绝对抄袭”。最后演变为愤怒和不愤怒的网民们群起讨伐，一时间骂声四起，认识不认识车品聪的人都披个马甲去论坛或者她的粉丝贴吧中踩上一脚，深得周树人当年号召“痛打落水狗”的精髓。

妻子曾说我同情心太重，这大概也是我从一开始嘲笑车品聪到最后转变为欣赏她，并且想调查“抄袭门”的主观原因吧。而客观原因之一就是，我在网上查找《涟漪》的有关资料时，发现关于这首曲子的记载十分之少，在车品聪之前，全中国大概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么一首曲子。当然，从那些狗仔娱记们的深入调查来看，《涟漪》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发表，并于一年前就上传到大陆的某个小众音乐网站上面了，车品聪完全有抄袭它的机会和可能。

还有一个原因——我听网上上传的《涟漪》时，发现它录制得有些嘈杂，似乎是有人翻录的一般。我花了一周时间在网上搜索，试图找到《涟漪》的原声，但是徒劳无功。可是，这也不能成为怀疑“抄袭门”真假的充分理由，因为有的网络音乐原创者喜欢自己录制一些自创歌曲传上去，比如当年四个女生在民族大学录制的那首音调婉恻的《心愿》。

鉴于网络舆论的压力，车品聪的经纪公司被迫声明虽然信任自己旗下的艺人，但还是暂停《猎户座》的录制出片工作。这首车品聪最红的主打歌一下子成了身份不明的野孩子，被疑心重重的养父母抛弃到了荒郊野外，就差等大尾巴狼来叼走当零食吃了。

我决定抛开妻子，自己调查“抄袭门”的真假，因为如果让这个醋坛子知道我偷偷为一个小女生瞎忙活，那我就真吃不了兜着走了。

我等待着浦莹的电话。这个女人虽然语气傲慢，但是个做实事的人。

## 第二章

星光最清澈的时候，

那是雪雾的冬天。

闭上眼睛的时候，

有你大衣口袋的温暖。

——车品聪原创歌曲《猎户座》

### 1

当看到网上对车品聪“抄袭”和“说谎”的有关指控时，他忽然有种站在中华门下，眼睁睁看着头顶的千斤闸缓缓坠落却又动弹不得的压迫感。

现在，世界上应该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车品聪，更了解这种指控会给一个刚刚二十岁的女生带来怎样的毁灭性打击。

他觉得自己不能坐视不管，但又实实在在地无能为力。他心中有几个流言散播者的嫌疑对象，但没有确凿的证据，更不敢肯定究竟是哪个人做出如此卑鄙的事情。他觉得自己是个善良的人，虽然可以为她去死，却也不愿滥杀无辜。他焦灼、激愤，可是无处发泄。他觉得自己的心像长了癣般奇痒、烦躁，恨不能用头撞墙撞出几个血泡来才能消停些。

正当他心烦意乱的时候，电脑忽然发出一个清脆的声音，那是收到新电子邮件的提醒音。他抄起鼠标使劲摇摇，点开那封陌生人的来信。

想知道传播车品聪流言的人吗？需要我们帮你安排好一切，然后将其杀之而后快吗？若如你意，请回复此邮件。

——代入未知数字，得出惊人效果。 $f(x)$

他颤抖着关上那封邮件，只觉得血气一下子冲上脑门，太阳穴旁边的血管鼓胀得怦怦直跳。他攥紧拳头，过了一会儿，又激动地把自己的手指一根根掰开，然后颤抖着拿起旁边的鼠标，“嗒”地点开那封散发着黑暗魅力的邮件，然后郑重其事地回复道：

亲爱的先生或者女士……

## 2

第一次见到车品聪的时候是在高二那年的秋天，他们整个年级的学生共同为即将到来的节日庆祝活动排练大合唱。

车品聪就是那个站在他身前、唱歌屡屡跑调、经常引发周围笑场或者被音乐老师拎出来单练的女生。在空空荡荡的偌大舞台上，面对音乐老师的讥讽责骂和全年级学生的嘲笑，她总是厚着脸皮抓抓蓬乱的短发，然后低下头闭起一只眼睛朝着老师做鬼脸。

老师也被气笑了：“真拿你没办法，整个合唱都被你毁了！要不是要求全年级都上，早放你回家睡觉去了！你以为我愿意教你啊。去去，归位吧——你回来，这样吧，你在那里站着，只张嘴不发声，滥竽充数吧。”

车品聪扭头朝同学们吐吐舌头，整个年级二百多号人顿时哄笑起来，更有多事的男生在合唱队列里打着口哨，尖声叫着“聪姐，你是最牛的”。



于是这个貌不惊人的女生架着瘦削的双肩回到队伍中，默默站在他面前。四周的学生们还在大声嘲笑着，离得近的竟然伸出手拍打她的头，拽她的衣襟。她依然毫不反抗，毫不愠怒，只是嘻嘻地傻笑着。

他在后面也笑了，学校居然还有这么“厚颜无耻”的活宝女生啊。

之后排练的时候，车品聪乖乖地站在那里，夸张地根据歌词对着口型，一丝声音也没发出过。但是在正式演出的时候，他听到她小心翼翼地唱出声来，周围的人听到她竟然没按照老师的要求假唱时，都压抑不住心中的诧异转过头或者侧过身去瞟她。终于有个同学因为好奇心太盛，侧身的动作有些夸张，不小心踩到了身边同学的脚。那个被踩的同学尖叫一声，吓得踩人的同学身体失去平衡从台阶上跌了下去，砸倒一大片人，于是整个演出变成了一场狼狈不堪的闹剧。

### 3

他是在节日演出彻底搞砸后的第二天偶然发现车品聪的，晚自习后，他从学校小卖部回来的时候，她像幽灵般在夜色里轻轻地从他身边飘过。

汇报演出的失利让学校领导颜面尽失，于是领导迁怒于老师，老师迁怒于学生，学生们便毫不含糊地把车品聪供了出来。之后车品聪就被班主任和音乐老师叫进办公室，待了整整一个下午才傻笑着走出来。

说实在话，他那时对她没有半点感觉——无论是好感还是厌恶感，只是觉得她同他一样，是个无奈来到人间供人嘲弄的小丑而已。但那晚她从他身边飘过时，借着路灯昏黄的光，他猛地瞥见她脸上带着决绝的微笑。这怪异的笑容令他悚然，于是他立即改变回教室的主意，悄无声息地跟上了她。

学校一角有个废弃多年的小院子，据说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曾有位老校长在里面的某间屋内自缢身亡。大概从那以后，这院子就成了众人眼里的不洁之地。院子里有两株大槐树，此外地上还长满了半人高的荒草和灌木，使得里面愈发阴森可怕，学生和老师们都远远避开，于是这里变成了蛇鼠虫豸的天然乐园。

但车品聪就那样一言不发地踱进院子。他虽然心里有些胆怯，可还是咬牙

跟了进去，藏在一棵灌木下面。他看见车品聪停住脚步，稍微侧了侧身子，慢慢撸起左手的袖子，右手从口袋里摸索出一片闪亮的东西，然后“嘶”地倒吸着凉气扬起了右手。

他一个箭步冲过去，狠狠擒住她即将落下的右手。

果然不出他所料，她手里正攥着一枚小小的刀片。

#### 4

就这样，他救下了精神崩溃想要自杀的车品聪，也教给了她如何对付老师和减压的神奇方法。

“这方法真的好灵，我自从用了之后，就觉得我和他们的角色一下子颠倒了！”她不久就兴奋地对他说。

“是吧？戏弄他人比被人戏弄痛快得多。”他也笑着点头说。

“嗯嗯！”她十分自信地攥起拳头，做出一个加油的动作。

他笑了。而且，没过多少日子，当冬天来临的时候，她便成了他的第一个女朋友。

晚自习休息的时候，他们总跑去那个废院里幽会。两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他还记得她把手塞进他大衣口袋取暖的情景。

那个时候，他曾暗下决心，今生今世绝不会让这个女孩子受一星半点委屈。

回忆这些的时候，他正在电脑前苦苦等待着那个  $f(x)$  给他的回复，哪怕提供一丁点儿线索也好啊……

### 第三章

“你不要再撒谎了，承认抄袭可能我们还会原谅你，你一直是个骗子，现在居然对全国人民撒谎，你觉得撒谎很好耍吗？”

——摘自车品聪博客中的网友评论

# 1

“你这几天有点鬼鬼祟祟的，是不是瞒着我什么事儿啊？”我刚穿戴好衣服准备拉开房门时，坐在沙发上打哈欠的妻子冷不丁问我一句。

“没……没什么啊，编辑约我去谈谈修改稿子的事儿……”我边敷衍边往门外闪躲，好在她只看我一眼，也没再说什么。

我吓得心怦怦直跳——这个古灵精怪的女人，如果发现我正为一个女孩的事情奔波，她非把我大卸八块扔到荒山野岭里喂狗不可。

我招手叫来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浦莹给我的地址。车子掉个头，从立交桥盘上快速路，朝城北飞快开去。

出租车停在一处有古罗马卫士和雄狮的雕塑守护着的高档社区门前。我付了钱，走下车子，对门口的保安说：“麻烦找一下E区五栋的陈先生。”

保安一边仔细登记我的证件，一边用内线给别墅区内打电话。不一会儿他放下电话，客气地对我说：“先生请稍等一下，陈先生马上就来接您。”

我只好无聊地站在门口等待——浦莹在电话里告诉我，这个陈先生是车品聪的经纪人，大名叫陈咪咪，一个让男人听了吐血，女人听了拉稀的名字。

“那个车品聪在星光公司‘尼禄花园’录音棚里录歌，我已经叫人联系了她的经纪人陈咪咪，你今天下午可以去找她聊聊。”浦莹如是说。

“你是怎么介绍我的呢？”我有点心虚地问她。

“这还用说，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还是车品聪的铁杆粉丝，哭着喊着非要见她。我打过招呼了，让他们怎么着也得给你安排出半小时和车品聪独处的时间来，不然就是不给我面子……”她那边边笑边说，气得我一句话都讲不出来。

如果浦莹的话是真的，那我的形象可就全毁了——想到这里，我不禁羞愤地跺起脚来。

就在这时，我看见一个满脸皱纹、胡子拉碴但打扮得花枝招展，走起路来做蹦跳可爱状的男人朝我走来，那样子就像只几十岁了还不服老的胖兔子似的。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只“胖兔子”必是陈咪咪无疑，我忽然明白他的名字和形象是多么地相得益彰了。

“呀呀呀，您就是言先生吧？让您久等了，我是陈咪咪，这是我的名片。”“胖兔子”用兰花指拈出张名片来，用那双戴着十四五枚戒指的手郑重地递给我。

“久仰久仰。”我庄严地接过来，不好意思地说，“您看，我都忘记带名片了。”

“哟，你们这些大人物谁带名片啊！快快请进——小聪把录歌的工作推了，一直等您呢……”

陈咪咪婀娜多姿地在前面引路，我感叹不息地在心里佩服着浦莹的影响力。在这个冰冷的唯利年代，有些人的面孔、声音、名字乃至电话号码就是权威的代表。

我被领到一幢带有古罗马穹顶风格的别墅前，别墅院门由两根科林斯式石柱夹持，院里横七竖八地停着几辆车。我很疑惑如今开发商是不是实在没有卖点可以开发了，连古罗马暴君尼禄都登堂入室成了楼盘名称，还硬生生在北京市郊建起了这么一片仿罗马住宅区。他们难道不知道尼禄皇帝曾经一把火差点将罗马城烧得片瓦不存？我看要住在这个别墅区里的人，得多准备些干粉灭火器才对。

陈咪咪领我走进别墅，穿过走廊，来到一个房间前面。他轻叩两声房门，未等里面同意就直接推开，朝木然坐在沙发上的一个女孩说：“聪聪，这就是浦总的朋友言老师，你们好好聊。”

女孩依然面无表情地坐在沙发上，面对着我，没有任何站起身来打招呼的意思，让人不禁怀疑面前的人是不是一尊蜡像。陈咪咪的脸沉下来，对车品聪严厉地说：“聪聪，有点礼貌！”然后又谄媚地转向我，风情万种地微笑一下，在我全身鸡皮疙瘩泛滥的时候适时地退了出去。

沙发上的那个女孩打着哈欠站起来，朝我懒洋洋地点头说：“言老师好。”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经常在荧幕上露面的明星。或许是没有化妆的缘故吧，她完全没有电视画面或者杂志照片上的那么精致。她的脸有点苍白，东一颗西一颗的痘痘点缀在上面。此外，她双眼无神，鼻子有些太直，鼻孔略显粗大，嘴唇也有点干裂，相对之下耳朵反而过小，整个人就跟普普通通的邻家女孩一样简单平凡。

我倏地莫名放松下来，要是形容的话，大概就像一个毕生虔诚求仙访道的人，忽然发现自己家隔壁的二大爷就是神仙时的那种状态。

## 2

车品聪歪着脑袋，用迷离的目光打量着我。我脑子里斟酌着自己的那些问题，朝她微笑着，正打算开口时，她忽然主动问道：“你是记者吗？”

我摇摇头。她眼睛里闪过一瞬异样的光，随后又接着问：“你是想要我陪你喝酒或者唱歌跳舞吗？对不起，我长得不好看，也不会喝酒、唱歌和跳舞。”

“你难道不会唱歌吗？”她的主动出击完全打乱了我的询问计划，无奈中我只好就坡下驴了。

“我喜欢写歌、唱歌，但是不会唱歌。他们都说我唱歌走音、跑调、瞎哼哼，从小就这么说，一直到现在。”她斜倚在沙发上，冷冰冰地说。

“他们是指谁？”我接着问。

“所有人——在学校里是老师同学，在赛场上是主办方、评委和其他选手，在舞台下是那些粉丝和讨厌我的人——你喜欢听我唱歌吗？”

我点点头：“蛮喜欢的。”

“那我唱歌跑调吗？”

“不错，是经常跑调。”

“呸，我还是不会唱歌吧。”她忽然冲我笑了，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

我也忍不住笑了：“那些称赞你的评委也觉得你唱得不好？”

她没有立刻回答，眼睛看向一边，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半晌，她终于开口说：“是，他们背后会直说的，但是不会在电视直播时说。”

“那——他们还把票投给你？”我问。

“我有争议吧，到处挨骂也能广为人知，不是吗？现在娱乐圈的人只想出名，不管好名还是坏名——我能提高收视率，因为有上百万人守在电视前等着嘲笑和谩骂我啊。有些人，不骂人会很无聊的。”

“你什么都懂嘛！”我笑了，“为什么跟我讲这些？你就不怕我回去后写篇报道，把你的话原封不动发网上去爆料？”

她也笑了：“你不像那种人，你又不是记者，也不像是对女生有恶趣味爱好的猎奇者——你找我究竟想做什么？”

我叹了口气，看来我俩的角色互换了，我好像被动地变成了被“审问”者。我只好接着说：“我是想问问关于‘抄袭门’的事情。”

“我在博客上说过了，《猎户座》绝对是我自己写的。”她好像有些警惕。

“你从来没听过那首很相似的《涟漪》吗？”我又问。

她摇摇头：“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仔细查了那首《涟漪》的原创时间，大概是前年春天写的。但是我写《猎户座》的时候，是在高二那年冬天，也就是四年前，比《涟漪》整整早了两年。”

“那你为什么不在博客上澄清这么重要的细节呢？”我疑惑地问。

“你觉得我这样说会有人信吗？再说，《猎户座》没有公开演唱时，只有一个人知道，而那个人我早就失去了联系……”她说到这里，竟然沉沉低下头去。

“那个人的名字，能够告诉我吗？我或许能为你查出更多的佐证来，以证明你是清白的。”我边说边把自己的名片递上去——刚才我对陈咪咪撒了谎，我可不想把自己的名片交到一个猥琐男手里。

她接过我的名片，仔细打量一下问：“你是侦探？”

“嗯，很有名的。”我恬不知耻地说。

“好吧，他叫俞数，是我的高中同学。”她咬着嘴唇嘟囔着，随手把这个名字画在我的名片上。

“哪所高中？”

“当然在我的家乡——松滋中学。”她继续在我的名片上写着地址，最后用两根手指夹着递还给我。

“不需要我的联系方式了？”我有点尴尬地问。

“我记忆力特别好，所有的爱和仇恨都记得一清二楚。”她指指自己的脑袋，咧开嘴笑了。

### 3

我对妻子谎称要出去采风，这才获得了一周假期的“恩赐”。事不宜迟，我马上订好飞往武汉的机票，当天下午的时候，一路舟车劳顿的我已经坐在松滋中学的教师办公室里了。

我对学校声称自己是某娱乐杂志的记者。大概最近车品聪的声名鹊起让这所不大的中学也出了名，车品聪当年的班主任对我摆出一副司空见惯、安之若素的表情。这倒让我着实松了一口气——要是她非得查实我的记者身份，我这千里奔波可就白费了。

“我就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不关心一下我们的教学成绩呢？一会儿一个电话一会儿一个采访的！”刘老师是个头发花白、一脸严肃的老教师，“我们学校的高考成绩总在全省名列前茅，每年都要出几个清华北大的优秀学生。你们为什么不重视一下他们，非要对那个默默无闻的女学生的信息舍不得、放不下呢？”

“刘老师，她可不再是默默无闻的人了，她现在比那些清华北大的学生厉害多了，全国估计有上千万关心她消息的人呢！她在你们学校表现怎么样？最近传说她抄袭的事情您听说了吗？您对这件事情怎么看？”我决定这次询问一定要将主动权把握在自己手里，所以一连抛给她好几个问题。

“她就是个普通学生嘛！很不起眼的！很不起眼的！”刘老师似乎生怕车品聪把她那些清华北大的得意门生比下去，所以刻意强调道，“她成绩很一般，人比较沉闷，朋友也很少。傻乎乎的，上课经常走神，叫她回答问题她不会就自己傻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她……对了，她在学校曾经考试作弊被逮到过。而且，这个女生尤其喜欢说谎。”

“说谎？”我吃惊地问。

“是啊，说谎，总说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愚蠢谎话。”刘老师似乎回想起

了车品聪高中时候的种种事迹，情绪有点激动起来，“比如，她经常迟到，你要问她为什么迟到，她就回答说忘记吃早饭，所以又回家吃了点东西。”

“这也能成为迟到的理由？”我确实有些惊诧，看来这个车品聪的确不同凡响。

“是啊！”刘老师也显得格外气愤，“她这种无聊的借口，你说不是说谎是什么？”

我没多发表意见，看来刘老师对车品聪的不满颇深，再问下去就成控诉会了。我只好转移话题问：“您知道俞数这个学生吗？”

“知道啊！”刘老师眼睛忽然亮了，“他是那一届的文科状元，现在在北大上学呢！那可是个好孩子啊！”

我顿时气得七窍生烟，我辛辛苦苦跑来湖北寻访俞数的下落，结果这家伙居然在离我咫尺之遥的地方！

“那，他跟车品聪上学时候关系好吗？是不是——早恋过？”我只剩下这种无聊的八卦问题了。

“当然没有！他根本不是我们班的学生！”刘老师斩钉截铁地回答，“那孩子学习最好！品行最端正！从来不迟到早退，晚自习都认真复习功课！好学生怎么能跟坏学生混在一起呢？水火不容的！”

## 第四章

默然对坐的时候，

镜中看你微笑的脸。

说再见的时候，

天上有猎户座在一闪一闪。

——车品聪原创歌曲《猎户座》



他和车品聪是在高三那年冬天分手的。

他们的地下恋情整整持续了一年，其间他和她都背负了巨大的压力。对他来说，作为一个老师和家长眼里的优秀学生，如果这段恋情被发现，天知道车品聪要承受多少是非訾议；对车品聪来说，每当跟他在一起时，她都会产生深深的自卑感和负罪感。

“跟我在一起，不会影响你成绩吧？”她时常会突然问他一句。

“不会的，你看到我成绩下降过吗？”他笑着对她说。

的确，他是个自觉的人，学习是他的工作，恋爱是他的生活，两者互不干扰。

车品聪笑了：“我又写了首歌，你想听吗？我唱歌可难听了！”

他点点头：“才女的歌，焉能不听？”

“别叫我才女，那是讽刺我呢！”她的脸愈发红了，开始低头拨弄起琴弦来。

“喂，夜这么黑，你看得清弦子吗？”他笑着问。

“没有啊。天上有星星，你看，那围成矩形的四颗星，就是猎户座。”她说。

“我知道，中间斜排的三颗小星星是猎人的腰带，东北方向有颗发红的星星，那是金牛座的眼睛——猎人正在跟发狂的野牛搏斗呢。”他补充说。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她瞪大眼睛看着我。

“嘿嘿，我是谁啊。”他故作傲气地说。

同她在一起的日子曾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但事情的转折发生在高三上学期期末考试前夕，他和她恋爱的消息不知怎么忽然传了出去，老师们纷纷找他谈话，同学们则在车品聪背后指指戳戳地窃笑着。

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男子汉，理应承担起所有压力，为这个头脑简单、情感脆弱的女生撑起一片天空来。他不惜同班主任翻脸，同家长争执，对那些嘲讽她的同学们老拳相向。

但是他的一切努力都不能挽回曾经的快乐，车品聪越发沉闷和忧郁起来。她的低落也影响了他的情绪，心神不宁的他在随之而来的期末考试中一败涂地。

整个寒假，由于居住在不同县城，车品聪没有联系和找过他，他也无法找到她的所在。开学后，车品聪没有再来学校，有人说她退学了，也有人说她转到了另一所学校。

车品聪就这样在他的生命中短暂出现又匆忙消失了。他们之间感情的终结没有生离死别，没有感怀哀伤，没有隔空遥念，只是在一种莫名的无奈和无助中无疾而终。

## 2

他终于收到了  $f(x)$  的来信，信里告诉了他“抄袭门”的始作俑者和刺杀此人的方案。那是一个不眠之夜，他躺在床上认真思索了整个晚上，直到天亮时分才下定决心去执行这个方案。他做出这个决定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心中对车品聪热爱的不灭之火，二是他仔细研究了未知者给的方案后，发现它是那样地惊世骇俗和完美无缺。

他按照邮件中提供的尼古丁提取方法，买来了香烟、滤纸、酒精、有机溶剂、蒸发皿等，同时按照里面介绍的方法组装了回流装置。他整整花了一周时间，终于提取了将近一百毫克的尼古丁，然后用买到的防挥发剂将它们保护起来。

他买来一支“星光号角”，这是“星女”粉丝们专门研究出来的一种现场助威号子。这种号子形状类似南非球迷吹的那种“苍蝇号子”，但声音比它悦耳多了。他小心翼翼地把喇叭内的哨子取了下来，做成一个原始部落的那种猎人喷筒，然后做了一枚能发射出去的利器，用砂纸精心抛光。最后把用防挥发剂保护膜护着的尼古丁全部涂在尖儿上一——书上说五十毫克就能置人于死地了，但是 he 不想拖拖拉拉中途出现乱子，索性将剂量加大了一倍。

“星女五强”的小型庆功会于本周六晚上八点在“鲟鱼”酒吧俱乐部举行，届时将有三百多名粉丝到场助威，而  $f(x)$  果然如约在周四下午给他寄来一张靠近演出台座位的入场券。

周六晚上他努力将自己打扮成一个狂热的“星女”粉丝，他穿着带有“星女”标志的T恤衫，头戴嘻哈风格的棒球帽，穿着加肥的吊带牛仔裤，脸上还架着一副黑框浅褐色的大圈眼镜——他仔细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学着“非主流”的样子做了几个鬼脸，忽然敬佩起自己的化妆手艺来。

为了避开北京城里的交通高峰，他早早就打车来到了“鲟鱼”俱乐部。一走进昏暗的俱乐部，他便发现早有众多“星女”粉丝们在这里麋集着。他主动加入了“洋葱头”的队伍，大家一起喝着酒哼唱着车品聪的歌，同时还不停冲着其他四强——舒舫、宋子绪、郝亦姿和肖潘的粉丝团们吹着“星女号角”彼此挑衅——今天“鲟鱼”俱乐部被“星女”庆功会包场，因此粉丝们可以肆无忌惮地胡闹了。

一阵悦耳的钟声终止了粉丝们疯癫的喊叫声，灯光闪耀的舞台上忽然喷出层层烟雾。在粉丝的尖叫声中，舞台上缓缓降下五个珠光闪闪的宝座，每个宝座上都有一位头戴金冠、手持星杖的“公主”，“星女”五强就这样从天而降。别具特色的出场方式又引起粉丝们新一波的大呼小叫，声音之尖厉使他不由自主地堵住耳朵——他的眼里只有那个以傻乎乎的姿势端坐在椅子上、不苟言笑的车品聪就足够了。

“星女”的宝座们落地时，他摸摸自己带来的“号角”喷筒——还好，没有在粉丝们的喧闹中挤坏，还完好地躺在袋子里。

两个长相颇具后期印象派气息的主持人上台宣布庆功会开始，先是领导和评委们的“枪手”演讲，内容无非就是从各种角度堆砌这届“星女”乃本宇宙不可复制之巅峰的溢美辞藻。无论是粉丝还是心怀鬼胎的他，对这类演讲都恨之入骨，恨不能冲上台去封住他们喋喋不休的嘴巴。

他使劲踮起脚尖寻望着车品聪的身影，但是她离他那么远，又坐在灯光昏暗的地方，他只能依稀辨认出一个侧影。

为了她，他将完成生命中最胆大的行动……

“下面有请‘星女’比赛的总策划，星光经纪公司CPO陈咪咪先生做总结性发言！”那个长得像爱德华·蒙克著名油画《呐喊》中人物的男主持欢欣鼓舞地说。

下面几个早已烦躁不堪的粉丝终于喊出了他的心声：

“还有完没完？我们是来看‘星女’的，不是看你们这些胖老头子的！”

但这似乎没有影响那个妆化得像发福中年妇女般的男人的心情，他笑笑说：“大家放心，我的发言时间不超过三分钟的，也就是留给我这个动作不便的胖子走到麦克风前，然后再走回座位的时间……”

胖子的幽默言语引起了粉丝的笑场，舞台上的那些评委和“星女”们也谄媚地笑着鼓起掌来。

他把手伸进袋子里，慢慢掏出装有毒箭的“号角”喷筒……

## 第五章

你给我闭上你的臭嘴，作为一个抄袭者，你有什么脸在这说话？闲着没事干是不是？求求你别唱歌了，扶老奶奶过马路也行，帮小朋友写作业也行，只要别恶心我们了就行！

——摘自车品聪博客中的网友评论

### 1

“俞数？”虽然我有公安局的介绍信，但北大学生处的老师还是扶了扶眼镜，奇怪地盯着我说，“他已经不在学校了。”

“退学了？”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

“不是，去年暑假他登黄山时失足坠崖了。”那个老师没等我来得及惊讶，就唰啦啦写了几个字递给我说，“国际关系学院的孔昱是他的好朋友，去年他出事后学校里的一些未尽事项就是孔昱代办的。你可以找找他，或许能了解点儿信息。”

我走出学生处的楼门，忽然觉得外面的阳光有些不真实——车品聪认为唯一能帮助自己恢复名誉的同学去年夏天已经与我们阴阳相隔，而我又究竟为了什么来回跋涉，非要帮一个不熟悉的女孩洗脱“抄袭”的恶名呢？

孔昱是一个皮肤黝黑、身材高大、面庞宽阔的男生，和他站在一起我忽然觉得自己有些渺小。

“对，我和俞数是同班同学，车品聪是另一班的。”他直言不讳地说，“俞数是去年我们高中同学组织去黄山玩的时候，从‘鲫鱼背’上失足掉下去的——一个月后才找到尸骨，太惨了。”

他讲到这里忽然停顿下来，牙齿咬着嘴唇，脸扭向一旁，半晌才回过头来说：“真的太惨了。那天雾很大，他怎么掉下去的我们都没看到，都使劲盯着自己脚下的路来着，只听见一声惨叫。我的腿瞬间就软了，都不知道怎么挪过那条路的。直到现在我一看见高山就头晕心悸……”

“车品聪那时候也跟你们在一起吗？”我问。

“哦，她高中时候就转学了，后来不知道去了哪里。我们实际上跟她都没有联系，所以聚会也不会想到她。说实在话，我也是最近在电视上看见她才想起来还有这么号人的。”

“那网上关于她抄袭的事情你怎么看？我曾经问过她，她说俞数能证明《猎户座》是她的原创。”我问。

“现在网上不正在声讨她吗？好多人要她闭上撒谎的臭嘴死掉算了。”孔昱伸手摸摸口袋，掏出两根烟来，自己叼上一支，递给我一支。我摆摆手示意我不会吸烟，他索性将两支烟卷在一起点燃，并排吸了起来。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他却若无其事地吸着，然后慢慢说：“其实我觉得俞数才是有音乐天赋的人，高中时候他吉他弹得很棒，加上学习出色，无论男生女生都很崇拜他。上大学后他还是文艺部的骨干，去年还当选了副部长。跟他相比，车品聪算什么。”

“你是说车品聪不如他？”我皱起眉头问。

“当然，连一根汗毛都比不上他。俞数自己能写歌，会乐器，嗓音又好，学校里的十大歌手赛他一登台就赢得了无数掌声和尖叫。我就纳闷为什么这样的人才不挖掘，偏偏要挖掘那种五音不全的人呢？”他说到这里似乎有些气愤。

“可能是唱片公司觉得能吸引眼球吧，现在的社会不是讲究眼球经济嘛——俞数当年和车品聪很要好吗？”我忙着转移话题。

“要好？要好个屁！那时候谁认识车品聪啊？她学习也一般吧，性格似乎也比较孤僻，唱歌走调，各门功课只有数学还凑合……我们都没注意过她。对了，高三下半学期一开学她就转学到一所管教很严的县城小高中读书去了。”

我默然无语，抬头看看三角地那里贴着一张“星女”巡演的大幅海报，印着舒舫、宋子绪、车品聪、郝亦姿和肖潘的五强照片。其他四强各自弹奏着乐器，春光灿烂

地朝人微笑着，只有车品聪的嘴唇上不知被哪个学生偷偷描上了两撇胡子，显得异常滑稽。

我站起身来正想向孔昱道别，他忽然自言自语地说道：“车品聪在台上的表现真的很像俞数，那姿势，那做派，那指法……”

我有些愕然，正想再问点什么，忽然手机铃声大作。我接起电话，只听见妻子压抑着声音说：“喂！你现在哪儿飘呢？有案子了！有案子了！”

## 2

“本来不想请你们来的，尤其我听说言桃还在北大借我的名义招摇撞骗……”林瑛用眼睛瞥着我，一脸坏笑地说。

“你不是去采风了吗？打着林瑛的名义做什么？”妻子瞪圆了眼睛质问道。

“我，我我……”我一时语塞，只能用喷射着怒火的眼神狠狠扫视林瑛。

“哎呀，言桃是去大学打听一桩陈年事故嘛，估计是写小说用的素材吧？”林瑛掩嘴笑着给我打圆场——这个女人，每次都故意挑起事端，然后又假扮好人。妻子说得没错，这家伙已经官僚了。

“对对，我去采风嘛！当然要找陈年旧案了解点情况，好激发自己灵感啦，是吧？”我一脸谄媚地朝妻子笑着说。

“哼！骗不过我的眼睛，这事儿以后咱俩再好好算账。先说说案子吧，林官僚。”妻子转向林瑛，我偷偷在她背后出口长气。

“一件看起来很简单案子，本来不想麻烦你沈大侦探出面的——是这样，昨晚在‘鲟鱼’俱乐部举行的‘星女五强’庆功会上死了两个人。”

“‘星女五强’？”我惊讶地跳起来问道。

妻子和林瑛诧异地打量着我，我赶紧掩饰住自己的失态，重新坐回座位上，“嘿嘿”笑着对林瑛说：“没什么，没什么，你接着讲。”

“就在这个庆功会上，有两个人被谋杀了，分别是获得本届‘星女’第一名的舒舫和星光经纪公司的总策划兼‘星女’的总经纪人陈咪咪。”

“什么？陈咪咪？”我又失态地跳了起来，这次把身边两个女人吓得一哆嗦。妻子镇定下来才怒目圆睁地骂我道：“你今天抽什么风？！”

“没，没……我就是觉得这名字很搞笑，林瑛你接着说……”我满脸通红地道着歉。

“你别一惊一乍的啊。”林瑛说，“咱们接着说案情，这两个人被判定是被带有高浓度尼古丁的喷射箭头刺中身亡的。案发时陈咪咪正在舞台前的麦克风那里讲话，台下最近的观众席有两米的距离，距舞台上的‘星女’和主持人们也有五六米之远。他正讲着话忽然捂着头倒了下去，顿时舞台上下乱成一团，台上的人们急忙去搀扶他。岂料在搀扶的过程中舒舫又捂着脖子尖叫一声，混乱中大家以为她是惊慌失措，便光顾着解救陈咪咪了。直到她歪倒在一旁，才发现她脖子上有被刺破的血痕，手里还拿着一个带血的箭头。

“报警后我们及时赶到现场，法医判定两人致死的原因都是尼古丁中毒——在陈咪咪胳膊上也深深扎着一枚曾带有尼古丁的钢针。根据它们的位置，可以初步判定是台下观众中有人携带能喷射毒箭的装置，现场射杀了二人。于是我们对到场人员进行了逐一排查，可那时候许多观众早趁着乱哄哄的劲儿溜之大吉了。不过我们在舞台下面找到了作案用的凶器——一支被改造过可以发射毒箭的‘星光号角’，就是粉丝助威时吹的那玩意儿。经核实这正是发射毒箭的凶器，现在我们正在排查嫌疑人。”

“排查是你们的强项啊，我猜你们应该快发现嫌疑人了吧？”妻子笑着说。

“不错。我们利用俱乐部门前的监控录像，发现了一个戴帽子和墨镜的家伙。据其他观众反映，这个人在屋里也一直戴着墨镜，可屋里的光线那么暗，戴墨镜做什么？我们沿着这条线索到各区排查，从各个街口的摄像头录像中发现此人是打车来的。我们按照录像中的车牌号码找到了出租车司机，按照此人上车的地方在附近的小区进行了询问排查，最后终于锁定在一个租住在小区里的学生身上，我们一会儿就出发去抓捕他。但是这件案子有很多疑点，所以也想请你们参与一下。嫌疑人的名字叫孔昱，是北大的学生，曾经是‘星女’车品聪的中学同学。”

“孔、孔、孔什么昱？！”我又惊叫着跳起来，这次两个女人终于忍不住冲上来对我一顿暴打。妻子边打边问：“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内情？说！你这几天鬼鬼祟祟做什么去了？”

“别打了，别打了，我说！我说！”我抱着脑袋举旗投降。

“说实话，我早就怀疑孔昱了。”执行传唤的第二天，我就跷着二郎腿跟妻子和林瑛显摆说，“他一会儿说根本不熟悉车品聪，一会儿又滔滔不绝地从性格到各门功课成绩来介绍她，甚至连人家转学到哪个小高中都一清二楚，分明自相矛盾嘛！幸亏我昨天去稳住了他，要不你们怎么能这么容易抓住他呢！”

“行啦，行啦，言大英雄，你再这么说我们局就该给你发奖章了。”林瑛笑着朝妻子挤眼说，“但是我看还是请车品聪陪他唱首卡拉 OK 更能鼓舞士气吧？”

“还没找你算账，你就先得瑟起来了哈！”妻子被她一激，立刻火冒三丈，揪着我耳朵训道，“你现在越发胆儿肥了啊！居然背着我帮人家小姑娘忙，还敢撒谎骗我说出去采风！”

“本来也算采风嘛……写作素材欠缺……”

“欠什么？！”妻子瞪圆了眼大声质问。

“我欠扁行了吧？”这么多年我早摸熟了她的脾气，早点认错比什么都强。

“说说吧，孔昱都招供了吗？”妻子果然放过我转向林瑛。

“没有，他死活不承认。但我们从他租处的衣柜里搜出了提炼尼古丁的一套土设备。”

“发射毒箭的工具找到了吗？”妻子又问。

“这也是我们对他人无能为力的地方，具体的杀人工具至今还不见踪影。他对在自家发现的尼古丁提取设备缄默不语，但矢口否认自己制造过什么用来杀人的东西。”林瑛摇着头说。

“他肯定在说谎！”我摩拳擦掌地说，“这个人说话容易前后矛盾，他估计也知道自己言多必失的毛病，所以才不怎么开口的。你们难道就没有什么折磨他的方法吗？比如用一千瓦的灯泡照他，发现他打瞌睡就砸醒，我保证不出七十二小时，他铁定意志崩溃，问啥说啥！”

林瑛微笑不语，妻子白我一眼骂道：“闭嘴，我发现你越发暴力了！”

“还不是跟你学的……”我小声嘟囔着。

“你知道什么地方我觉得最奇怪吗？”妻子没理我，回头对林瑛说，“就



是为什么一个已经锁定嫌疑人并要实施拘留的案子，一个对警察来说已经手拿把攥的案子，你林大官僚偏偏要叫我参与呢？”

林瑛“扑哧”笑了：“你还真敏感呢！好了，说实话，我总觉得这件案子没有如此简单……”

“是因为陈咪咪是被毒针扎死的，而舒舫却是被毒箭所害吗？一个嫌疑人十分没必要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两种‘暗器’。”妻子打断她的话说。

“你太聪明了！哈哈，言桃，你跟自己老婆学点儿好的行不行？”林瑛依旧不忘拿我来打趣，“还有一点，就是法医怀疑一枚钢针上的尼古丁是否真能置人于死地。要知道尼古丁极易挥发，小小钢针上携带的尼古丁本来就比较微少，一遇空气又会散掉一部分，除非是把刚蘸上尼古丁的钢针迅速扎进死者身体里，否则剩下的成分真的很难说是否够量杀人。我已经料到了孔昱保持沉默的状态，因为我们虽然找到了提取尼古丁的设备，但这不足以判定他是否有罪。”

“陈咪咪和舒舫死前吃喝过什么东西吗？”妻子问。

林瑛摇摇头：“尼古丁一般在三到五分钟内发作，但许多人作证两个死者在案发前一个半小时内，根本没有吃、喝或者服用过任何东西，因为那时他们已经站在了舞台上，在聚光灯下吃东西是很破坏形象的事情。”

“孔昱说起过他跟车品聪的关系吗？”我赶紧问——她们忙她们的案子，我仍然对车品聪抄袭一事念念不忘。

妻子转过身来，怒火中烧地瞪着我，林瑛在一旁幸灾乐祸地笑着，我赶紧低下头去。

“他的确说过自己喜欢车品聪呢，高二高三时他俩还曾经恋爱过，但后来在老师同学的压力下分手了。他承认自己那晚参加‘星女’派对也是为了偷偷见车品聪一面。”林瑛有点儿得意地说。

“那他知道《猎户座》的真正作者是谁吗？是车品聪写给俞数的，还是俞数写给车品聪的呢？”我鼓起勇气紧忙接着问道。

林瑛笑得眼睛都弯了：“你还真是她的忠实粉丝啊——我帮你问了这个问题了，他的回答是，高中时候车品聪给他写过几首歌，但他从来不知道什么《猎户座》。”

“呀呀呀，这到底如何是好呢？”我挠着头说。

“如何是好？你去见见那位被满网络诅咒的歌手好啦！”妻子忽然变了脸，也眉开眼笑地对我说。

我心里立刻觉得实在摸不清这个女人到底在想什么。

## 第六章

太空中的猎人是否也有家园，太空中的猎人是否也有牵念。

你摇着头说没有没有，星星无法理解人的孤单。

——车品聪原创歌曲《猎户座》

那个人死了，在他面前倒下去死了。

他是否杀了他呢？他真的不知道，他恍惚间用了杀人喷筒，然后就将它抛在俱乐部的椅子上，急急忙忙逃走了。

他现在身陷囹圄，更不知道自己能否洗清杀人的罪名，但无论如何，为了保护车品聪，他已经完全尽力了。

高中时的那次分手给他带来沉重的心理压力，从此无论他表现得多么活泼外向，心里却是愈发孤寂，就像被抛弃在了枯草丛生、杳无人迹的荒野一样无所依附。所以，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方式。

唯有车品聪让他无法释怀，乃至当她的身影再度侵入他的生活时，他会奋不顾身地去帮助她。

在昏暗的光线中，他抬眼打量着自己所处的环境：这是个狭窄的封闭空间，四面都是坚固的水泥墙，只有一面上有道厚重的铁门，铁门上开着扇铁栏窗。他身边是三个衣衫褴褛、满面污垢的家伙，他们刚刚在他进门的时候暴揍了他一顿（所谓的下马威），现在正心满意足地呼呼大睡。

他舔着被殴打后破裂的嘴唇，一股咸腥的血味顿时充满了口腔。他张开嘴长吁一口气，想仔细回忆一下那晚重见车品聪的情景，尽管他俩隔着咫尺天涯般的舞台，尽管她似乎已经忘记了他这个人，但他那时的情绪却是那样激动不已。

可是，他怎么总感到这份回忆中有某些异常的地方呢？到底是哪里出了偏

差？他闭上眼睛冥想着。

## 第七章

听说杀害舫舫的嫌疑犯是“洋葱头”啊，真是有什么样的歌手就有什么样的粉丝。歌手造假，歌迷杀人，只能说是绝配了。

——摘自车品聪博客中的网友评论

### 1

妻子望着对面有些局促不安的车品聪，故意大声清了清嗓子，这一举动着实让这个女孩吓了一跳。

“关于陈咪咪和舒舫的被杀，你当时也是目击者之一吧？”林瑛微笑着问。

车品聪慢慢点点头，半晌才开口说：“是，当时目击者很多，舞台上主持人和我们几个女生，台下还有一堆观众……”

“我们知道这些。对这件事情你怎么看？你可曾看到有什么东西从台下飞上来？”林瑛继续问。

“没有——不，我实在没有注意到，整个现场的灯光比较昏暗，我的眼睛也不是太好，再说我在舞台上也不会东张西望。”她的声音压得很低，盯着我这个“熟人”喃喃说道。

我朝她颌首微笑以示鼓励，她也回以微笑，然后咳嗽一声反问道：“网上现在有人说杀人者是我的粉丝，还有人留言威胁要追杀我，你们警察管不管这个？”

“如果真有影响你人身安全的情况或者潜在威胁，我们一定会管的。”林瑛依旧笑着说，“不过，嫌疑人还真是你的粉丝，而且还是你的一位故交。”

“故交？”车品聪警惕地瞪大眼睛。

“对，孔昱你认识吧？你的高中同学。”

“啊！”车品聪嘴里发出一声低低的惊呼，她下意识地失声喊道，“绝对不可能！怎么会是那个人！”

“那你觉得是谁？”林瑛像瞥见老鼠影子的猫一样绷紧了神经。

“我不知道是谁啊……我只是觉得，不是他——不不，我也说不好，现在疯狂的粉丝太多了……”

“可是你别忘了，凶手的首要目标是绝对没有粉丝的陈咪咪，并不是舒舫，我们初步认为舒舫的死只不过是误伤。陈咪咪和周围的人有没有什么仇怨？”

“让我说自己老板和经纪人的坏话不好吧？”车品聪似乎又重新恢复了镇静，“不过，你们可以去找圈里人询问一下，做他们这行的，没得罪过人是不正常的。”

“你误会了，车小姐，我是问陈咪咪和案发现场周围的那些人有什么仇怨。咱们暂且把台下的观众抛开，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当时除了两个死者外，舞台上还有你、宋子绪、郝亦姿和肖潘，以及男主持人廖雪松。”林瑛说。

“没错，是这些人。”车品聪点点头说，“廖雪松我不了解，至于我们这些‘星女’嘛，也多少跟他有点龃龉。”

“龃龉？”林瑛瞪着眼睛问。

“是啊。很简单嘛，比如说他曾经对十强中的每个选手承诺她们能进三强，这起码就得罪了三个人吧？”

“那你呢？他曾经许诺你能到多少名次？”

“我？哈哈！不谦虚地说，我大概是这届‘星女’最炙手可热的选手了吧？星光公司把我炒臭、炒热，炒得十分之一的中国人都诅咒我本人、我爸妈，威胁和辱骂满网络都是。还有网民‘人肉搜索’出我家的现住地址、电话号码、我父母的手机号码、身份证号，一刻不停地骚扰他们。我实际上已经被舆论剥光，无助和赤裸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丧失掉的名誉和自由，难道可以用一个名次来衡量吗？”车品聪忽然激动起来，有些歇斯底里地狂喊一通。

“可是，这难道不是你想要的吗？无论怎样的炒作，总之你被炒红了。”妻子忽然冷冷地插上一嘴。

“呵呵，那是你所想的。我自己渴望能红，但是想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地凭能力来赢得自己的地位。至于对我的炒作，我看不出自己从中能受益几何，最大的受益者你们不用动脑筋也能想到。”车品聪也冷冰冰地回以颜色。

“受益最大的就是你们的娱乐公司吧？利益越丰，风险也越大，所以得益最多的陈咪咪死了，名次最高的舒舫也死了——车小姐，你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车品聪不发一言，只是简洁地点点头。

“那么，”我终于觅得一个开口询问的良机，“我还是那个问题——《猎户座》真是你写的吗？我试着去找俞数求证，遗憾的是得知他去年已经不幸去世了。”

“什么？”车品聪猛地从沙发上一跃而起，面色苍白地喊道，“这绝对不可能的！没有道理！”

“那么，《猎户座》的事……”我穷追不舍。

“对不起，能不能让我冷静一下，冷静几天再说，好吗？我马上还要演出……”车品聪身体战栗着下了逐客令。

## 2

舞台后面一片忙乱，匆匆奔走的舞蹈演员、化妆师、灯光师，此起彼伏的步话机呼叫声掺杂在一起，吵得人几欲耳鸣。我们在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艰难行走着。

“咦，那不是廖雪松吗？”我指着前面那个秃头、长脸、圆嘴的小瘦个儿问，“他不就是‘星女’庆功会的主持人吗？”

“对，他就是我们的下一个约谈对象。”林瑛笑着冲他挥挥手，那位闻名遐迩的丑角主持人也尴尬地招手回应——不管在哪一行，被警察盯上究竟不是件光彩的事儿。

“对不起，我只有半小时时间——演唱会一小时后就开始了，我还要提前串串词儿。”他领我们走进一处空化妆间，示意我们坐下后说。

廖雪松和陈咪咪一样，满脸敷满了厚厚的香粉，眉毛描得浓黑，右耳戴着

耳环，还时不时掏出淡粉色的唇膏一遍遍在嘴唇上涂。他说：“我跟老陈一样，都是南方人，受不了北方这种干燥气候，嘴唇老是没光泽，没光泽怎么行呢……”

“你跟陈咪咪十分熟悉吗？”林瑛打了个喷嚏说，大概是实在受不了他身上阵阵散发出来的氤氲香味儿。

“还算熟吧，毕竟是老乡。我认识老陈的时候，他还叫陈思桦，我们大家叫他咪咪，结果这名字在圈儿里头反倒比他真名响亮了。老陈跟我一样，特注意形象，特在乎外表，混娱乐圈儿的，不讲究点儿行吗？但话说回来，老陈跟我有一点不一样，他呀，太贪，太诈。说死人坏话不好，我知道，但他要跟我似的这么淡泊名利，怎么会有那天的暴死呢？对不对？”廖雪松果然是做主持的，一打开话匣子就关不上了。

“那天晚上你也在舞台上吧？你注意到台上台下的人有什么异常了吗？”林瑛提醒他转入正题。

“台上嘛，就我们几个人啊。至于台下……”他习惯性地又抹了一遍唇膏后说，“我倒发现有个鬼鬼祟祟的家伙，他戴着墨镜，就站在舞台麦克风正下方，我主持的时候吓了一跳，还以为是谁家保镖呢。”

林瑛不慌不忙地从包里掏出孔昱的照片递给他问：“你看看是不是这个人。”

廖雪松拿过照片端详良久，仍旧含糊地说：“舞台下灯光很暗，我看得出来——不过我相信若见到他一定能认出来，那家伙的胳膊抬起来总有点不自然，动作很怪。”

“得，那肯定是孔昱袖子里藏着暗器呢。”我插嘴说。

“你武侠看多了啊？”妻子抬手打了我脑袋一巴掌。

“我从来不看武侠的！”我抗议道。

“对了，廖先生你也曾经当过‘星女’的比赛评委，对五强之间，以及她们同陈咪咪的关系，你一定了解不少吧？”妻子没理我，而是向廖雪松问道。

“那自然！说白了吧，‘星女’里头的内幕问我就等于找对人了！不瞒你们说，老陈这个人，对做音乐根本没有想法，他的目的就是赚钱！所以你们猜，他最喜欢的‘星女’是哪个？”

“是冠军舒舫吧？”林瑛似乎就知道舒舫这个名字。

廖雪松摇摇头。

“那是宋子绪？她唱功十分了得。要不就是郝亦姿？她长得那么可爱，粉丝也超级多。不会是肖潘吧，我一直觉得她像个男孩，没一点女人味儿……”我一口气点评道。

身边两个女人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半晌林瑛才火上浇油地说：“瞧瞧，沈大侦探，你家言桃对小女生多有研究，啧啧……”

“林瑛，你别挑拨是非，我发现你越来越不上路了……”我气得指着她的鼻子喊道。

“你给我住嘴！我看不上路的是你！你再偷看选秀比赛把你眼睛抠出来！”妻子勃然大怒，揪着我的耳朵骂道。这残暴的动作和狮子吼叫直吓得旁边的廖雪松“花容失色”，手哆哆嗦嗦一个劲儿拿唇膏往嘴上乱抹。

“阿弥陀佛，幸亏我没结婚。”好不容易等妻子气消了跟林瑛咬耳朵时，廖雪松偷偷靠近我嘟囔一句。

“好吧。廖先生，你接着说吧，记住要尽可能详细地把情况告诉我们哦。”妻子冲廖雪松轻轻一笑，吓得他哆嗦半天。

“那……那我就说了。其实老陈最喜欢的选手是车品聪，这家伙是话题天后啊，你看现在被他炒得红透天！听说盛奕公司都看上她了，要花两千万违约金买下，但被老陈一口拒绝了。再说这几个孩子，相互间的亲密关系也不一样呢。”廖雪松说到激动处，又舔嘴唇又咽唾沫，“虽然车品聪跟舒舫是老乡，但俩人实际关系没表面上那么好，车品聪最好的伙伴是肖潘。舒舫原本同宋子绪不错，但自从她拿了冠军后，两个人算彻底掰了。只有郝亦姿，不争不闹，像个乖乖宝，所以人缘最好，大家都喜欢她。”

“舒舫和宋子绪为什么掰了？”妻子接着问。

“为了冠军归属呗！老陈这家伙把冠军许给了两个人，可是只能有一个冠军呀，宋子绪盛怒之下还在后台大骂舒舫一顿，把她搞得灰头土脸的。这年头再好的朋友在名利面前也能反目成仇，是不是？”

我们三人都不约而同地点头。

这时林瑛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她接起手机，听了几句话就腾地站起来对我们说：“一个好消息，孔昱终于肯开口了！”

“那些尼古丁提取设备是我自己做的，不过我没想用这个犯罪。” 疲态尽显的孔昱低着头说。

“那天你去没去‘星女’庆功会呢？” 林瑛问。

“去了。我想看看车品聪，毕竟也是老同学，不枉认识一场。但是我绝对没有杀人。” 孔昱眼泡红肿，一看就是缺乏睡眠。

“你从哪里学到尼古丁提取方法的？” 妻子忽然问。

“哦，是网上某些无聊的人发给我的——他们问我想不想为车品聪澄清名誉，让造谣者得到应有的惩罚。我一时觉得好玩，就试着提取了点。” 孔昱打了个大大的哈欠，懒洋洋地说。

“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给你的邮件保留了没有？”

“留下的是个搞笑的名字，似乎叫  $f(x)$ ，就是函数的那个表示符号。” 孔昱声音低沉地说。

“函数？！” 我惊得差点跳起来——且不说我在“辟邪”一案中受了他们绑架，单说这个神秘组织给妻子带来的麻烦和挑战就够让人头疼的了。可我们怎么也没想到他们再一次同“星女”的案子产生了联系。

“他们有没有告诉你谁是车品聪事件的造谣者呢？” 妻子和林瑛倒是故意不露声色地先后开口问出同一问题。

“告诉了，他们说是陈咪咪。我哪里知道陈咪咪是谁，何况我又不是狂热的‘洋葱头’，怎么会因此杀人呢？笑话！” 孔昱有点反讽似的说。

“可你那天参加庆功会时为什么穿戴得严严实实，还戴着墨镜？” 妻子追问道。

“因为我不想让车品聪认出我——我能喝点水吗？” 孔昱说到此处，脸上忽然掠过一丝奇妙的表情。

妻子端起面前一杯未饮的茶水，高高举起走到孔昱面前。他迟疑了一下，但还是尽力抬起胳膊把水接过来，然后有礼貌地说声“谢谢”。



“你能说一下对车品聪的个人看法吗？”林瑛问。

“她？奇奇怪怪的，脑子有点简单，做事有点偏激，就这些。”

“孔昱，你中学时是不是跟她谈过恋爱？！”林瑛突然问出这么一句。孔昱似乎完全没有做好思想准备，下意识地答了一声“是”，但他旋即又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否认道：“不不，我中学时候很规矩的，她对我有好感，但是被我拒绝了。”

“好的，既然如此，我们决定不再延长对你的拘捕，但你要保证不离开北京，随传随到。还有，希望你能提供自己的电脑，我们要调查一下这些邮件的来源。”林瑛喝口水说。

“那太好了。”孔昱的回答如同一杯白开水般不掺杂任何情感，索然无味。

孔昱站起身，鞠个躬，然后开门走了出去。

林瑛忽然开口说：“我怎么总觉得这个人不太正常。”

“那是因为他太冷静，太理性了。”妻子忽然笑了，“你觉得他会像传说的那样，跟车品聪这么神经质的人谈恋爱吗？”

“喂，车品聪哪里神经质了？她挺可爱的啊！”我下意识地辩解道。

妻子白我一眼：“你再护短就把你舌头割下来！”

我吓得一吐舌头做个鬼脸。林瑛正“咯咯”笑得像花开似的时候，她手机又响了起来。

“谁这么讨厌啊，连让我开心下都不行？”她一边假惺惺抱怨着，一边接起手机，随即满脸严肃起来。

“有目击者报案说她目睹台下的凶手发射毒针的过程了！”她挂断电话后兴奋地对我俩说。

我们盯着面前这个名叫姚蔷的小女生，她大约十五六岁，瘦得皮包骨头，几乎让人怀疑她是不是长期营养不良。与孱弱身材相对照的是她的面孔——整张脸似乎像在廉价颜料里蘸过一样，浓黑的眉毛、绿色的眼影、嫩粉的腮红、绛红的唇彩。更加惊人的是，她小小年纪鼻子上居然穿着两个闪亮的钢环，我第一眼见她后就浑身颤抖。

“阿姨，听说提供线索是有奖金的，对吧？”她有点大大咧咧地劈头就问。

“是啊……”林瑛有些猝不及防地回答，“如果线索的确属实，而且对破案有重大帮助，我们会考虑提供一定奖励的。”

“啊，那什么时候能给我钱呢？给多少呢？”姚蔷追问着。

“这个，要在你提供了线索后再说。我们是政府机关，不会空口白牙乱许诺的。”林瑛有点泄气。我明白她的心情，天知道这小孩是不是为了骗钱来提供假情报的。

“我不信你们的承诺，能不能先把钱给我？”小女生理直气壮地挟情要价，比起当下的奸商毫不逊色。

“你要多少钱？”林瑛一副“I服了you”的样子。

“先给五百行不行？刚在西单华威看上一双鞋——不介意我吸烟吧？”

林瑛如释重负地叹口气，艰难地从几个口袋里摸出三百块钱来，又无奈地看看我们。我知道她绝对算个清官，而且这家伙从来身上不带钱的，于是拿出两张票子，一起交到姚蔷手里。

姚蔷摸摸红色的钞票，开心地笑着揣进口袋里，然后跷起二郎腿，掏出一根烟来点燃。

“我是托一块儿玩网游的网友弄到张‘星女’庆功会的门票的，我是‘柳絮儿（宋子绪的粉丝自称）’。那天晚上我拼命挤到前台，就为了看眼偶像。结果那个跟人妖似的胖子不停讲话，那大肥舌头伸出来晃啊晃的，恶心死老娘了……”

我们仨目瞪口呆，妻子小声嘟囔句：“她这样的要是老娘，那我岂不成奶奶了。”

“我们就在台底下可劲儿骂丫，这时候忽然有个王八蛋挤得我一晃，我回头刚想骂他是不是找死，结果吓我一跳——那家伙穿着黑衣服、戴着墨镜，身上还有股怪味儿！我赶紧捏着鼻子躲开他，但那个神经病似乎根本没发现我对他的厌恶，还是拼命挤到我前面，而且挡住了我的视线！

“我想发作但又不敢，他神经兮兮的，有点像杀手，我害怕。我只好从旁

边挤出一条缝来，这时我发现他的右胳膊好像有问题，僵直僵直的，跟死尸一样。呸，恶心死了！

“台上那个胖子还在啰唆，老娘恨不能上去废了丫。那个神经病似乎也不喜欢他，他慢慢抬起右手，这时候我才明白他胳膊僵直的原因——那里头藏着一把‘星光号角’！他跟周围的人一起举起号角来，这时候只见胖子‘哎哟’一声弯下腰来，摇摇晃晃地倒了下去。舒筋冲过来尖叫一声，其他几位‘星女’也跟了上来。这时台下也乱成一团，都挤着想冲到前面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差点被那群孙子推倒踩死。

“但是那个神经病却飞快地收起号角扔到一边，然后低着头钻进人群消失了。我本来想挤过去看看那号角有什么机关，可舒筋又慌慌张张地倒在了台上，台下更乱了。我这么苗条，哪里禁得起挤。幸亏我急中生智，哧溜跑到舞台伸出来的前沿底下躲好，这才逃过一劫……”

“你为什么不早点来报案？”林瑛问。

“以前我不知道提供线索还能拿钱啊！”姚蔷悠然地吐个烟圈儿，“我在舞台下还发现了这个……”

我们接过她递上来的东西，那是一个被改装过的笔筒，一端被软木塞住，塞子上有一个小小的孔眼，似乎还有一些油渍。

“这不是发射毒针的装置吗？”

妻子拿起来，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盒大头针，挑出一根塞进去，然后吹了一下笑着说：“你觉得这小东西有那么大动力，能把一根轻飘飘的钢针吹那么远吗？”

林瑛试了试说：“确实够戗，那它又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唉，你还记得那个黑衣人的模样吗？”

“当然记得，他挤过来的时候，我回头瞪了他半天呢！不过他戴着墨镜……”

“呸，是这个人吗？”林瑛拿出孔昱的照片问。

“不是。”姚蔷使劲摇头说，“那个神经病下巴尖，照片上这家伙下巴比屁股还圆……”

林瑛发现再询问也没有结果的时候，便把这位“老娘”赶紧请走了。妻子看着她的背影，捡起她扔在桌上、沾满口红的烟头嗅嗅，然后叹口气摇头说：“这要是我的女儿，我非打死她不可……”

“家庭暴力是犯法的！”我善意地提醒她。

“那我当警察面打你算不算犯法？算不算犯法？”妻子边笑边砸着我的头说。

林瑛也笑着闭起眼睛说：“我没看见，我没听见……”

## 第八章

冬天的猎户座，

静静头顶经过。

北风呼啸而过，

心中有一份热。

——车品聪原创歌曲《猎户座》

### 1

从与车品聪分手开始，他的成绩便一落千丈。这并非就是说他高考落榜，浪迹天涯之类的，他依然考进了自己理想中的学校。唯一的变化是，原来稳居高中全校榜首、领先第二名几十分的优势一下子荡然无存，永远的冠军在高考年的几次模拟考试中居然变成了千年老二。

但他完全不以此为忤，车品聪的身影是萦绕在他脑海中的主旋律。他有时候也会照照镜子，镜中那黑瘦平庸的面庞提醒着他不会再赢得某位女生的芳心。青春期是一个崇尚外在美的阶段，内在美很少被人谈及，除非有外在美存在的前提下，它才能形成加分。所以无论他多么有才华，一张不出众的脸足以令他埋没于人海。

唯有车品聪看中了他，也唯有这个女生给他带来了生平最大的幸福和快乐。

认识车品聪之前，他的生活是淡彩色的，车品聪给他带来了五颜六色的梦幻和冬天清澈的星空。可她离开之后，他的周围一下子变成了黑、白、灰。单色调的人生是压抑和无意义的，他一向如此认为。

所以他不后悔替她除去那个造谣者，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他伸了个懒腰，被治安拘留其实挺舒服的。不是有句话叫“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吗？

## 2

监所的铁门发出“咯吱”的声响，他有些厌烦地抬起头来。不用说，那个姓王的警察又来了。

他已经习惯了这种提审和盘问。

“为什么偷东西？”

“因为没有钱，没有饭吃。”

“你可以去找工作。”

“脑袋不灵光，胳膊没劲儿，找不到。”

.....

在朝审讯室走去的路，他想，如果没有这些烦琐而恼人的无聊提问，在这里混一两个月饭吃也不错。

但是这次在审讯室里迎接他的却不是以往那个正襟危坐的老头，而是两个颇显精明的年轻女人和一个呆头呆脑的男人。

“你叫眼镜猴？”那个大眼睛、高鼻梁、目光锐利的短发女人问。

“正是在下。”他不客气地答道。

“你因为上周六晚上在新世界商场试图偷窃手表被抓获，对不对？”

他点点头，没多说话。肯定又是老一套，肯定的。

“你在星光娱乐公司打过工吗？”短发女人突然话题一转，他猝不及防，身体颤抖一下，而这一切似乎都被那个长发女人收进眼底。

“是的。”他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也不算打工，帮人家去那里收废品而已。”

“听说你挺爱上网的，前些日子在星光利用跟保安的关系经常偷用公司里面的电脑，后来被人发现后骂出去了？”短发女人又问，真是句句如刀。

“我……喜欢打网游……”他情急之下编出这样一个谎言，其实他对网络游戏根本无爱。

“但我们检查了你动过的那几台电脑，根本没有网络游戏的记录。”

“我删除了……”他知道现在肯定不能说一个字。

“根本不是，我们查到了你浏览娱乐新闻和收发邮件的记录——你上周六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哪里？”短发女人言辞犀利地问。

“在新世界商场周围转悠。”他搪塞说。

“根本不是！你从‘鲟鱼’俱乐部后门溜进‘星女’庆功会现场，又从后门摸了出去。你以前也在那里收过废品，熟知里面的道路。我们一开始只将精力放在了俱乐部正门，结果出现了疏漏，但现在不会了，我们已经掌握了你进出的录像。”

“我没去过什么鱼的俱乐部，我那时候在新世界外头转悠，想找机会下手顺点东西。”他无力地辩解着。

“不要多费唇舌了，俞数同学。”一直不吭声的长发女人忽然笑咪咪地抬头说，她呼出的那个名字几乎让他手脚冰凉。

“我们已经同黄山景区还有你家那边的派出所查证过了，所谓你的尸骸是一年后在黄山脚下才找到的。那里常年有失足致死的人，而且尸骸散落得到处都是，找到的你的‘骸骨’旁边只是有你的学生证和一些个人物品而已。你们过鲫鱼背的时候正逢云海，可见度极低，而且你失足的地点并非绝壁，下面还有几层伸展的岩石——其实现在要证明你是俞数很简单，只要请你和家人做一下DNA测试就可以了……”

“别说了！”他终究还是没有克制住自己的情绪，歇斯底里地喊道，“你们什么都知道了好不好？我承认，我是俞数，是我杀了陈咪咪！”

“为什么要杀他？你怎么杀他的？”

“因为他在不停制造着伤害车品聪的无耻谰言！我按照网上教的方法提取了尼古丁，做了毒箭，然后趁他讲话时喷到他身上。”

“你发射了几支毒箭？”

“一支就足以让那个胖子毙命了，哈哈！”

“你的毒箭装置和毒箭形状是这样的吗？”短发女人拿出一张图片递给他。

“没错，我杀人了，就是用的这个。”事到如今，他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

“没有用毒针之类的？”她再度发问。

“没有，只有一支箭头。如果它不能要那胖子的命，那就是运数，我也认了。”

两个女人彼此诧异地对望一下，那目光有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你知道 f(x) 这个组织吗？”短发女人又问。

他吃了一惊，旋即回答道：“你们怎么知道的？的确，他们曾发邮件教给我萃取尼古丁的方法。”

“你认识他们组织里的人吗？你偷用过星光公司的几台电脑给其他人转发过邮件吗？”

“不认识，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怎么会知道那么多的事情。我收到他们的邮件就删除了，杀人的事情怎么能到处转发呢？”他纳闷地反问道。

“俞先生，我能提个问题吗？《猎户座》是车品聪创作的吗？”一直傻坐在那里不吭声的男人终于开口了。

“当……然。”他有点迟疑。

“听说你跟车品聪恋爱过，这首歌是写给你的吗？”那个男

人接着问。

这个问题像把光剑般顿时刺穿了他的心，他捂住憋闷的胸口，艰难地做出一个微笑说：“我想不是的。因为她从来就没有爱过我。”

## 第九章

你们可以骂我，但你们无法理解我心中的压抑和寂寞。

——摘自车品聪的博客

### 1

“你没觉得奇怪吗？”妻子问林瑛。

“当然奇怪了。首先俞数发射的是一枚毒箭，但陈咪咪尸体上则是一根毒针。除非陈咪咪是被别人用毒针刺死，而俞数发射的毒箭误伤了跑上去搀扶陈咪咪的舒舫。”林瑛思索着说。

“你的解释很有道理，但是还有一点，你们警察不是排查到了给孔昱和俞数发送邮件的电脑么？听小余说，那台电脑在一家城乡接合处的网吧里，那里管理松散，人员流动大，还没有用户登记，老板根本记不得曾用过电脑的是什么人了。”妻子凝眉说。

“所以说嘛，徒劳无功！天知道这个  $f(x)$  究竟是什么组织！”林瑛有些恼火地说，“看来我们要重点立案侦查它了。”

“我也说不清，只是隐隐约约感觉到他们的组织很松散，但是很有隐蔽性。他们似乎从来不亲自作案，而是通过自己掌握的情报和信息怂恿干系人去报复或者诱使他人犯罪，掌握这个组织的人一定有相当深厚的关系网和超众的人格魅力——先说眼下的事情吧，既然  $f(x)$  给孔昱和俞数都发过邮件，那么谁能保证喷射那支毒针的不是第三个接收者呢？你不觉得我们应该找那些‘星女’谈谈话吗？”妻子说。



“你是说，f(x)利用陈咪咪与他人的矛盾来挑拨是非，所以最容易受挑拨的就是和他关系密切但又有仇怨的人，对不对？”林瑛问。

“没错。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案发当晚去过晚会现场的人，而符合这两条的，非台上的‘星女’五强和廖雪松莫属。”妻子点点头说。

“难道台下的狂热粉丝就没可能杀人吗？”我反问道。

“不能排除，但是可能性微乎其微。‘星女’团队一直在媒体上保持正面和团结的公众形象，陈咪咪也常以幽默温和的面容出席活动，粉丝们可不知道‘星女’背后的争斗和恩怨。”

“但是《猎户座》……这首歌究竟是不是抄袭呢？”我依然执着地问。

“我现在忽然有种感觉，言桃最关心的内容才是最重要的，可能所有的事情和罪恶，都是围绕着这首歌旋转。”妻子抬起头来，盯着我的脸说。

“我误打误撞好几年，总有侥幸超过你们的时候吧？”我得意地说。

## 2

郝亦姿比从电视里看到的形象还像洋娃娃，大眼睛，长睫毛，嫩白的皮肤，微微翘着的嘴唇……

“你盯什么呢？”妻子瞪我一眼，吓得我赶紧目视前方，正襟危坐。

“你还是学生吧？”妻子笑咪咪地问道。

“是的，姐姐。我过段时间还得回学校补课呢！”郝亦姿清脆地说，这个女孩果然很讨喜。

“别怕，我们只是来了解一些情况而已。”林瑛看到她也不禁温柔起来，“关于死去的陈总，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在今年的‘星女’选手中，他有没有跟人结仇呢？”

“陈总是个很好的人啊，每天都笑呵呵的，像只加菲猫，呵呵。我印象最

深的就是他是个特别细心的人，很懂得照顾自己，照顾他人。他很时尚，无论台上台下都随身带着化妆包。有时候虽然出于工作原因把包包放在一边，但很快就到处乱找——化妆包是他唯一离不开的东西，甚至在舞台时他还挂在腰带上！他还总给我们买护肤品，教我们保养皮肤、怎样变得更漂亮些，我们都受益匪浅呢！我不知道别人怎样，反正我是挺喜欢他的。”郝亦姿眨着大眼睛干脆地说。

“舒舫、宋子绪她们喜欢他吗？”林瑛又问。

“怎么说呢，舫舫好胜心很强，占有欲也很强，而且做事麻利，动作敏捷，胆大心细——她是我们当中舞跳得最好的一个。那天陈总倒下时，也是她第一个冲上去救的，然后聪聪和宋子绪也一块儿跑了过去，我们这些人当时都吓傻了。无论如何她也是这届‘星女’的冠军嘛，肯定应该感谢陈总对她的栽培咯！但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她似乎对陈总有些意见。绪绪原来跟舫舫很要好，后来为了争冠军俩人闹了点误会，我听说陈总对她们都许诺了冠军。陈总这点不好，不喜欢让人不高兴，只好说假话咯……毕竟一年只有一个冠军对不对？绪绪为这个跟陈总大吵过一架，不过陈总似乎许诺将来给她提供一份更优厚的合同，她就不闹了。绪绪很好哄的，是个傻孩子……”

“肖潘和聪聪两个人很好，大概她们都是比较自我、有点任性的人吧。总体来说她们似乎不太在乎名次，而更侧重于自己过得舒服不舒服。嘿嘿，其实我也这样，能够一举成名，我已经感觉像在做梦啦。”

送走了伶俐可爱的郝亦姿，我们又迎来了酷酷的肖潘。

“不是我不想配合啊，我一会儿还要排练，希望你们早点问完。”她刚一进门就给我们个“下马威”。

“我们只是了解一下你们几个‘星女’和两个死者的关系。”林瑛也言简意赅，敛衣正坐。

“关系？他是老板，我们是打工的，就这么简单。”

“你们中间有对他不满的人吗？”

“不满？你们见过几个打工仔对老板满意的？尤其是对这么一个娘娘腔又阴险的家伙——忽悠每个人说‘基本上内定你当冠军了’，可是冠军只有一个。然后呢，又用合同条款啊，演出提成啊之类的玩意儿接着忽悠我们。我和聪聪早就看透了，我们想脱离星光公司，但被那浓妆艳抹的老家伙强行拦下来——其实他大概不怎么在意我吧，但聪聪太重要了，她是他炒作成功的典范，也是人气最高的摇钱树，是他的‘国家宝藏’啊……”

“当时他在舞台上倒下，你们冲过去的时候，看到了什么？”妻子发问道。

“看到？看到他翻着白眼，那样子太骇人了！郝亦姿被吓得一屁股坐在旁

边，聪聪也站在旁边吓傻了，宋子绪抱着她呜呜哭着，舒舫尖叫着，谁知道一会儿她也见上帝去了……”

“噼噼啪啪”放鞭炮一样批判了半天的肖潘离开后不久，娇婉温柔的宋子绪又坐到了我们面前。

“陈总这个人嘛，有点心软，但是很公道的。舒舫当初想尽办法死缠烂打，把本来给我的冠军夺走了。陈总为这事儿一直心存内疚，跟我道歉好多次，还特意修改了我的合同，让我能多挣点儿钱。他如今死了，我……”她没说几句就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我看了看妻子，她似乎也有些诧异，毕竟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为陈咪咪掉眼泪的人。

“听说陈总被杀时你也哭了。”妻子问。

“嗯，我觉得凶手太狠心了。我抱着聪聪哭了半天，她倒是一副麻木不仁的样子……”

最后一个坐在我们面前的，是我们已经熟悉的车品聪。

“喂！真有人给我寄来死亡威胁信了啊！我的邮箱都爆满了！还有，我家人也受到了骚扰！我爸我妈都被迫搬家了！我真不明白，为什么网上那群人非认为是我的粉丝杀害了舒舫和陈咪咪不可呢？！你们警察为什么不制止这些行为！再这样下去，我的生命、我家人的生命都有危险！”车品聪显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一见我们便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

“车小姐，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些情况，也同你家乡的警局联系过了。我们会全力保护你的人身安全和自由的，对盲目的网络暴力我们是不会手软的，你放心。”林琰不停地安慰着她。

“放心？！现在我演出时，台下都往我脸上扔东西——什么鞋子、口红、烂苹果，我都要疯了！我恨死陈咪咪了，他为了赚钱，拼命拣负面问题炒作我，让我今天变得如此不堪！我恨不能杀死他一万遍！”她的情绪依然不能平复。

“车小姐，请你冷静点，我们想告诉你的是，杀人嫌疑犯已经落网了。不

幸的是，他也是你的一位同学，他叫俞数。”妻子忽然冷静地开口说道。

“什么？！俞数？他没有死吗？他真的没有死吗？太好了！但是——他为什么要杀人？是为了我吗？难道真是为了我吗？”车品聪从椅子上跳起来连着问。

“对，完全是为了你，为了让你不再被陈咪咪的谣言所影响。你要想救他，就要冷静下来给我们提供线索。”妻子严肃地说。

“嗯嗯！”车品聪忽然安静了下来，坚定地点点头。

“案发时你是跟宋子绪一起冲过去的？”妻子问。

“是的，我俩跑到跟前就吓傻了，她抱着我哭了半天。”她擦着眼泪，想了想说。

“那你看到他身上扎着的钢针了吗？”妻子又问。

“看到了。那么明显、那么亮的一根针，我想现场的人一眼就看到了。”

“好了，我没有问题了。谢谢你。”妻子笑着转向林瑛说，“我的推理已经完结，现在唯一缺乏的是杀害陈咪咪的凶器。”

“凶器？”林瑛惊讶地问，“你是说发射出钢针的凶器被人带走了？”

妻子摇摇头，刚要说什么，这时门被“砰”地推开，警局的小余风风火火地冲进来对林瑛喊道：“林局，出事了！那个提供过线索的小女生姚蔷今天尼古丁中毒被送进医院了！”

### 3

姚蔷没有生命危险，她吞服下的尼古丁尚未达到致命的剂量。医生对我们说她病情基本平稳，正在输液，但为身体康复起见，最好不要有较多谈话。我们点点头走进病房，一向打扮骇人的姚蔷这次脸上更是不堪形容，假睫毛掉了一半，眼影和腮红也彻底花了，曾经抹得血红的嘴唇十分苍白。

我们三人站在她身边，她缓缓张开眼睛，终于认出了我们。她张张嘴想要

说什么，但被林瑛的手势止住了。

妻子微笑着面对她，似乎在为她鼓劲儿，姚蔷也勉强挤出一点儿微笑来应对。但这时妻子忽然俯下身去，脸部到了几乎贴上姚蔷鼻子的程度，她似乎要关切姚蔷，又似乎想同她耳语什么。她保持着这个动作过了一会儿，我、林瑛包括姚蔷一时没能揣摩出她的用意，都大眼对小眼地彼此看着。

妻子忽然咧开嘴笑着问：“姚蔷，你只需用点头和摇头来回答我的问题——‘鲟鱼’案发的那天晚上，你在台下躲避人潮的时候，除了捡到那支改造的笔筒外，是不是还在地上捡到了什么东西？”

姚蔷惊诧而羞愧地盯了妻子一会儿，这才慢慢地点点头。

## 第十章

春天的猎户座，

藏在某个角落。

暖暖春风拂过，

心中早已寒彻。

——车品聪原创歌曲《猎户座》

他坐在拘留所的地上，反复端详着面前的铁窗，意识到自己或许一辈子就这样身陷囹圄，抑或不久就会走完这短暂的一生。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他不奢望自己能得到赦免。警局的人虽然判断对了他的身份，却说错了一件事情——黄山那次他是真的想坠崖轻生，只不过大雾救了他一命，他看不清山下的环境，跳到了下边突出岩石的灌木丛上。他艰难地从那里攀到另一块岩石上，居然发现一条大概是以前的采药人走的小路。

他没有死成，获得了重生，从此他舍弃了自己的身份当了一名乞丐。他心里是怀旧、脆弱、多情的，一直不能忘记当年失恋的事实，也不敢面对当年被车品聪欺骗的事。

他死过一次了，已经不怕死了，况且是为了自己的心上人而死，又有何妨？

铁门外边又响起“哗啦啦”的钥匙声，两个警卫打开门，冲他招招手说：“俞数，站起来，去审讯室一趟。”

他无精打采地站起来，戴着镣铐跟警卫沿熟悉的道路走过去，结果他惊讶地发现，在熟悉的房间里又见到了熟悉的人。

长发女人和短发女人这次都面露微笑，而那个傻乎乎的男人却依然痴笨如初。

“俞数，你坐下，上次忘记介绍了，我是这里的副局长林瑛，”短发女人站起来说，“这位是我们警局的顾问沈谕沈小姐，那位是她的先生言桃。”

“你们好。”他懒洋洋地冲他们点点头，什么局长、顾问、先生，现在在他眼里都是浮云。

“俞数，你知道不知道，你其实并不是杀陈咪咪的凶手。”姓沈的顾问忽然开口问。

“怎么会不是？！我亲自、亲手、亲力杀了他！”他猛地有点梦想泡沫被人戳破的感觉，激动得跳起来大声驳斥着。

“不要激动，我们已经查清楚了，凶手另有其人。”林局长也笑着补充道。

“怎么会是其他人，凶手就是我！我发射的毒箭难道连自己都不清楚吗！”

“不是的，其实在你发射毒箭前，陈咪咪已经中毒了。”沈顾问笑得很柔和、很睿智，他一瞬间竟然觉得自己要是有一个姐姐该多好。

“整个事情都很清楚了：第一，陈咪咪身上没有毒箭，只有一枚毒针，那枚毒针肯定不是你发射的；第二，陈咪咪的致死原因不是那枚毒针，而是他服下了大量的尼古丁。在物体表面存在的尼古丁具有不稳定性，即使残留在嘴和喉咙里，也会很快分解，警方只能在血液中检测到尼古丁中毒，所以误以为是那根毒针所为。而实际的凶器呢，其实是一支唇膏。”沈顾问依然微笑着说。

“唇膏？”他惊讶地问。

“对，和许多南方人一样，陈咪咪也不堪北方的干燥气候，他同廖雪松一样有舔嘴唇的习惯。他随身都带着化妆包，而使用最频繁的则是一支唇膏——他要保持嘴唇的湿润和光泽。凶手正是基于这点，在唇膏里下了大量尼古丁毒剂，陈咪咪演讲前涂抹了数次唇膏，演讲中又不止舔舐嘴唇，他就是这样被毒死的。你是在他倒下的瞬间才发射毒箭的吧？”

“对，可是……”他一时不知所措。

“放心，你还是有罪的。你发射出去的毒箭杀死了真正的凶手，这么说有点滑稽，但却是事实，不过这可能会对你的量刑带来好处。”沈顾问说完，耸耸肩又追加一句，“你觉得为车品聪而杀人，值得吗？”

“值得，为什么不值得，我喜欢她！”他歇斯底里地喊道。

“《猎户座》是你写的吧？”她轻易拨转了话题，“车品聪让言桃去找你问原创作者的真相，是因为她不好意思承认这首歌的作者是自已吧？但她肯定这首歌的作者不是《涟漪》的作者，而她在博客里的声明则通篇都强调‘《猎户座》是我在冬天亲手写的，他一定会相信我的吧？’。既然无人知道《涟漪》作者的身份，她为什么说这句话？我猜测是因为她对某个男生有歉意，也是在暗示那个男生：如果我说这首歌是我的原创，你也会原谅我的吧？”

“我们通过调查知道了车品聪和孔昱、和你都有过一段感情，而你们恋爱都在高二高三那段时间。这说明什么？说明车品聪同时跟你们两个恋爱，而你俩都欣然接受！这难道很正常吗？我观察到孔昱是个很工于心计的男生，而你当时又牢牢霸占着全校头名。于是我大胆推断，他是不是为了把你拉下来，让自己女朋友装可怜而勾引你，影响你成绩呢？车品聪是一个固执而麻木的人，但她听到你的名字时分明带着愧疚的表情，听到孔昱的名字时却带着厌恶的表情——是因为她欺骗你之后，孔昱也把她抛弃了吧？”

他沉默不语，泪水从他眼里悄然滑落。

“陈咪咪一手制造《猎户座》抄袭事件，并大肆炒作以提高车品聪的影响力。没有人知晓《猎户座》原创作者的真相，而言桃问到你时，你言语有些拖沓地一口肯定《猎户座》是车品聪所写，这体现出：第一你知道这首歌不是车品聪所写的，第二你知道这首歌的作者是谁。考虑到孔昱曾说你才是一个音乐天才，我忽然想到，这首歌是不是你所写的呢？我刚刚跟车品聪谈了一次，她承认了……”

“她？她在哪儿？”他忽地站起来问。

“她就外面等你原谅，如果你想见她的话。”沈顾问的神情有些哀伤起来。

他沉甸甸地坐回椅子上。他忘不了高中那年冬天教她唱这首歌时的情景，忘不了不经意间听到的她和另一个他所熟悉的同学的对话：

——“那个傻东西完全被你搞定了吧？他心肠软，用这招肯定百试不爽。”

——“嗯，他现在恨不能天天跟我一起。什么时候才能不让我做这种违心

的事儿呢？俞数是个好人，我有点不忍心……”

——“等我成为全校第一，让他尝尝千年老二的滋味的时候吧，哈哈……”

那时候他的心碎了，但他发现已无法逃脱这张感情的罗网，哪怕一切只是一个骗局，哪怕一切只是逢场作戏而已。

到底该不该再面对她呢？他茫然无助地坐在时间迷宫中苦苦思索着……

## 尾声

“你到底怎么推断出舒舫是杀害陈咪咪的凶手的呢？”我皱着眉头问妻子。

“从俞数承认自己喷射毒箭杀死陈咪咪那一刻起我就明白了——他认为自己杀了陈咪咪，是因为陈正欲倒下的时候他发射了毒箭，而毒箭却瞬间刺到了舒舫身上（虽然她后来拔了下来，但她的伤痕和箭头形状被证明是一致的）。这说明陈正要倒地的同时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俞数喷射出了毒箭；二、舒舫已经冲了过来。试想舒舫若不是下毒的人，怎么能预测到陈会马上倒地呢？而陈身上的毒针说明肯定不是俞数所为，他那个粗粗的箭筒怎么会只吹出一根小小的毒针呢？

“于是我把所有的线索串联起来，发现只有这种解释能说明现场发生的一切现象：一、廖雪松说陈咪咪也有频繁抹唇膏、舔嘴唇的习惯，既然钢针上的毒剂不能致死，陈事发之前很长时间也没有饮食，那么利用他的习惯杀人真是太简单了。陈随身带着化妆包，工作时则经常放在一旁，这很容易给亲近的人下毒的机会，而几个‘星女’是当晚接触他最久的人。二、陈在舞台上总是包不离身，为什么那天警方却完全没有发现化妆包呢？这说明化妆包是凶手重点销毁的对象，这印证了我的推断。三、既然是毒杀，那么钢针是从哪里来的呢？肯定不是在陈咪咪生前插上去的，那样他肯定会尖叫不已，那就肯定是在死后扎上的。而他倒地时第一个冲过去抱住他的是舒舫，车品聪和宋子绪紧接着跑过去，一直站着发呆，那种姿势是不可能把一枚钢针狠狠扎进死者胳膊里的。我询问了车品聪，她说她过去时钢针已经扎在那里了，而在陈咪咪死后、车品聪冲到他尸体之前，只有一个人在那儿，就是舒舫。

“舒舫虽然冲到陈咪咪尸体前时中了箭，但她顾不上疼痛，也不知道箭头有毒。她急匆匆冲过来是有两件事情要做：一是借着舞台乱晃的灯光，把转移视线的毒针扎在陈的身体上，把她做的似乎是发射毒针用的笔筒扔到台下，造成凶手是台下歌迷的假象；二是趁机把陈咪咪身上的化妆包扔到台下混乱的人群中去，期待慌乱的歌迷们将它踩得面目全非。可惜人算不如天算，首先，杀人者反被因慌乱而未能瞄准的俞数所杀，再有就是她抛下去的化妆包被蹲在台下躲避人潮的姚蔷捡到了。姚蔷是个虚荣、喜欢打扮的孩子，包里的名牌化妆品对她很有吸引力。于是她私吞了这个危险的化妆包，在使用唇膏时中了残存毒剂



的毒——我当时在医院低头嗅了嗅她的脸，她脸上的名牌化妆品气味，绝对不是一个只要五百元就愿出卖‘情报’的孩子买得起的……”

“一切都源自一首歌啊！”我怅然道，“陈咪咪因为用它炒作抄袭事件，把车品聪当做重点歌手培养而引发了舒舫的妒意；车品聪用这首歌欺骗过俞数的心；俞数则因为知晓这首歌的来历而决心对唯利是图的陈咪咪痛下杀手……不过舒舫是如何得到尼古丁的，难道也是那个神秘的  $f(x)$  组织邮件教授的？”

妻子默然良久，半晌才摇头说：“或许只能这样解释了，这真是个无所不知的神秘组织，他们诱惑一切跟车品聪有关联的人参与犯罪。每个人心里都潜伏着罪恶，而他们把人心底的罪恶勾出来……说实在话，我总觉着，较量才刚刚开始呢……”

蚂蚁的力量

## 第一章

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名称虽然一目了然，但文字过长，不便于记忆。因此，我们采用“蚁族”来命名该群体，不仅指代简单准确，而且抓住了这一群体的本质特征。

——摘自廉思《蚁族》

A

天色逐渐暗淡下来，耿萝赶紧把屋子里的灯打开，她扫视了一下屋子里的“装备”——还好，热水打好了，泡面也买了许多，还有手电筒和下午刚从集贸市场买来的防身用的电警棍，东西似乎都齐了。不，还有一样最重要的东西，她急忙摸向脖颈，妈妈送的护身符还在。那是一个用桃木雕成的彩云状的如意，是两年前她来京前妈妈亲手雕的，为此妈妈还亲自跑了一趟附近的大佛寺求高僧给开过光。她曾经嘲笑母亲的迷信，本来自己是去北京大展身手的，要这些无用的东西作甚？但是，今天她好不容易才从行李箱底把它找出来戴上。她忽然感到，自己出来在大城市混了这么多年，还不如从未出过小县城的母亲看得

长远。

看着窗外的夜幕缓缓落下，她精疲力竭地躺在床上看着屋顶。这是一间仅仅十余平米的小房间，却被三张上下铺的床占据，这三张床上生活着五个人。除床之外，靠门的一角还有个高高的木柜，柜子上有五个格子，加上另一张床的上铺，这就是房间里仅有的，供五个来自四面八方、到这个巨大都市来追逐梦想的外乡人存放衣物的地方。

屋里的墙皮有点剥落，上面贴满了大大小小的某个韩国明星组合的海报。这些都是古小晨的杰作，她一直想唱歌，一直想出名，曾经数次花光自己的微薄积蓄，在北京和周边城市赶场去参加选秀节目。但现实是残酷的，她没有火起来，依然守在一个小网络公司里做她的网页编辑。

靠门的上铺无人居住，原来扔着一堆大大小小的行李箱。如今由于其他人都回家过年了，所以只剩下最大最脏的那只留在那儿。那是霍茸的箱子，她是个身材瘦削，脸蛋却胖胖圆圆的女孩，在保险公司上班，平时酷爱穿衣打扮，几乎所有周末时间都跑去动物园、木樨园，淘上一堆便宜衣服、鞋子、化妆品，然后偷偷摸摸回宿舍藏起来。耿萝总觉得她像一只不停把松子、榛子倒腾进树洞准备过冬的胖松鼠。

耿萝住在窗户右边的上铺，下铺是宿舍的情圣卞艺菊。她是宿舍里唯一有男友的人，总喜欢晚上絮絮叨叨地谈和男友吵架的事情。耿萝觉得，如果她把每天唠叨的事情变成文字，写成琼瑶阿姨那种小说绝对合适。可惜她只是在中关村帮老乡卖电脑，男友在南城一家快递公司做会计，两个人只有周六才能见一面。耿萝真不明白，俩人为什么非要利用这点宝贵的时间吵架不可。

宿舍里最看不惯卞艺菊的就是曹亚茹。曹亚茹是寝室里最有钱的人，在一家叫做盛奕的演艺经纪公司打杂，偶尔在电视剧里客串当当路人甲之类。见过一千明星真容的她，眼光自然不低。每当卞艺菊又跟宿舍姐妹们哭诉自己男友的“劣迹”时，曹亚茹总是在一边不屑地把嘴角撇到眉梢上去。

也正是曹亚茹告诉耿萝，宿舍里曾经死过人的事情。

耿萝是苦苦等候才住进月牙河公寓的。相比租住楼房或者去唐家岭这种“城边村”来说，这里租金低，卫生和治安条件好，又在城区，买东西和交通都比较方便。唯一不便的是又得像学生时那样，几个人挤在一间蜗居里面，完全没有个人空间和隐私。但考虑到自己只是个留学咨询中心的接线员，每个月拿着一千五百块的工资，这点钱要在城区住，就算跟人合租楼房也紧巴巴的，只好退而求其次找这种所谓的“学生公寓”来住。但是由于北京外来人口甚多，城区内地段好又“物美价廉”的大型聚居公寓又太少，所以要想住进去，一是靠恒心——要经常关注公寓出租的信息；二是靠运气，因为公寓有空床位的机会往往转瞬即逝。

耿萝一直为自己能抓住机会住进月牙河公寓而庆幸，但时隔不久她就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自己所住的一号楼二一二宿舍的对门二一一房间一直铁锁高挂。她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么走俏的公寓会有空房，于是咨询了住在月牙河最久的曹亚茹。曹亚茹只是冷冷哼了一声说：“那是必然的，其实我们原本住在二一一，只是后来二一一有人自

杀，所以不敢住了。经营公寓的为安抚我们，才给大家调到二一二来的啊。”

耿萝的脑袋顿时“嗡”的一声，她本来对这种事情是不忌讳的，但那天她偏偏心里陡然出现一种不好的感觉，她急忙问：“是多久之前的事情？”

“也就一个多月前吧！唉，真不明白她既然想死，为什么还选死在宿舍里，让姐妹们不安心。她把绳子拴在上铺的栏杆上，然后蜷起双腿自己勒死了自己。多惨烈的自杀方式！啧啧！”曹亚茹绘声绘色地说，那样子就像在叙述几千里外某只鸟兽的死一样，没有半点情感。

“她有什么想不开的，非要自杀呢？”耿萝继续问。

“好像是她偷公司东西被发现，公司把她开除了。她没有收入来源，一时想不开就自杀了。”曹亚茹淡淡地说。

“她原来在什么公司，偷了什么东西？”耿萝继续问。

“就是我所在的盛奕公司咯，听说她把公司的演艺情报透露给竞争对手牟利。被发现后她也没有否认，怎么问都不发一言。公司没办法，就把她开除了。”曹亚茹耸耸肩说。

既然是泄露商业机密的行为，被开除也无可厚非，耿萝当时心里默默地想。但是她现在不敢有这个念头了，因为她分明听见深夜中那种惹人发狂的神秘抓门声又响了起来——嚓嚓嚓，嚓嚓嚓——在这春节刚过几乎空无一人的宿舍楼里……

她哆哆嗦嗦地把所有的灯都打开，把护身符双手合十捧在掌心，蒙着被子不停地祈祷起来……

## B

妻子和我坐在咨询事务所办公室的沙发上，坐在我们对面的是林瑛和黎孜悦。

我不由想起来上大学的时候。由于我们是外语大学，男女生的比例大概是一比四，这实在让隔壁理工大学的男生们艳羡不已，以为我们学校的男生必定被女生视若珍宝。但事实上，由于女生无论从人数还是势力上都占据绝对优势，所以她们往往十分看不起自己学校的男生。曾经有一次，隔壁班一个女生做关于“男女和社会平等”的演讲，起始便连用两个问句开场：“大家请想象一下，一个没有女人的世界是怎样的？一个没有男人的世界是怎样的？”她刚刚说完，便有女生在下面起哄道：“咱们班不就是没有男人的世界吗？”此言一出，班上仅有的六个男生不但没有奋起还击，居然还垂头滴汗，一副无颜正视对方的样子。

我原以为走出校门后便可以摆脱女人的阴影，谁知道命运坎坷无常，一不小心娶到这么个强势且聪明的老婆。我再次抬头看看身边的三个女人，她们的脑袋似乎都比我灵光，我不禁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你无缘无故叹气做什么啊？”妻子瞥我一眼问——她们三个正在讨论那个神秘的“f(x)”组织的最新调查情况。

“函数组织的头子肯定是个男的。”我嘟囔道。

“咦，师父，你难道知道些什么吗？”黎孜悦激动地问。

“没，”我耸耸肩说，“就是觉得我周围的世界不能老被女人主导着吧？”

几个女人听了我的话大笑起来，弄得我愈发恼火，恨不能立刻化身为变形金刚把她们都轰到外太空去。

黎孜悦毕竟跟我还有师生之谊，见我脸色不好，马上忍住笑意，咳嗽一声转移话题说：“林局长刚讲了一下在南京和北京的调查结果，师母你怎么看？”

妻子打了个大大的哈欠——最近案子比较多，她一直休息不足——然后问林琰：“你们在南京找到的跟函数组织沾边儿的人说这个组织很松散？”

林琰由于受不了文山会海和繁文缛节，又强烈要求调回到市局里兼任主管刑侦的副局长，这下妻子终于改口不再叫她“官僚”了。

“是啊，很松散。他们一般都是收集些社会上的信息和内情，然后再整理干系人信息，最后发邮件进行心理挑拨，无端生事——你觉得这种无利可图的事情有意思吗？”林琰纳闷地说。

“虽然现在社会确实整体趋利化，但咱们也不能否认还是有若干想搞NPO（非营利性组织）的人吧？”我心情转好，于是开个玩笑说。

“但这是法治社会啊，就算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也应该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啊！古代尚且禁止用私刑，二十一世纪又怎么能容许通过违法手段来泄私愤、报私仇呢？”林瑛义愤填膺地说。

“林局，你不知道老百姓还多少抱着‘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思想呢。你说办一个案子，从报案到侦查，从起诉到宣判需要多少手续，需要多长时间和多少钱啊？而且审判还需要确凿严密的证据、能言善辩的律师、公正无私的执法人员，涉及的因素太多了，没有十足把握赢不了官司啊，所以中国的老百姓对衙门和官司都抱着一种畏惧和不信任的思想。‘函数’钻的就是这种社会漏洞嘛。”黎孜悦果然是记者和主持人，妙语连珠，叭叭叭将原因分析了个透。

“那也不能被这些人挑拨利用啊！如果用犯罪的方法去惩罚犯罪的人，那自己也会因为犯罪受到惩罚，这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的道理……”林瑛仍旧压抑不住自己的义愤。

“算啦，算啦，你俩争什么？”一直低头不语的妻子忽然发言说，“当务之急是先查出这群人的组织形态和联系方法啊，那个知道函数组织的人，难道没有提供更深的信息吗？”

林瑛摇摇头说：“我刚才说了，这个人涉足‘函数’也比较浅，他提供的信息就三点：第一，这个组织对成员的控制很松散，差不多只要认同他们的理念，就可以视作为组织成员，但是组织核心层却隐藏得很深，外围的成员只是不定时收到组织的电子邮件；第二，这些人似乎专门找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在大城市漂着、生计较为艰辛的人作为发展对象，提供给我们信息的人也是其中的一员。尤其是对那些聚居在一起的人，现在社会上对他们有个新的称呼，叫做‘蚁族’；第三，这个组织主要依靠高科技手段，尤其是互联网进行联络。我们曾经几次想追踪邮件发送者的网络地址，但是由于外围成员所在地较多，核心成员又是经验丰富的电脑高手，所以始终没有查到更进一步的信息。不过……”

“不过什么？”我们瞪大了眼睛，希望能从她嘴中听到一点深层信息。

“就是那个人表态愿意当警方的内应，试着打入这个组织，把更内部的信息透露给我们。”林瑛说。

“《无间道》啊？《潜伏》啊？《永不瞑目》啊？”我吃惊地问，“你们条子真玩这一套啊？”

“你叫我们什么？‘条子’？我看你就是‘函数’安排在我们中间的好细！”林瑛杏目圆睁地瞪着我，看架势就差拿出手铐来抓人了。

“别别别，我是开玩笑呢，老同学。”我嬉皮笑脸地赔罪。

“不要理他，他最近脑袋里进蚯蚓了，经常抽风。”妻子对林瑛说，“你们难道没有总结一下发生过的两个案子，找出些特点和共性来？”

“特点和共性？”我们不约而同地看向她。

“是啊，你们还记得孜悦那个案子吗？函数组织给我们的信件里说认识我，跟我打过交道，还不服气地挑战我。按理说我们这种小范围内的咨询侦探，肯定不会那样名声在外，而且跟我打过交道的人不多，所以这必定是我以前参与过的某个案子里的人。还有，目前他们挑拨的两个案子都跟娱乐圈的人有关。大家想想，有没有跟我在案子里打过交道的，不服气的，还在娱乐圈里的人呢？”妻子提醒道。

“有啊！”我吃惊地瞪大了眼睛说，“这不就是盛奕公司的浦莹吗？难道她是函数组织的幕后黑手？”

## 第二章

什么地方是我们的天堂，什么地方是我们的梦想，什么地方是我们的希望，什么地方让我们飞翔。

——李立国、白万龙创作的歌曲《蚁族》

A

第一次在晚上听见神秘的抓门声是一周之前，也就是除夕那天的事儿。

偌大的北京城一到腊月二十九之后便成了空城，因为成千上万的居民，无论有户口的还是没户口的，有房子的还是没房子的，有家庭的还是没家庭的，都会像候鸟一样返回自己的故乡，和留守在那里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度过短短的几天春节假期，然后再飞回这个城市。所以这些日子，原来熙熙攘攘的市场、商店、饭馆、洗衣店等都会关门大吉，就连平时拥堵得无立锥之地的马路上也空空荡荡，间或才能看到一辆小轿车风驰电掣地驶过。

公寓里的租户也几乎走得一干二净，毕竟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个家。

宿舍里的其他人都走了，或者怀着惴惴的心情，或者怀着一丝在大城市中

得到的失落感回家了。

在这个空空的城市，空空的公寓，空空的宿舍中，我，一个弱女子，孤零零地活着。每当想到这一点，耿萝的脊梁骨上就莫名其妙地涌起一丝悲哀和寒意。

但她不能回家，刚刚过去的那年夏天，原来的公司倒闭了，她找了三个月才找到目前的工作。当然，不敢跟家里诉苦的她还向朋友们借了五千块钱，而回家要花路费，还要给家人买点像样的礼物——她不想让父母知道自己在外的窘迫——这些钱要省下来，她就能早点还清债务。所以她才以工作忙为借口跟父母打招呼说今年不回家了。

但是一个人孤零零地过年很是凄凉。除夕晚上跟家人打电话报过平安后，她把从超市里采购的零食和啤酒拿出来。就当是慰劳一下自己吧，她这么想着，慢慢地品着苦涩泛泡的啤酒，这味道一如自己在北京动荡而苦楚的生活。想到这里，她的眼泪不知不觉簌簌地掉了下来。

正在这时，她忽然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从外面楼道里传来。这声音在阒寂的夜里尤其突兀，仿佛有人在抓挠着寝室的房门。她腾地站起来，酒猛然醒了。当她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前，透过猫眼往外望时，却什么也没有看到。

她吁了口气，心想肯定是有老鼠在啃门。老鼠是月牙河公寓里的常客，刚搬来的女生遇到它们时常会惊叫，但是时间一长就无所谓了，只会跟着其他女生一起对老鼠进行追打。耿萝是个有点大条的女生，她甚至偶尔还希望遇到老鼠，因为在围追堵截它的时候能把压抑了许久的私愤发泄出来。

她回到自己的床上，丝毫不理外面再次响起的抓门声，灌下两听啤酒后昏然睡去。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耿萝一早便被鞭炮声吵醒。她起来伸个懒腰，忽然想起昨晚老鼠啃门的事情——要是放任不管，门被啃坏了还得跟公寓管理员费口舌。想到这里，她跳下床，打开屋门，仔细检查了一下。奇怪，房门并没有被老鼠啃咬的痕迹，倒是对门宿舍门底下有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木屑。

对门那间空房是整个公寓住户心中的禁忌，按说事到如此，反正自己寝室的房门未受损坏，耿萝应该就此罢休。但是好奇心强的她那天不知为什么踱步到二一一门前，蹲下去检查那里的木屑，那木屑极其细碎，不像是被老鼠啃咬过的，而且木门下沿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她不由得头皮一阵发麻：难道这空屋里有什么东西不成？！

想到这儿，她只觉得自己头发根儿都竖立起来了。她轻轻站起身来，生怕惊动了什么似的，把眼睛朝二一一的猫眼上靠过去。

月牙河公寓房间的猫眼并非那种只能从里面看外面而外面看不到里面的透镜，而是里外都能看清的平面镜。公寓这样做一是为了省钱，二是曾经出现过几次公寓里

有突发事件而外面的管理人员没有察觉的情况。装配平面镜有利于公寓巡视员更快地掌握宿舍里的突发状况，但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租户的隐私。

耿萝她们宿舍平时都在猫眼处挂个年历，这样既可以防止外面的人随意偷窥，也能在屋里随时掀起挂历窥视外面。但是二一一已经快半年没人住了，应该没有这些遮挡猫眼的东西了吧？

当眼睛终于贴近猫眼时，她只觉得一种奇怪的眩晕感袭上头来，浑身顿时被一股寒意笼罩。她吓得快步奔向自己的寝室，将房门紧紧关上。

接下来过了两天平安无事的日子，但是在大年初三的晚上，那神秘的抓门声再度响起，而且整整响了一个小时！耿萝吓得哆哆嗦嗦地用被子蒙住头，大气儿都没敢出。

从此之后，耿萝连续两天都听到对门有一些动静——她已经确定那声音来源绝对不是自己寝室的屋门，就是二一一寝室！过年期间整栋楼几乎都没有人居住，尤其是二一一，早就空闲半年了，那里到底有什么呢？

到了初四那天深夜，因为二一一的响声太厉害，耿萝终于忍不住了，她给楼下的管理员打电话投诉。谁知道管理员阿姨也没有二一一房门的钥匙，而且要命的是她比耿萝胆子更小！两个人透过猫眼往屋里看了看，但是因为这间屋子拉着窗帘，除了黑乎乎的一片外什么也不能看到。耿萝求阿姨带她在楼下管理室住了一晚上，原本她想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但那位阿姨却有惊天动地之能——震耳欲聋的呼噜声让她彻夜未眠，还不到六点就赶紧收拾收拾被子逃回寝室了。

由于古小晨和曹亚茹打电话说初六会回京，所以耿萝寻思只要在自己寝室再坚持一个晚上就不用孤独地担惊受怕了。于是，她白天买齐了东西，从行李箱底找出那个护身符，战战兢兢地等待着那诡异的抓门声再度响起。

十点钟的时候，那声音又出现了，只不过这次声音分外大，分外清楚。而且耿萝明显感到这次就出现在自己寝室的门上，就像有只手或者爪子在一点点挠着门板，嚓嚓嚓，嚓嚓嚓……

耿萝掏出护身符，想想自己根本记不得什么驱魔或者避妖的咒语，她只好蒙在被子里大声念着佛祖和菩萨的名号，期待他们能给自己带来庇护。但是那声音似乎毫不理会她的祈求，越发响亮地抓着她寝室那简单的木门，藏在被子里的耿萝几乎都能感觉到门在震颤——它要进来了！她没办法阻止它！她的心已经揪成了一团，甚至开始后悔为什么不能再忍受一宿阿姨的呼噜声就贸然决定今晚留在这里睡觉。她觉得自己的心在喉咙里跳着，汗水从每个毛孔里倾泻出来，全身仿佛都脱离了大脑的指挥，在不听使唤地颤抖着。她觉得神经就像被不断伸长的橡皮筋，被那越来越大的声音越拉越紧，越拉越紧，感觉马上就要断掉了！

被室友称作“倔大胆”的耿萝实在忍受不了了——如果我就在这里束手待



毙的话也是死，那还不如死个明白，冲出去跟外面那不知是人是鬼的东西争斗一番！想到这里，她一把掀开蒙在头上的被子，灯光刹那间刺痛了她的眼睛。她一手拿着护身符，一手举起电警棍，大叫一声朝门冲去，“叭”地一声打开门锁。

但是外面安安静静的，什么都没有，那挠门的声音也消失了。整个楼道里依然空空荡荡，只有昏暗的橘黄色灯光。

耿萝骂了一声，把护身符戴在脖子上，回寝室拿起电警棍，心想看来是你怕我，而不应该是我怕你啊，你不就藏在对门吗？我非把你抓出来不可！

她自小就有一股犟劲儿，这几天夜里的劳累和惊吓反倒激起了她的牛脾气。她打开手电筒，拿着电警棍走到二一一门前，再次透过猫眼朝里面望去……

楼下管理室已经锁门，睡觉的阿姨忽然听到一声尖叫，那尖叫声完全盖过她的呼噜声，几乎要刺穿她的耳膜，令她不得不从沉沉的梦里惊醒。她揉揉眼打开灯，看看墙上挂的电子钟，此时正是夜里十点二十分。

她忽然想起二楼那个独居女生遇到的怪事，莫非二楼真的出事儿了？那里可是死过人的地方！想到这里，她的腿哆嗦得已经不能正常站立，只好颤抖着拨通了最简单最好记的报警电话……

## B

浦莹不在办公室里，这个女人总是乘飞机东奔西走，四海为家，就连春节期间也是如此，她手下的员工也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我未在拜访之前跟她电话预约，是因为我本来就不想跟她会面，只是想从侧面探听一下有关她的信息。

自从妻子提醒说“函数”之谜可能与盛奕公司有关后，我就想找机会“暗访”一下这家由我那位傲慢的老同学经营的公司。不错，车品聪案就与娱乐圈里类似盛奕的另一家经纪公司——星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正好利用和她的同学关系探听了一下他们公司的虚实，好掌握点深层信息。当然，如果能探寻到“函数”的蛛丝马迹就更好啦，扬眉吐气不讲，起码以后不会再有人认为是我活在老婆的阴影之下了。

因为车品聪案的查访，我也认识了盛奕公司的一些员工，其中最熟的就是

浦莹的办公室秘书繁婆。

繁婆的姓读作“婆”，并不念作繁杂的“繁”。所以每次她发名片的时候，都会加上一句，“我的姓念‘婆’，我叫‘婆婆’，希望能多多指点。”

据她说我是第一个拿到名片就直接念对了她名字的人，她也因为这个跟我熟悉起来。我走到浦莹那硕大的办公室门口时，正好瞥见她正趴在桌子上打瞌睡。

“喂，小繁，浦莹不在吗？”我叫醒她。

她吓了一跳，看到是我这才长吁一口气说：“吓死我了，要是被浦总撞见肯定在三秒之内开除我。”

“她那么凶？”我盯着这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问。她穿一身职业装，烫着微卷的头发，眼睛长长的，鼻子高高的，脸由于刚才在办公桌上睡觉被胳膊硌得红彤彤的。

“她是我的老板嘛！对我们要求可严了，稍微有点不顺意就骂，开除员工简直是家常便饭。”繁婆跑去屋里的冰箱给我拿来一瓶饮料说。

“这女人真是越来越狠了。”我接过她递来的饮料，点头表示感谢，然后装模作样地问，“你们浦总整天都忙些什么啊？”

“太忙了，整个日程表都满满的，现在竞争对手多，艺人们也不好管。”繁婆耸耸肩说，“你是有什么事儿要找浦总吗？”

“啊，想来看看她。”我赶紧掩饰过去，“小繁，浦总的公务邮件也都是你来打理吧？”

“别叫我‘小繁’好不好？多难听啊。”繁婆皱起眉头来。

“谁叫你的姓这样怪，我总不能叫你‘老繁’吧？”我逗她。

“你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这话要让你老婆听见，我看你肯定被当场分尸了——你问邮件的事儿干吗？难道你想探听我们的商业机密？”她有点警惕地问道。

“拜托，我又不是娱乐公司的，你们的机密对我来说还不如大米值钱。”

“那可说不准哦，我们浦总说你是车品聪的粉丝，说像这样的人一般都得防着点。”繁婆冲我挤着眼做鬼脸。

我被气得七窍生烟，使劲往胃里灌了几口冰镇饮料祛火，然后瞪大眼睛说：“她真这么说了？”

繁婆咯咯笑了：“没，她才没空管你的事儿呢，是我这么想的。”

“繁娑，你这么想可太不厚道了。我的一个朋友是软件公司的，我是想问问你们最近垃圾邮件多不多，好替他推销一下邮件筛选软件的。”

“哦？是这样啊。你还别说，最近垃圾邮件确实不少，有一个很怪的发件人总往浦总邮箱里发些莫名其妙的邮件。”

“真的？”我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立即追问道，“都是些什么样的邮件？”

繁娑忽然谨慎起来，她四下看看才拢着手小声告诉我：“都是些威胁的邮件。不过，这对于浦总来说大概早就司空见惯了。”

“威胁？怎么威胁？”我赶紧问。

“说是她要为公司曾开除过的一名员工的死负责，这个人在被解雇之后自杀了。”繁娑嘴里叼着一支圆珠笔想了想说，“死的人好像叫滕媛。”

“藤原？是个日本人？”我惊诧地问。

“不不，姓滕的滕，婵媛的媛，她的姓名跟我的一样，总被人误解。你不要看看那些垃圾邮件？”

“好啊！”我急忙说。

完全出乎我所料，浦莹的垃圾箱里是一堆比“函数”更加奇怪的邮件，其标题简直五花八门，什么“浦老板，今夜有雨当心雷劈”啦，什么“浦总你有把柄在我手自己想想是什么吧哈哈哈哈哈”啦，什么“夜观天象你三日内有血光之灾欲化解请致电一三一××××××××”啦，真是“邮箱小天地，三教九流在其中”。

但是在这些杂七杂八的邮件中，有两封吸引了我的眼球。一封的标题是“被你们开除的女员工不会白死的”，另一封则是“你会为你的骄傲付出沉重代价的”。

两封邮件的发信人为同一个邮箱，第一封邮件的内容大意说的是去年被盛奕公司开除的滕媛因生活艰难自杀的事情，还把案件的肇端指向盛奕公司冷酷无情的人事制度。

第二封邮件则有些奇怪，里面只有“滕媛”两个字，还附上了一张笑脸的图片。但在我意料之中的是，它的落款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数学符号。

我紧张地站起来，指着邮件问繁娑：“你还看到过其他有关 $f(x)$ 的邮件吗？”

### 第三章

蚂蚁具有较高的智商。据相关研究表明，蚂蚁有 26 万个脑细胞，是所有昆虫中最聪明的物种。

——来自百度百科“蚁族”词条

A

大年初五夜里十点二十二分，正在朝阳区某派出所值班的姚裕所长遇到了一起有生以来知道的最诡异的报警。

报警人是离派出所不远的月牙河公寓的管理员杜大姐，她那充满恐惧的声音让姚裕终身难忘。姚所长立刻挂了电话，叫上一同值班的警员小罗开车直奔公寓而去。

正值春节假期，整个北京城里空空如也，连一向堵得连猴子都跳不过去的马路上也车马全无。姚裕和小罗一路猛踩油门，只用了十分钟就风驰电掣般地赶到公寓。可当他们走到公寓门前时，发现楼门紧锁——里面一把大铁锁将一根缠挂在两个门把手上的粗重铁链锁在一起。两个人叫门半天居然无人应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将厚厚的大门踹开。小罗救人心切，情急之下拔出手枪打崩了铁链，两个人才闯进楼内。

由于过年，大部分人都已经回家，因此楼里空空荡荡。两个警察冲到值班室，发现值班室大门开着，灯也没关，但没有管理员的身影。姚所长只好带着小罗在一楼转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后来到了二楼。

两人上楼不久就发现了想找的人，管理员阿姨和另一个女生昏倒在二一一宿舍门口，女生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支山寨电警棍。对门二一〇室大敞着门，里面也没有什么异常。小罗急忙掏出手机拨通一二〇，姚所长则赶紧给她们做了急救处理。

姚所长发现二一一室有些奇怪，这间屋子泛着尘土味儿，此外空气中还有一种令人眩晕的气味，似乎有人使用了致迷的麻醉剂。所长盯着屋子的门牌发呆，小罗提醒说几个月前这里发生过一件自杀案，死者是屋子的租户，因为被公司开除找不到工作而绝望自杀。

小罗的说法不禁让姚所长对二一一室起了好奇之心，他感觉既然这两个人晕倒在这间曾经发生过命案的屋子门口，那么屋内必定有什么蹊跷之处。

想到这里，姚所长便凑到门前，伸手拉了拉门把手。门锁得很紧，姚所长摇晃了一下把手，一股尘灰迎面扑来，他不免有些失望。就在这时，只听见脚下有人嚤咛一声，原来是那个女生醒了过来。

女生把手挡在前额上，眯着眼睛挣扎着想爬起来。小罗急忙上前扶住她说：“不要乱动，别怕，我们是警察。”

大概是听到了“警察”这两个字，那女生忽然坐起来抓住小罗的腿，指着二一一的房门喊道：“快点！快点！这里有个杀人狂！他正拿着刀子肢解血淋淋的尸体，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被杀的人是我的室友曹亚茹！”

姚所长的脑袋激灵一下，他急忙掏出手枪，示意小罗把门口的两个女人拉到旁边安全处，然后躲在门侧面手举着枪，一脚将门踹开。

但是屋里没有任何反应。这时小罗也赶了过来，两人小心翼翼地 from 侧面靠近门口。小罗打开手电筒照了进去，地上空荡荡的，除了灰尘还是灰尘。姚所长依然保持着谨慎，伸手拉亮了屋里的电灯。

屋里没有血迹，没有尸体，没有杀人狂，没有那个女生描述的恐怖场景。有的只是紧闭的窗帘、空荡的地面、几张尘封的双层铺木板床。只有靠窗右边的那张床的上铺铺着干净的被褥，床前的木架上摆着日历，翻到去年的八月份，架子上玻璃杯里的水还冒着热气，床边的墙上贴着一张大幅的个人艺术照。

小罗看了一眼那艺术照上的人物，不禁颤声叫道：“所长，这就是去年自杀的那个女生！”

姚所长顿时觉得一丝冷气从脚底钻到脑门，他回头骂了小罗一句，刚凑近那张床铺，忽然听到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从那里传来。小罗吓得急忙后退一步，把枪举起来就要开枪。

但姚所长毕竟老成持重，他喝令小罗住手，然后快步走到床前，捡起一个正在颤动着的手机来，手机屏幕上显示一个号码正在呼入。

他轻轻把手机贴近耳边，按下了接听键，只听到里面传来一阵嘶嘶啦啦的噪音，像是有人在话筒彼端播放录音。接着他模糊地听到某个女子的求饶声，最后则是一声凄厉无比的惨叫回旋在他的耳际。

我跟繁娒开始想办法找号码给人打电话。

我们所找的人，是指在北京跟滕媛相熟或有着密切关系的人。繁娒在这个凄冷的春节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也闲极无聊，于是在我的唆使下开始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渠道来调查和滕媛有关的信息。

但打探一圈后我们才发现，滕媛实在是个离群索居的人。她宛如一只独自行走在庞大都市角落里的小刺猬，和其他人都保持着或多或少的距离。她腼腆，寡言少语，喜欢低着头走路，你不问她她很少主动开口说话。她对人和人温和，谦让，不咄咄逼人，加班时没有怨言，下班后会快速离开。她生活在不起眼的地方，甚至也从未想过让自己成为某时某刻的焦点。没有与她相熟的同事，也从未听说她有过什么恋人。在她身边较久的人，似乎只有和她住在一个公寓里的几个合租者了。

但现在正值过年，中国人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传统驱使几乎每个人在这最寒冷的日子跋山涉水回到故乡，相信在北京的那些游子也概莫能外。我们去哪里找人呢？

不过繁娒就是繁娒，她很快就查到了滕媛入职时填写的表格，上面除了她的手机外，在“其他亲属或联系人”那一栏，她用犹豫不决的字迹写下了“古小晨，室友”和一个手机号。

繁娒看我一眼，然后拿起电话，按下免提，尝试着拨通那个手机。

“喂？”一个很萝莉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

“喂，你好，请问是古小晨吗？这里是盛奕演艺经纪公司。”繁娒毕竟是被浦莹训练出来的秘书，对于打这种“cold call”似乎得心应手，那种职业语气绝对能一下子攫住你的注意力。

“盛奕公司？啊，就是你们约我来北京试镜的吧？我住在你们安置的宾馆里都两天了，为什么一直打不通你们的联系电话？”电话彼端的人带着期待而又有些责备的情绪说。

繁娒和我诧异地面面相觑，她朝我耸耸肩，意思似乎是他们公司根本没有邀请这个陌生女孩试镜的想法和动作——没想到第一个电话就打出这么多不期而至的火花来。

但繁娒毕竟是繁娒，她依然保持着冷静的声音和敏捷的反应，随即问道：“古小姐，请问是我们公司的哪位员工联系过你呢？这种事情太没有职业水准了。请告诉我，我们一定严肃处理。”

“我不知道，是你们公司一个男员工打给我的，他自称姓刘，说有部新投资的连续剧，打算给我安排个丫鬟的角色。要不我怎么会大过年地跑回来？可他给我安排好宾馆后，手机就再也打不通了！这叫什么事儿啊！”古小晨显然已经开始发泄不满。

“古小姐，这实在是我们联络不周，请跟我描述一下那个人的长相，我们好仔细调查一下。”

“我没有见过他啊！他就告诉了我这个宾馆的地址，说已经为我开好了一周的房间，我到京后就直接来这里了！谁知道等了两天，连个人影儿都没见着！”

“你是哪天到北京的？”我忍不住凑到电话前问。

古小晨愣了一下，似乎不明白为什么还有一个男的也在旁边对她说话。但幸好她没有太在意，只是说：“大年初四那天来的啊！你们不是说叫我初五试镜吗？”

“那，你能说一下去年夏天时你几个室友的电话吗？”我本想避免使她怀疑，但实在忍不住嘴欠，又得寸进尺地问了一句。

“你什么意思？”古小晨果然开始警惕起来。

“哦，是这样的，刚才说话的是我们的副导演。”繁娑急忙替我圆场说，“去年你们寝室有人在我们公司工作，跟我们说过你们寝室的趣事。我们这边打算投资一部青春偶像情景剧，觉得你们寝室是个很好的题材，再加上也想打造几个新演员，所以就想跟你们联系一下，看看你们有没有兴趣。”

“这样啊，我可以把她们的电话都提供给你们，不过恐怕要让你们失望了，我觉得她们几个都没有什么艺术天分……”古小晨语气里饱含嘲讽。

“你们寝室有个叫滕媛的还在吗？”我憋不住又插一句。

这句话彻底让这个多嘴的女生崩溃，她犹豫了片刻，嘴里发出一阵莫名其妙的咕哝声，然后绝绝地挂断了电话。

繁娑看我一眼，咯咯地笑着说：“看看，心急吃不上煤火饭吧？”

“没事，不还有其他几个人嘛。”我抓抓头发解嘲道。

下一个女生的名字有点奇怪，她让我想起春天在田野里晃悠着的小熊。

电话“嘟嘟”地响了很久才被接通，里面瞬间传来呼呼的风声，一个懒洋洋的声音响起来。

“喂……是你们吧？你们到底想干吗……”

我俩诧异了一下，但繁娑马上镇静下来问：“请问是霍茸吗？”

“是啊……你们不是说春节中奖送我一个 LV 的包包吗？怎么我来了两天了也不见动静？”

我心里“咯噔”一下，如果说单单古小晨被人骗来还算是意外的话，那么霍茸也被人在同一时间骗来，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呢？

繁娑显然也愣了。电话那头的霍茸打了个哈欠，慢悠悠地说：“你们做事还有没有谱啊……究竟什么时候发包包啊……要不是看在你们给我订了旅馆，我早打电话到 LV 中国总部投诉了。想不到北京过年这么无聊，商场都没人，好无聊啊……”

我们还想继续问什么，没想到这个慵懒的女生居然“啪”地挂断了电话。

“有问题！”繁娑放下话筒，边说边拨了下一个号码，但是传来的却是“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的系统提示声。

“总算不是每个人都被骗到北京来了。”繁娑笑着拿起刚才记下的电话号码，又想拨打另一个号。

“去去去，这回我来，我肯定能打通这个号。”我劈手夺过她的话筒来。

“喂喂喂！你们是谁？！”电话里传来一个尖厉的声音。

“请问你是卞艺菊吗？”我怕露馅，没敢多说。

“是啊？你是谁？不会就是那个骗我回北京的王八蛋吧？！你说说你们干的这事儿有意思吗？啊？有意思吗？骗我说给我们销售的大单子，还说马上就要提二百台货，还说让我在这个宾馆等着你们！可是我到了却怎么都打不通你们的电话？人呢？跑哪儿去了？你们这群孙子！我好不容易回家过个年，纯孙子！你们太孙子了……”这个女人说话真是又啰唆又火爆，我平白无故挨了顿骂，憋了个大红脸，急忙按掉了电话。

繁娑在旁边幸灾乐祸地嘿嘿笑着，不停点着头说：“瞧瞧，这就是人品啊！”

“我就不信！最后一个也让我来！”我赌气说。

这次对方在电话响了很久后才接起，出乎我意料的，是个低沉的男声在说话。

“喂，你是哪位？”



“喂，我找耿萝，你是——她爸爸？”

“嗯……”对方不置可否，“请问你找她有什么事儿？”

“她是不是来北京了？”我忖度着，试探道。

“没错，你怎么知道？”对方相当警惕，似乎怀疑我是个想追他女儿的坏小子。

“呵呵，我猜就是。她是不是也被陌生电话骗到北京来了？”

“不是，她一直在北京。”对方谨慎地说，“你有什么事儿？”

“那能不能叫她接电话？”我问。

“她现在不方便。你有什么事儿？”

“哦，那我等她方便了再问她吧，一句两句说不清。”我知道跟这种女孩子的父母多说无益，赶紧把电话挂了。

“有人把她们寝室的人都骗到北京来了，你不会觉得这有问题吗？”繁娑问我。

“是啊……”我忽然想起“函数”组织来，难道这是他们设计的一个罗网？

“对了，有没有滕媛的手机号？”我忽然站起来问。

繁娑吓了一跳，骂我道：“你疯了？死人的电话都打！”

“试试看，我觉得这里头有事儿！”我拿过滕媛曾经填写过的表格来，一个键一个键地按下了号码。

我和繁娑都屏息静气地听着，忽然“嘟”的一声，电话通了，我俩着实吓了一跳。

“喂？”一个熟悉而警惕的男声重新响起，繁娑顿时脸色煞白，夺过话筒来急忙挂断。

我们俩有点发呆，坐在浦莹硕大的办公室里彼此对望着默然不语。良久，繁娑才回过神来：“快下班了，赶紧走吧，我一个人可不敢在这里待了。”

我点点头，心里正想要不要赶紧把事情告诉妻子。我俩草草锁上门，乘电

梯下楼，谁知道刚到一楼大厅就发现空荡荡的门口迎面走进来两个警察。

“对不起，请问你们刚才给耿萝打过电话吗？”一个警察问。

我莫名其妙地点点头。

“那跟我们走一趟吧。”另一个警察不由分说地走上前，架住了我的胳膊。

## 第四章

根据该项研究，蚁族的心理健康水平总体上低于全国水平，大多数人对生活现状不满意，有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安全感。

——摘自《中华读书报》文章《从蚁族传递出来的危险信号》

## A

曹亚茹的尸体是在姚所长所谓的“月牙河公寓见鬼事件”之后的第二天中午找到的。她被装在一个蛇皮口袋里，扔进了公寓附近某条偏僻街道的垃圾桶中。

发现尸体的是位春节期间没有回家的环卫工人，她被好奇心驱使着打开了蛇皮口袋，接着就被吓昏过去。

警方认定曹亚茹是被割喉而死的，但更为残忍的是，在她死亡前后的几个小时中，凶手近乎发泄般对她的面孔、身体进行了多次残害，主要为用刀划伤。精神状态已经稳定的耿萝确认曹亚茹的尸体确实是她窥视到的二一一寝室内的杀人场景造成的，但姚所长确认的内容却是二一一寝室虽然有人活动过的痕迹，但绝对没有发生过任何杀人或残尸行为——因为调查组没有在那里找到一丁点儿血迹或者一根死者的毛发，按照耿萝对凶手残酷的杀人毁尸行为的描述，没有痕迹是不可能的事情。

姚所长觉得自己满脑子浆糊。二一一寝室的窗台上有脚印，窗户也有当晚开启过的迹象。在门口被两个女人堵住的情况下，二一一房间的人只有这一条逃离通道。但

是这绝非武侠电影，一个人背着一具沉重的尸体从二楼跳下去很不现实。而从曹亚茹的验尸报告来看，她的身体没有摔伤的痕迹。这说明凶手并不是先将尸体从窗口抛出，再想办法自己跳下去的。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凶手在窗口系上绳子，缘绳上下的。但警方并没有在铺满灰尘的窗台上发现有拴绳子或者挂吊钩的痕迹，同样在一楼和二楼之间的墙上也没有发现攀痕。

那么，是不是凶手直接背着尸体从公寓门口进来，潜入二一—房间，又趁着耿萝和管理员昏倒的工夫扛尸离开的呢？从上面的分析来看，这是很有可能的。虽然管理员坚称自己在公寓关门时眼睛一直瞪得像铜铃似的，连一只苍蝇都不可能飞进来。但是这种话也就是说说罢了，作为一个自然人，她不可能没有因为“三急”离开岗位的时候。何况管理员只有她一个人，只要她不在座位上或者打个盹儿，这道监视岗就立刻形同虚设。

可最终姚所长发现连这种可能性也不存在了，因为在正对着公寓入口的地方有一个摄像头，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忠实记录着门口和大厅里发生的一切。警方调查了监控记录，案发前整整一天，冷清的公寓大门口除了时不时出来晃悠下的管理员外，根本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个人。

姚所长对越调查越矛盾的结局十分不满，正在他头疼欲裂的时候，连续接到了那两个打给耿萝和早已死去的滕媛的奇怪电话。

但是那对被拘捕的男女跟精神病似的，尤其是那个男的，一会儿说自己上头有人，跟警局的领导是同学和亲戚；一会儿说自己老婆是警局的顾问，来头大着呢；一会儿说如果不放了他可能会出人命；一会儿又叫唤自己是什么组织里研究函数的。呸，什么函数，姚所长从中学时就对  $\sin$ 、 $\cos$ 、 $\tan$ 、 $\cot$  之类的符号分不清楚，想不到毕业这么多年还要给嫌疑人录什么函数的口供。要不违规，他真想直接给医院的精神卫生科写封信，把这个人推荐去住院算了。

那个年轻女人倒是咬紧牙关，闭口不言，问什么都是无可奉告，一副深陷绯闻的明星参加记者招待会的模样。

在其他线索已断的情况下，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姚所长只能从这两人身上下手了。没办法，他决定用出平时审犯人时的绝招，夜里用一千度的灯泡烤着，嫌疑人一要睡觉就叫醒他们问话。没想到这样折腾了两宿，那个男的不但没有像以前遇到的嫌疑人似的垂头丧气，一泄劲儿把不是自己干的事儿都吐露出来；而是与之相反，该人脾气愈发焦躁，竟然开始辱骂警察笨蛋，还声言再不放人就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更让人生气的是，这个人仿佛精力充沛，只要你不让他睡觉，他就不让你消停——踢桌子，蹬椅子，砸杯子，练嗓子，不停嚷嚷着要打电话联系家人。审讯他的小罗被烦得满脑门汗，为防止该人精神愈发崩溃出现自残或暴力倾向，小罗只好把这家伙绑在椅子上，还给他嘴里塞上抹布，以求清清静静地吃

顿午饭。

但就在姚所长将全部精力放在这对男女身上一筹莫展的时候，转机终于来了。

## B

我和繁娑被释放出来是第二天下午的事，之前我为表达强烈抗议愤而绝食，虽然肚子已瘪，但精神上饿过劲儿了。当看到妻子和林瑛在大厅里等着时，我差点当场掉下眼泪。

“喂，你们迟钝啊？这么晚才来捞我？”我苦大仇深地朝她们嚷嚷道，“你们就没发现我失踪？”

林瑛耸耸肩，坏笑着说：“还真没有，都以为你不堪被老婆羞辱，跟别的女人愤而私奔了呢——多亏我们警方办事有力，愣把你们逮住啦。”

“你有完没完？你问问他们怎么折磨我的？不让我睡觉，不给我饭吃，不给我水喝……”

“喂喂，”姚所长忍不住站出来打断我的话，“是你自己绝食绝水的，我们可没这么不人道……说实在话，要不是案子惊动了市局，我还真打算帮你申请个拘留呢——问你什么都不说！”

“什么？出事儿了吧？！我怎么跟你们说的，会出人命！会出人命！你们就拿人民的话当儿戏吧！”我气呼呼地反击姚所长道。

“行啦，行啦，”林瑛把又要发火的姚所长按住，“老姚，这也有你的不对，他既然说认识我了，你就给我打个电话问问究竟嘛。”

“他跟个狂躁症患者似的乱喊，我哪敢相信他的话，给领导添堵？实不相瞒，前些日子还有个嫌疑人嚷嚷自己认识圣斗士星矢，非叫我去庐山五老峰找紫龙来作证呢……我们基层也不容易……”姚所长还满腹委屈。

我忖度妻子的眼神，看出她对我甚是不满，便赶紧跟姚所长握手言和，蹑手蹑脚地踱到她身边站好。

“我就把你放出去这么一会儿，你就又去跟小姑娘打情骂俏，还被警察一窝端了，你可真是给我长脸啊。”妻子瞪我一眼说。

“我这也是为打探函数组织的消息嘛……”

“算了算了，别扯这些了。”繁婆不知什么时候站过来打断我们的争吵问，“刚才说案情有了新的变化，究竟是什么？”

姚所长长吁一口气说：“唉，我们发现了一个目击证人，但这个目击证人的证词使得案情更加复杂了。”

“那个寝室其他几个女生呢？都保护起来没有？”我急忙问，“她们都被匿名电话叫回北京了，说不定凶手想对她们一个个下毒手！”

“其他人都已经被我们找到并保护好了，”林瑛插话道，“我们觉得她们不仅仅是潜在的被害人，而且可能是潜在的嫌疑人。我们调查过了，死者在这里没有特别复杂的关系。她们这半年来关系很不好，起因是去年发生的一起自杀案件。”

“这些我都知道，我想了解的是，被害人是谁？”我忙不迭地问。

“被害人叫曹亚茹。”林瑛清清嗓子说，“她在前天晚上被同寝的耿萝发现在对门宿舍惨遭杀害，但奇怪的是凶手在作案后居然不动声色地消失了。不过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另一个目击者卞艺菊，她当天晚上正好回到了公寓楼附近，并且亲眼目睹凶手背着一个沉重的布包从作案现场攀绳而下。”

“但我们精细勘察的结果是，那个公寓楼绝对不是杀人和残尸的第一现场，不但不是第一现场，就连第二、第三现场都不是——除非我们不相信科学。”姚所长无奈地说。

“我想亲自问问这两个目击者，可以吧？”林瑛征求姚所长的意见道，“或许也可以让这几个人旁听一下——他们的确帮过我们不少忙，是完全可以信任的。”

“领导既然发话了，那当然可以。”姚所长谦卑地说。

我赶紧跑过去帮妻子拎手提包，妻子瞥一眼低头跟在我们后面的繁婆说：“她跟来干吗？”

“唉，她毕竟帮我不少忙，就让她跟着吧。”我替繁婆求情道。

“你呀，看见小姑娘脑子就进水，走着瞧吧。”妻子撂下一句话，快步走去。我急忙紧紧追随，一边回头示意繁娑跟我们过来。繁娑朝我偷偷吐吐舌头，做了个鬼脸。

妻子忽然回身，一把揪着我耳朵往前一抻，怒声道：“你胆儿肥透了吧？别以为我背后没长眼睛！”

耿萝和卞艺菊都被安置在派出所附近的一所宾馆里。她们所在的二楼特地安排了警卫，其他两个女生也被安置在这座宾馆三楼的几个房间里。我们走到卞艺菊房间的门口，轻轻敲了下门。

“谁啊？进来。”里头传来一个毫不客气的声音。

卞艺菊是个消瘦的女生，简直像片叶子一样，苍白的脸上几乎没有什么肉。要不是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我差点以为这是位厌食症病人了。

也许是没料想到会进来这么多人，她的脸上闪过一丝诧异的神色。我身边的几位女人都朝她简单地笑笑，这似乎减轻了她的压力，脸色渐渐平静下来，缓缓坐在房间的一把椅子上。

“听说初五晚上，你去月牙河公寓了？你为什么去那边呢？”妻子首先打破了沉默。

“是有人叫我过去的。”卞艺菊声音有点颤抖地说。

“谁？”

“我男朋友，他说在一号楼和二号楼之间的空地上等我，一号楼就是我们住的那栋宿舍楼。”卞艺菊低下了头。

“你确定那个电话是他打的吗？”妻子接着问。

“其实不确定，他的声音很焦虑，嗓音有点沙哑，我当时觉得自己可能上当了，就给他打电话，他说他也来北京了，想在那里见我。我当时没有多想，就答应了。”

“他过节回老家了吗？你们是同一个地方的吗？”

“不是，他老家是河南的，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我没有他家里的电话，我猜可能是他的手机被人偷了。”卞艺菊回答道。

“他什么时候回老家的？春节期间你们联系过吗？”妻子问。

“跟我一样，都是腊月二十八上的火车，春节期间也天天短信，最后一回通电话还是大年初三。”卞艺菊说。

林瑛在一旁插话问：“你初五晚上来到宿舍楼下是几点？几点发现有人从一号楼爬下来的？”

卞艺菊的脸忽然红了：“本来约的是晚上十点——他说火车九点才到北京，赶过来还需要一段时间。结果我等到十点半他还没来，打手机也打不通，我想多等会儿也无所谓，大不了晚上回不了宾馆就住自己宿舍里。结果就在这会儿，我看见一个人影从墙上顺着绳索爬下来。我怕是坏人，就吓得赶紧藏起来了。过了一会儿，我伸头看了看，发现那个人已经不在院子里了。我猜或许是跳窗户进去和女朋友幽会的男生——这种事在这里经常出现。我放了心，正要走出来，忽然又听见警车响，我怕无缘无故扯上什么关系，于是偷偷溜出公寓院子，打车回到宾馆了。”

“你看到那个人影是从哪个房间爬出来的了吗？”林瑛接着问。

卞艺菊摇摇头：“我也是一转身看见的，离得远，黑灯瞎火的，没有看清。”

“为什么到了自己宿舍楼下却不上去等，非得大冷天在风里吹着？”妻子加上一句。

“我本来想直接去宿舍的，我也不愿在院子里喝西北风。但是……但是……”她忽然吞吞吐吐起来。

“但是什么？”林瑛急忙问。

“我看到了古小晨，当时她跟一个男的也在院子里！我有点好奇，就躲在远处的假山东北角那儿想看看那个男的究竟是谁，他们想干什么……”

“那你看清楚那个男人是谁了吗？古小晨一直在你的视线里吗？”

“没有，整个院子漆黑一片，再加上那个男人一直背对着我，而且不久就离开了。我因为无事可做，所以基本上一一直偷偷盯着古小晨他们。对了，那个人影从一号楼爬出来时古小晨应该还没走，你们可以去问问她……”

事情忽然变得复杂了。从这个宿舍的人被陆续骗回北京，到现在我们发现，案发当晚居然又有另一个曹亚茹的室友出现在现场附近，这令我们着实惊诧莫名。我不得不佩服函数组织或者本案凶手的某种“天分”，他们确有着正常人所不能及的智力。但可惜，他们将这种天赋用到了错误的刀刃上，最终伤害的不仅仅是他人，这锋利的刀刃也难免会割伤他们自身。

但是与卞艺菊不同，古小晨在我们询问很久后才承认初五晚上确实在宿舍院子里见一个网友。

“他是个星探，有钱，说想推荐我参加今年的‘疯狂女生’选秀，还说要捧红我。”古小晨拿出一张名片炫耀道，“我跟他是第一次见面，我觉得其他地方不熟，怕出什么事儿，就约他去月牙河院子里了。他八点来的，请我在附近吃了饭。本来打算带他去宿舍的，但想到耿萝没走，也不方便，我们俩就在院子里的枯藤底下坐了会儿。他没到十点就走了，我本来也想走，但瞥见院子里有个人鬼鬼祟祟地晃来晃去，乍看上去像是卞艺菊。我想是不是她在等男朋友约会。我们都没见过她的男朋友，我就想瞅一眼。谁知道等了半天没人来，倒是听见警笛响，她匆忙离开，我也赶紧避开了。”

“那大概十点半的时候，你看见有人从你们宿舍楼爬下来没？”林瑛问。

古小晨皱着眉头想了半天才摇着头说：“没有，我一直盯着卞艺菊那边看，没注意别的地方——不过，我确实听见一号楼那边有开窗户的响动。对了，还听见‘咕咚’一声，什么掉地上的声音。不会就是那个杀人犯吧？刚才听你们说小曹被害了？我们宿舍太不吉利了，连着死人。要不是租金便宜，打死我也不住那儿……”

林瑛打断了她的唠叨，接着问：“那卞艺菊一直在你的视线范围内吗？她有没有消失过？”

古小晨想了想说：“跟网友见面时我没怎么注意她，但是网友走了之后我一直盯着她。公寓里过节没有人住，整个院子都黑乎乎的，我看得也不是十分清楚。她好像有几分钟像害怕什么似的躲了起来，接着又出现，贴着墙根走出了院子。”

“你有没有觉得当时她也在盯着你呢？”林瑛问。

“应该不会吧？不过我眼神不好，也许她也发现我了，只是我看不出来……”古小晨忽然紧张起来，她似乎在仔细考虑什么事情。

“小晨，你有什么事情尽管说出来。”林瑛也发现了她的异常。

“这个……我不知道该讲不该讲，其实那天我在藤架底下的时候，注意到



我们以前的寝室，就是二一一房间，好像窗户和窗帘都被打开了。”

“哦？那你看到屋子里有什么人没有？”林瑛赶紧问。

“没有……我当时被吓了一跳，生怕看见什么不吉利的事情，所以没敢再看。”古小晨脸上的神情表示她似乎还有什么话要说。

“然后呢？”林瑛穷追不舍。

“然后……然后……然后我跟着卞艺菊溜出院门时，在附近还看到了另一个舍友……”古小晨似乎为自己提供这条线索而惶恐不安。

“另一个舍友？难道是霍茸？”林瑛绷紧了神经问道。

“不是霍茸，看那个样子像是……去年死去的滕媛！”古小晨音调陡然升高，发出悚然的喊声。

D

霍茸瑟缩地坐在房间的椅子上盯着我们，跟进来的姚所长让女警员给她倒了一杯水，但她根本没有要动那个杯子的意思。

“你别怕，我们就是了解一些情况。”林瑛笑道。

“什么时候能放我出去？”霍茸没有回答，反问道。

“我们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想必你也听说同宿舍的曹亚茹被杀的事情了。凶手十分残忍，而且把你们都诶到北京来，警方怕他对你们继续下手。”林瑛解释道。

“可是，我在这里住不舒服，换了床就睡不着觉。我实在受不了了，困死了还是睡不着……”霍茸抱怨道。

“你是神经太紧张了吧？”姚所长问。

“不是，我现在回到老家都睡不着觉。这几年在北京太累了，我落下了个神经衰弱的毛病，除了宿舍里，换个地方我就晚上睁着眼不能睡觉。”霍茸揉着红彤彤的眼睛，打着哈欠说。

“放心，我们会尽快查清案子，所以这之前还需要你的一些配合。”林瑛说。

“怎么配合，你们讲吧。”霍茸似乎放松了许多，圆圆的脸也不那么紧绷着了。

“初五晚上你被人骗来北京后，都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事情？”

“我就在那个宾馆啊……反正又不是我花钱……哦，晚上我找了家小饭馆，吃完饭后就回去躺着了，可惜一晚上都没睡着。”霍茸说。

“有人说你跟去年死去的滕媛关系比较好，对于她的死，你有什么看法？”妻子忽然转移了话题。

“啊，滕媛啊，她不怎么爱说话，就是常跟我一起去动物园淘衣服——你们知道，两人一块儿去买，七嘴八舌的，还价方便。她死了，我也挺难过的。不过，在出事之前，她曾经跟我说过，是曹亚茹在公司做错了事情，上头责怪下来后，她却把责任推给了滕媛。滕媛笨嘴拙舌的，也辩解不清，就这样顶了黑锅。所以我想，一定是跟滕媛关系密切的人为报仇杀掉了曹亚茹吧。其实我听说她被杀时真没什么感觉，那个人平时收入多点，在宿舍谁都看不起，颐指气使惯了，所以就算她死了，应该也不会有人难过吧。”霍茸低着头，好像自言自语地说道。

“那滕媛除了把曹亚茹陷害她的事情告诉你，还告诉过其他人吗？滕媛平时有什么要好的朋友吗？”林瑛又问。

“是不是告诉了其他人我并不清楚，她很少跟人说话，要告诉也是告诉宿舍里的人吧。那个人很孤僻内向，但是个好人，临死前还留了遗书，把自己的衣服、电器什么的都分给宿舍里的人了。唉……”霍茸有点惆怅地叹了口气。

“她有没有男朋友？”妻子又问。

“男朋友？我不知道，这种事情她不会跟别人说的。不过呢，她周末总是待在寝室里，要不就跟我一起逛街，没见她有什么时间出去约会。”霍茸的声音总是那样慵懒。

“那你对死去的曹亚茹怎么看？寝室里的其他人呢？”

霍茸忽然抬起头来咬着牙对我们说：“她是我们寝室最讨厌的人，所有的人都讨厌她。她太自私了，害死了滕媛，却一点内疚感都没有，还天天撇着嘴说媛媛的坏话，有时候让人厌恶得真想杀了她。”

E

我们敲门的时候耿萝还在睡觉，她让我们稍等片刻，洗漱之后才开门让我们进来。

这是一个安静但有韧劲的女生，她坐在那里没有慌张，没有什么情绪波动，只有一种历经劫难后的自然的疲惫。

“你对昨天发生的事情的描述我们已经看过了。”林瑛笑着安抚她说，“我们这次来，只是想看看你能不能在某些方面提供一些更详细的线索。”

“什么方面，你们问吧。”耿萝平静地说。

“你说是从除夕晚上起就听到有神秘的抓门声吗？”林瑛问。

耿萝默默地点点头。林瑛看了妻子一眼，似乎在说：那时候她们寝室的人还都没被骗来北京啊。

“出事的那天晚上，你记得杀害曹亚茹的凶手有什么特征吗？”

耿萝慢慢摇着头说：“没有，光线很奇怪，亮晃晃但有些模糊。我就记得凶手的个子不是很高，对了，他还掏出什么东西，亮了一下，我才看清曹亚茹的脸的。现在想想，可能是他当时接了个电话，对，好像是掏出来了一个手机，屏幕一闪一闪的。我就是借着那一点光才恍恍惚惚看了一眼的。”

“凶手接手机了吗？你听见他说话了吗？”

“好像把手机放到耳朵边了，不过好像没有接听，因为我没有听见他说话，一转眼他就挂掉了。”耿萝说。

“按常理来说，凶手把手机放到耳朵边上，应该能看清他的脸啊。”林瑛推断道。

“不知道怎么地，他把脸遮起来了，我根本看不清，模模糊糊的。”耿萝的声音略略发颤，想必她回忆起那恐怖情景时还心有余悸。

“你觉得会不会是看到了投影或者影片之类的东西？”林瑛问。

“绝对不是，我能分辨出来，那绝对是真真正正的人！”耿萝声音有点尖利地强调道。

不知怎么，看着这个无助的女孩子我忽然平生同情之感。这样一个形单影只的年轻人，独自一人来到这个犹如庞然大物般的都市打拼，没有亲戚的依靠，没有永久的住所，没有丰厚的回报，只有微薄的薪水、简陋的寝室和巨大的工作压力等待着她。她只能凭借自己的双手，在这有着一千多万脑袋的城市身躯上挣得一口饭吃。她买不起房子，享受不到多少社会保障，甚至很难奢望幸福的爱情和安宁的生活。对于这些背着行囊、怀着理想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来到幻梦中的大都会，随后又在这里丧失自我，被房租、失业、生病、失恋种种现实摧毁残存的梦想，最终变得疲惫，变得麻木，变得苍老，失尽自己的青春，变得一无所有。

我忽然徒增伤悲，轻轻坐在一边叹起气来。妻子似乎觉察到了我的异常，走过来拍拍我说：“行了，别看到年轻小姑娘就同情心泛滥啦。这几年我脾气好多啦，你在大街上偷看漂亮女生我也不打你嘴巴了。”

“我哪里同情心发作？你是不打我嘴巴了，你揪我耳朵。”我反驳兼抗议道。

“喂，你别乱说话栽赃啊。现在查案呢，我不跟你计较，等事情办完了我把你耳朵剁下来。”妻子威胁我道。

我吓得赶紧噤声。在一边站着的繁娑捂着嘴偷笑个不停，当着妻子面我不好动怒，只好用锋利的眼神频频警告她。

“你是后来才进寝室的，你觉得宿舍里的人都怎么样？她们对死去的滕媛怎么看？”我听到林瑛还在那边询问耿萝。

“只有曹亚茹经常提到她，还说她那个人傻了吧唧的，其他几个人很少说这方面的事情。”耿萝边想边说，“我觉得其他三个人都对曹亚茹有看法，平时也不怎么跟她说话。不过，曹亚茹似乎一直对她们颐指气使的，她们也不敢反驳，都是背后才敢瞪她几眼。”

“曹亚茹最近有什么异常吗？比如说惊慌之类的？”

“没有，在我们寝室里她挣得算多的，平时也不见她怎么花钱。年前还听她说想开了春出钱给父母在老家置套房呢。看样子她过得还挺舒坦的。”

“你觉得有可能是宿舍里的某个人对曹亚茹下手吗？”林瑛又问。

“什么？”耿萝似乎吓了一跳，她盯着林瑛问，“你们难道怀疑她们吗？”

“仅仅是正常询问而已。”林瑛笑笑说。

“好吧。”耿萝想了一会儿说，“我觉得她们的确很仇视曹亚茹，但绝不会因为室友死去就无端去复仇的——你们觉得这个城市里，人和人之间有那么深厚的感情吗？”

## 第五章

（蚁族）主要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他们是有如蚂蚁般的“弱小强者”，他们是鲜为人知的庞大群体。

——摘自廉思《蚁族》

### A

月牙河公寓是一座有着两栋楼的简易群租型公寓，两栋楼分别为一号楼和二号楼，它们并排而立，有着一样的结构，跟那些大学生宿舍的构造没有什么区别。两栋楼之间有个院子，院子里象征性地栽种了一些植物，有一些石头桌椅，藤树假山，院子东边还有一个小卖部，不过因为过节还没开门。

春节假期将要结束，从全国各地返回的人也多了起来。不断有拎着箱子、扛着编织袋的年轻人走进门，重新从远方的家乡回到这个城市，继续过着辛苦的生活。他们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或者根本就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关心这些“身外”之事。

“听说这两栋楼住着将近两千人，平均每个屋子有五到六个人。”姚所长摇摇头说，“这座公寓还算条件好的，起码水电供应比较正常，离城区也近，要租住在城乡结合部附近条件更差。”

妻子没有说什么话，林瑛在一边对她说：“我们调查了二一二宿舍几个人的行踪，曹亚茹、古小晨、卞艺菊和霍茸都是在初三或者初四那两天才回到北京的，所以她们不可能在除夕之后那两天在二一一室制造声音。我们还找到了卞艺菊的男朋友，这个人还在河南老家，根本没有回来过。”

“那他的手机是怎么回事？谁用他的手机叫卞艺菊晚上来公寓这边等着他？”妻子惊奇地问。

“我们派了当地民警去问，那是个比较偏僻的村子。她男友说自己的手机在离京上火车的时候就被偷了，加上他根本不记得卞艺菊的手机号——现在年轻人都把号码记在手机通讯簿上，根本不动脑筋去记——所以他就打算等假期结束再来公寓找卞艺菊联系。”林瑛无奈地说。

“那就是说，这些日子和卞艺菊发短信、打电话的都是偷走他手机的人咯？”妻子问道。

“是啊，只能这么解释了——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十分被动呢？”林瑛说话的语气里透着无奈。

“没错，自从出来什么函数组织，简单的案情总是被搞得一团糟。”我也抱怨道。

“再糟的情景也有逻辑的主线。”妻子笑着拍拍我肩膀说，“小鬼，放心吧。”

“喂喂，我警告你，别当着外人不给我面子啊！”我郑重地对她说。

“别装英雄啦，”林瑛也过来捏捏我的脸，“小鬼，跟着我们上楼吧！”

妻子瞪着林瑛说：“发现你俩越来越放肆了，开始互相摸脸了啊。”

林瑛朝她耸耸肩，哈哈一笑走了。我赶紧辩白道：“是她摸我的脸，我从来没摸过她的脸啊！”

林瑛回头对我吐吐舌头说：“你做梦呢吧？我这脸是警察的脸，谁敢碰？看我不把他铐起来移送给老婆法办，哈哈。”

我们爬上水泥楼梯，来到曾经“被目睹”发生惨案的二一一门前，妻子透过猫眼往里面看了看，回头对林瑛说：“这猫眼设计的，里面住的人一点隐私权都没有。”

“听她们说一般都在屋里挂个布帘遮住猫眼，好防范有人偷窥。这间屋子

荒废久了，自然也没有里面的布帘了。”姚所长补充说。

妻子忽然弯腰从门下捡起一些木屑捻着，跟随而来的繁婆轻声对我说：“你老婆挺像那么回事儿的嘛。”

“当然，破了不少案子呢！”我自豪地回答。

“这些木屑案发时就有吗？”妻子问。

“是啊，听耿萝说一直有，这破门里头有蛀虫也说不定。”姚所长不以为然地边说边打开门。

屋子里灰尘遍布，地上有许多纷杂的脚印，一看就是有警察在这里勘察过。

墙上还挂着滕媛的那张写真，从照片上看，她是个丰满白净的女生，长得并不十分出众。

妻子看了写真两眼，又走到窗前，问姚所长说：“这扇窗户被人打开过吗？”

“是，窗帘和窗户都有被打开过的痕迹。”姚所长说，“从整个情况推断，凶手应该就是从窗户带着尸体爬下去的——虽然我们觉得这不太可能，而且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佐证。”

妻子拉开薄薄的窗帘朝外面看了看，连声说着“奇怪”。

“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了吗？”林瑛在旁边问。

“哦，”妻子回过神来，指着楼下说，“窗户正下偏东位置就是假山，西边不就是藤架吗？如果有人打开窗户背着一具尸体下来，在藤架那里坐着的古小晨怎么会毫无感觉呢？”

“她不是说听到了‘咚’的一声吗？再说，她那时候应该一直盯着假山那边卞艺菊的方向啊。”我说。

“就是这样才奇怪呢！”妻子指着那个等边三角形的假山池说，“你看，如果古小晨坐在藤架那里，盯着假山东北角的方向，这个窗户正好没有阻隔地在她的视野范围之内啊！在寂静的夜里打开窗户，再想办法攀缘下去，动静应该比卞艺菊那边更大吧？她怎么会没有注意，只听到一点声音而毫无察觉呢？”

“你的意思是说古小晨在撒谎？”林瑛问道。

“这个我倒不敢说。”妻子笑笑说，“你不觉得古小晨和卞艺菊恰好给对方

提供了一个不在场证明吗——我们到院子里去看看？”

正要走出宿舍门时，妻子忽然指着门床间隙那儿的一粒黑东西问：“这是什么？”

姚所长笑道：“这个啊，是颗老鼠屎吧，这种简陋的公寓里有耗子并不奇怪。”

“那床底下你们查过没有？”林瑛也警觉起来。

“看过了，什么都没有。”姚所长说。

林瑛单腿跪在地上，用手电向床底下照去，忽然叫妻子道：“你看，这是什么？”

我们纷纷蹲下去，只见林瑛的手电筒正照着一处地方，那个地方有几处纵横的线条，灰尘似乎比别的地方浅一些。

妻子笑了：“这大概就是耿萝在除夕后几天里听到的动静声吧。”

“是啊，”林瑛站起来，有点愠怒地看着姚所长说，“最近肯定有人把什么笼子放在这里又拿走了。应该是把什么动物放在这里，在她们没有回到北京之前制造出一些连续的声响。一个人住在这么空荡荡的楼里，什么细微的响声都会显得刺耳——所长先生，不是说那里没有东西就没有异常的。”

姚所长在旁边红着脸没有出声。

我们来到院子里，看到了那个藤架和假山。藤架的枯藤在冬天没有叶子，基本遮挡不了任何视线。妻子和林瑛一个直奔假山，另一个直奔藤架，两人从各自的位置互相瞄了半天，忽然听见林瑛指着一号楼西边喊：“姚所长，麻烦你带两个人去那边看一下有什么痕迹没有？”

姚所长答应一声，带着人匆忙跑过去，不一会儿就挥手喊道：“林局长，一楼的窗台上和窗户底下确实有脚印，这间屋子好像是水房，而且这里窗户的护栏好像不太结实！”

妻子和林瑛互望一眼，都会心地笑了。



B

“这么说，凶手是跑到一楼的水房，从窗户逃走的，所以门口大厅的录像中没有异常现象。而且据姚所长说，他可能使用了迷幻剂，以便让守在门口的人晕倒而无法察觉。”我总结道。

“是啊，看来那两个女生所说的是正确的。卞艺菊如果从假山的东北角坐着望向藤架，她的视线会被挡住，以至于看不到二一一的窗户，而那扇窗户却在望向她这边的古小晨的视野中。可事实却是矛盾的，卞艺菊看到了攀窗跳窗的人，古小晨却没有看到，那么就说明凶手并不是从二一一的窗户上爬下来的，而是在卞艺菊视线之内、古小晨视线之外的地方。”繁娑也在一边自言自语道。

“可是，我们差不多把整栋楼都翻了个遍，根本没有发现一丁点儿杀人的痕迹啊。”姚所长愁眉苦脸地说。

林瑛也皱着眉头说：“难道凶手作案时这么谨慎，没留下一点痕迹？”

“应该不太可能。”妻子沉思着说，“我觉得应该再向几个女生询问一些情况，才好下结论。”

我们回到宾馆里，妻子敲响了卞艺菊房间的门。

卞艺菊有点不耐烦地打开门，对我们颇为不敬地喊道：“你们还有什么事情，一次性问完好不好？”

“卞小姐，不好意思，这就是查案的程序。”林瑛笑着从档案袋中掏出一样东西来递给她看，问道，“你对这个手机有印象吗？”

“这是……这是滕媛的手机吧？”卞艺菊凝视了半天，似是而非地反问道。

“是的。我们听说她在遗书中把自己的东西分给了你们？”林瑛接着问。

“是啊，不过我没要，死人的东西，毕竟不吉利。其实就是一些衣服啊鞋子的，还有一些日用的电器，霍茸拿走的东西最多。”卞艺菊有点不屑地说。

“那么，这个手机谁拿走了呢？”林瑛问。

“那几天乱糟糟的，大家都心情不好，我记不清了。”卞艺菊摇摇头说。

“对了，卞小姐，除了古小晨，你那天在公寓附近还看到过什么熟悉的人没有？或者看到两边公寓楼上有什么异常吗？”林瑛继续问。

“没有。假期没有人住，整个公寓院子又荒凉又黑黢黢的，再加上我的视力不好。”卞艺菊淡淡地说。

“你们是不是都对曹亚茹有看法，尤其是在她推脱自己导致滕媛自杀的责任之后？”

“如果这种人不令人讨厌的话，那什么样的人才令人讨厌呢？”她反问道。

林瑛毫不理会她的不礼貌，十分职业地继续问：“听说曹亚茹这个人收入还可以，她平时就没有什么爱好吗？”

“爱好？她是个钱迷，好像总是在打听怎么理财。她常跟霍茸讨论怎么买保险投资来着，你们可以问问霍茸。”卞艺菊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

林瑛转身看看妻子，那意思是问她还有没有问题，妻子摇摇头。我们几个便默默地退了出去。

见到古小晨时，我深刻体会到了做警察的不易。频繁的申请使得这些女生的心理几乎崩溃，古小晨开门发现是我们，立刻就像撒气儿的皮球似的蔫了下来。

“还有完没完啊？什么时候放我们回去啊？现在应该没有危险了吧？”

“有没有危险不是我们说了算，而是凶手说了算。”林瑛淡淡地回答道，“这是例行访问，我们确定没有危险后自然会让我们走的，不要以为我们乐意出这个住宿费。”

“好吧，有什么事情你们就问吧。我无所谓了。”古小晨无奈地说。

“我们是想跟你了解一下，你对这个手机有印象吗？”林瑛再次把那个在二一一寝室发现的手机掏出来问。

“这是滕媛的手机吧，她死后留下的东西，好像都让霍茸拿走了。”古小

晨说。

“这个手机也被霍茸拿走了吗？”妻子接过话来问。

“是啊，我记得当时她说做保险用两个手机方便，就拿走了。”古小晨回答道。

“听说曹亚茹也对买保险很有兴趣？”妻子接着问。

“是啊，被霍茸忽悠的吧。老曹有几万块钱，老想着学那些有钱人投资什么的，霍茸就给她介绍自己公司的产品。听说老曹这两年买了不少，至于是不是赚了钱，我就不晓得了。”

“霍茸经常跟你们推销保险吗？”

“是啊，整个月牙河公寓两栋楼都让她串遍啦。她还拉着我们一起去二号楼，那里住的都是男人，她害怕一个人去有危险，就拉着我们寝室的人陪着去。”古小晨一脸厌烦地说。

“对了，你那天不是在公寓大院门口看到一个好像是滕媛的人吗？你看得清楚吗？”妻子问。

“不太清楚，路灯的光很暗。她冲着我这边走过来，晃晃悠悠的，当时吓了我一跳，觉得魂儿都要从身体里飞出去了。不过后来想想，也许是自己眼花了吧。”古小晨吐吐舌头说。

去找霍茸询问之前，林瑛接了两个电话。一个是负责寻找把古小晨约出来的所谓“星探男”的警员打来的，说那个电话已经关机，人一时半会儿恐怕找不到了；二是已经通过当地派出所联系了曹亚茹的家人，他们将尽快赶来北京。经了解，曹的父亲的确听女儿回来过年时说，今年开春会给家里寄点钱置办处房子，但过年时女儿好像并没有带多少钱回家。

“你说是不是霍茸借买保险的名义骗了曹亚茹的钱？”林瑛问妻子。

“有可能，不过问问霍茸不就清楚了吗？”妻子笑着说。

我们敲响了霍茸的房门，这个小丫头满眼血丝地打开门。看来失眠折磨得她异常痛苦。

“还没睡着吧？”妻子一进门就开玩笑似的说。

霍茸有气无力地摇摇脑袋。

“想回自己寝室去睡觉吧？”妻子眯起眼睛呵呵笑着。

“是啊。你们早点放我回去吧。”霍茸软绵绵地一屁股坐在床上，困倦地垂下头来。

“那初五晚上你也回月牙河公寓去了吧？”妻子忽然转变了话题。

刚才还昏昏欲睡的霍茸吓了一跳，她猛地抬起头来，盯着妻子问：“怎么……你……”

“你在宾馆里困得坚持不下去了，想不管怎么着也要回自己寝室好好睡一觉，结果那天晚上走到楼门口，发现有辆警车闪着灯停在那里。你害怕了，只好又返回宾馆。后来你听说曹亚茹被害了，更不敢把晚上回宿舍的事情告诉我们了，怕自己被无端怀疑，对不对？”

霍茸惊讶地盯着妻子问：“难道你那天……看到我了？”

“我没有看到，是有人看到了。你那天曾经穿着滕媛送给你的衣服对不对？”妻子笑着问。

霍茸惊慌地点了点头。

“那你知道谁看到你了吗？”妻子依旧一副笑脸。

霍茸茫然地摇了摇头。

“曹亚茹是不是买过你推销的保险？”妻子转移了话题。

“是啊……不过都是她自愿买的。虽然遇上金融危机，她买的那两份投资性的基金有些蚀本，但是也没有亏太多啊……”霍茸急忙辩解。

“你还推销基金？”妻子问。

“我们这些推销员，什么能赚钱就卖什么，也是不得已的事情。”霍茸赶紧说，“她买的时候确实收益很高，但是赶上大环境不好，现在亏了几千块钱。我的确瞒着她说赚钱了，我怕跟她说了，自己就在寝室里混不下去了……”

“她最近是不是想把投资的钱撤回来？”妻子问。

“是啊！我也头疼得不得了。她这个人贪得不得了，就连借给朋友钱都要收利息。当初股市和基金火的时候，还是她主动找到我，提出想买回报率最大的基金的，所以我绝对没有想害她的意思……”

“那你在公寓大院门口，看没看到有人进出？”妻子问。

“好像没有看到，不过我也没太留意。后来想想，如果凶手没跑出门口，逃到二号楼去也有可能。这两个楼水房的窗户都能跳进去，好多女生晚上就走这条路去二号楼找男朋友同住的。”

“我明白了！”妻子霍地站起来，把我们吓了一跳，“我怎么以前就没有想到呢？”

“你没想到什么？”我问妻子。

她没有说话，忽然拍了一下手，飞快地转身跑出屋子。

## 第六章

蚁族是当代社会生态的一面反光镜，照出的是以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改革为核心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就是民生根本的维系所在。

——摘自《山西晚报》评论

A

我们再度驱车匆匆赶到月牙河公寓，这次妻子反常地进了院子之后便直奔二号楼。

二号楼里充斥着刚刚过节回来的男生们的吵嚷声，妻子冲到大厅的门房那

里，拍着窗户叫管理员：“我们是警察，我想问一下这栋楼的二一二房间有没有人住？”

管理员大爷大概也看到了姚所长身上穿着的警服，赶紧出来回答说：“那个房间没有人的。去年对面有个女生自杀，那里的男生们从窗户看到了对面悬在床沿上的死尸，从此就大吵大闹着换房了。之后那间屋子被好多人忌讳，就锁起来了。”

“你有钥匙吗？那间屋子的钥匙？”林瑛仿佛也醒悟过来什么，激动地说着。

管理员慌张地点点头，然后回到房间取出一个挂满了钥匙的铁圈。他拿出来一把说：“你们要进去看吗？”

我们都拼命地点头。他赶紧领着我们爬上楼梯，来到二号楼的二一二门前，哆哆嗦嗦地用钥匙打开了门。

一股混杂着淡淡的铁锈和肉腥的奇怪气味扑面而来，我急匆匆地先走进屋子，打开电灯，后面的几个人便一拥而入，分头在屋子里勘察起来。屋里显然最近有人活动过，因为地板好像被清洗了一样，没有一点积尘。

“你们看，床脚这里有没被洗掉的血迹，血渍上还有毛发，这么长，肯定不是以前住这里的男人的。”姚所长喊着。

妻子没有过去看，她直接走到那扇窗户前，慢慢检查了一下玻璃窗和窗帘后回头说：“各位，这里才应该是曹亚茹被杀害的第一现场。我觉得是时候拘捕卞艺菊和古小晨了。”

## B

“我是在听你讲了她们寝室的人分别被以各种方式骗到北京来之后才开始怀疑卞艺菊的。”听说在二号楼二一二房间搜集到了足够的证据让卞艺菊和古小晨认罪后，妻子才在家里一边喝着热乎乎的红枣茶一边对我说道，“卞艺菊只是个销售员，如果真的有客户打电话说要下个大订单，而且马上就要提货，这种事她只能赶紧汇报给公司的老板，而不是擅作主张跑到北京来——我不相信如果没有老板首肯，她能从库房里调来二百台电脑直接卖给客户。即使她有这么大权力，但她所在的电脑公司春节都休假了，她不通知公司其他人就一个人跑过来，难道从财务到仓库，她一个小业务员都能做主的吗？所以，她如果真接到这种生意，肯定先要跟自己的老板汇报，老板落实了之后才会派她来。而且，在整个过程

中，她都表现得十分正常，接到你和繁婆的电话后破口大骂，询问中对警察出言不恭，似乎毫不因为自己室友的死而惊惶不安。我于是想，她是不是表现得过于正常了呢？”

“不过这终究是猜测啊，是什么让你进一步怀疑她，顺便把古小晨也带上了呢？”我坐在桌前削苹果，生怕自己的劳动果实被妻子抢了，所以刚削了一半就把苹果放进嘴里，边嚼边说。

妻子白了我一眼后说：“说实在话，当听到她们俩叙述初五晚上的情形后，我对这两个人的怀疑减轻了。她们很聪明，表面上是在‘出卖’对方，密告给我们一些对方当天晚上的可疑行踪，其实却是在互相制造不在场证明。而且她们编的谎言十分真切，乃至我们在勘察院子的时候还专门验证她们的视线范围和那个‘跳窗人’的位置问题。而经过现场勘探后，我们发现她们给出的证词相当合理。而且，古小晨还巧妙地提及曾在公寓院门口遇到一个像滕媛的人。综合种种线索，我们很容易推想到和死去的滕媛体型相似，且拿走了她很多衣物的霍茸就是那个‘假滕媛’，我也差点就相信她们的证言，把怀疑的目光转移到霍茸身上去。

“但是在勘察一号楼二一一寝室现场时，我注意到了与她们的证词相矛盾的地方。首先就是从猫眼儿里看到恐怖场景的耿萝强调，她看到的场景是比较明亮有光的，而且二一一的窗户和窗帘分明有被打开过的痕迹——即使没有打开，那薄薄的窗帘也必然能透出光去的。但无论是当时在假山上的卞艺菊还是在藤架旁的古小晨，都强调那天晚上院子里黑乎乎的，这样的环境下，如果某扇窗户有光线闪动，她们不可能发现不了的。

“于是我有了两个疑问：第一，为什么耿萝看到凶手杀人的时候有光，但在窗外的两个女生都没有看到光；第二，凶手如果从水房跳窗逃走的话，为什么要打开二一一的窗户，并拉开窗帘——就算从二一一窗户爬下去逃走，也不需要全部拉开窗帘啊，这样更容易暴露自己。于是我想，凶手之所以非得打开二一一的窗户、拉开窗帘，肯定有其必要的理由。

“如果她俩说的话是对的，在院子里没有看到任何窗户透出过光亮，那么耿萝所看到的那个有光的杀人现场在哪里？派出所的认真勘察使我相信杀人现场不是二一一寝室，他们在某些方面思维有些僵化，但用科学的方法，勘察现场的能力还是不容置疑的。那么，是不是凶手用某种方法透过猫眼儿给耿萝看了幻灯片或录影？可这点怀疑也被目击者坚决地否认了。

“于是我只好开始第二次询问，在这次询问中，古、卞两个人还是有意无意地把怀疑线索朝霍茸的身上引导。但霍茸的第二次证词让我豁然开朗，她说出了最重要的三点线索：首先，一、二号楼的水房可以方便地出入；其次，初五晚上没有人把她骗去公寓，她是因为自己失眠的原因才想回公寓去住的，而在公寓附近的古小晨窥到了她，她却没有发现古小晨；最后，曹亚茹是个贪财的人，她曾经为了图利借人钱，而她马上就要讨回这些钱给家里去置办房产。

“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凶手要打开二一一寝室的窗户、拉开窗帘，为什么二一一寝室的门下方有细碎的木屑，为什么卞艺菊和古小晨都声称没有看到亮光。这一切都有了贴切的解答。的确，她们没有用投影、放映的方法来欺骗通过猫眼儿窥视二一一室内的耿萝，而是她们更换了猫眼儿，把原来的平光猫眼儿换成了一个恰好可以看到对面二号楼二一二寝室屋内的凸透镜组合就行了，再配上合适而模糊的光线，让耿萝直接窥到对面二一二室内发生的恐怖场景。然后凶手趁着她晕倒的机会，又把凸透镜组合更换成普通的猫眼儿（这势必会从门上的猫眼儿孔里带出来一些木屑），再从门口经过水房逃走。而卞艺菊和古小晨自然不会承认看到某个窗户出现了亮光，因为她们就是凶手。

“所以这个案子需要两个人，一个潜伏在一号楼的二一一寝室引诱耿萝出来，另一个把曹亚茹骗到二号楼二一二寝室，或者把她打昏后，两个人先从二号楼水房把她抬到二一二里面去也不一定。

“她们为了混淆警方的视线，便制造了一个把寝室所有人都骗到北京来的迷局，要不然警方调查后发现只有曹亚茹和她俩离奇地回到北京，必定会首先把视线投到她们身上。但这步棋出现了纰漏，霍茸因为失眠，在初五晚上想回到公寓睡觉，无意中被溜出院子的古小晨撞见。本来她们肯定不想把当天晚上回到公寓的事情暴露出去的，但古小晨怀疑自己已经被霍茸发现了，所以只好跟卞艺菊编出了那样一个不在场证明来掩饰。不过谎话毕竟是谎话，再逻辑严密的谎言也总会出现漏洞，而我们这次就是靠这个小小的矛盾快速抓到了凶手。”

“她们想尽办法把我们的怀疑引向一号楼，却因为姚所长的快速赶到而没有时间布置妥当吧。总之，要是能在一号楼发现一点儿疑似案发现场的线索，我们也不会怀疑到另一栋楼里面去了。”我想了想说，“更可恨的是，她们想尽办法把事情引到为滕媛复仇的动机上去，而真正的原因是两个人都借了曹亚茹很多钱无法偿还，再加上平时对曹亚茹的痛恨，所以才触动了杀机。她们自然有原来寝室的钥匙，而经常陪霍茸进出二号楼的她们，搞到一把男生寝室的钥匙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你还记得耿萝曾经说过一句话吗——没有人会为了室友复仇的，因为这个城市人与人之间没有那么深厚的感情。这个城市忽视了很多生活窘迫、压力巨大的普通人，但是一只蚂蚁也有它自己的力量啊。”妻子叹了口气说。

“不过，这个案子到底是不是函数组织策划的呢？”我冥想着想问。

这时，匆遽的电话铃声响起，我走到桌边拿起了电话。

“喂？”一个奇怪的声音喊道，“是言沈侦询所吧？”

“你是……”一种莫名的感觉笼罩着我。

“哈哈，恭喜你们完成了月牙河公寓的案子，也恭喜你们中了我们的调虎离山之计咯。你们忘了我们在邮件中提及的谋杀对象是盛奕公司的老总吧？现在她已经身处



险境，再来晚了你的老同学就没命了哦……” ①[1]

浦莹有危险！我刚想到这里，对方便“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我手举着话筒，惊讶万分地转身面向正悠闲地准备端起茶杯的妻子。

[1]①此案可参见《名侦探的噩梦》（新星出版社，2013）中的‘f(x)’系列短篇小说《冰枢之城》。

蜗 涎

楔子：来信

沈小姐：

既为旧识，故略寒暄。

相信沈小姐一直期待浦莹早点挂掉，而您那位无名的先生却为他女同学的安危心情惴惴吧。如今我冒昧写下这封信，就是想请您不要因为吃醋而放弃咱们之间的角逐。

实不相瞒，如今浦小姐已经回国，而且被 f(x)组织控制着。然而我们并没有使用暴力胁迫，是她在俄罗斯认真听取我的意见后，自愿回国受我们控制的。至于个中缘由，只能用很多中国富豪的第一桶金都有原罪来解释吧。

浦小姐虽然自愿放弃人身自由，但我还是希望你们夫妇来救她。否则养一个聪明人太久，我们大概也会失去耐心。毕竟这个人虽然暂时把自由交给我们，但肯定时刻想着摆脱我们的控制，况且她还无端消耗着我们买来的食物和水。所以时间一长，难免会有武安君长平之战后无奈杀俘的事件发生。

看到这里您先生估计都辗转反侧了吧？您是不是也下定了决心不去管这个富婆的死活？且慢，且慢，听我把话说完。这次我们组织特别邀请您返回故乡，来雾都破解一桩相亲男怪异死亡的案件。相信我们，您的成功不仅能解救浦莹，或许还会帮您解开童年时在梅堡的遭遇呢。

f(x)于重庆敬上

时鹅公岩春雾弥漫江水滔滔

## 第一章 沈谕的童年

### 1、闹市中的小山

梅堡在重庆杨家坪步行街上。第一次陪妻子回重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壮观的两江合流，而是这个普普通通的小公园。

它建在很小的一个土丘上，旁边就是熙熙攘攘的街市。其地位类似于在人潮汹涌的北京王府井或上海南京路上忽然鼓起来一座小山，然后上面竖着几座民国时代的楼阁，长满了高耸的古树和如茵的草甸。或许步行街的规划者为了降低它与周围环境的不协调感，故而又用很高的石墙把小山圈起来，然后在墙东设计了一道人工瀑布。这些画蛇添足的元素搞得梅堡愈发突兀地矗立在商业中心里，乍看上去就像座囚禁风景的监狱。

当时受好奇心驱使，我很想进去转转。但不知为什么，一向淡定的妻子竟然阻止了我。

“你们去购物，我自己无聊进去走走怎么了？”我诧异地问。

“不好说，那里头挺可怕的。”妻子如此解释。

“可怕——有鬼？”我的好奇心被激了起来，妻子从来不这样瞻前顾后的。

“反正你别去就是了。”妻子白我一眼，这是她不愿再解释的典型标志。

“什么事可怕啊，跟我说说哈。”我偏偏是那种喜欢打听八卦的人。

“可怕就是可怕！”妻子气冲冲地丢下一句，转身便走。

“你凭什么说那里可怕呢？总得有个理由吧？”我紧紧贴着她问。

妻子忽然勃然大怒，抬手揪着我耳朵转了一圈，大声强调说：“我说不让去就不让去，别在这里来十万个为什么！你听明白了吧！”

我顿时疼得天旋地转，强忍着眼泪说：“明白，明白，我不去就是了。”

妻子又把我耳朵反向转了一圈，问道：“那里可怕不可怕？”

“可怕，绝对可怕！”

“为什么可怕？”

“因为你说可怕……”

妻子得意扬扬地放开我，然后把手里的包扔到我怀里：“这才像话，陪我去逛街，给我拎东西！”

我不情愿地跟在她后面，但还是频频回顾那一抹被高墙圈起来的绿色。

出乎意料的是，网上关于梅堡的信息也很少。我只查到那里几年前曾是“站街女”出没的地方，但在步行街改建之前就被“扫黄打非”行动彻底肃清了——或许这就是妻子说那里可怕的原因？

可是那个时候妻子早就离开家乡，在北京生活好多年了啊。

## 2、开始回忆

说实在话，“函数”组织那封不怀好意的邮件给我带来了不少困扰。妻子读后更加认定我至今还对浦莹难忘旧情，这直接导致我迎面挨了一记天马流星拳，右眼圈顿时乌青起来。

“来来来，你照着左眼也给我一拳算了！那样就彻底像熊猫了！”我负气说道。

“你真这么想吗？”妻子还没等我回答，又笑着抬手给我左眼一拳。

我眼冒金星，眩晕良久。看来网上读者的留言说得没错，我的确应该匡振家风，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了。

我愤然推开茶几，上面的杯具顿时东倒西歪。趁着妻子忙不迭地去扶的时

候，我冲向盥洗台，大手一挥将上头的洗具拂了个前合后偃。“哎呀，你疯了吗？我的 Oral-B 牙刷呀！”妻子冲过来，一边收拾杯子一边质问我。

“只许你平白无故打人，就不允许我合情合理发飙？！”我怒火中烧。

“我是开玩笑的啦，你还真生气呀？”妻子笑呵呵地对我说。

“什么开玩笑？我眼睛都肿成这样了难道还是开玩笑？”我指着妻子的鼻尖骂道，“别以为平时让着你，你就能一直得寸进尺！再把我逼急了，我立马把这屋子砸个稀巴烂！”

“呀呀，你先坐下，喝口水。”妻子笑嘻嘻地把我推到沙发上坐下，说，“好啦，你现在是一家之主……”

“什么现在？我一直是一家之主！”我声色俱厉地强调。

“那好那好，一家之主现在有什么吩咐？”妻子装得跟温顺的小白兔似的。

“那你告诉我，以前你为什么说梅堡可怕？‘函数’提到你在梅堡的遭遇是指什么？”我趁热打铁，生怕这女人一翻脸又六亲不认了。

出乎我的意料，妻子脸上居然出现了某种恍惚和怅惘交织的表情。她倚在沙发的龙猫靠垫上，想了一会儿才喃喃地说：“那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我记得那时候我才十岁，在杨家坪一小上四年级。那时候梅堡还没有围墙，只有一道铁栏杆。公园里有儿童游乐场，有棋牌屋，附近人们休息时都跑到那里去。

“梅堡公园在从我家到学校的路上，所以有时候放学早，我们几个小孩子就会跑去公园玩。那时候正流行《恐龙特急克塞号》，因为我学习好，班上同学就给我起了个绰号叫‘阿尔塔夏公主’。然后有个男同学总与我同路回家，他名字正好叫葛麓，和能变身为克塞的格吾队员名字发音相近，所以他就自称‘克塞’。但他一直惋惜没有办法找到能让自己变身的‘人间大炮’……我记得那是秋天，回家路上他不停地模仿克塞的样子，挥舞着捡来的树枝，嘴里总在喊：‘人间大炮，一级准备！人间大炮，二级准备！人间大炮——放！’”

### 3、沈谕的自述

诚然，就像童年所有的经历都有正派和反派一样，那时既然有葛麓这种“护花使者”，就必然还有像“格德米斯”那样的“土匪路霸”。

当时在梅堡有一拨上初中的小混混，领头的是个叫巴继德的家伙。他又黑又胖，经常穿着条裤腿儿肥得能揣进两只猫的裤子，嘴里叼着一根“宝牌”香烟。他手下有四五个“小弟”，这群人经常在梅堡附近出没，截住那些回家路上的小学生敲诈点钱财。如果有小学生不给的话，免不了会遭到一顿暴打。受到欺辱的学生敢怒不敢言，只好私下里把巴继德称为“格德米斯”，把他下面的那些喽啰唤作“恐兽”。

记忆中那时候梅堡总在翻修，不是在换草皮花卉，就是在挖下水道、安路灯、修石板路、砌围墙等。葛麓对杨家坪附近的地形十分熟悉，他总是能带着我利用公园东一块西一块整修的状况，巧妙地绕路避开那些劫道的“格德米斯”军。

葛麓的家跟我家住在相邻的两栋楼里。他学习很一般，是留级下来的学生，所以岁数比我大。不知怎么的，小时候我十分信赖他，总觉得跟着他就会远离所有危险。可毕竟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记得被“格德米斯”他们逮到是个有些寒冷的秋日，葛麓领着我绕了很长一段路，正沿着山丘上被挖开的小壕沟走到山脚下。

“哈哈，终于堵到你们了噻。”“格德米斯”带着那个被我们称作“胶囊恐兽”的喽啰从一株弯曲的松树后跳了出来。

尽管“格德米斯”长得又凶又丑，但我很淡定，因为我觉得葛麓这个“克塞”会保护我的。

葛麓示意我躲在他身后，然后挺胸抬头，用有点颤巍巍的声音反问道：“你们要做啥子？”

“做啥子？想借点钱耍下儿。”“格德米斯”狞笑道。

我本来觉得葛麓会忽然出手，把“格德米斯”一举击翻。谁知道他突然问：“你们要好多钱？”

“好多钱？怎么也要够兄弟几个抽烟的嘛！”“格德米斯”把食指和中指伸出来，“两块。”

在二十多年前，这笔钱对小学生来说是笔巨款，我看葛麓竟然还在犹豫，气得赶紧站出来果断地说：“我们没得钱！”

“哟，小女娃说话冲得很哎。那今天是要收拾下儿你们咯。赵三儿！赵三儿！”“格德米斯”回头叫“胶囊恐兽”。

“胶囊恐兽”总穿着有点塑料质感的运动服，圆头圆脑的，看上去确实像一粒胶囊。

“来了！老大，先把这个小崽儿弄到那边挖好的阴沟里头埋了嘍？”他边卷着袖子边朝我们走来。

“不，先把这个女娃儿抽到沟沟头去！”“格德密斯”指着我说。

“胶囊恐兽”坏笑着一把将我拎起来朝壕沟走去，我的书包被扯掉在地上。我奋力挣扎，使劲用脚踢他的腿。

“等下儿！”葛麓忽然喊道，“我身上有五块钱！”

“格德密斯”挥挥手，“胶囊恐兽”停下来把我扔在地上：“妈哟，把我裤子都踩脏咯！”

葛麓从自己的破书包里掏出来一张脏兮兮的钞票，我知道那是他这个月的零花钱。“格德密斯”满意地接过钞票，又抬腿踹了葛麓一脚：“早点儿给不就解脱了嘍，滚嘛！”

葛麓低头把我的书包捡起递给我，我问他没了钱这个月怎么过。

“反正我想攒钱买把时代战士的十字剑和克塞帽，本来就没打算花钱买零食吃嚙。”葛麓像是安慰我似的说。

“你为啥子要给钱求他们，是打不过他们嘍？”我终究没有压抑住这句话。

葛麓忽然沉默了，一言不发地向前走去。我们俩直到走到家也没有再说过话。

从那之后他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虽然依旧带着我每天选择不同的道路绕回家，却很少再互相交谈了。

再度遭遇“格德密斯”是两个星期后的下午，那天是山城难得的晴天，在翻越公园小山的时候，我蓦地发现斜阳映照下，有块石头上横着一道道亮晶晶的痕迹。

“咦，那是啥子？”我问葛麓。

葛麓是个近视眼，但一直没戴眼镜。他眯着眼睛跑近了看，然后对我说：“那是蜗牛爬过时分泌的黏液。”

“那顺到黏液就肯定找得到蜗牛咯？”我说，“我想抓一只来耍。”

“要得（可以）。”葛麓带着我跟着石头上的痕迹找了半天，但还是没有看到蜗牛的身影。

“可能是我们找反方向咯，它们有可能是从这里爬出来，往那个方向爬过去的，我们再去找下儿。”他想了想说。

但就在这个时候，“格德密斯”带着另一个外号叫“蘑菇恐兽”的喽啰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哈哈！耍得很高兴嘛。”“格德密斯”冷笑道，“是不是打搅你俩约会咯？”

那个年代，“约会”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苟且的词儿，所以我又羞又气，葛麓的脸也涨得通红，他低着头小声抗议道：“你们不要乱说。”

“乱说？”“格德密斯”装成愤怒的样子，“你竟敢说我说！李么儿，替我好生收拾他。”

“蘑菇恐兽”总是留个蘑菇头，愣头愣脑的他冲过来，一把就将葛麓揉到地上。

“再给老子两块钱，不然把你打够！”“格德密斯”上去踩着葛麓的胸口说。

“你们不要打他！”我在旁边喊，“他老汉（爸爸）生病，屋头只有他妈一个人挣钱。”

“哟，心疼咯？你就是那个外号叫‘阿尔塔夏’的哈？那你帮他出钱噻，小公主。”“格德密斯”冷笑着说。

“我今天身上也没得钱。”我说的是实话。当时我父母不像葛麓爸妈那样定期给零花钱，我的零花钱都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而且也没有多少，我一般当天就买冰棍、糖稀、大头菜或者烤串吃掉了。

“没有？那就请你看出武打戏。”“格德密斯”挥挥手，“蘑菇恐兽”立刻踢了葛麓的小腹一脚，他疼得在地上翻滚呜咽着。“有没得钱？！”“格德密斯”又问我。

“真的没钱……”我哭了。我那时候多希望自己身上有几张钞票啊，要是前些天不买零食吃就好了。

“那好，我们就不客气了。”“格德密斯”和“蘑菇恐兽”扑上去，对葛麓不停地拳打脚踢，我跑出去，哭着想拦住他们，但被“格德密斯”劈头给了一拳，摔倒在地上。

“格德密斯”从旁边折了根树枝又朝葛麓走去。就在这时，旁边忽然传来一声怒吼：“小屁娃儿打啥子架？！”

我抬头看去，只见一个背着电工工具包、胡子拉碴的中年人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眼前。

“蘑菇恐兽”吓了一跳，停止了殴打。但“格德密斯”还是装腔作势地冲那个电工嚷嚷道：“你少管闲事，这里是老子的地盘。”

电工没说话，只是向前迈了两大步，然后像拎小鸡似的揪住“格德密斯”，把他扔到刚浇过水的草地上。“毛都没长全的娃儿，还想划块底盘嘞！”

“格德密斯”摔了个狗啃屎，满脸都是污泥。他灰溜溜地爬起来，边啐着嘴里的泥边骂骂咧咧地带着喽啰跑了。

电工走过来扶起葛麓问：“小娃儿，你没得啥子事嘛？”

葛麓捂着肚子艰难地爬起来。他盯着电工，忽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叔叔，你做我的师父嘛！教我怎么打架！”

“哈哈，我又不会武功，怎么教你打架？但只要我看到他们欺负你，我肯定会管！”电工哈哈大笑，背着工具包走了。

“沈谕，我是不是很没用，很丢人？”葛麓把头伏在地上呜咽着问我。

“没有啊，你一个人打不过他们两个人的。”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来安慰他。

“可是我根本没有跟他们打过就害怕了，我都没敢还手！”他跪在地上发了会儿呆，忽然双手捶地大哭起来，“我要学武功！我要学打架！我要当克塞！我要当人间大炮！”

那天之后，葛麓做了柄半米多长的木剑，每天回家路上，他都边练剑边跟我说话。“昨天看《恐龙特急》的时候，克塞就是用这个姿势把恐兽杀掉的。”他举着木剑比画了一下，“你觉得我的动作像不像？”

“像。”我敷衍他说。自从两次遭遇“格德密斯”后，我心目中那个无所不能的葛麓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有点迂腐的普通小孩。

“我要多练剑，这样咱们才没得怕‘格德密斯’他们。”葛麓认真地说。

我停下来，问他：“你觉得克塞最凶的是啥子？”



他愣了一下：“啥子？”

“是人间大炮和时间停止噻。”我强调说，“人间大炮能让他变成飞人，时间停止让对手不能动弹，所以他才能打死恐兽。我觉得他的剑法并不高明。”

葛麓一下子蔫下来，半晌才看着自己的木剑，坚定地说：“我要既学会剑法，又学会人间大炮和时间停止。我得做比克塞更凶的人，才能保护阿尔塔夏。”

我点点头，说：“你肯定会做得很好。”葛麓听到这话立刻咧开嘴傻笑起来，但我觉得刚才的话只是鼓励和安慰而已。

真的，每每回想起这件事，我都无比憎恶自己那与生俱来的冷静和淡漠。

## 第二章 相亲男之死

### 1、“春江水暖”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相亲娱乐节目忽然红遍全国，有段时间就连妻子都着了迷，忙里偷闲时就抱着电视看得津津有味——有时候甚至把案子都束之高阁了。

“你们做侦缉顾问的总得有点理智吧？我有个玩摄影的同学说那些哗众取宠的女嘉宾尽是托儿，都是节目制作方从各处搜罗来的野模，拍一次内衣写真才三百块钱，啧啧。”我不屑地说。

“对行情这么熟悉？我去拍的人是你吧？”妻子用狐疑的眼光看我。

“我哪有单反相机？！我还问同学，花五百块钱不拍照只观赏行不行，她说没问题，只要给钱就可以，哈哈……”我使出激将法，这招一般百试百灵，但也属于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那种。

“观赏！观赏观赏观赏！”妻子勃然大怒，抄起身边的一瓶花露水就朝我张大的嘴里喷去。

我惨叫一声冲到卫生间里呕吐起来。妻子愤然关了电视，独自一人躲进书房琢磨案子去了。其后许多天，只要我一提看相亲节目，她就随手拿起离自己最近的“武器”把我痛扁一顿。

可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才过了半个月，我就发现妻子又盯着电视上一档名叫“春江水暖”的相亲节目傻笑。

“哎呀，这些漂亮嘉宾们，什么时候能看看真人就好了。”我装作色迷迷的样子试图再度激怒她。

妻子回头白我一眼，哼了几声说：“你错了，这是电视台新开发的节目，改成女选男了——莫非你也有观赏男人内衣写真的欲望不成？”

我气得几乎口吐鲜血——为了收视率，这些电视台果然挖空心思了。

而“函数”组织这次提及的相亲男命案中，死者就是“春江水暖”节目里最出名的一位嘉宾。他号称海归华人，英俊有才，文质彬彬但言辞犀利。他的名字叫魏初鸣，常看相亲节目的您一定认识他。

## 2、踟躅间的杀意

从电视录像上看去，魏初鸣的年龄大概只有三十多岁，不过他的眼神里总是带着一丝苍老和疲倦，即使在滔滔不绝地夸耀自己和讽刺别人时亦是如此。

可惜我们再也欣赏不到他的“表演”了。一个月前节目直播时，他为一位女嘉宾留灯到最后，但当女嘉宾选择他时，他却忽然说：“尽管你很迷人，但是没有任何理由，我忽然觉得后悔了。”

他的回答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因为从来没有一位男嘉宾在最后关头如此戏弄女人。那位女嘉宾顿时又羞又恼，在怒气冲冲发表了几句“强烈谴责”的话后拂袖而去。由于是现场直播，所以就连一向机敏的主持人都不知如何应对这种尴尬局面。这场突变严重影响了其他嘉宾的心绪，整期节目成了一团乱麻。

魏初鸣却因此火遍整个网络。他被称作“拒绝哥”，微博粉丝数一夜之间涨了二十多万。他在节目中说的那句“没有任何理由”也被网友们套用在不同情景下，成为轰动一时的流行语。

但魏初鸣制造的轰动效应并没有结束，短短半个月后，网络上又传来了他的死讯。至于他的死因，则一直有自杀和他杀之说，两派争论得沸沸扬扬，不亦乐乎。

令我们震惊的是，当拿着林瑛写的推荐函飞抵山城，实际接触办案的警方后，我们竟发现就连他们也在争执魏初鸣到底是他杀还是自杀。

持自杀推断的人以市局下来的刑侦专家为主，他们认为魏初鸣是在警方监视之下举刀自尽的。而且据调查，这个人曾经做过抑郁症的心理干预治疗，给他看病的医生还说他有精神分裂的倾向，并断言他在节目现场拒绝与女嘉宾牵手就是其心理疾病的体现。心理专家的证词也给了自杀论者莫大的支持。

持他杀推断的人主要是分局的刑侦支队，因为案发时分局的一个刑警和一个片警就在现场，他们亲眼目睹了魏初鸣的死亡经过。“如果你亲眼看到整个过程的话，就绝对不会认为他是自寻短见。”刑警小要信誓旦旦地说。

小要的全名是要自强，他拉上另一警员朱留财，请我们边吃火锅边讲案情由尾。

“你们怎么看到案发经过的？”妻子吃得津津有味，而我每次吃火锅都觉得是一个味道，只有辣与不辣的区别。

“话说回来，还不是因为一个叫什么的组织。”小要生气地说，“他们好像给分局上头发封邮件，说那天有人打算在魏初鸣接受杂志专访时谋害他。本来这种类似匿名信的邮件特别多，可不晓得为啥子领导忽然重视起来，派我们两个人过去保护这家伙。”

“那魏初鸣知道你们在保护他吗？”

“没有告诉他嘛。我们两个人觉得本来就是捕风捉影的事情，干吗这样兴师动众呢？当天我和小朱装作咖啡店的顾客，分别坐在魏初鸣和记者所在的那个沙发间左右的两个邻间监视他们。”

“能把当天的事件发生经过详细介绍一下吗？”妻子问。

“要的。我俩还记了流水账。当天魏初鸣和杂志约访的时间是下午三点钟，我们上午去了那家‘和色亭咖啡馆’一趟摸摸地形，确定了给他们采访预留的位置和监视地点，下午两点钟就去了咖啡馆分头坐好。因为怕打草惊蛇，我们也没有通知店里面，只好点了些吃的喝的在那儿守株待兔——我吃甜点吃得胃现在还酸，也算工伤了！”

“三点钟我们看到《好奇猫》杂志的记者来到和色亭，还带着一个摄像师。大概三点十分左右，魏初鸣走了进来。

“和色亭是日式风格的咖啡馆，有几个用没贴纸的木质隔断分隔的单间。这些单间有的是客人在榻榻米上席地而坐，有的是在架高的木地板中间挖一个凹槽，里面放置桌子。这样客人就能坐在地板上，把腿脚放在凹槽里，如同坐在椅子上一样。

“魏初鸣和记者约在有凹槽的‘蹀躞’隔间里接受采访，我坐在‘蹀躞’左边的‘黄桫染’间，小朱坐在右边的‘濡羽’间。”小要边说边用筷子蘸着碗里的香油，在餐巾纸上给我们写那些怪异的隔间名字。

“由于窗棂上没有贴纸，再加上室内光线不太亮，所以我们既能监视‘蹀躞’内的情况，又不容易被魏初鸣他们发现。

“魏初鸣好像表现欲特别强，整个采访都是他口若悬河地吹嘘自己的经历。什么二十岁只身去香港，二十二岁转赴澳洲求学然后留在那里，三十岁在澳洲开了自己的公司，如今准备回国发展什么的。更让我俩受不了是这家伙大谈特谈自己的婚恋观，说什么男人结婚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没有房子没有车子的男人注定被人甩，像他这种成功的男人注定甩女人。他说准备送自己将来的女朋友五辆宝马车，一辆给她笑用，一辆给她哭用，一辆给她当定情信物，一辆给她沿街乞讨时当坐骑，一辆打发她拉行李滚蛋用……听得我和小朱这种光棍都想冲进去废了他。

“姓魏的摆龙门阵摆了两个半小时，之后记者让摄像师给他拍了照、结束了采访。姓魏的却不着急离开，他送走记者后又回到‘蹀躞’间里，叫了些点心喝起茶来。

“我和小朱所在的隔间都没有中间的凹槽，都要坐在地板上抱着桌子喝茶吃东西。我俩又不是日本人，一会儿盘腿一会儿跪坐了整个下午，腰都酸了。看着魏初鸣的隔间久也没有访客，我决定站起来伸下懒腰。可就在这时，我忽然听到‘蹀躞’那里传来一声闷哼。

“这引起了我的警惕，赶紧朝‘蹀躞’望去，透过窗棂，只见魏初鸣双手放在腹部，痛苦地哼哼着。我顾不得许多，急忙冲出‘黄桫染’，这时小朱也从‘濡羽’跑出来，我俩跑进魏初鸣隔间的时候，只见他双手握在外露的刀柄上，刀已经深深刺进他的心脏。”

“所以只能是自杀？”妻子刚才奋力吃火锅根本懒得插话，如今终于吃饱喝足，满意地拿餐巾擦擦嘴，这才开口问道。

“恐怕是吧！因为我和小朱都眼巴巴盯着‘蹀躞’。魏初鸣送记者走后到出事这段时间，绝对是一个人在‘蹀躞’！但是，我们又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因为他那种夸夸其谈的状态，根本不像自杀前的表现。”

“那有没有可能是紧邻‘蹀躞’的隔间里有人，用那种投掷或者吹管的方法暗杀他呢？”妻子回头故意揶揄我说，“你们写推理小说的不经常搞这种死法吗？”

“怎么可能！”小要气愤填膺地说，“我前几天看杂志，一个很二的作者写凶手跑树上用长柄刀把下面滑梯上的人一刀捅死——都不知道这个作者脑子怎么长的，他以为人那么好死啊，他以为凶手是大侠啊，他以为人是木头，被捅一刀不挣扎

不呼叫啊。你让他试试用投掷啊，吹管啊，长柄刀什么的长距离刺刺我，估计也就划破点皮而已！更何况与‘踟蹰’相邻的两个互通的隔间只有‘黄桫染’和‘濡羽’，其他都是厚厚的墙壁——难道凶手能够穿墙？”

妻子呷了口苏打水，淡淡地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说不定还真有能穿墙而过的人呢。”

### 第三章 梅堡的人间大炮

#### 1、沈谕继续回忆

两次遭遇“格德米斯”的事过去了大概两个半月，当时和我比较要好的一个女同学忽然神秘兮兮地问我是不是还同葛麓一起回家。

“是嚟。”我不明所以地答道。

“你最近可要小心点，大家都说他脑壳有问题，听说他经常不去上课，居然还有同学说他跟乞丐混到一起去了。”她边说边比画手势，唾沫都溅出来了。

“那我小心点。”我知道她一向喜欢夸大其词，但毕竟人家一片好心。

“一定要小心哟，听说现在有人贩子到处抓人。对了，据说重庆还有僵尸出没呢……”她越说越没谱了。

“哎呀，我有事得先走了，还要回家写作业呢！”我可不想听什么僵尸的事儿，光一个“格德米斯”就够叫人烦的了。

那天放学回家路上，我看着葛麓脸上的淤青问：“他们说天天不去上课？”

“对头，”他高兴而坦然地答道，“我在研究怎么把天外飞仙剑法和人间大炮结合起来，到时候我就天下无敌了。”

我停住脚步：“你到底怎么了？老不上课学校会罚你退学的。”

“退学怕啥子？你看，我把古代的武功和未来的科技结合起来，比上学有

意义多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被坏人欺负的好人，需要用力量去拯救他们呢！”他说得义正词严，我都没办法接着劝他。

“你好好想下儿嘛。都有人说你现在跟混混在一起太多，喊我不要理你咯。”我愤然抛下一句话，然后闷着头往家走去。

葛麓似乎对我的反对十分在意，第二天放学后，他笑呵呵地跑来找我。

“小谕，我听你的，再也不逃学咯。”他低着头说。

“那好，一起回家噻。”我也笑了。

“这么说你还会跟我一块儿走唛？”

“我没有说过不跟你一块儿走啊。”

那天路上，他竭尽全力对我讲着自己好玩的经历，我听出来里面其实有很多夸张的成分，他只是想逗我笑而已。

“我认识了一个特别伟大的科学家，他愿意帮我实现愿望，我还认识了一个世外高人要收我为徒，不骗你，真的，他们……”

我对他的自吹自擂完全没有兴趣，但为了不刺伤他的自尊心，就装作感兴趣地问上几句。

“对咯，小谕，我送你一件礼物。”他忽然停止吹牛皮，把握着的右手朝我伸出来。

“啥子东西哟？”我好奇地盯着他。

他右手缓缓张开，掌心里躺着一只缩进壳内的蜗牛。

“哎呀！蜗牛！”我高兴地喊了起来。

“嘘——”他朝我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然后轻轻说，“别吵，它一下儿就出来咯。”我赶紧捂住嘴巴。果然，那只蜗牛大概感觉到外界没有什么威胁，这才懒洋洋地从壳里伸出两只触角试探。在确定外面很安全后，它才慢慢钻出来，在葛麓的掌心里爬着。

“你看，蜗牛爬过的地方都有黏液吧？”葛麓得意地说。

“很好耍，能送给我唛？我可以把它养在我家楼下的沙地里。”我问。

“本来就是送给你的噻。”葛麓开心得像朵随风摇晃的花儿。

我正满心欢喜地想把那只蜗牛从他手里拿过来时，忽然山坡上传了一阵奸笑。

“嘿嘿，果然你们在搞对象，还想牵手唛？”“格德密斯”再次不请自来，这回他把“胶囊恐兽”和“蘑菇恐兽”都带在身边。

我揪住葛麓的袖子，示意别理他们赶紧走。

“还想跑？！”“格德密斯”他们像疯狗似的冲过来拦在我俩面前，“兄弟们又没得钱用了，资助点嚟。”

“没钱！”葛麓斩钉截铁地说。

“啥子？！”“格德密斯”这次有些惊讶，“你在说啥子？”

“没得钱！还有，别拦着我们，否则给你们颜色看看！”葛麓就像脱胎换骨一样，厉声说道。

“赵三！教训这小子一下儿！”“格德密斯”喊“胶囊恐兽”。“胶囊恐兽”嘿嘿笑着走过来，顺便还挽起袖子。

葛麓突然捡起身边的一根干树枝，不由分说劈头抡到“胶囊恐兽”头上。根本没有做好防备的他翻了下白眼，像根木头似的栽到地上。

“格德密斯”和“蘑菇恐兽”吓了一跳，葛麓毫不含糊地手持树枝朝他们走去。

“你娃儿胆子大哟。”“格德密斯”冷笑着说。

“明天傍晚你们有时间没得吗？”葛麓不知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淡定。

“哈，想约老子打架唛？”

“对，明天，在梅堡，就在对面那个山坡上的石碑那儿，我一个人跟你单挑。”葛麓一字一顿地说。

“哈哈，好哟。明天你娃儿就等死嘛！”“格德密斯”和“蘑菇恐兽”把在地上哼哼的“胶囊恐兽”搀扶起来，骂骂咧咧地扬长而去。

## 2、克塞前来拜访

“你真的要跟他们打啖？”第二天放学后，我忧心忡忡地问在梅堡的山坡上拿着一把木剑乱挥的葛麓。

“是噻，不打败‘格德米斯’这种恶魔，梅堡的和平就无法实现咯。”他坚定地说。

“可是你怎么能打得赢他？他肯定带一群小弟来。就算你单挑赢了，别个人也会替他报复你的。”我试着说服他。

“不怕，我学会了人间大炮和天外飞仙剑法。”他拿着木剑试图做个金鸡独立的姿势但没有站稳，一个趔趄险些跌倒。

我叹口气：“不信，你肯定遭人骗咯。”

“啥子被人骗了！哪个说我被人骗了！我这么辛苦地练剑不就是为了保护你！”葛麓忽然激动起来。他拿起一个鼓囊囊的蛇皮袋，拽出一套厚厚的红色衣服来。

“你看！那个科学家为我设计的克塞服！”他怒气冲冲地说着，把克塞服穿在身上，然后又从蛇皮袋里掏出一个红色头盔来戴上。

“小谕，你看！我是不是克塞！我能保护你，我能保护阿尔塔夏！你相信我好不好？！”他想用力挺直腰杆，但那衣服似乎十分沉重，坠得他一直佝偻着身体。

我蓦地觉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想继续劝他，但好多话似乎一下子卡在喉咙里说不出来。这时天色已略略暗了下来，冷冷的风吹进梅堡，我只听见那些高大的树在低声呜咽着。

就在这时，“格德米斯”带着五六个“恐兽”走到了下面山坡的石碑处。

“哎哟，两个人在那里生离死别噻！”“格德米斯”大声嚷着，周围的“恐兽”们也纷纷起哄。

“快下来受死吧，瓜娃子！”“恐兽”们大声朝上面呼喊。

“还穿上克塞服啦！癞蛤蟆上马路，冒充小吉普噻？！滚下来吧！”“格德米斯”嘶着嗓子骂着。



葛麓没有理他们，他忽地转向我，坚决地说：“阿尔塔夏，你要给我力量！”

“嗯！”我的眼泪哗地流了下来，嘴里已经说不出话，只好不停点着头。

“那，我去咯。”他一步步走到通向下面山坡的笔直小路上，然后站定，似乎在大口大口做着深呼吸。

“要小心！打不赢就跑！”我终于喊出一句话来。

但葛麓没有退缩，他忽然往前跑了几步，然后一跃而起。

无论是“格德米斯”、“恐兽”们，还是我，都惊呆了，因为葛麓就那样伸直双臂双腿，在那条下坡小路上离地飞了起来！

从我们站的地方到“格德米斯”的石碑那里大概有二百米距离，而他就像克塞被从人间大炮里发射出来一样悬空飞翔着。他离地不高，现在回想起来大概只有三四十厘米左右，飞翔的速度也不快，有点晃晃悠悠地朝坡下飞去。但这足以让我们震惊了！我们这些孩子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在我们诧异的时候，葛麓早飞到了“格德米斯”面前，他潇洒地挥了挥木剑，高喊一声：“克塞前来拜访！”

“格德米斯”被这一幕吓得不轻，但他毕竟在社会上混久了，很快镇静了下来。

“你娃儿还真练成克塞咯！”他壮胆似的大吼一声，忽然从背后拿出一把砍刀，朝葛麓迎面砍了下去。

葛麓穿的那身衣服实在笨重，他努力想躲开，但根本来不及，只好把头部偏开。“格德米斯”的砍刀划出一道曲线，有力地砍在葛麓的前胸上。

在山坡上目睹这一幕的我不禁失声叫了起来，“恐兽”们大概也被自己头头的残忍所震惊，都傻站在旁边呆若木鸡。

但葛麓没有惨叫，也没有倒下去，真正表现异常的反而是“格德米斯”。他似乎被什么吓傻了，一动不动。他的手依然紧握着砍刀。砍刀的刀刃砍在葛麓胸口厚厚的衣服上，但“格德米斯”却似乎没有把它拿起来的意思。他整个人就像被固定的木桩似的，保持着砍人的姿势，瞪大了眼睛戳在那里。

葛麓猛地大叫一声“时间停止”，然后用尽全身力气将手里的木剑刺进“格德米斯”的小腹。“格德米斯”晃动起来，他松开手中的刀，那刀依然砍在葛麓身体上。他艰难地捂着肚子，痛苦地双膝着地，头缓缓垂下去，最后整个身体呈倒放的“Z”字形跪在葛麓面前。

“啊！死人咯！快叫医生！快叫警察！”不知道哪个“怪兽”惊悚地尖叫起来，这七八个小混混顿时作鸟兽散。

葛麓抛开不知是死是活的“格德米斯”，穿着那身行头从湿滑的草地上费力地爬上山坡，朝惊悚的我伸出手来。

“你闯祸咯！你晓不晓得你闯祸咯！”我这才醒悟过来，朝他大喊。

“没事，小谕。你看，我真的变成了克塞咯，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等着我去主持公道。”

“你快点走！警察会来抓你的！”我哭着继续喊。

葛麓似乎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他回头看看跪在地上的“格德米斯”，长长地出了口气。“没有人敢再欺负你咯。”他想摘下头盔，但那头盔也很重，他费了半天劲儿也没取下来。

“快点走！”我已经泪流满面。

他似乎还想说什么，但站了许久也没有说出来，只好迈着沉重的脚步冲山顶走去。我泪眼婆娑地望着他爬上山顶，然后慢慢走进另一面山坡的树林里。

“我会永远保护你的，阿尔塔夏！”就在他身影将要消失在我视野里的时候，我最后一次听到他那熟悉的声音。

## 第四章 和色亭与杂志社

### 1、一个浅浅的脚印

和色亭坐落在沙坪公园附近的小山脚下，周围有点清静，但这偏偏吸引了许多喜欢故作风雅的人慕名前来，据说命案前店里的生意很是不错。

甫一走进店内，就看到迎面挂着几幅浮世绘和一张日本书法，上面录的是松尾芭蕉的名句“夏草や 兵どもが 夢の迹”（夏草正葱葱，曾有雄兵逐武功，如今一梦中）。

我们先来到二楼还贴着封条的“踹踹”间，它和“濡羽”、“黄桫染”是同排的三个隔间，其中“踹踹”在中间，与“濡羽”和“黄桫染”中间有条过道。但它们与其他排的隔间都有墙壁相隔。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踹踹”隔间正中的那个凹槽。它很小，上面有张木头桌子，桌面几乎罩住了整个凹槽。

“如果是他杀的话，凶手会躲在这凹槽里面，等记者走开后伺机刺杀魏初鸣吗？”我问。

“不可能！这凹槽只有三十五厘米高，桌子面对面分别坐两个人都伸不开腿，怎么能藏得下人！”小要肯定地说。

妻子也俯身观察着那个凹槽，过了一会儿她才摇着头站起来。

“案子发生后，除了警察没有其他人进来过这里面吧？”她问。

“绝对没有！死人的事儿害我们屋头的生意都差了，更没有人敢跑到里头去喝茶了！”头发半秃的老板愤然道。

“进隔间是不是都得脱鞋？”妻子指着门口的换鞋处问。

“那当然，要不就把里面的木地板踩脏了。”老板肯定地说。

妻子又转身问小要：“那天的记者、摄像师和魏初鸣也都脱鞋了吧？”

小要似乎有点木然：“这个还真没注意，反正我和小朱都是脱了鞋进隔间的。”

“他们不可能不脱鞋的。”老板强调说，“里面的凹槽比较窄，如果一个人不脱鞋，会经常踩到别人没穿鞋的脚，惹人讨厌的。”

“好吧，”妻子笑着又转向小要，“案子发生后，你们肯定把这小屋的每个犄角旮旯都清查了一遍吧？”

“是，你得相信人民警察查案的功夫，我们都刮地皮了——第二天把地板都扒掉看了一遍，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小要半开玩笑地说。

“地板下平躺着也能藏人吧？”妻子敲敲地板说，“如果是个十分瘦小的人。”

“肯定不能，这地板底下的龙骨是成格子状排列的，每个格子才七十厘米见方，人就是会缩骨功也蜷缩不下。”

“那你看这是什么？”妻子忽然指着凹槽里面的一块灰印说，“这应该是鞋印吧？”

小要惊讶地打亮手电低头看去。借着他手电的光，我们果然看到凹槽里的地上有道十分浅的鞋印。

“不可能！”小要叫了起来，“发现尸体后我和小朱就做了初步排查，这个位置我记得，上头不可能有鞋印！”

“是不是很浅没有发现？”我提醒他。

“绝对不会！我当时打亮手电筒跪在地上查的，而且检查得十分细致，这里头连一点脏污的痕迹都没有。”

“那就是清查后有人进来过，或者是你们警察不注意乱踩的——每次你们查完案子，那现场就跟被五百匹马践踏过一样。”妻子嘲笑小要道。

“我们都是严格按程序办事的警察，勘察后就封锁了现场、贴上了封条。除非——”小要使劲盯着和色亭的老板。

老板明白他的意思，急得秃头上都冒出汗来。他使劲摆着手说：“警察同志，你们勘察后把整个店封了七天，最近才开门不久，而且这个隔间一直贴着封条，谁敢进去？！”

“那会不会在封店的七天内有人闯进来？”小要问。

“肯定不会的，你们把店门都给封了，临走时还把窗户全部从里面反锁上，从外面根本打不开。开店后生意惨淡，一共没来几个人，都在楼下喝茶，根本没人敢到楼上来。”店主斩钉截铁地说。

“而且这个脚印十分突兀啊。”早像警犬似的伏在地上检查了一圈的小要补充说，“为什么只有一只脚的脚印，还有，为什么凹槽上面的地板上都没有其他脚印呢？这个脚印离隔间门口有两米远，要想一步越过桌子迈进来不太可能吧。”

妻子耸耸肩说：“那就无法解释咯。”

“那魏初鸣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呢？”小要追问。

“如果你能找到这个脚印的主人，或许就找到魏初鸣死亡的真相了。”妻子说着走出“踟躅”间，但她不忘回头打量屋里悬挂的日本书法条幅，那里也写着芭蕉的一首名句“三日月の地はなり麦の花”（新月渐偏斜，漫漫阡陌影如纱，满垄荞麦花）。

## 2、双腿残疾的人

《好奇猫》杂志社坐落在一所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老院子里，院里的房子都用青砖搭建，外墙上长满了爬山虎。

小要带着我和妻子走进院里的一座三层小楼。楼道里光线昏暗，我被楼梯拐角处放着一个纸箱绊了一下，差点摔个狗啃屎。

我的窘态却惹得小要哈哈大笑。这家伙办案不行，笑话人倒有一套。我气得用目光连连刺他，可惜这楼里太黑，他根本看不到我的愤怒，还继续用重庆话叽里呱啦地跟妻子聊着什么，听意思是在说我这个人很笨。

我心想此仇不报非君子，于是趁他得意忘形的时候伸腿使劲绊了他一下，结果这家伙平衡感比我还差，直接人仰马翻摔倒在地。这会儿轮到我窃喜不已。小要毕竟是受过训练的警察，他想来个鲤鱼打挺翻起来，但他估计忘了这是在楼梯上而不是平地，结果身没翻过来，人倒是叽里咕噜滚到楼梯转角的平台上去了。

小要摔得鼻青脸肿，连脖子都摔歪了。他自然知道是我使的绊，所以爬起后冲上来就要跟我拼命。我只是想恶搞他一下，并未想到如此严重，于是赶紧找了个借口解释说：“真不是我故意绊的，这楼梯上扔着杂七杂八的东西。”

“乱讲！我又不是傻子，绊倒我的分明就是人腿！”小要气急败坏地喊道。

“就是杂物嘛！”我使劲朝着黑灯瞎火的楼梯上抡了一脚，结果真踢到根东西，它“砰”的从楼梯护栏上弹起来，跳到我们面前。

小要弯腰去捡那个东西，刚摸到就吓了一跳，大叫道：“还真是条腿！我都摸着脚了！”

我本来想搪塞他，但没想到歪打正着，心里也惴惴不安起来。妻子弯腰把那东西捡起来，仔细看了看说：“这好像是一条义肢。”

我和小要也凑了上去，那条义肢只有小腿和脚的部分，其中小腿只是一根金属杆，脚倒是做得活灵活现，难怪要自强刚摸到时吃惊不已。

“这些人真是的，楼道又不是垃圾场，什么都乱扔。这么黑灯瞎火，怪唬

人的！”小要捡起那个义肢装进随身携带的大包里，边抱怨边领我们走上顶层，杂志社就在正对着楼梯口的那个房间里。

《好奇猫》的徐主编是个涂着口红的老男人，我们刚接近就被一阵刺鼻的廉价香水味呛得差点昏过去，不知道这个妖孽是否从小就是喝花露水长大的。

“哎呀，要警官，久违久违！本来想去接你们，但俗务实在太忙，脱不开身，脱不开身……这次又想了解什么情况？咦，这两位以前没有见过呀……哎哟，这是我的名片，请多指教，请多关照……想看国内最新最劲爆八卦，就买我们《好奇猫》！跟你说销量不要太好，一上市就被抢光！这个月我们又加印了五十万本……”

“行了！”小要烦躁地打断他，“咱们谈正事，赶紧把那天采访魏初鸣的孙记者和那个摄像师叫出来，有事情要问他们！”

“哎哟，要警官，他们都被派出去了，我们这里人手不够啊！”徐主编挤眉弄眼地说。

“不是提前给你打电话让他们在这里等着我们嘛！我告诉你，这是命案，不配合调查你们可要负责任。”小要吓唬他说。

徐主编是生意人，自然不会与官为忤。他乖乖地打电话，叫在外出勤的孙记者和摄像师帕斯卡赶紧回来。

在等这两位人物的时候，妻子忽然问徐主编这楼里有没有什么残疾人。徐主编装出一副妩媚的样子，娇滴滴地说：“讨厌啦，说到人家痛处了，人家就是残疾人了啦。”

我和小要恶心得差点没吐出来。小要毫不避讳地说：“你哪里残疾了？不会是心理残疾吧？”

“你才心理残疾呢！讨厌，你们全家都心理残疾！”徐主编嗔怒地翘起兰花指指着小要说，“人家不愿意让别人看见嘛，呸，我这条腿就是义肢。”他边说边把自己左腿裤管挽起来。

难怪我初看到徐主编就觉得这人有点与众不同，不过他的香水和异性姿态把腿上的毛病掩盖了。

“那你看看这是你丢的东西吗？”妻子示意小要把刚才捡到的义肢拿出来。

徐主编头摇得像拨浪鼓般：“肯定不是，这个人比我个子矮，而且从这个义肢的设计来看，他应该是个双腿残疾的人。不过据我了解，这个院子里除我之外可没有什么残疾职员。”

### 3、没有别人走进那隔间

徐主编的话让我们心头一紧，如果真如他所说，这里没有双腿残疾的员工，那么这条义肢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正在皱眉思考，忽然会议室的门被拉开，一个满头大汗的瘦高个儿走了进来，问：“我是孙彤，找我有什么事儿？”

我越看越觉得孙彤和央视某位评球的专家有些神似，因为他说话老是眨巴眼睛，让人错觉这家伙想对你暗示什么。

“拜托你们别老问同样的问题好不好，警察已经问过我十几次了，再这么下去我都成祥林嫂了！”孙彤一抓狂就使劲用手搔头皮，眼睛眨动得越来越频繁，“我说了，那天采访很顺利，我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而且是我们先去那个隔间的，起码直到我们离开咖啡馆为止，都没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那采访魏初鸣的时候，他情绪稳定吗？”小要问。

“稳定！稳定！稳定！这个问题我也答过十几次了，我不是说了吗？我完全没有觉察出异常，你这个男人烦不烦。”孙彤很不耐烦地吼道。

我看他这样子发火，不禁勃然大怒，拍案而起，指着他鼻子说：“你丫嚷什么嚷？知不知道这件事关系着我同学的性命？知不知道怎么回答民警的提问？不知道的话我可以免费教教你！”

也活该这家伙倒霉，我这一骂真把自己长期屈就妻子之下的那种压抑感喷发出来。我禁不住遥想少年猖狂之日，骂老师、打校长、跳墙头、砸玻璃，简直闹得如混世魔王一般。怎奈时不我与，后来居然落在这么个古怪乖戾的女人手里，从此一蹶不振，锐气尽失，时时仰其鼻息，处处受其管束，还被某些无良读者误认为装老实，骗同情，精神分裂兼伪君子——呜呼，天妒英雄哉！我愈想愈气，几乎要热泪盈眶了，于是下意识地抡拳砸在桌子上，直教杯倒茶倾，把围坐的众人吓得噤声不语。只有妻子站起来，把我按下去，赔罪似的说：“大家担待下儿，这个人前几天刚被诊断为间歇性躁狂症患者，时不时就犯下儿病。精神病院非说是中度症状，不符合住院条件，只好放出来危害社会，千万莫要刺激他。”

一听妻子胡说栽赃，我顿时气得脸通红，又急又跳，在座众人更相信我是

躁狂症无疑，吓得纷纷躲避。更可恨的是小要这蠢货，竟然夸张地把腰里的手铐掏出来乱晃。徐主编虽属文弱书生，但看有人民警察撑腰，便也狐假虎威地扑将过来。我看他们要动真格的，心想也没时间解释了，索性随手抄起身边的椅子，嗷嗷叫着一顿狂砸，这俩人居然被我打得节节败退，连闪躲缓慢的孙记者都被我打了。我正得意之际，忽听门“砰”的一声被踹开，有个烫爆炸头的家伙鬼哭狼嚎着冲进来助阵。我虽然短时间占了上风，可终究三拳难敌四手臂，虎落平阳被狗欺，最后还是让四人按住，按照妻子的建议，被反手铐在会议桌底下的木头腿儿上动弹不得。

“哎哎，把他嘴给堵上啊！”妻子故意尖叫着说，“要不他发作起来还会咬人呢！”

小要现在已然完全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急忙揪过爆炸头的围巾来就塞到我嘴里。我气得坐在下面拼命挣扎，这几个丧心病狂的浑蛋居然找来几条绳子把我绑了个结实。

“好了，现在可以安静地问问题了。”小要长出一口气说。

“是啊，太危险了。”我听出那个徐主编的声音，“我们一定好好配合，这不帕斯卡也回来了。”

我虽然看不见，但分析帕斯卡估计就是那个半路冲进来的爆炸头。

“是啊，”帕斯卡居然操着一口东北口音，“还在整和色亨那事儿吧？我和孙哥都录过口供了，真没发现有什么幺蛾子。”

“那魏初鸣当天情绪稳定吗？”这回换妻子问话了。

“贼稳定了。这家伙，老能忽悠了，跟唱二人转似的一套一套的。我觉得这根本不像是自杀前的人。”帕斯卡显然比孙记者更爱说。

“那你们发现他随身带着刀具了吗？”妻子又接着问。

“哎呀妈的，真没发现，要发现了还不吓死我俩啊。对，话说回来了，那刀子多长啊？”没想到帕斯卡“反客为主”，成了包打听了。

“大概二十厘米长。”小要简单地回了句。

“那我们不可能发现不了的，”帕斯卡似乎在拍着胸脯说，“采访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录像，之后还让姓魏的摆了几个 Pose 照相，那么长一把刀子，要是早就发现了。”

“也就是说，你们离开之前既没有人进隔间，也不可能有凶器？”小要问。



但受伤最大的是葛麓家——他逃走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格德米斯”的

家人多次跑来闹事儿，把他家砸了个稀巴烂。他父亲又气又急，加上痼疾缠身，第二年就去世了。他母亲后来改嫁给了重庆郊县一个倒卖药材的，据说那个男人酗酒成瘾，动不动就打她。过了几年，他母亲被迫与这个酒疯子离婚，之后也失去了音讯。

两个家庭的悲剧换来了青少年暴力的暂时平息。附近的学校在数年内都加强了对中小学生的品行教育，当地治安部门也对游荡在街头的一些混混儿进行了“严打”。总之那段时间，附近的学生们都能平平安安上学，安安稳稳回家。许多孩子幸福地度过了他们的童年，后来考上大学，找到工作，像春风带走柳絮似的分散到这世界的各个角落，再也记不起二十年前发生的那起惨剧。

而它却成了妻子心头的暗疤。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尝试着走进梅堡，去探究往昔离奇遭遇的真相，并冀望着或许能借此寻找到葛麓的一点踪迹，但她始终没有下定决心或找到契机。如果没有“函数”那封邮件，如果没有我想尽快解救浦莹的不断撺掇，她恐怕这辈子都不想再踏进这个公园的大门。

但我们还是回来了，因为梅堡就在那里。

## 2、确实存在的梅堡奇迹

小要和一名退休刑警老高全程陪同我们，但他怎么也搞不懂大家非要在凄风冷雨中造访这个小公园的原因。

二十多年过去了，梅堡已经被翻新了数次。据说山上的每寸草皮都换了一遍，所以妻子刚进公园的时候有点摸不着北。但她童年的记忆似乎很快复苏了。她默默无言，低头带我们在一个小山坡上爬了数次，最后才站在一株幼小的枫树下，问老高：“这就是当年葛麓和‘格德米斯’打架的地方吧？”

老高嘴上留着花白的短髭。他点点头，简洁地说：“记性很好。”

妻子忽然笑了：“我记的那时候您问了我很多问题，急得我都哭了。”

老高也笑了：“没办法，我负责办这个案子。当时一群小孩子打架，伤人者、受害者、目击者都是明摆着的，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调查。”

“所以警察也没有关注太多细节？”妻子有点讽刺似的问。

老高的表情有些尴尬，自嘲地说：“是啊，这个世界目的性太强了。大家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就想要得到什么，很少有人关注过程了。”

“但是您也知道那起案子有许多无法解释的地方吧？”妻子继续发难。

老高默然半晌，忽然说：“这件事情虽然当年很快结案，但自从退休后，我一直在坚持调查，想给当年你们目睹的怪事找到某种解释。”

妻子的语气也平和了许多：“那您找到了吗？”

老高摇摇头，说：“说实在话，我当初真的以为是你们这些小孩在夸大其词。小孩子们成群时经常有这种现象，就是某个人说看到某件事，其他人都容易跟着人云亦云。虽说当时的目击者不少，但都是孩子，所以我觉得你们的证词不值得完全信任。而且，这起案件的结果本就一目了然，我不觉得自己的判断有什么错误。

“我退休后参加了一个老年合唱团，经常在梅堡公园里排练节目。在团里我认识了个绰号叫‘黄瓜条’的老头，我们俩经常排练后去喝喝茶，摆摆龙门阵。

“‘黄瓜条’原来就是梅堡公园管理处的职工，他对这里的掌故异常熟悉。我们俩聊着聊着就自然说起当年的少年斗殴案来，我把你们的证词当成笑话说给他听。可他听完后却一脸严肃地告诉我，孩子们没有虚构情节，真正错的人是我。

“我自然不服气，问他为什么。他说案件发生前的某天晚上安全巡查的时候，真看到有个小孩在这里贴着草皮在飞。

“我吓了一跳，让他描述下具体的经过。他说那天八九点钟转到这个山坡时，忽然觉得半山腰有个黑影晃晃悠悠就过去了。他当时以为是流浪狗之类，也没太在意，就坐在山脚下的长椅上吸烟休息。结果没过多一会儿，他眼睛的余光就又扫到什么东西在山坡上一晃而过。

“‘黄瓜条’警觉起来，把烟头扔到地上踩熄，然后握紧手电筒，蹲在长椅后面静静观察。他看到有个不高的人影从半坡蹒跚着爬高，然后站定在一处，忽然就举着双手，像跳入泳池似的往山下一跳。

“‘黄瓜条’吓得出了一身汗，赶紧掀亮手电筒照去，只见有个小孩穿着臃肿的衣服，在离地二三十厘米的地方腾空飞行着！而那小孩看见他也惊慌失措，他双脚触地，朝前方使劲一跃，然后滚倒在草丛中，爬起来就朝山顶跑去。

“‘黄瓜条’觉得自己头发都竖了起来，他足足愣了有半支烟工夫，这才撒丫子跑上山去追那孩子。但他毕竟启动晚了，山上早就没有了小孩的踪影。

“山顶的东面是一片小树林，西面草坪上有个电控箱。‘黄瓜条’上山后正好看到另一个做防火巡查的同事罗金顺在电控箱那儿检查，就问他有没有看见小孩过去。罗金顺说刚看见有什么人似乎朝小树林里去了。‘黄瓜条’把情况简单一说，俩人就打着手电奔向东面。你是老重庆人，知道那片‘林子’很小，也就二十来棵小树，周围都是很大片的短草山坡。两个人齐头并进把树林走了一遍，然后又冲出树林打亮手电，像探照灯似的扫了整个山坡一遍，但最后也没找到那孩子——就算是个大人，他也没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跑那么快——后来他想，这个人既然会飞，那么肯定钻进林子借着树木的掩护飞走了。”

“听了他的话我忽然有种眩晕感，就像本来在悬崖边看风景，后来却不小心一脚踩滑掉下去似的。因为它意味着我近二十年坚信的事实基础完全崩塌了。”

“我是个倔脾气的人，心想既然自己错了，那么有生之年就希望能弥补过错，所以借着当年办案的记忆，尝试寻找当年的当事人，一点点还原事件真相。原以为葛麓学了点魔术伎俩，在山坡上拴条绳子练悬挂飞行。可我记得那山坡当年正在做管道施工，挖得乱七八糟的，而且葛麓所在的是寸草不生的小路，更没有树木什么可以拴绳的地方。后来我找‘黄瓜条’一打听，自己的记忆果然没错。我又陆续找到了几个巴继德当年的小跟班，虽然时间过去太久，但他们现在的证词也惊人的一致——那就是确实看到葛麓是从山上飞下来刺伤巴继德的，而且他好像真的让时间停止了，因为巴继德砍到他身上时就不能动弹了。”

“我办案时检查过葛麓扔在现场的凶器，那就是把普普通通的木剑，绝对没有问题。巴继德用来斗殴的武器也就是把普普通通的砍刀，这两样都没什么问题。我于是想到‘黄瓜条’和你们两次目睹葛麓飞行时的状况，他都是穿着厚厚的衣服，我觉得问题肯定出在这衣服上。”

妻子点点头说：“您想得对，因为打架那天葛麓是临时换上那身衣服的。”

老高接着问：“但是一件衣服怎么能让人飞起来，你知道原因了吗？”

妻子无奈地笑笑：“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老高也陷入沉默，我们四个人一时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安静下来。妻子这时忽然蹲下去从地上捡起什么，我凑过去看时，发现是一只缩进壳里的蜗牛。

“这个我可以带走吧？想留个纪念。”她摊开手掌给两位警察看。

“满山都是，带走一堆都可以！”梅堡公园就这样被小要很大方地代表了。

## 第六章 不可能自杀

### 1、编剧？

“春江水暖”是蹿红很快的一档相亲节目，它一反许多节目都是一个男嘉宾面对许多女嘉宾的状况，改为一个女嘉宾面对许多男嘉宾。但这点变化其他节目也出现过，并没有引起特多反响。“春江水暖”的成功原因就是参加节目的男嘉宾话题颇多，什么堂而皇之找富婆求包养的小白脸啊，什么经常用偏激言论批评人心不古的退休教授啊，什么奇丑无比还扬言要进军好莱坞的群众演员啊，当然还有魏初鸣这种每天洋洋自得大放厥词的“大嘴巴”。总之，这节目刚出台就招来观众骂声如潮，里面的每位男嘉宾都有实实在在的一批“追捧者”和“痛恨者”，两派人经常在贴吧、论坛、微博上混战。“春江水暖”的收视率却在骂声和混战中急剧攀升，现在俨然成了周末强档节目。

好在这家卫视频道的所在地离重庆不远，我们也得以飞往第二个城市去节目组了解情况。

小要自从被妻子愚弄，误以为我是真的躁狂症患者后就再也没有抬起头来。我回局里就向他们领导告了一状，他被骂了个狗血喷头，从此见了我就媚笑。

因为之前节目组配合小要做了几次调查，所以也算是熟人，我们没怎么费劲就找到了让魏初鸣出名的那期节目的孙导演。

孙导演大概非常忙，谈几分钟就来个电话，对话基本进行不下去。他估计自己也比较尴尬，索性对我们说：“抱歉，这两天在录年底的晚会，事情太多了。关于魏初鸣那期节目，其实我也就是挂个名。这样，我给你们找个比较知道内情的人，李翩翩编剧，他最了解这节目里头的事儿了。”

“什么？编剧？！”妻子诧异地问。

孙导演更加尴尬地对她点点头：“录这种节目也需要情节策划的，每个人到时候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妻子生气地打断他，指着我说：“那你们岂不是跟他们这些写小说的同流合污了吗？那些嘉宾……”

孙导演僵硬地笑笑：“那些有的是我们雇来串场的，其他都是层层面试和培训后上台的，他们会按照编导的要求做事。”

妻子的脸红一阵儿白一阵儿。我差点笑得喘不过气儿来，原来连这个精明的女人也难逃被电视节目忽悠的命运，我被当成精神病捆绑的一箭之仇终于报了。

妻子大概这辈子头一次被我耻笑，所以尤其恼火。等叫李翩翩的那个编剧刚过来坐下，妻子就没给他好脸色。

“李翩翩，你怎么不叫李编编或者李骗骗呢？”妻子看着他名片反问道。

这话让李编剧都没法接，他在沙发上使劲挪动着白白胖胖的身体，翘着兰花指说：“沈小姐，你这话太仓促了哟。”

“仓促？！你们编节目骗观众的时候就不仓促了？我本来觉得偌大的中国找出些比较个性的人来还算是正常的，闹了半天都是你们自己设计的啊，这不拿我们当猴儿耍呢嘛。”妻子愤愤地说。

“哎呀，沈小姐，现在电视节目都是酱紫的嘛。何况我们也不必说‘本节目所有信息皆属真实’吧？而且我们节目是直播的，比那些录制的节目本身就真实多了……真是的，你们这些观众都身在福中不知福……哼！”李翩翩捏着公鸭嗓子，怪声怪气地反驳道。

“正因为是直播，所以才会出现魏初鸣拒绝女嘉宾的那一幕吧？”我怕妻子生气忘了正事，赶紧接过话茬来。

“哟！哟哟！还是言先生通情达理。哎呀，跟你说，就因为这件事，我们整个节目组都被头儿训了。本来姓魏的被炒作够了，也没什么看点了，再耗下去白占一个嘉宾名额，所以那期是应该把他拿下的，结果丫不听我们指挥，来了个回马枪，差点把人家扎死。”李翩翩绘声绘色，说完还做了个中枪倒地的动作，我觉得他不去春晚演小品真是屈才了。

妻子被这家伙气得差点昏过去，低头嘟囔道：“你改个日本名，叫熊本二子算了。”

“哟哟，沈小姐你怎么知道我笔名……太崇拜了，果然是侦探！”李翩翩竖着大拇指说。

我看着妻子气急败坏的样子，高兴得心花怒放，于是装成大拿，清了清嗓子问李编剧：“这个，咱们还是言归正传。照你的意思就是说魏初鸣完全没按照剧本的要求走，对不对？”

“呀呀呀！言先生，我发现您智商有三四层楼那么高啊！我吧，就喜欢跟您这种有智慧的人说话，您看问题太透彻了，我好好佩服哦！那家伙本来就是个想出风头的家伙，老说自己经历多丰富，从社会底层努力终于有了些成就。他参加我们节目就是想炒作自己。这家伙城府很深，想出名想疯了，所以当知道节目要抛弃他的时候，就故意最后摆我们一道，顺便给自己扬扬名。”

听他话我哆嗦了半天。虽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但难得遇到如此有眼光的人，所以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赶紧凑过去问：“那他这么不懂规矩，你们也没想点办法惩罚他，比如派杀手把他做掉什么的……”

“喔唷，言先生，我发现您太专业、太有才了！我被头儿骂了之后，就是这么想的，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节目结束的时候导演还黑着脸上去问他怎么搞的，他反咬一口说：老子有老子的事业，你们利用我这么多天，就不允许我利用你们一次吗？把我们气得……就像你刚才说的，真想杀了他！”李翩翩居然坐过来想拥抱我，吓得我赶紧躲开，我这纯种直男受不了这个。

“那你们没找人？”我赶紧问。

“瞧你说的，我们又不是黑社会，只能在娱乐圈封杀他咯。”李翩翩说到这儿忽然停了下，眼神极其神秘起来，“我真把他做掉了……”

“啊？！”我和小要几乎不约而同地发出声音，“是你干的？”

“嘿嘿，是啊，我在新写的悬疑剧本里，把他一刀刀砍死了，砍了二百五十刀。二百五十刀哟！惨吧？”

“惨惨惨，太惨了。”我真想一巴掌抽死他。

“跟你说，”李翩翩忽然兴奋起来，还把手搭我肩上，“咱不能让这种想出风头的人死那么痛快。所以我第一刀划在他左腋窝，第二刀是右腋窝，第三刀……”

“我觉得问题都问完了，对吧，小要？”我赶紧王顾左右而言他。

小要高频率地点头：“问完了，绝对问完了！我们该告辞了！”

我们仨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了卫视大楼，刚出门口小要就心有余悸地拍着胸口说：“吓得我心肝都要跳来了，这几天老遇上神经病。”

“什么叫‘老遇上’神经病？”我瞪着他问。

“嘿嘿，言老板，我说错了。”小要嬉皮笑脸地对我说。

“除了人有点二之外，你们没从那个半疯的编剧嘴里听出点什么来吗？”妻子问。

“什么？”我和小要齐声问。

“那种前几天还处心积虑想出名的人，不可能过了两天就看破红尘自杀吧？”妻子反问我们。

## 2、魏初鸣其人

我们刚回到重庆就得到了好消息，警局终于掌握了魏初鸣这个人的一些资料。

“很难查啊！”警局的领导叹口气说，“这个人自称是澳洲的华人，但我们调查后，发现他只是拥有澳洲绿卡，籍属地在香港。后来我们请香港警方协助，发现这个人是花钱通过非法途径获得港籍的。而他在香港移民局所登记的大陆这边的个人信息，我们并没有记录。也就是说这家伙在大陆的历史是一片空白。香港警方又调查了当年帮他办护照的人，他们说这个人递交的信息都是假的，他去香港时根本不是二十二岁，而是三十多岁。他们也不知道魏初鸣的姓名，只知道他有点黑社会性质，在深圳一带被称为‘明哥’。而当时在深圳认识他的人说，他刚到深圳时说话带着四川口音，很可能确实在重庆生活过。”

“他去深圳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候特区一般人还进不去，他也算非法进入。魏初鸣最初在深圳时是一个流浪汉，他的流浪汉朋友十分多，大家都聚在一起，势力很大。后来魏初鸣不知怎么就发了财，跑香港去了。从以往的记录来看，这个人比较低调。这次回国开公司后，做事才高调起来。从他以前做流浪汉的记录来看，我们这边查不到他的档案也是有情可原的。”

“那就是一片空白咯？”妻子皱着眉头问。

“也不是，据深圳那边提供信息的人说，魏初鸣其实是个残疾人。”

“残疾人？”我吓了一跳，“不会是没有双腿吧？”

警局领导摇摇头说：“缺了双腿的话我们尸检时候早就发现了。那个人之所以说他是残疾人，是说他心理变态。”

“心理变态？”我吓了一跳，立刻就想起刚在卫视台遇到的那个编剧。

“嗯。那个人说当时魏初鸣在罗湖附近的一个村子租了个院子，他有次去魏家喝酒，喝醉后上厕所回来走错房门，结果看到那间屋子有个铁皮做的小箱子。他本以为里头有魏初鸣从垃圾堆里淘来的好东西，就想顺手牵羊拿点儿货。结果掀开铁皮箱子一看，



直接就把他的酒吓醒，都没跟魏初鸣道别就连夜跑了。”

“那他看到了什么？”我着急地问。

“那个铁皮箱里有个罐子，里面是个没有了双手和双脚的小孩。后来那个人还问过魏初鸣，魏说那小孩和父母经历了一场事故，结果父母双亡，魏收养了他。那人一开始也接受了这种说法，但之后听别人说，魏初鸣家里经常会出现这种孩子。他好像从各地买来残疾孩子，然后转卖给乞丐组织乞讨赚钱。”

“姓魏的太卑鄙了！死一万次也难灭其辜！”我咬牙切齿地说。

“就这种唯利是图的小人，我怎么也不相信他有一天会自杀的。”妻子淡淡地说，“对不起，别怪我掺杂上主观情绪。”

## 第七章 能够发生的奇迹

### 1、哀的美敦书

之后几天妻子都待在重庆的家里冥思苦想，我故意当她面把电视台调到“春江水暖”那档节目，结果被她迎面打了一拳，鼻涕都被打出来了。

“哼！知道那天为什么在杂志社整你！叫你还惦记着自己老情人！”这女人打完我之后还转移话题，搞得像我亏欠她一样。

“哪有……”事到如今我赶紧给自己洗白，只好擦着鼻涕说，“我和浦莹只是同学关系，再说她要真救不出来挂掉了，对咱们也没好处啊，你说呢？”

“还想骗我！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情史啊？反正她挂了对我也没坏处。”妻子伸着双臂打了个呵欠，“我凭什么要救她？”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我试着说服她，“好歹也是一条性命。”

妻子没说话，这时我听到手机响了一声，应该是有新的邮件过来。我拿起手机，打开那封没有留名的邮件。

沈小姐和您那位不知名的先生：

对不起，我们不是慈善家，也没有耐心老等待结果。

关于魏初鸣的案子，我们发现你们居然一点儿有用的线索都没有找到，这太让我们失望了。我们不可能永远等下去，所以发来这封邮件，请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给我你们的结论，否则那位浦小姐的安全真的就无法保证了。

当然，如果你们的结论是错误的话，浦小姐也不会活着回去。

f(x)于重庆敬上

时缙云山松柏苍苍风雨如晦

“完了！”我大叫一声，“‘函数’组织下最后通牒了！”

妻子拿过手机来扫了一眼就扔到沙发上：“你那老同学要是挂了，世界上就少了一个奸商，多了一堆肥料，我看挺好的。”

“人不能见死不救啊！到时候心里会留下阴影的！”我急得跺着脚喊，“阴影啊！你为什么不愿意进梅堡公园，还不是因为葛麓的事情给你留下了阴影。况且‘函数’不是答应你，破了魏初鸣的案子就会解开当年的秘密吗？”

“那我索性就单独去解开当年的秘密咯，为什么还得要救你老情人？”妻子揶揄我。

“说多少次了！是普通同学关系！”我忽然看见妻子从梅堡带回来的那只蜗牛正在窗台那儿养的花上爬，于是指着它说，“你别忘了，葛麓当年就是因为救你保护你才失踪的，救人是积德的事情。你也就发发慈悲，救救浦莹吧！”

妻子的目光也被吸引到了那只蜗牛上，它似乎完全不了解这屋里的争执，而是十分淡然地从叶片上缓缓移动着，它的背后留下了一条细长的黏液痕迹。

“我想到了！我想到了！”妻子忽然激动起来。

“想到魏初鸣死亡的原因了吗？”我也激动地问。

“不不。”妻子使劲摇着头，她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喂，是老高吗？我是沈谕，有一个问题想跟您了解。‘黄瓜条’在看到葛麓飞行那天在山上遇到的巡夜人员，是不是就是发现被刺受伤的巴继德的那个电工？什么，就是他？那你能找到他吗？我有一些事情想跟他谈谈！”

## 2、难解的执著

老高带着我们夫妻俩打车走了好久，才在大渡口一栋破旧的居民楼找到了老电工摆成忠家。

老摆的家里堆满了电线、铜圈什么的。他的头发已经花白，走路也有些佝偻，说几句话就咳嗽一阵子。他还没等我们说话，就先开口说：“‘黄瓜条’说你们来想打听点事情？”

“是啊，老摆，你还认识我吧？我就是当年查梅堡少年斗殴案的高达明。”老高对他说。

老摆听到他的话不知怎么浑身颤抖了一下，他慌忙摆着手说：“你们找错人了，我当年就是看见被害人躺在草坪上，帮忙报了个警、叫了辆救护车而已。”

妻子仔细端详了他半天，这时插嘴问道：“在那起事故之前，您是不是跟‘黄瓜条’看到梅堡的山坡上有人在飞？”

“是有这回事，不过那么久，我都记不清咯！”老摆斩钉截铁地说。

“那我就帮您回忆一下。我听‘黄瓜条’说，他追那个‘飞人’的途中，遇到您在山顶的电控箱那里，然后你们俩冲进旁边的小树林找‘飞人’。梅堡那座山丘上的所谓‘林子’当时其实也就二十来棵树，您和老黄地毯式搜索林子后，又打亮手电筒居高临下扫视山坡。您觉得当时山坡上的草能藏住小孩吗？”妻子问。

老摆盯着妻子看了半天，无奈地摇摇头。

“我记得林子后面那片山坡很缓很长，一个人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是跑不掉的吧？”妻子又问。

“既然你知道，何必问我？！”老摆有点不高兴了。

“而且那片山坡上当年也没有可供藏身的石头之类的吧？”

“没有！”老摆神色忽然慌张起来。

“那为什么一个小孩能在没时间跑下山坡的时候就凭空消失了呢？难道真的因为他会飞吗？”

“这事情我根本不知道，我什么都不记得了！”老摆发出绝望般的叫声。

“不是你不知道，而是你当时就把那小孩藏在电控箱背后，然后骗老黄说小孩跑向了与之相反的树林方向，用调虎离山之计，给那小孩逃脱赢得了时间，对不对？”妻子平淡地问。

老摆忽然发疯似的吼起来：“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做！”

“摆大叔，你还能认出我来吗？”妻子等他情绪恢复一些后问。

老摆仔细打量着妻子，忽然眼睛一亮，他激动地刚说了句“你就是葛……”就意识到了自己失言，急忙闭紧嘴巴。

“是，我就是天天跟葛麓放学一块儿回家的同学。当年那些小混混截住我们要钱的时候，还是你帮了我们一把。”妻子说。

“啊！”老摆忽然长长出了一口气，像走了远路扔下包袱的人似的坐在凳子上。

“其实你不说，我现在也猜到了葛麓当年会飞的秘密。就像蜗牛爬行一样，其实葛麓和地面之间有着一层介质。我们原来总认为介质是有形的，可后来我忽然明白，其实世界上还有无形的介质，一种让那小混混刀砍在衣服上不能动弹的介质！我想你应该知道事情已经瞒不住了，但还是希望你能主动告诉我们那些细节——他穿的那件很厚的衣服，就是你帮着设计的对不对？”

老摆摆摆手，示意妻子不要再说。他好像慢慢收集着记忆的碎片似的思索着，半晌才开口道：“其实，我十分十分喜欢那个孩子，他跟我一样是个执著的人。我是个爱琢磨点东西的人，年轻时还进过工农兵大学，后来因为家里有些变故，只好中途回家接父亲的班，做了一名普通的电工。

“但我依然喜欢钻研点电力、电路方面的知识，经常利用自己的工作机会想设计出点东西去申请专利。认识你们的时候，我正在研究一种能够减少摩擦力、高速运转的装置。帮你们赶走那群混混之后的几天，葛麓这小子就找到了我。

“他不知怎么就认定我会武功，非要我教他打架。我开玩笑说我不会武功，但是能教他飞起来。他一听就来劲了，跪在地上要拜我为师。

“我知道自己所做的实验对人体的副作用很大，所以无论如何也不教他。但他就跪在那里不起来，说就算死掉也要学飞行。我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带他去公园。

“我在改造公园底下管道和电网的时候偷偷做了一块实验区域，其实我当时的实验现在已经成为现实。我在那块山坡的道路底下设计了一个电磁轨道，想实验一套磁悬浮的装置。在葛麓的强烈要求下，我给他做了套装有永磁铁的沉重服装。当他穿上这套衣服并且轨道通电时，衣服向下的重力正好略微小于电磁和永磁之间的斥力，所以理论上人能在那个区域漂浮起来。

“但结果并不像我们设想的那样，一开始他总掌握不了身体平衡，所以总被磁力把身体推翻。我一方面调整那衣服的配种结构，另一方面让他学着把握平衡技巧。当然有时候也会被老黄这种巡夜的撞到，但由于我在，总能第一时间断掉电闸，掩饰过去。

“他本来想吓唬吓唬那群混混，我也没多放在心上。所以打架的那天，我们提前做好了准备，我在电控箱那里，把地下的电轨通上电，然后静静地等候。可不多久葛麓就满身是汗地跑上来，说自己不小心杀人了。我当时大惊失色，因为万一这件事牵连上我，不仅铁饭碗丢掉不说，搞不好还会坐牢。所以我帮他脱下厚重的衣服，然后怂恿他赶快逃走。

“我有些担心，等把磁铁衣服藏好后，就去打架现场看了一下，结果发现那个被刺的孩子还躺在那里。我急忙报警、叫了救护车，之后的事情老高你就都知道了。”

“那你知道葛麓去哪里了吗？”

他摇摇头：“我揣给他随身带的十几块钱，他就飞也似的跑了。不过，我听说他认了梅堡附近的一个流浪汉做师傅教他武功……”

“流浪汉——魏初鸣吗？”我条件反射似的叫起来，“难道两件事的联系在这里！”

妻子却不声不响地掏出手机拨通一个号码：“林瑛吗？你快叫重庆警方监视好《好奇猫》杂志的孙彤，他肯定与‘函数’组织有莫大联系……”

## 1、再访吃茶店

日语里把“和色亭”这类的咖啡馆叫做“吃茶店”，此次妻子和我回到这里，并没有警察的陪伴。

“踮踮”间依旧清清冷冷，里面甚至还有层薄薄的灰尘，老板说是警方要求最近尽量不要动那里，以免今后还要调查。而且就算这个隔间开放，恐怕也没有顾客进来的。妻子原想选那里坐，但老板坚决不同意，无奈我们只好改坐在另一排中间位置的“若苗”间。这里的房间里有浅灰绿色的布幔，木墙上还挂着芭蕉的另一首俳句：“ほろほろと 山吹散るか 滝の音”（簌簌见飞英，棣棠散落黄花轻，遥闻瀑布声）。

老板亲自给我们递上茶，妻子啜了一口说：“其实我们这次来，是想跟您了解点情况的。”

老板也有些不耐烦地说：“我知道的已经给您说过了。”

妻子笑了：“这次我们想问点跟以往不同的问题。”

“请讲，只要我能帮上忙。”老板看我喝光一盏茶，便又为我斟上。

“我想问一些与案子不沾边的事情。”不知为什么，妻子这次说话尤为谨慎。

“哦？”老板有点惊讶，“什么事儿呢？”

“是关于贵店雇用的员工的事情——在案件发生之前，店里有没有员工辞职呢？”妻子字斟句酌地问。

老板有点愕然，但他还是点点头说：“现在服务员这行流动性挺大的，但我们店还算稳定，不过前段时间确实有个实习的员工离开。我想想时间啊——就在那件案子之前两三天吧。”

“他辞职后店里有没有夜里遭小偷的痕迹呢？”

“没有，绝对没有。我们店的门窗都是内上锁，要夜里有人闯空门，第二天必然能发现痕迹。”老板肯定地说。

“那好。”妻子笑了，“能跟我说说那个员工的事情吗？比如身材、相貌、名字、工作经历什么的？”

老板也笑了：“跟你说，那个人肯定跟这起案子没关系。”

妻子点点头说：“我从没说过他会跟这起案子有关系啊。”

老板惊奇地看着她说：“那个员工叫鲁岗，是个又瘦又小的家伙，他是一个半月前来应聘的。刚开始我并不想雇他，但他说想学点东西，头一个月是试用期，不要工钱，管两顿饭就行。我想人家连这种话都说出来的，就同意了。结果他头二十多天都干得挺好，虽然有点迟钝，腿脚慢些，但态度很好，也爱说话，顾客们都挺喜欢他。但到了最后一个星期，他忽然手脚也笨了起来，连着给我打碎壶盏，我实在忍无可忍，就把他解雇了。不过这个人也挺可怜的，他说身上没钱，求我留下来吃了晚饭再走。我也起了恻隐之心，就让他店里吃了员工晚餐。本来想饭后再塞给他点钱，结果回来一看，他已经走了。”

“能告诉我他的身高吗？”妻子问。

“我想想，大概也就一米六左右，干巴巴的，脸色不好看，肯定属于营养不良那类的。”

“您有他的地址吗？”

“这个……他上班时就住我们的员工宿舍。他走之后我还真不知道去哪儿了。”

“虽然觉得有点冒昧，但还想请您帮个忙。”妻子认真地说。

“请讲。”

“能撬开这种垫高的地板吗？我想看一下里面的结构。”

老板的脸色有些不好看，恐怕撬隔间地板这种活儿不是什么轻松事儿。但他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招手叫来一个伙计，让他帮忙把地板撬开。

我们看着那个伙计先在凹槽内侧面和上面地板的交界处撬开条小缝，然后把侧面地板往外一掰，就露出一个洞来。

“可以了！”妻子忽然叫停。

她蹲下去，掀亮手机照了照里面，果然如小要所说，地板下头有许多龙骨，长宽高大概在 70×70×35 厘米，即使是又瘦又小的成年人也不可能蜷缩在这儿隐藏。

妻子好像不相信似的，还伸进手去摸了摸里面的结构，在确认龙骨搭成的格子很结实后才把胳膊缩回来，然后掏出湿纸巾擦干净手问：“‘蹊蹻’间和这里的地板是一

样的吗？”

“同时装修的，一模一样的结构。”老板边回答边看表，好像有些不耐烦了。

“您真是帮了大忙。”妻子客气地站起身来跟老板告辞。

我莫名其妙地跟着妻子走出和色亭，她刚要伸手打出租车，却忽然愣住了。她盯着一个方向，脸色似乎有点奇怪。我循着她的目光看去，看到不远处的立交桥边有个矮小的人影一闪消失在桥涵里。

“那是——”我问妻子。

妻子猛地冲着桥涵方向奔跑起来，我快步紧随其后。她一贯不喜欢穿高跟鞋，因此活动也十分机敏，冷风吹起她的头发，像海水中浮动的长藻。我们冲进桥涵时，里面早没有了那个人的身影，只有一辆辆汽车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

我们继续往前走出涵洞，整个世界忽然绿了起来，原来这边是沙坪公园后面的一片树林，妻子指着草地上几处被踩的痕迹说：“就在林子里，快追！”

这次我拔腿循着那些脚踩的痕迹先跑，但可惜刚跑进树林就发现痕迹消失了。

妻子这时也满头大汗地追过来，她喘着气说：“估计我们被骗了。”

“会不会上树了？”我抬头观察上面，忽然发现离着不远的一棵小树上挂着件包裹。我走过去，把那个小小的包裹摘下来，发现上面用透明胶粘着张打上字的纸：

阿尔塔夏收

我招招手，把包裹递给妻子。



## 2、克塞的来信

阿尔塔夏：

我真不敢相信还能有再见到你的一天。或许对你来说，岁月已经匆匆过去；但对我来说，自己仍然站在二十年前的那个小山坡上。

或许当看到这封信时，你已经揭开了魏初鸣被杀的秘密。我不会否认自己替天行道的行为，如果能够的话，我还是愿做个能保卫世界和平的人。

我不愿让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因为自己的样子实在不像一个人。

我那天晚上从梅堡逃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能去投奔那个自己相信的人，就是我们放学路上偶尔看到的那个流浪汉。我那时候以为“丐帮”的人都像电视剧中那样身怀绝技，他也一度吹嘘自己会武功，年少无知的我便轻信了他的话，把零用钱给他，让他教我练武。但这条狗是个地地道道的骗子，他那晚把我骗到郊区的一处废弃房屋里，将我囚禁在一个铁皮箱中。

那个箱子小得让人缩成一团、无法动弹。他在箱子上开了个圆洞，每天从那里递进点粥来给我喝。我在箱子里每天只面对黑暗，不知道多少天之后，他递给我一碗汤，我喝了之后就彻底昏迷过去。

等我醒来时，我发现自己的两条小腿已经没有了，我惊讶得几乎昏了过去。那几天他开始给我吃肉喝汤补营养，但我仍被锁在铁箱里，嘴被破布堵上。有几次他塞破布用力过大，差点没把我的颌骨撑脱臼。又过了不知道多少个日夜，我觉得铁箱开始晃动，等铁箱打开后，我已经到了另一个城市。原来我被他卖给了一个乞丐团伙，这个团伙里有个又黑又壮的老大。他每天都让下面的人出去乞讨，然后晚上把所有钱交给他。而我这样营养不良、双腿残疾的孩子就是他的招财宝树。

那时候人们的同情心还很重，尤其是看到我这种在地上艰难爬行的残疾小孩。所以我挣的钱出奇的多，老大很高兴，说挣够了钱再跟“明仔”买几个来。

那个“明仔”就是绑架我的流浪汉，他靠拐骗小孩子，然后弄残疾了卖给乞丐团伙赚钱。我不知道他害了多少人，但我肯定这条狗的每一分收入都沾满鲜血。

我后来慢慢长大，想办法脱离了那个团伙。我吃尽苦头，想尽办法生存了

下来，直到某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了有个叫“魏初鸣”的人。尽管他变了许多，但我一眼就认出来他就是那个欺骗我、残害我的人！

我激动得差点昏过去，开始到处打听他的消息。我听说他回到了重庆，于是也打点行装回来，在一家饭馆找了个端茶递水的工作，伺机再多打听些消息，准备复仇的事。

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某天一个文质彬彬的人忽然找到我，问我想不想同他一起报仇。正当我惊讶他怎么知道我的心事时，他捋起裤腿，让我看他的两条小腿。

那是两条做工完美的仿生义肢！我瞬间就明白了他为什么要报仇。我点点头，同意了他的计划。他给我花钱配上几乎以假乱真的义肢，然后安排我进“和色亭”工作。

是的，我按照他告诉我的计划，把那个罪大恶极的人杀死在隔间里。我不后悔，阿尔塔夏，就像二十年前我刺倒“格德米斯”一样。

阿尔塔夏，你或许讨厌我吧？我从一个逃亡的少年犯终于变成了一个四处藏匿的杀人犯。我觉得这么多年的罪恶都报应到了自己身上。但这世界既然还有如此多的不公，我自己声败名裂，身化齑粉又有何妨？可惜我已经没有能力再保护你了，我相信你也找到了能够保护你的人。我最无奈的事情，是那天晚上学会“人间大炮”的时候，却没有学会“时间停止”。

如果时间停止的话，我愿它永远停留在那个还没有遇到“格德米斯”的下午。我们俩在放学路上，正循着石头上的黏液痕迹寻找那只蜗牛。

我忘记那天的天气了，这么多年怎么想也回忆不起来。就假设那是一个晴天吧，阳光从某个角落透过来，暖洋洋地照在我们身上。

你或许已经忘记了那一天吧？忘掉生命中所有的不愉快，忘记我，忘记这封信吧。

希望能永远保护你的

克塞

## 尾声 没有结案的案件

魏初鸣的案件就这样告一段落。妻子没有把葛麓的信交给警局，也没有和林瑛说重庆调查的真相。极其罕见的，她选择了沉默。于是当我们飞回北京的时候，警方还在调查魏初鸣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

我无法判断妻子行为的对错。说实在话，如果让我选择，我也无法接受让一个正直无私的人因为杀害一个恶行累累的人而获罪。这世界往往没有绝对的公平，更何况我们身处法制不甚健全的世界。所以我也决定和妻子一样保持沉默，这是我们参与的案子，我们更相信自己心中的法庭。

妻子回家后很黯然，在我的央求下她简单回了封邮件，告诉那个组织我们已经解开了和色亨的血案之谜。

但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沉默着。我极度害怕浦莹已经被撕票后扔进了长江里喂王八，于是不停在网上搜索着一切关于女尸的消息。我知道“函数”没那么好打发，就像债主没法根据负责人的一句“我昨天去还钱没人，只好把钱放你家门口了”就蠲除他的债务一样。我想让妻子回封邮件，给人家详细解释下案情，起码魏初鸣怎么会在无人的隔间里被有形的利刃杀掉这件事得给人一个交待吧。

我只好竭尽巴结之能事，回家之后一直好吃好喝伺候着她。当然她最讨厌的刷碗神马的，我得更得大包大揽了。

“你是担心你那位老情人的安危吧？”妻子喝了口我毕恭毕敬递上来的普洱茶后，忽然开口问道。

“说哪去了，我还不是心疼你嘛。看看你从重庆回来就不爱说话。”我赶紧谄媚地说。

“我之所以不想说话，是在琢磨怎么假人之手置你那位老情人于死地呢。”她淡定地说。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和她就是同学！”我一听这话脸色马上就变了。

“好啦。你难道自己想不出来魏初鸣被刺的经过吗？”她笑咪咪地看着我，“我给你提个醒。你还记得‘踮踮’间的地板凹槽里那个浅浅的脚印吗？”

我点点头。

“那你还记得小要说他们曾经翻开地板检查过，底下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吗？”

“我记得——对了，你在‘若苗’间还摸了摸那里地板下的龙骨格子，弄了一手灰！难道葛麓真的藏在了日式房间的架空地板下面？”我激动地喊起来。

“是啊。或许这对一个正常人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对因为受尽折磨和营养不良的葛麓来说也许就能够做到，别忘了他可以把两个义肢卸下来放在另一个龙骨格子里。”

“那他是什么时候进隔间的呢——小要他们一直在两边监视。”我问。

“呵呵，小要他们到之前他就在那里了。如果我的推断没错的话，自从他辞职的那天晚上，他就趁机藏在了那里，别忘了晚上他可以出来准备些吃的。为掩盖地板格子下灰尘上的痕迹，他肯定在这几天里把地板能拆开的地方都擦拭干净。那天他趁魏初鸣一人在‘踹踢’的时候悄悄从地板下钻出来，因为有餐桌遮挡，魏初鸣看不到凹槽里的事情，所以他毫无防备地被一刺毙命。杀掉仇人之后，葛麓赶紧钻回地板下面。在第二天警方打开地板检查前，他赢得了在一个晚上的时间好钻出去逃命。而警方在检查地板内的时候，也不小心忽略了早被检查过的外面地板上多出来的半个脚印痕迹。”妻子轻描淡写地说道。

“那你怎么判断孙记者是‘函数’组织的人呢？”我问。

“别忘了你那天被绑在会议桌下看到的，孙记者也是双腿伤残。‘函数’之所以能了解到葛麓的经历，肯定有一个了解他历史的人。所以我推测孙记者或许也与葛麓有相同的遭遇。再者就是约魏初鸣在‘踹踢’见面的就是孙彤。因此孙彤和安排葛麓在那个咖啡馆隔间守株待兔的‘函数’必然有联系，否则葛麓能够成功的几率几乎为零。”

妻子说完这些，漫不经心地打个呵欠：“我觉得这些线索足够你去拯救那个为富不仁的女人了——我相信她会被放出来，再加上林瑛他们对孙记者的调查，我想是时候揭开‘函数’组织的第一层面纱了。”

## 1Q84 年的空气蛹

### 楔子 对 1Q84 年的探讨

审讯室的大门“嘭”地打开，林瑛摇着头走了出来，对妻子说：“很难缠的一个家伙，他想跟你谈谈。”

“跟我谈？”妻子不解地站起来，审讯室的门卫输入一串密码，大门打开，妻子带着诧异的表情走了进去，不一会儿又气呼呼地走出来。

“这家伙居然说我无法理解他的思想——哼！他指名要你进去谈。”她指着我说。

“我早就批评你要加强自身修养，你看，现在被人撵出来了是吧？”我得意地说。

“我看你是欠揍了吧？”妻子怒目而视。

“此人过于难缠。没办法，谁叫目前我们只有这个突破口呢。”林琰笑着说。

我得意扬扬地走到审讯室门前——等了这么多年，终于轮到我出头了。

审讯室的墙壁上蒙着一层厚厚的皮棉。出现在我眼前的是面硕大的玻璃，孙彤在对面半仰着头看向斜上方，他身后还有两名负责看押的警员。玻璃是单向的，他那里根本看不到我这边。

我小心翼翼地坐在椅子上。对面的这个嫌疑人是我们在重庆侦破“魏初鸣”案时所逮捕的，也是目前唯一被警方控制的“函数”组织的成员。

可能是察觉到了这边的动静，孙彤忽然微微低下头，目光炯炯地看了过来。

我有些不自在地调整了一下坐姿，这时他忽然开口了。

“对面坐的是言先生吗？”

“是的。”我清清嗓子回答道。

“我看过你写的小说，只是出于好奇，但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他在对面发出嗤笑声。

我有点窘迫，但还是尽量有礼貌地说：“在下水平本就一般。”

“但阅读一个人的文字，就会了解这个人的思想、生活环境和喜好。所以每当我想与某个人打交道时，就会千方百计地去查一些他写的文字，包括博客或者日志。”他淡然地说。

“那就是说你想和我们打交道咯？”

“正是。如果不想与你们接触的话，你们根本就抓不到活的我。‘函数’组织的‘计算员’都自带剧毒药水，有危险时宁可自杀也不愿被警方逮捕。”他说。

“这种规则会经常失效的吧？”我笑着说，“人每当到了生死关头，都会或多或少的怯弱。”

“你说得对。为防止身临险境的人有畏死的情况发生，组织还会设定一个性格更为坚强的‘监测员’。一旦发现计算员有一丝犹豫，监测员会毫不迟疑地处决他的。”

“计算员就是策划和执行犯罪计划的人吧，监测员就是监视或者监督他的人？”我向他确认。

“正是。”孙彤说。

“那当时监测员为什么没有及时处决你？”我问他。

他笑了：“因为我是监测员，计算员是与你们相熟的那个人。”

“葛麓？”我问。

“正是。其实在《好奇害死猫》杂志的楼梯上放置塑料假肢也是我做的，是为了提醒你们早点想到谁是凶手。”孙彤笑着说。

“为什么要这么做？”我问他。

“不知道，就是想接触你们。恐怕跟你妻子是个聪明的侦探有关吧，我心里有个埋藏了多年的谜想请她解开。”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对她说？”我又问。

“她没办法直接理解我所说的——但是你能，因为我知道你也喜欢读村上春树的小说。”

“的确，村上 and 川端康成的小说我都十分喜欢，百读不厌。”  
我回答。

他在玻璃对面诡异地笑了下，忽然回头跟警卫说：“对不起，能给我支烟吗？”

警卫的脸上也掠过一丝笑意，通常情况下嫌疑人要烟抽的时候往往就是准备招供了。

孙彤接过点燃的烟，深深地吸上一口，然后缓缓吐了出来，那悠然的表情就像正在在某个遥远的海岛上度假似的。

“我在 1Q84 年。”他忽然说，“我曾经进入过 1Q84 年的世界里，只是当时惘然不知。直到看了村上新出的小说，我才意识到，原来我和青豆、天吾还有牛河他们一样，生活在有小小人和空气蛹的 1Q84 年。”

我吓了一跳：“可村上写的是小说，并不是真实的世界。”

“那是因为你并没有在 1Q84 年待过，我是真真正正地面对过几乎所有在 1Q84 年出现的怪异现象的人。那天夜里小小人、空气蛹、羊男和两个月亮都在我眼前出现了……”

“真的吗？”我瞪大了眼睛。如果真有 1Q84 年的话，我倒情愿与青豆和天吾那些地道的人生活在一起。

“是真实的事情，而且我还在空气蛹中捡回了一个小女孩，现在已经长大成人，她叫我哥哥。我希望你们夫妻俩能帮我查清她的身世，是人类的孩子也罢，是外星人的或者神仙鬼怪的也罢，总之我想知道答案。相应的回报是——我会把自己知道的组织的秘密告诉给你们。”

“那就是某种交易咯？”我问他。

“世界上所有的事都是交易。植物从土里摄取养分，死后又变成养分归于泥土。”他以这句话为起始，开始讲述自己离奇的经历。

## 一、羊男送来空气蛹

发生即为真理，宇宙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在孙彤的叙述中，他反复强调这句话——他走进 1Q84 年的时间，是在现实世界中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相交的某个深夜里。

“当时我正在北京读大学，大家似乎都很穷，口袋里只有几个硬币，却是心忧天下。那时候诗歌还在流行，而现在流行的却是数字。如今形式上的东西表面上并没有人去思考它，但实际上它早就潜移默化变成了世界的鞭子，不停像赶牲口似的抽打着每个人——喂，努力点，要不你就会退化为 loser（失败者），被社会抛弃的！”孙彤一边抽着烟一边对我说，“所以，较之于现在，我更愿生活在能跟人讨论诗歌的年代。

“其实 1Q84 年也罢，现实也罢，之间的差距或许不大。但我既然已对现实失望透顶，那么为什么不找到回 1Q84 年的路呢？我请你们帮我调查的就是——1Q84 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怎么能回到 1Q84 年。你太太虽然聪明得很，但听到我讲这些话恐怕会莫名其妙。而你就不同了，一说即懂，是不是？”

我点点头，但随即意识到他在玻璃对面不可能看到我的动作和表情，于是言简意赅地回答称是，继续听他用缓慢沉稳的语调叙述下去。

孙彤也记不清他当年为什么在深夜里赶回河北老家了，似乎是为练习英语听力，需要回家取钱买一台随身听。其实只需要二十多块钱，但在当时是笔巨款，一方面汇款不便，另一方面他要向对生活精打细算的父母解释这笔花费的必要性，所以他临时决定下午上完课回家一趟。

从火车上下来已是晚上十点，孙彤在公路上拦住一辆大货车，搭车到了镇子上，但镇子离自己家还挺远。那时夜色已深，他等了半天也没遇到可以搭的顺风车，只好步行回家。

从镇子上回家的路有两条，一条是公路，有十几里远，或许还能遇到夜行的车。而另一条路是抄近的小路，只有不到十里的路程。孙彤犹豫了一会儿，看看表已经十一点半了，估计也难在那条公路上遇到过路车了，所以他最终决定走小路。

那天是望月前后，空中略有些云，但月光还是很亮，很适合赶夜路。孙彤唱着歌给自己壮胆，在田间小路上摸索着前进。

夜很静，静得虫鸣都像涛声似的充盈了宇宙。如果屏住呼吸，还会听到波涛下沙沙的暗流声，那是亿万根小麦在同时拔节的声音。

路边偶或有一两座荒坟，乡里未结婚就死去的人不能入祖坟，只好孤零零葬在偏僻的地方，也许每座坟下都有个凄凉的故事。孙彤快步走过这些地方，就这样走了一小时左右，他看到一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突兀地矗立在前方。他知道，自己已经到了无影山了。

无影山是方圆百十里内唯一的一座小土山，传说颞颥帝曾在这里建木观。据说，从前山上还有庙宇和洗马池，可惜这一切在六十年代被夷为平地了。

到了八十年代，蛰伏许久的物质主义终于苏醒和勃兴，大家突然就忙碌起来，没有人去关心镇子西北的那个土疙瘩。加之山上有不少土洞，有些人晚上在那里撞过邪，还曾有一个孩子钻进土洞里去玩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过，所以人们对它敬而远之。孙彤从小就被警告要远离土山，除了胆大的野小子，似乎也没什么人敢到那里去。就连土山附近的田都没人敢去耕种，周围愣是闲出来了半顷荒地。

所以当看到无影山的时候，孙彤心里陡然一惊——这条小路正好从山下经过。他做个深呼吸，一路小跑起来，想快点经过这片不祥之地。

但事与愿违，或许他也有些紧张，跑起来的时候脚下忽然被什么绊住，一个跟头摔倒在地，脚踝处顿时像被钉上钉子似的传来难以忍受的剧痛。

他几次尝试想站起身来，但都失败了。没有办法，自己跌倒的地方正是山脚下，看样子今晚很难回家了，只能等明早求助过路的乡亲们了。

所谓祸不单行就是如此，恰恰此时风起云涌，月亮顷刻就被遮在云后，周围一片黑暗，天上竟然淅淅沥沥落起雨来。

这条路是黏土路，路边也没有可遮掩的地方，被雨一淋就泥泞不堪。孙彤实在无处可躲，想想山上还有些洞，如今也顾不上什么害怕了，他咬牙忍住剧痛，一瘸一拐地挪上山坡，钻进低处的一个洞穴里避雨。

洞里有些干草，孙彤咕咚躺在上面。虽然脚踝的疼痛像醉酒后的空虚感那样无法消除，但这番折腾让他筋疲力尽，他把头一歪就睡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雨已经停了，他借着洞口洒进来的月光看看表，已是深夜两点多钟。脚痛似乎好了许多，但一动还是觉得痛。他打量着这个山洞，洞似乎很深，里面有凉飕飕的风吹过来，夹在风里的似乎还有像喁喁私语般的声音。联想到之前听过的传说，孙彤不禁有些担心，他小心翼翼地朝洞口那里爬了爬——如果有什么妖魔鬼怪从洞里冲出来，他可以第一时间挪出洞外，滚下山坡。

但那种声音停止了，只有夜枭的怪笑从山腰处几株槐树上传来，听起来尤为瘆人。孙彤下意识地往外面望去，但这一眼让他惊讶得僵坐在那里无法动弹。

天空中浮着两个月亮，一个大一些、亮一些、饱满一些，另一个则有些小、有些发黄、有些昏暗，轮廓也没那么清晰。两个月亮很有默契地彼此守望着，一并发出淡淡的光，只不过小月亮的光更朦胧些罢了。

孙彤用力揉揉眼睛，甚至使劲给了自己两个耳光。脸颊传来火辣辣的真实的痛，这不是梦境，不是幻境，两个月亮挂在天上，就像军训时早饭餐盘上的炸花生米一样真实。

孙彤忍痛站起来走出洞口。他单腿站立，久久凝视着那两轮月亮，试图把它们和现实世界的某种合理联系思考出来。但没有用，受过的教育让他知道，地球只有一颗卫星，月球孤零零地围着地球旋转，它没有兄弟姐妹。

远处的麦田里忽然传来沙沙声，孙彤惊讶地望过去，只见那里出现了两个小人的模糊身影。他们手挽着手，快速走过麦田，走上长满茅草的荒地，朝土山的另一侧走去。当走到无影山脚下时，他们有默契地蹲了下去，然后——两个小人忽然莫名奇妙地消失了。

他们消失的地方没有茂密的灌木。茅草在秋天会长得很高，但这是暮春，它们仅有一尺多长，即便他们趴在地上，从孙彤这个角度居高临下地望过去也会发现的。但和天上的两个月亮一样无法解释，小人们凭空消失在了他的视野里。

孙彤有种想跑过去一探究竟的冲动，但限于脚伤，他很难移动步伐。他盯着那里看了半天，两个小人仍然没有出现。长时间的单腿站立很容易变得疲劳，他最后看看天上的两个月亮，艰难地挪回到山洞里，躺在干草上，在困惑中再度睡了过去。

吵醒他的是一种异样的声音，他猛地睁开眼睛，恍惚中感觉到洞口有某种东西在盯着他。

孙彤刹那间出了一身冷汗，他甚至感到自己的魂魄都惊得从天灵盖上窜了出去。他“腾”地坐起来，迅猛的动作也吓了洞口的东西一跳。在那一瞬间，孙彤看清了那个家伙。他不像是动物，更不像是人。他（权且用这个代词描述之）像羊一样浑身长着白毛，头上有两只犄角，却长着张人类的面孔。他的眼眶凹陷，眸子里闪过一丝沧桑和无奈。但就在电光石火之间，他忽然一闪就不见了踪影。

孙彤觉得自己的心都跳到了嗓子眼儿里。他强忍着，让自己镇静下来，蹑手蹑脚地走出洞口。两个月亮还在天上，但小月亮的影子愈发淡了。他警惕地扫视了一下周围，羊男早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看来无影山确实有些诡异，无论是小小人也罢，羊男也罢，他们似乎都没有害人的意思。想到这里，孙彤心里踏实了一些，当正要转身回到山洞里时，他蓦然发现自己脚底下躺着一只怪异的东西。

那东西有半米多长，看上去圆圆滚滚的如同一只庞大的蛹。它外面是层黄白色的皮，摸上去有些拉手，皮下面还透着一点光亮。孙彤小心地用手戳了戳，皮下面居然是鼓鼓的，像是充满了空气。

孙彤借着月光，手忙脚乱地从这个“蛹”的上面摸出一片更软的地方，那里有个直径约二十厘米的窟窿。孙彤用力把窟窿边上的皮卷起来，他再一次震惊了，那里露着一个小孩的头，孩子的下半身藏在“蛹”里，只有头在外面。她闭着眼睛，安静地呼吸着。

孙彤忍住惊讶，伸手朝她头下面的“蛹”里探去，那里塞满了软绵绵、暖轰轰的絮状物，孩子的整个身子就躺在絮状物中间——她悠然地睡着，嘴上还时而露出浅浅的微笑。

## 二、所谓百分百的女孩

有多长时间没回来了？我坐在学校的长椅上，身后不远处的教学楼蒙了一层绿纱布，看样子正在装修。这里好多东西都变了，我默默地想着。

如果从毕业算起，竟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了。虽说曾经还陪妻子回来侦破过“培尔·金特”案，但那是几年前了呢？我掰着手指回忆着，记得那是个夏天，整个世界都浸透在蝉鸣声里。

我就这么胡思乱想着，忽然发现一个穿着若绿格子衬衫、正蓝色牛仔裤和黑色红条帆布鞋的女生正站着看我。

“是言老师吗？”她打量了一番，忽然开口问。

我吓了一跳，有些慌张地站起来回答说：“就叫我名字好了——你是孙翡吗？”

“嗯。我哥出什么事情了吗？”她略显焦虑地问。

“一言难尽，他现在有些麻烦脱不开身，不过不要紧，没有什么人身安全的危险，也没有疾病，他只是在某个安静的地方居住着。这么说能放心吗？”

她点点头：“多少放心了一些，我只有这么一个亲人了。”

“要不——我们坐在那边聊聊，你哥跟我说了一些事情。”我指着旁边的凉亭说。

她微笑着表示同意。我们刚迈步朝凉亭走去的时候，忽听咕咚一声，一块残砖从正装修的楼上掉下来砸到我们脚边。

孙翡带着嗔怪的眼神朝楼上看了一眼，又朝我做了个鬼脸，把书包顶到脑袋上。

亭子里有石桌石凳，我们俩相对坐下。大概是因为凳子太凉，她从挎包里掏出本教科书来垫在石凳上，少顷又递给我另外一本。

“我不用。”我摆手说。

“会着凉拉肚子的呀。”她推给我。

我只好接过来，看看书名是一门大学公共课的课本，便心安理得地坐到上面。

“名字——是你哥给取的？”我实在不知该怎么打破沉默，只好选择最平庸最保险的方式。

“嗯。他说彤是红色，虽然鲜艳但容易烧伤自己。他希望我是绿色的，生机绵远，久久不绝。但其实哪里有什么生机，我觉得我更像块绿色的石头。”

“翡翠本身就是石头嘛！”我笑了笑——心情有些沉重，估计笑容就像被雨淋湿的狗一样难看。

“我哥是被逮捕了吗？”她突然单刀直入地问。

“是，不过还好，他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我试图安慰她，“函数”组织有多少没有被查出来的内幕我心里也没底。

“我知道你找我的目的，我哥是想让你想办法来了解我的身世吧？一个半夜被他捡来的小孩，养父母都去世了，哥哥马上也坐牢了，他肯定是想帮我找到亲生父母，好有个托付吧。”孙翡淡淡地说，那语气就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所以希望你告诉他，我已经长大了。生活什么的都能自理，他去年给我的那笔存款足够我上完大学、租房子、找工作用的。我一丁点儿压力也没有，也不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可能像哥哥说的那样，我也许就是从泥土中生出来的。要是有余余的精力，就去做点有意义的事情，不要再偷偷雇人查我的身世了——我口渴了，要不要喝杯水？”

我有点茫然，茫然到只能跟着她走。眼前这个女生确实是现实中的女生，不会飞也不会变身。但我总觉着她有一种莫名的乖离感，她身上一定藏着某些秘密。

我俩走进学校旁边的“雕刻时光”咖啡馆，都点了摩卡。我边等咖啡边想，不去琢磨那些乱麻般的事情，在这个暖洋洋的春日午和一个百分百的女孩喝杯咖啡也不错。

但现实的残酷性总会莫名地跳出来秀给你看。我正准备开口询问的时候，一阵匆遽的脚步声忽然从木楼梯上传来。我抬头看去，正好和妻子的目光撞在一起。

在慌乱之中我把手里的杯子扔到桌上，下意识地赶紧蹲到桌底想逃。但这是二楼，实在没有老鼠洞可钻。我瞥见屋子西边有排书架，于是不顾店员和顾客们诧异的表情，毅然决然地钻进书架后的缝隙中去。

外面的世界蓦地安静下来，某种不祥的感觉像潮水般涌起、落下。我屏住呼吸，缩起身子蜷在黑暗里。忽然一只手伸过来揪住我的头发，我惨叫一声就被提了出去。

“我说你去哪儿了呢，原来背着我跑回学校泡美眉？！”妻子怒不可遏地说，“你看看你老成这样子，肚子都鼓出来了，还想老牛吃嫩草吗？！”

“我才三十出头……”我咬牙忍痛反驳道。

“还顶嘴！”妻子把另一只手也腾了出来，薅住我耳朵拧了近一百八十度。

“好啦，好啦。”陪同妻子前来的林瑛终于舍得出手相救，“他偷偷摸摸干这事儿被抓住又不是一次两次了，原谅他吧。”

我怒瞪林瑛一眼：这时候还想火上浇油吗？

好在咖啡馆的服务生和顾客们纷纷见义勇为，我的耳朵总算保住了。林瑛和妻子终于坐到邻桌上，服务生敬畏地拿来菜单，她俩点的伯爵红茶和柳橙汁。

“这就是孙彤的妹妹吧？”林瑛小声问我。

“是啊——你们知道？”

“本来就知道，不然你老婆还不当场把你大卸八块，拧个耳朵算什么。”

她嘿嘿笑着。

“我这算公务吧，还打我那么狠——你们俩怎么忽然跑这里来啦？”我小心翼翼地问林瑛。

“出了大事件。”她低声冲我说，“你的老同学浦莹被发现绑在了学校的旧机房里，看样子‘函数’说话算话，真的把她放出来了。我们本来准备在这里等分局的同事来之后一起去勘察现场。”

我长吸了一口凉气。孙翡忽然又凑过来，用下巴指着不远处的妻子轻轻问我：“那个暴力狂就是你老婆吧？”

“是啊。”我没好气地说。

“啧啧，太酷了，佩服死了。”她一脸认真地说。

服务生又出现在我们面前，轻轻地把一杯咖啡放到她面前。

“小姐，您的黑糖玛奇朵，请慢用。”

“我要的是摩卡啊。”孙翡端起杯子来打量一下，惊讶地望着她。

“可是，有位先生说您点的是黑糖玛奇朵。”服务生更加诧异。

“他人呢？”我站起来问。

“好像——不在了。”服务生端着盘子扫视一圈。

林瑛和妻子走了过来，低头端详着那杯咖啡。林瑛随后走到吧台那里，掏出证件跟值班经理嘀咕了几句什么。很快又过来一个服务生，把那杯咖啡倒进林瑛随身携带的证物袋里。

“杯子我也要带走。”林瑛脸色沉重地说。

### 三、在穿越入口前死去的人

早上五点时，手机忽然不停地震动。我艰难地睁开干巴巴的眼睛，摸过手机来一看，是林瑛打来的电话。

“喂。”我有气无力地说。

“四个消息，两个好的，两个坏的，你想听哪个？”她在电话那头说，声音遥远得就像是南极传来的。

“别开玩笑！我还没睡醒呢！”被打扰了清梦，我终归有点儿愤怒。

“真的。那我分开对你说啊，好消息之一是浦莹身体什么的都还好，正在接受我们的调查询问；坏消息之一是别人给孙翡点的那杯浓缩咖啡确实含有毒性物质，说明真有人想谋害她。”林瑛在电话里说。

“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了，我们俩在学校里聊天时差点被楼上掉下来的砖头砸中呢。”我补充说。

“看来她被盯上了，我觉得更像是某种警告——‘函数’怕孙彤泄露组织的秘密，就用威胁他唯一亲人的方法来警告他或者我们。”林瑛若有所思。

“那其他两个消息呢？”我睡意全无。

“好消息之二是我们在经过商量之后，决定替孙翡向学校请假避避风头，同时请你当保镖，陪美女回老家找点线索，破解孙彤提出的疑案；坏消息之二是我正发短信把这件事告诉你老婆。”她在电话里坏笑。

妻子的手机“叮叮”响了两声，她迷迷糊糊地坐起来，边拿起自己的手机边问我：“跟谁打电话呢？”

“跟林瑛呗。”我简单回答一句，马上连滚带爬地跳下床说，“我去准备早饭……”

妻子并没有过分阻挠我陪孙翡回乡的事，大概是看到浦莹的狼狈相之后她的心情格外愉快吧。

孙翡的家乡离北京只有三小时的路程。不过自从她养父母去世后，哥哥孙彤已经把老家的房子卖掉，所以林瑛帮我们在离镇子不远的开发区酒店里订了两个房间。

刚安顿好吃过晚饭，孙翡就提出，可以趁着月色步行去无影山看看。

“大晚上去？那里不是经常闹鬼吗？”我有些踟蹰。

“怕什么？现在不是二十年前了，山头早成了一个土疙瘩。好多人盖房子用土都偷偷去挖山，要不是前两年土地局严打一次，那山恐怕早就夷为平地了。”孙翡不以

为然地说。

我想想也是，作为男人，和一个漂亮女孩夜出散步似乎不应该害怕才对。况且今天正好是望月前后，夜访无影山或许能像孙彤一样进入 1Q84 年的世界也未可知。

这个开发区的面积并不大，晚上工厂下班，工人撤离，这里就一下子变成了史前世界。我们俩始终保持着半个身位的距离，沿着无人的街道朝远处走去。街道显得异常宽阔，路灯稀稀疏疏地亮着，橘黄色的光描出我们寂寞的影子。我本想找个话题，但不知说点什么才好，于是就这么沉默着走下马路，转到田间的土路上。

月光代替了灯光。这个时节和孙彤走进 1Q84 年的时候相近，小麦正在拔节，路边有草虫鸣叫，只不过今夜天空晴朗，月明星稀，大概不会有骤雨忽至吧。

孙翡带着我走了大概一刻钟，前面果然出现一座孤零零的土山。山坡平缓，目测海拔约有二十米左右，山底下是片荒地。

我们沿着被踩出来的弯弯曲曲的小路朝山上爬去。孙翡捡来一根枯树枝，不停地探着前面的路。

“打草惊蛇吗？”我问她。

她点点头说：“你侧着耳朵去听。”

我仔细聆听，果然草丛中有很多的声音传来。

“蛇啊，老鼠啊，昆虫啊，现在是人家的活动时间，所以要打声招呼，别不期而遇显得尴尬。”她很严肃地对我说。

我们很快爬上山顶。月光下是一望无际的深绿色麦田，风里带来远处槐花的香味儿。我凝视着天上的月亮，直到盯得两眼流泪，它依然是静悄悄的。

“走吧。”我对同样仰望月亮的孙翡说，“看样子咱们没有穿越到 1Q84 年的缘分了。”

她刚要点头，忽然又充满警惕地“嘘”了一声，快速地蹲下。

我也紧张兮兮地跟着蹲在地上。她看着我，用特别小的声音说：“有人来了。”

我也听到地面上传来沙拉沙拉的声音。孙翡做了个手势，带我猫着腰钻到草丛中。

一个扛着铁锹，背着沉甸甸袋子的大个子男人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他咳嗽着走到土山脚下后绕上了山坡。

“镇上的宋九，好吃懒做，小偷小摸，光棍一个，看见女的就流口水。咱们远远地绕开他回酒店吧。”孙翡厌恶地说。

我点点头。我俩盯着宋九走远的背影，估摸着 he 已绕到山侧面才下山往酒店走去。

因为从无影山到开发区只有一条笔直的土路，而且今晚月光朗朗，所以我们走上土路时，回头还能看到宋九黑驴儿似的一点点背影。他好像坐在山坡上抽烟，烟头一亮一亮的。

“也不知道这人在干什么。”我说。

“没准想去开发区打猎，在山上歇歇脚。”孙翡回答。

“打猎？”

“嗯，看到没人值班的工厂，跳进去顺点东西什么的。”她边走边回头向我解释。

“那为什么要带着铁锹？我看像去挖什么东西。”我说。

孙翡没有说话，而是停下脚步，死死盯着土山的方向。

“怎么了？”我问她。

“宋九忽然不见了，你看。”她对我说。

我的视力不错，但张大眼睛朝山上看时，确实没看见宋九的身影。

“是不是钻草丛里去了？”我问。

“他待的那块儿没多高的草，也没有树，人蹲下都能被看见。我刚才还盯着他正站起身来挖土，一阵风吹来我眨了下眼睛，他就忽然不见了。”孙翡认真地说。

“不会吧？难道他穿越到 1Q84 年了？”我问，“要不咱们回去看看。”

孙翡皱皱眉头，看样子多少有些不情愿。但我俩望了那块光秃秃的山坡一会儿后，她终于表示同意。

“去看看吧。万一真出现了 1Q84 年，我就可以回到故乡了。”



我们俩快步走向无影山。通向宋九消失的地方没有现成的路，我一路上被碱蓬根绊得栽了好几个跟头。

孙翡忽然短促地“啊”了一声。我朝她指的地方看去，一个黑壮的男人躺在山坡上，他的头上有块黑乎乎的血迹，铁锹被扔在旁边，脚下的蛇皮口袋里还装着半口袋刚挖的泥土。

“看来1Q84年不是那么好去的。”她半晌才叹口气说，“他大概就是在穿越入口前死去的人吧。”

#### 四、“渔夫”和“文学”

我面前坐着两个警察，一高一矮。高的皮肤黝黑，手指粗短。矮的白白净净，举止斯文。看上去正像村上春树的小说《舞！舞！舞！》中被命名为“渔夫”和“文学”的那两个警察。

“喂，我们的耐心可是有限的！我这个人脾气急躁，冲动起来也有用暴力解决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事情很简单，只需垫着书本什么的，招呼你几拳就什么都说了！”“渔夫”瞪大眼睛对我吼道。

“还要让我说多少遍？！我和朋友晚上散步，路过无影山，就发现那个人跑上山坡然后死掉了。具体情节我已经对你们描述了五次，再也不想说些什么了。”我摆明姿态。

“渔夫”怒发冲冠：“让我说得更明白一点儿吧！无影山那里之前发生的两起奇怪的案子也有你的份儿吧！”

“什么？”我的好奇心一下子就被激了起来——果真就像孙彤说的，无影山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

这时“文学”的手机响起。他边接电话边看我，通话结束后又跟“渔夫”耳语几句。少顷，两个人突然迅猛地站起来给我敬了个礼。“渔夫”因为动作过大还把自己的椅子带翻了，叮叮咣咣一阵乱响。

“欢迎言专家前来指导工作！招待不周，请多原谅！”两人齐声大喊，震得小屋里嗡嗡作响，我吓得差点从椅子上栽下去。

我心里明白，肯定是林瑛那边跟他们上司打过招呼了。

“行了，行了。”我心想既然妻子不在，装装专家也无伤大雅，于是清清

嗓子说，“你们刚才还想招待我一顿拳脚呢。你俩赶紧坐下，跟我讲讲无影山的事情吧。”

“这个……”“渔夫”搔搔头，有点难为情地看着“文学”说，“还是你讲吧，我说话总不像你那么有条理……”

“文学”讲述的故事——散步的尸体

宋永展是晚上喝了点儿闷酒后忽然决定去儿子坟上看看的。

强强是他最疼的儿子，有先天性心脏病，去世时只有十六岁，正是好的年龄。

按照当地的风俗，未出嫁和未娶亲就身故的人不能入祖坟，只能单独葬在荒郊。宋永展请了个风水先生，专门为强强物色了一处好地方，那里临近无影山，不远处还有条水渠，先生说是个不错的穴位。出殡那天宋永展请了县里最有名的锣鼓班，风风光光地把儿子送走。镇子上的人都说他做足了面子，强强遇到个这么疼他的爹，活十几年也值了。

但宋永展心里的痛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自从强强走后，他就觉得晚上特别漫长。他开始借酒浇愁，酒后就对着桌子上的碗碟自言自语，但往往说上几句就停下来擦拭眼泪——他对面坐的再也不会是强强了。

所以那天晚上他决定去看强强，坐在坟前跟儿子聊聊天。他喝了酒，但绝没到喝醉的地步。那晚空中只挂着半个月亮，但天气晴朗，所以借着月光还能赶路。宋永展拎着酒瓶，晃晃悠悠地从大路绕到田垄上。此时正是秋深时节，庄稼早已收割完毕，整个田野里显得异常空旷。宋永展望见无影山黑乎乎的影子，离它不远的地方有几棵大树，强强就躺在树下的泥土里。

宋永展坐在强强坟前。地上有些凉，他开始打起哆嗦来。幸好带着酒，他“咕嘟”灌下一口，觉得心里踏实多了。

他想对强强说些什么，一时又不知从何处讲起。他在沉默中拍着坟上的土，感觉就像爱怜地拍着儿子的头似的。

可他忽然意识到有些异常，坟上的土又潮又凉。这不像是已经放了五天被风吹干的土，而是像刚从地里挖出来的新土！

宋永展仿佛触电似的弹跳起来。他愣了一下，随即蹑手蹑脚地绕到坟后面——他看到那里有个一尺多宽的洞。

难道有人盗墓？这是跳进他脑海中的第一个念头。但他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现在又不是古代，不讲究用贵重物品陪葬了。那么是有人偷尸体吗？他想了想应该也不可能，他不相信小镇上真有“恋尸癖”这种变态，何况强强已经死去多日，偷盗器官也没什么价值了。

宋永展正在发呆冥想的时候，忽然听到无影山方向传来咯咯的笑声。他转身望去，只见有个不高的身影在远处朝着山的方向蹦跳着。

他霎时从头到脚出了一身冷汗。难道——强强从坟里爬出来了？！

此时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对儿子的思念使宋永展顾不上那么多。他立刻朝那黑影追了过去，但无影山那里有很多荒草灌木，那影子跳着跳着就不见了踪迹。

宋永展围着无影山上上下下搜寻了一遍，除了几个土洞没有进去，其他地方都搜寻了。但是他依然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发现，只好垂头丧气又朝坟地走回去。

几只停在树上栖息的乌鸦飞起来呱呱叫着。他忽然听到坟墓里传来一种奇怪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有人在用力爬动的声音。

宋永展快步奔向树下。他发现的那个洞已经被一具尸体堵上，那具尸体还没有爬进墓里，洞外面露着的腿还上下用力地动着，那腿上穿的正是强强入殓时穿的衣服。

宋永展觉得自己头发都竖了起来。他试着叫了声“强强”，洞外的两条腿像感应到了似的停止了摆动。他哆哆嗦嗦走到跟前，颤抖着伸出双手，抓住那两条腿硬生生地往外拽。

那确实是强强的尸体，他身体僵冷得像冰柱一般，脸上已全无血色，唯有两只翻白的眼睛死死地盯住他。

宋永展惊叫一声抱住了尸体，哀号着朝镇子上跑去。

“文学”讲述的故事二——火中的人蛹

正月十六，烤百病。所谓的“烤百病”是镇子上的一个传统节日。每到这天，孩子们都会在村外点起一堆堆篝火，边烤火边玩耍——这天只要不在村子里纵火或者烧掉人家的草垛，一般情况下大人是不会干涉的。

涛涛和赵扬都在镇上的小学读五年级，他俩是学校里公认的淘气大王。他们看着村外的几堆小小的篝火，觉得实在不过瘾。

“小火堆有什么意思！”涛涛说，“要不咱们再点个草垛？”

去年两个人嫌不过瘾，跑到洼里把刘墩儿家的柴禾垛点着烧个干净，为此赵扬爸爸动了雷霆之怒，差点没把他打死。

赵扬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屁股，皱皱眉头说：“还是别干这些缺德的事儿了。”

“可这点小火没意思啊！”涛涛的理由执著而饱满。

“对了！”赵扬脑袋里灵光一闪，“咱们干脆去无影山吧，那里有很多野草，还有小树丛，如果把那里点着，肯定比烧草垛有意思多了！”

“你太有才了！”涛涛使劲捶了他一拳，两人高高兴兴地朝无影山跑去。

无影山虽然离镇子有点远，但如果山上的草都燃了起来，那远处肯定也能看得到。

“咱们在开学前可干了件大事！”涛涛边走边激动地说。

“嘘！你看前头过来一个人！”赵扬指着不远处提醒他。

“躲起来，要是被大人发现的话，大事就干不成了！”涛涛当机立断地说，两人赶紧藏到了路边的树后面。

那人哼着小曲，背着铁锹，晃晃悠悠甩着手走过来，他们认出那是镇子上的光棍宋九。

“这么晚了，他出来干吗？”涛涛小声嘟囔着。

“肯定又跑到开发区工厂里偷东西了。”赵扬说。

等宋九步履踉跄地哼着曲子走远，两人才绕出来，跑到无影山脚下。

“从南边烧起吧，南边草壮。”赵扬说。

涛涛点点头，两人把手里的木棒举起来，木棒前面缠着厚厚的十几层塑料袋。当塑料烧化的时候，就有带火的油滴落到了草地上。这样走到哪里，哪里就燃起一道火龙。

地上一尺高的野草很快就呼呼地烧了起来。涛涛和赵扬看着不断舔舐周围的火苗，不禁心情激荡。

“咱们往上走，把火引到山坡。”涛涛说。

赵扬点点头，两人举着塑料火把往山上走去。

没有风，火烧得有些“含蓄”。但茂盛的枯草很快就让火苗变成了火焰，越往上走，火烧得就越快。若走得慢了，就会感觉到火焰炙烤的疼痛，到了最后，两个人都迫不得已拿着塑料火把飞奔起来。

“太过瘾了！”涛涛大喊着。

赵扬还从来没有放过这么大的火，眼看整座土山都变成了火海，他简直激动得想要骂脏话了。

但是脏话还没出口，脚下就踢到一个圆滚滚的东西，他扑通一下被绊倒了。

“妈的，什么玩意儿！”他终于把脏话骂出，连滚带爬地坐起来。借着火光看去，只见绊倒他的是一个椭圆形的东西，那样子就像个超级蚕茧。

赵扬下意识地伸手摸了一下，那东西有点软，里面似乎有什么冷彻肌骨的东西。

涛涛也跑了过来，看到它就问：“这是什么？”

“不知道，刚才把我绊倒了。”赵扬回答。

“烧掉它！”涛涛十分干脆地举着火把，让塑料火油滴在上面。

火苗慢慢将“蚕茧”的表皮烧熔，它整个塌了下去，看样子里面确实充了气。

赵扬忽然看到一团黑乎乎的东西露出来，火苗高兴地窜了上去，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一股难闻的气味冒出来，他觉得这气味很熟悉，镇子上偶尔停电，在烛光下做作业低头过多，火苗就会烧着头发——就是这种味儿！

他打了个寒战，赶紧将火把举近。“蚕茧”的表皮随着熔化猛地缩小了许多，那底下忽然露出一张苍白的年轻男人的脸。

## 五、刺客来了

酒店依旧冷冷清清，我坐在大厅的小吧里要了杯咖啡提神，想把二十年前孙彤的奇遇，“文学”讲的无影山的两件怪事，以及我们昨晚的遭遇理出个头绪来。鉴于这几件事讲起来过于复杂，我不妨把它们按照时间顺序取名为“1Q84事件”、“行尸事件”、“蚕茧事件”和“半袋土事件”。

“文学”当时讲完后，“渔夫”又补充了“行尸”和“蚕茧”事件的后续情况。宋永展那天夜里抱着儿子尸体刚回到镇子上就被邻居告发，派出所立刻调人把精神错乱的他制服。强强的尸体也被移送给法医重新检查，法医认定那只是一具死去多日的正常尸体。为防止意外，派出所还把尸体在法医医院的太平间里多放了几天进行观察，但那尸体始终规规矩矩，不坐起，不讲话，更不会站起来散步或者钻回土洞里。强强的尸体在停放三天后再度入土，但他父亲却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刺激，至今还处于时而清醒时而痴傻的状态中。

至于涛涛和赵扬的恐怖经历，两个孩子当即就被吓破了胆，跑回家后又怕大人责骂，所以都闭口不说。赵扬回家就发起高烧，等烧退了已经是五天之后。他犹豫了半天才偷偷告诉母亲，母亲惊吓之中赶紧报警。等“渔夫”和“文学”两人赶到无影山勘察现场时，那里只有火烧后光秃秃的山坡，根本没有什么“蚕茧”和尸体。

我问他们有没有在“蚕茧”事件中调查宋九。“渔夫”说因为既没有尸体又没有听说附近有什么命案，没有人会因两个小孩颠三倒四的证词去调查什么。他当时只是觉得事情又发生在无影山未免有些蹊跷，便在下班后去宋九那儿询问了一些情况。宋九承认自己确实趁着开发区的工厂刚刚开工不久，去顺了点零件卖了废品。他又找了工厂，工厂郭老板说确实丢了些拆下来的机器零件，本来就是废品，因此不愿追究。于是，这件事到此也不了了之。

我想了半天，觉得宋九肯定不会仅仅是“蚕茧”事件的过客，他或许知道些什么，而他知道的东西或许就是使他毙命的缘由。

我正拿墨水笔在餐巾纸上写写画画，忽然扫见有两个瘦弱的男人拉着行李箱去前台办入住。因为县里的开发区没什么大工厂，在酒店里入住的外地人寥寥无几。酒店的收入主要来自酒宴和休闲娱乐。

不知为什么，我总感到俩男人的眼神时不时瞥向这边。这情形使我不由警惕起来，孙翥在大学附近遇到的两次危险历历在目——“函数”组织可不是省油的灯。

我拿起手机给她拨通电话，她告诉我还在派出所协助警察了解情况，一会

儿就回来。

“咱们要不要换个住的地方？”我问。

“离镇子近的酒店就这一间了。”她简洁地回答。

“那——你是不是坐派出所的车回来？到酒店先不要下车，给我打个电话，有事情要告诉你。”

孙翡打来电话的时候我还在睡觉。梦里，我独自一人站在无影山的土丘上，正前方挂着两个硕大的月亮，而地上却铺满了大大小小的空气蛹，空气蛹里面都是死去的人，简直就像一个个尸袋。

“喂，我到楼底下了，两个警察护送我回来的。”她在电话里简洁地说。

我飞奔下楼，看见一辆黑色桑塔纳停在酒店门口，赶紧跑过去打开门。不出我所料，“渔夫”和“文学”也在车上，孙翡在车后面左边的座位上连连打着哈欠。

我把那两个可疑的瘦小来客的事情讲了一遍。“渔夫”果断地陪我们下车，去前台亮出警官证询问，前台接待说两个男人登记的名字叫姚亮和盛天天，北京人，这名字听起来倒像姚明的弟弟和少儿频道的主持人。

“真有传说中的刺客？”“渔夫”眼睛瞪得像秋天的苹果。

“或许是。”我又把孙翡前几天在学校的遭遇讲给他听。

“太好了！我当了快十年警察，真没遇到过刺客啥的，要有的话总算可以露一手了！”他兴奋得跟嗅到蜂蜜味儿的狗熊似的。

“别介，我们只想安安稳稳地待会儿，昨晚被审了半宿，还得上去补补觉呢。”孙翡笑着说。

“睡觉时小心点，房间要上锁，最好把门链也挂上。”我提醒她。

“晓得了，大叔。”她朝我撒娇般一吐舌尖，飞也似的就朝电梯跑去。

“用不用我留下保护你们？”“渔夫”兴高采烈地问。

“算了，有你更不靠谱。”我一口回绝他——他的样子倒真像个刺客。

孙翡的房间就在我隔壁。大概是因为提心吊胆的缘故，我睡一会儿就醒去聆听隔壁有没有异常动静。等我再一次睁开眼睛时已是傍晚六点，看看外面天色已晚，我决定给孙翡打个电话，约她去酒店的餐厅吃饭。

我坐在门口的地毯上足足等了半小时她才懒洋洋地出来。我们俩下了电梯，到二楼的餐厅里简单要了点儿吃的。

“喂，你是不是又陷到眼前的案子里去了？别忘了咱们这次来目的是什么。”她边小口呷着汤边提醒我。

“我知道，是为了查清你的身世，好让你哥哥配合警方嘛。”

“那就别管眼前的事儿，这些事儿我都听说了，它们多多少少会影响你的判断——我之前听人说过，以往的案子其实都是你老婆破的，你只是跟着添乱的角色。所以还是别高估自己了，专心致志地琢磨琢磨我哥的奇遇吧。”她冷冷地说。

“谁说我是跟着添乱的角色啦？”我很不满地叱问道，“好多案子都是我搜集的第一手材料！告诉你，我不是那种可有可无的角色！最近发生的案子我查定了，况且你怎么就知道最近的案子与你哥的奇遇没什么联系呢？毕竟都是在无影山发生的！”

“除了发生地相同这一点，还有其他相似之处吗？”孙翡反问我。

“这……”我忽然回忆起自己的梦境来，“还有就是你哥在一个类似蛹状的口袋中发现了你，而过年时两个孩子发现的那具尸体也是在类似‘蚕茧’的口袋里，蚕茧和蛹，难道不是很相似吗？”

孙翡不再说话，好像在沉思着什么。我喝了口可乐，气呼呼地不愿再看她。但就在我扫视餐厅的时候，忽然发现那两个新住进来的瘦小男人坐在阴暗的角落里，正时不时地望着这边。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就在这时，一只宽大的手掌拍在我的背上。

我回头望去，“渔夫”正哈哈笑着对我说：“不用怕，怕什么怕？！跟你说，我下班后就是你们的私人保镖了！”

## 六、有历史的铜圈

“虹彩”毛巾厂是开发区最大的工厂之一，“渔夫”开车带我和孙翡刚过去就看到一个黝黑瘦小的人拿着个罗盘在厂子门口比画，他身后跟着个同样瘦弱、脸上长满皱纹的男人。



“那瘦子就是为宋永展儿子看阴宅的风水先生，乡里人都叫他徐半仙。他身后的男人是这个工厂的老板郭克勤，他年轻时外出多年，做买卖发了财，但老婆孩子都过没了，所以出奇地迷信，这些年可没少被徐半仙骗钱。”“渔夫”向我们解释道。

“老徐！”“渔夫”大喝一声叫住徐半仙。

“呀，原来是您啊，有什么指示啊？”徐半仙停住脚步，嬉皮笑脸地说。

“跟你再了解点情况，关于宋永展他们家强强的事儿。”“渔夫”递给他一根烟说。

徐半仙笑嘻嘻地接过烟，点着并吸了一口说：“强强的事儿我已经跟您说了好几遍了——老宋请我给那孩子选个好点的阴宅，我就点了个好穴位啊。”

“你为什么要选在无影山附近呢？”我跟上去问。

“这位小哥是……”徐半仙指着我问。

“北京来的大领导。”“渔夫”虽然讲话轻描淡写，却装出有深不可测的玄机的样子。

徐半仙脸色忽然就白了，看样子他以为我是专门从北京来查强强尸体散步案的。

“大领导，我也是照着地方上的风俗帮人出主意——再说，就算我搞迷信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罪吧……”他装得可怜巴巴地说。

“没说要抓你啊，只是跟你了解点情况。不过话说回来，你这几年也没少利用迷信活动骗钱吧？真要告你诈骗，一抓一个准儿。”“渔夫”吓唬他。

“哪里，哪里。现在都是市场经济，我这也算咨询行业，公平收费。”徐半仙点着头说。

“就是想问问你为什么给强强选靠近无影山的墓穴，老人们不都说那地方阴气重吗？”“渔夫”接着我的话问。

“这话说的，强强本来就是夭折，没结婚就死了的人不能入祖坟，葬在孤坟里就成了孤魂野鬼，没有配偶的人是永世不能超度的。你们想想，强强本来体质就不好，孤魂野鬼要不找个阴冷的地方藏着，不等着受人欺负吗？”

我点点头，徐半仙说得有些道理。

“对了，宋九也没结过婚，他死了葬在哪儿？找你看了吗？”孙翥接过话

来问。

“哟，宋九那种老光棍变成野鬼最好，我不会给他看阴宅的，再说又没人花钱请我。”徐半仙有点自负地说。

“老徐，”郭厂长不知什么时候靠了过来，“你就帮宋九看个好去处吧，别埋在无影山，看阴宅的钱我帮他出，毕竟都是乡亲。”

“郭厂长您真是大人大量。”徐半仙边佩服地说着，边拉开自己硕大的提包，把罗盘放进去。

“等等！”孙翡忽然叫了一声，把我们吓了一跳。她快步上前，从徐半仙的背包里拈出几个发绿的铜圈来问，“这些东西你是从哪里找到的？”

徐半仙挠挠头说：“忘了什么地方捡来的了，我包里有好多破烂——每次选穴位下葬时我都会跟去看，如果挖出点什么东西来我就收着。这几个铜圈大概是没收拾干净落下的。”

“能送给我研究研究吗？”孙翡瞪大眼睛盯着手中的小铜圈问。

徐半仙从她两个手指间使劲把铜圈抠过来反复看着，大概是确定它不值钱后才扔给孙翡说：“这怎么说也是件古物，不过咱们投缘，算送给你吧！”

我把铜圈拿过来看着。孙翡偷偷给“渔夫”使了个眼色，继续问徐半仙说：“你能不能想想是从什么地方找到它们的呢？这对我们了解案情很重要。”

“对对，很重要！”“渔夫”跟着敲边鼓。

“估计能想起来，不过你们得容我琢磨几天。”徐半仙有点儿犹豫。

“可以！”“渔夫”思考了一下，大手一挥放他走了。

“这叫欲擒故纵。”等大家都上车后，他才笑嘻嘻地跟我们说。

“希望他能早点想出来。”孙翡叹口气说，“这对查明我的身世很重要——我从上大学后，每年四月份都会收到匿名信，里面都有这么一枚铜圈……”

“这不是铜圈，是一枚环钱。”我指着铜圈上残存的文字说，“大概用东汉五铢钱做的。三国两晋时候是乱世，许多人把原来的钱币中间鏊下来，一钱两用或另行铸钱，留下的外圈就叫环钱。”

“很值钱吗？”“渔夫”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

“值钱倒谈不上，不过环钱传世的很少。”我说，“给你寄钱的人一定是想用它来传递什么信息。每年寄给你匿名信的日期是不是都是固定的？”

孙翡摇摇头说：“邮政的邮递服务大概不太可能在相同日期把信件送到的。不过确实每年都是在那几天。”

“你哥哥说发现你的时候是在五月份，那么你的生日是不是就在那几天呢？”我提醒她。

孙翡愣住了：“你是说，寄信的人是知道我身世的人吗？”

## 七、怪兽徘徊无影山

是该给妻子写封邮件的时候了。

我把来到镇子上遇到和听说的事情都原原本本地向她描述一遍，同时请她联系林瑛，去孙翡的学校拿到寄环钱的信封，调查一下看是否能发现什么线索。

接下来的几天有点风平浪静，“渔夫”时常来酒店关怀一下我们，看样子他似乎对孙翡很有好感，总是大卖殷勤。我和孙翡想去找发现“蚕茧”的那两个孩子，但孩子的父母一听到这事就极力回避，大概是害怕旧事重提给孩子们留下阴影吧。

我像警犬一样和孙翡在镇子上走来走去，试图从人们嘴里抠出点有价值的东西。但事与愿违，镇上的人都对我们敬而远之，就算我主动搭话，人家也敷衍两句就远远避开。

“难道他们都怕我们不成？”我问孙翡。

她摇摇头：“以往也不这样啊，有几家邻居早前都关系很好的——是不是觉得咱们发现了宋九的尸体所以有点晦气呢。”

“这里的人就如此迷信？”我问。

“也不是吧。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无影山的缘故，你想啊，几百里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兀然矗立着一座小山，几千年来得有多少传说故事把它搞得云蒙雾罩的呀。你听过猫怪的故事没？”

“没有。该不会又是顛顶时代的传说吧？那会儿流传下来的故事估计比《山海经》还玄乎呢。”我没好气地回答。

“真不是，目睹这事儿的人还活着，只不过岁数很大了。咱们要不要去打听点消息？”

“好啊！”我激动地说——事情几天没有进展，也确实需要一些新的消息，哪怕是传说也罢。

我俩穿过几条街道，走进一条狭窄深邃的胡同。胡同尽头是一处歪歪斜斜的木头门，孙翥推开门，朝里面喊了两声，但是没人回答。

“进来吧，他耳朵重听。”孙翥带我走进院子。

院子不大，但显得很整洁，三间老房子的屋檐上长着颤巍巍的野草。老杜爷身子骨看起来还算硬朗，他鬓发都已经全白了，留着一把山羊胡子，说起话来胡子一抖一抖的。

孙翥笑着说：“老杜爷，其实我们来是想问问您在无影山遇见怪兽的事儿。”

“哦，这是很久之前的事儿啦。那时候我还是个小伙子呢，比这位同志还年轻……那时候村子里经常丢一些鸡和羊，无影山那块儿倒是常出现它们的骨头，当时人们说那里有狼——小小的一座土山怎么会出现狼？充其量也就是狐狸和狗獾之类的。我们几个年轻人不信邪，上山放了把火，把草木燎干净，结果就发现几个大洞。

“当年无影山那块尽是穷人们的荒坟，一到晚上就鬼火磷磷的，叫人不敢靠近。我们在山上下了不少夹子，结果真就逮到一只小狐狸，看来那些洞非狐狸窝莫属了。于是我们就在洞口烧马粪，希望用烟把这些狐狸呛出来。

“那晚阴着天，我们打着灯笼，一直守着洞口。熏了半天，忽听洞里一声吼叫，两只东西嗖地窜了出来。我们赶紧去追，结果那东西飞快地就逃到青纱帐去了。我们看得清清楚楚，那绝不是狐狸，更不是狗獾，而是既像狮子又像猫的畜生。我们几个年轻人被吓得够戗，那次搜山也就不了了之了。

“从此镇上就把无影山的怪兽叫做狮猫。有人说这东西守着荒坟，是吃了死人肉成精的邪物儿，自那以后也再没人提抓怪物的事了。到了建国后破四旧的时候，村里的人把无影山上的庙给推倒，把荒坟都给掘了。有几个胆大的红卫兵又采取我们当时的法子，堵着山上的几个大洞用烟熏，说要抓住怪物，对它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用大网拦着周围，足足折腾了多半天，一窝怪物终于就从洞里冲出来。镇子上的民兵把它们用枪打死，剥了皮铺在公社的门口，旁边还贴着‘牛鬼蛇神打死后还要踏上一万脚’的标语……”

“抓住的怪物和您撞见的狮猫是一样的吗？”孙翥问。

老杜爷点点头：“一模一样的。”

“那您听说过最近无影山发现尸体和宋九被害的事情了吗？”我问。

老人家似乎听不懂我讲的普通话，孙翡又用当地话大声对他重复了一遍。

“听说过。”他又点点头。

“会不会是吃尸体的狮猫又回来了呢？”我让孙翡继续问。

老杜爷笑了：“其实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狮猫又回来过，但待了两三年似乎又走了。”

我对孙翡使个眼色——那不正是她在无影山被发现的时候吗？

老杜爷眯着眼睛，边想边说道：“那几年镇上又丢了一些鸡鸭猪羊的，也是无影山那儿发现过骨头，而且还有个孩子钻进无影山的洞里走丢过。当时镇上组织了些人去熏山洞，但那回什么都没熏出来，后来慢慢也就安定了，再也没出过什么怪事。”

“那最近的事情呢？”孙翡问。

“最近的事情肯定不是狮猫搞的。”老杜爷肯定地说。

“您怎么知道呢？”我急忙追问。

他用手捻着山羊胡子，呵呵一笑说：“这几回镇上也没听说丢过猪羊啊，况且宋九就不是个本分人。你们不知道他早年的事情。”

“什么事情，您知道吗？”我又问。

“我那时候在县城上班，他也在县城的殡仪馆干活，后来就被开除了。”老杜爷脸上充满了鄙夷的神情，“因为有人告他猥亵尸体。哼！他为什么一直打光棍啊，因为没人给他找媒！你们想想，这两次在无影山发现的尸体是不是都是年轻人的？”

我和孙翡目瞪口呆，在“行尸”和“蚕茧”事件中发现的确实都是年轻人的尸体。

我问老杜爷说：“那宋九被杀的事情，您怎么看呢？”

“八成是狮猫看不惯为民除害吧，要不就是死者家属的复仇。”老杜爷喃喃地说。

## 八、死者总在意料外

“你想做侦探吗？我先来教你梳理一下头绪吧。”我坐在酒店大堂里，装出十分职业的微笑对孙翡说，“这是做侦探最基础的工作了。比如截止目前，你能告诉我关于无影山的各大事件的脉络吗？”

“你老婆也是这么分析案子的吗？”她反问道。

“先别管她，我也是侦探，这是我的工作方法。”我强调道。

“但是据说你毫无用处，以前的案子都是靠你老婆。”她嗤笑着说。

“对案子进行分析的是我，她只不过是最后做个判断而已。”我无奈之下只好自圆其说。

“好吧，姑且相信你一次。”孙翡耸耸肩，调皮地拿出个绿色的小本子笑着说，“其实我早就总结过了。呶，你看！”

我吃惊地接过本子来打开，前面的内容似乎是她的日记，后面有几页纸写着归纳好的关键时间和事件：

40-50 年代：镇上丢失家禽家畜，无影山发现动物骸骨，老杜爷用烟熏出狮猫；

60 年代：红卫兵再度熏出狮猫，剥皮；

70 年代：宋九因猥亵尸体的嫌疑被殡仪馆开除；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无影山再度发现狮猫，村中有钻进山洞探险的孩子失踪；孙彤遭遇“1984 年”事件，襁褓中的我（孙翡）被发现；

前年：无影山发生“行尸”事件；

去年：无影山发生“蚕茧”事件，宋九当时路过现场；

最近：无影山发生“半袋土”事件，我（孙翦）和言桃目睹宋九被害。

“归纳得还行吧？”孙翦得意地说。

“还可以，脉络出来了。不过用我们写小说的话来讲，你这点东西就算个大纲，细枝末节的内容没有，要知道破案可都是从细节入手的。”我故作严肃地对她说。

“那你跟我讲讲，这些事件有哪些细节值得注意。”孙翦反问我。

“这个嘛……”我端详了半天，才说，“比如说什么是‘狮猫’呢？世界上真有这种动物吗？它的生活习性是什么？吃不吃人？这就是一些关键问题啦……”

“你说的这些问题，也总结得蛮好……”她咯咯笑着说，“那你说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你说吧。”我一向秉承女士优先的传统。

“两件事：看看能不能找到当年剥下来的狮猫皮，去找徐半仙问问那环钱的来历。”她言简意赅地说。

“有道理……”我不禁有点垂头丧气起来——似乎是个女人就比我强啊……

当年的公社就是现在的镇政府，我们刚到门口就看到“渔夫”坐在车上听歌。

“哟，这么巧！二位有何贵干？”他开玩笑似的说。

我把来意说了一遍，他皱着眉头想了想：“这玩意儿说不好早就没了，就算有也没人记得了。这样吧，我带你们去问问原来管库房的赵大爷。”

赵大爷看上去比老杜爷小不少，但精神没那么好。他略显沉闷地盘腿蜷缩在床上，不停地打量着我，似乎有些畏葸。

“你们别见怪，他自去年生了场大病后就这样子了。”赵大爷的老伴对我们说。

“赵大爷，我们想问问您原来在公社管库的事儿。”“渔夫”大声对他说。

“我不管库，我不管库，你们别抓我走……”赵大爷哆哆嗦嗦地说。

“他经常这样神志不清的。”他老伴说，“什么都问不出来啦。”

我们从赵家走出来，外头阳光灿烂，亮闪闪的有些刺眼。我忽然觉得那个存在着“狮猫”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而眼前的这个世界反而虚幻起来，就像漂浮在半空中的海市蜃楼——人如果总是接触黑暗的事物，大概会离光明越来越远吧？

我不禁有些担心地望着孙翊，让她这么小的年纪就参与查案，是不是不太合适呢？

孙翊倒丝毫没有注意到我的目光，她皱着眉头问“渔夫”：“还有其他人知道‘狮猫’皮的下落吗？”

“放心，这事儿交给我，我帮你们去找，不就是几张皮嘛！”“渔夫”拍着胸脯说。

与他告别后，我和孙翊又往徐半仙家走去。这个镇子沿路而建，因此东西长、南北短。徐半仙家新盖的宅子在最东边，我们在大太阳下走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望见他家碧绿色的院墙。

徐半仙家的墙上贴满了绿色的瓷砖，屋檐却是金黄色的，我们敲了半天他家大铁门上的兽头门环都无人理睬。

“莫非是出去了？”孙翊自己嘟囔道。

正在我们准备转身离开时，邻居家的门“吱呀”一声打开了。一个头发蓬乱的男人睡眼惺忪地冲着孙翊问：“你们找老徐？”



“是啊，宋远叔，徐半仙是不是出去了？”孙翡也问他。

“谁知道！老徐昨晚不知道在家里干吗，叮叮咣咣的，搞得我家狗叫了半宿，我都没睡觉。”

“那今天他出去了吗？”

“没出门。”那个叫宋远的男人没好气儿地回答。

“你怎么知道他没出门？”我赶紧问。

他白了我一眼：“就他家这跟千斤闸似的大门，每天早上一推就咕隆隆响，我们家狗听见就叫半天——今天早上根本就没听到动静。”

孙翡转头盯着我，我也看着她，我们俩几乎异口同声说出来两个字：“坏了。”

“渔夫”带着几个派出所的警察跳进院子，过了一会儿徐家巨大的铁门才咕隆隆慢慢打开一条缝。“渔夫”从里头向我俩招招手，示意我们进去。

“怎么样？”我刚迈进门就问。

“死了，被人突然从前面冲过去掐死的。屋子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凶手可能不是熟人，应该是跳墙进来想偷点东西，被发现后匆忙杀人的。”“渔夫”的眉头紧蹙，似乎有无数解不开的疑问都挤在印堂那里。

“死在什么地方？”我问。

“客厅的沙发上。”

“死亡时间呢？”

“大致在昨天晚上，看样子起码是在零点左右了。”

“这么晚他还不去睡？他穿着睡衣呢吗？”我问。

“渔夫”使劲摇着脑袋，有点不耐烦地说：“你先别问了，让我先理清头绪再说好吗？”

## 九、请柬从地狱来

徐半仙的死似乎给“渔夫”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自从当警察以来还没遇到过这种大案子，他在现场似乎有些无所适从，所以“文学”被迫中途过来接手现场勘察的工作。

孙翡沾我的“光”，也得以在现场外侧旁观。好在徐半仙的死相不是特别吓人，加上她神经也有点大条，估计这丫头晚上不会做噩梦的。

徐半仙没穿睡衣，穿着皱巴巴的衬衫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瞪圆的眼睛充满血丝，没有光芒，看起来异常浑浊暗淡。“文学”在屋子里仔细勘察了一遍，对站在警戒线之外的我们说：“你说大半夜的他跑到客厅里来干吗？”

“是不是跟人有约？”我说。

“说不好，要说是约人来吧，你如果是镇上的人就知道这家伙有多好面子了。他应该不是那种穿着满是褶子的衣服就会客的人，再说你看茶几上也没有摆上待客的酒水点心。

“而且看脚印凶手有两个人。院子西边是荒地，那里有挺大一片的踩踏，墙上也有被扒踩的痕迹。”“文学”说，“可惜的是这屋子和外面都没发现凶手们的指纹，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的。”

“你们觉得是熟人下手，还是陌生人入室抢劫杀人呢？”我问他。

“文学”眉头紧锁着想了一会儿才说：“没把握，哪方面的痕迹都有。凶手们把屋里翻得乱七八糟，还顺走了不少钱，乍一看像是入户抢劫，可据了解那些丢的东西都是方便带走的小东西。唉，真是难题！最近怎么这么不太平！”

“看来得尽快破案，凶手好像来劲儿了，这样下去不知道要杀多少人，成连环命案了。”

“还不能确定徐半仙和宋九的死有什么关系，不过据我们最近的调查，这俩人确实走得挺近的。徐半仙没少去找宋九帮他办事，我们在他书房里发现了一张宋九写的收据，他不知什么原因收了徐半仙三千块钱。”“文学”叹口气说，“可惜这俩人都死了。”

“他平时得罪的人多吗？”我问。

“照理说做他们这行的，坑蒙拐骗肯定少不了，但徐半仙在方圆几十里人缘特别好。据说他看风水和算命真的蛮准的，还有就是他不是特别钻钱眼里去的人。有家里

贫困的乡亲们找他，有时候不给钱他也帮忙。而且这么多年派出所也没接到过他欺诈的报案，我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警方勘察完毕后，“文学”给上级打电话请示了一下，破格带我们在现场转了转。据他说徐半仙原来有老婆孩子，但前几年离婚后就一直独居。他似乎是个相当严谨的人，屋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尤其书房里整整齐齐，书架里的书分类摆放得很有规律。书架旁边有个收藏柜，里头陈列的古董都被翻得东倒西歪。我在其中发现了几样较为不错的物件，但看样子是出土的东西。

“徐半仙是不是倒卖文物啊？”我问道。

“文学”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他的确收藏些东西，好多都是求他帮忙的老百姓半卖半送的，不过这家伙基本不做古董买卖，我们平时盯他盯得比较紧，有点儿风吹草动都能掌握。”

“那是你们都不了解他跟宋九经常来往的事儿。”孙翡小声嘟囔着。

在屋子里面走了一遍，以我的眼力没发现太多问题。孙翡似乎有心事，她总是在寻找什么似的。“文学”又把我们领到徐家围墙西边的荒地上，那里的野草确实有被人大肆踩踏过的痕迹。

孙翡半弯着腰认真观察着那些被踩折的草，她忽然从草底下用手指粘出来个东西朝我晃晃，我抬头看见那是一枚环钱。

孙翡朝我做了个“嘘”的姿势，然后趁“文学”不注意轻轻把钱放进了自己口袋。

我们在现场整个看了一遍，“文学”这才把我们送到街上，说：“我还要赶紧回所里汇报，就不开车送你们了。”

我点点头，等他开车走后赶紧问孙翡：“这是重要的物证，你为什么不交给警方？”

孙翡摇摇头：“我总觉得这东西在我身上才稳妥——它好像是在凶手跳墙逃跑的路上遗落的。凶手为什么要带着这不值钱的东西走呢？这个除了对揭开我身世有用外，还有什么值得凶手用杀人的方法强行得到的呢？难道凶手是不想让我查到自己身世的人？”

“如果是这样，那凶手该不会是‘函数’的人吧？”我失声轻呼道。

孙翡没接话，她盯着远处的目光忽然惊慌起来，我赶紧循着她的视线望去——一个身影飞快地躲进巷子里，但我已经看清，那个人就是我们酒店那两个可疑男人中的

一个。

我和孙翡步行穿过镇子。黄昏时分的镇子安静清幽，街上的行人都迈着不急不缓的步子，两旁的副食店新烙出来的饼冒着香喷喷热气。我不免又有了那种穿越的感觉——从一处满是诡谲凶杀的噩梦踱进另一处世外桃源。每当意识到这两处竟并存在同一世界时，我心里就蓦地涌起某些难以名状的悲哀，是的，包括你我在内的所有人都被迫生活在这种无常和矛盾之中，辗转折回，不得解脱。

我怀着这种心情推着旋转门走进酒店大堂，发现“渔夫”正颓然地坐在前面的咖啡厅里。他看到我们进来，简单地打了个招呼。

我俩走过去，他头发蓬乱，显得筋疲力尽，与之前那个精力充沛的“渔夫”截然不同。

“怎么了？还没从打击中恢复过来？”我问他。

他摇摇头：“不可能轻易恢复过来的。好多事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本想在这个安宁的小镇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现在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我的意料。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继续下去，还是辞职远走，做些其他简单的事情……”

我打断他：“你前段时间不还想遇到个大案来露一手吗？怎么现在连续遇到凶杀案就胆怯了？！你是警察，如果你的表现被老百姓看到的话，谁还相信你能保护他们？”

“渔夫”冷冷地一笑：“本来也没人完全相信我能保护他们，不是吗？谢谢你们给我的鼓励，我原来真觉得生活没什么意思，但遇到你们，我的世界观改变了。我来这里是想向你们告别的，也许警察这个职业真的不适合我。”

我没再说什么，孙翡张张嘴想说什么但也没开口。他缓缓站起来，朝我点点头，又意味深长地看了孙翡一眼，随后就快步走出了酒店。

“没想到他的心理这么脆弱，”孙翡叹口气说，“我一直把他当成我哥哥那样坚强的人来看待的。”

我也叹口气，这时手机忽然响起来，是“文学”打来的电话。

“喂，言先生，出现了一件怪事。”他在电话那头语气匆遽地说。

“什么事？”

“我们在老徐书房里发现了一张寄来的请柬，看日期是一个月前的事儿。”

“请柬？请他去干吗？谁请他？”我问。

“你别急，听我给你念一遍：‘呈徐先生台启：荷蒙先生厚仪。谨订于后日（农历某月某日）成就大礼，敬待先生大驾莅临主持。雍城镇三合村罗子山敬上。某年某月某日。’”

“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啊。人家邀请徐半仙去主持典礼嘛！”我有点儿生气地说。

“事儿是这么回事儿，但邀请人和日期有很大问题。因为这个罗子山早在一年前从县城中学骑车回家时就遭遇车祸死了！”“文学”激动地说，“而且我们刚给雍城镇派出所打过电话，他们镇上在那个时间就没有什么婚丧嫁娶的典礼，也没搞过什么活动！”

“不会吧？”我抹了把额头上的汗水，“莫非真存在着什么 1Q84 年的入口，莫非这是地狱来的信件？”

“你那个什么‘84 年’我不知道，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这封请柬似乎就是死者写给徐半仙的！”“文学”嗓音尖细地喊道。

## 十、一切只能靠自己

我把今天遇到的所有事情原封不动地转告给妻子，但她听完后却在电话那头默然无声。我感到手机话筒里传来一阵阵凉意，劈头浇灭了我心中燃起的希望火苗。

“现在还不能去你那边。”妻子声线异常平稳地说，“我需要跟林瑛一起先把这边的事情理出个头绪。”

“什么事情比发现连环凶手更重要呢？你不知道，这个镇子虽然照常安详，但我能觉察到人们心里的惊悸。听派出所说很多学生家长要求停课，怕在上学途中遇到杀人狂之类的。当地的生活论坛现在正热炒这事儿，相信过不了几天你就会在主流媒体上看到新闻了。”我有点儿生气地说。

“但我现在还是不能过去，这边局里查出个‘函数’的卧底，正是审讯室负责录音的一个人，咱们和孙彤的谈话‘函数’都知道了，正全力阻止我们查明孙翡的身世呢。”妻子在电话彼端冷冷地说，“你不是和那小丫头相处得如鱼得水吗？你们俩琢磨琢磨怎么破案吧！”

“喂喂，吃醋难道比人命更加重要吗？”我怒了。

“没有什么比人命重要。”她回答我。

“那为什么不来？”我问。

“因为我们过去会触发很多事情。我看到了你写给我的邮件，但我不能帮你解答——林瑛收到了‘函数’的威胁信，如果我们帮你的话，你身边的小丫头就会有生命危险。”她叹口气说。

“我知道‘函数’派来的人是谁，是一个刺客，跟我们住在同一个酒店里……”我怒不可遏。

“你所说的我们会认真调查的。我只想提醒你一件事，在这个案子里，凶手杀人都是有其目的的。我相信他最初的意思，是想让人们认为是无影山的怪物捕杀了那些靠近的人，但徐半仙死在家的事情也说明凶手已经控制不了情势，开始狗急跳墙了。”她说。

“你觉得凶手是‘函数’组织的人吗？”

“说不清楚。你想想我们以往遇到的案子，‘函数’都是诱导别人犯罪，所以我觉得与他们无关——但竭力阻止孙彤知晓 1Q84 年的真相，不让他向我们透露这个组织的信息才是他们想做的事情，所以你和那个小丫头片子都要自己小心点。”妻子每次提到孙翡的时候语气都有点恶毒。

“知道了，还有什么要提醒我的吗？”

“怪异的地方就是所有伪装的薄弱环节，剥掉伪装，下面就是真相。”她说。

我还要再问，但电话里忽然传来一丝细微的杂音，妻子没有再开口，她果断地挂断了电话。

我把跟妻子的通话内容转告给孙翡，她却有点激动。“这么说来，我们是在冒着自己被暗杀的危险，既要查出镇子最近几起案件的真凶，又要解开无影山怪兽之谜，还要查清我自己的身世咯？我怎么觉得这是在拍电影呢？”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我有点垂头丧气地说。

“别泄气嘛！以前有你老婆罩你，现在我罩你也行啊，反正都是女的。”她咯咯笑着。

“你脑子进水了吧？！分明是我罩着她！现在我还罩着你呢！那个刺客还不是我先发现的？这是长期做侦探的敏感……”我拍着桌子说。

“好了好了，就算你罩着吧。”孙翡一脸坏笑。

“什么叫‘就算’！”我大怒。

“行了，把‘就’字去掉，算你罩着吧——我觉得你老婆提醒的一句话很有深意，咱们要不分析一下？”

“哪句话？”我问。

“就那句什么‘怪异之处即伪装的薄弱环节’之类的。我觉得她讲得蛮有道理啊，一句话简直顶你一万句——好啦好啦，别这么气呼呼的，咱们之前总结了一些关键事件，现在总结下这些关键事件中的奇怪之处吧？”

“好吧，随你。”我没好气地说。

孙翡用同情兼讥讽的眼神看着我，然后低下头沙拉沙拉不停写着。

“呶，我总结的怪异之处，你看看对不对？”她放下笔，把本子递给我。

我装作毫不在意地顺手拿过来，孙翡在原来的笔记后面用红色圆珠笔做了一些备注：

40-50 年代：老杜爷熏出狮猫事件——怪异之处：狮猫究竟是什么？

60 年代：红卫兵再度熏出狮猫事件——怪异之处：狮猫究竟是什么？皮还在吗？

70 年代：宋九因猥亵尸体的嫌疑被殡仪馆开除事件——怪异之处：暂无；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

（一）无影山再度发现狮猫事件——怪异之处：狮猫究竟是什么？

（二）孙彤遭遇“1Q84 年”事件——怪异之处：（1）为什么天空中会有两个月亮？（2）羊男是什么？（3）小小人是什么？（4）“空气蛹”中的“我”（孙翡）是哪里来的？

前年：无影山发生“行尸”事件——怪异之处：强强的尸体为什么会走出坟墓？

去年：无影山发生“蚕茧”事件——怪异之处：两个孩子发现的是谁的尸体？为什么会在“蚕茧”中？

最近：无影山发生“半袋土”事件——怪异之处：为什么宋九会把山上的土装进口袋里？他挖这些土做什么？

最近：酒店同住的刺客事件——怪异之处：他为什么会出现在徐半仙命案现场附近？

最近：徐半仙被杀案——怪异之处：凶手为什么非要跳墙走？徐家收到的“地狱请柬”是从何而来？凶手为什么要带走环钱？

“就是这些吧？”孙翡得意地望着我。

“嗯，不错，跟我想的差不多。”我故作镇静。

“那咱们能破解哪些怪异之处呢？”她拄颐问我。

我没说话，而是反复盯着她总结出来的那几条看，心想真得加油，可不能被这些女的看扁了。

“有件事情比较奇怪，”我使劲儿清清嗓子，“1Q84 事件时无影山不是出现了狮猫吗？甚至还有小孩子在山洞中失踪，但为什么又会在这么个小土山上出现羊男和小小人呢？”

“真没发现，你还挺聪明的。”孙翡眉开眼笑地说，“而且当时镇子上流传的只是那里又出现了狮猫，小小人和羊男之类的只有我哥哥遇见了。据他们说狮猫是种很厉害的肉食动物，那么它怎么会容忍小小人和羊男与之和平共处呢？”

“当时镇民们其实并未目睹狮猫，只是根据那里出现的畜禽骨殖推断的。



所以，实际情况或许是无影山在八九十年代存在着小小人和羊男，他们的活动被镇民们误认为是狮猫回来了。”我说。

“太棒了！你说有没有可能羊男们是想以狮猫的名义打掩护，不让人们靠近无影山呢？”她提醒说。

“很有可能！”我点点头。

“如果这世界上没有羊男这类物种的话，那么他们可能就是十分了解镇上典故和镇民心理的人。他们出于某种目的藏在无影山上，不想让别人发现或靠近——是不是镇子上的人呢？”孙翡说。

“有可能！我觉得我们在接近你身世的真相了！”我激动地说。

“现在镇上又传言‘行尸’、‘蚕茧’和‘半袋土’事件是狮猫重新出现所为，你说这是不是也同羊男一样，是有人打着狮猫的幌子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呢？”她边想边说。

“很有可能。没准还是同一拨人干的呢。”我激动万分地说。

“可咱们刚才说的大部分是假设啊。”孙翡的脸色渐渐黯然。

“没关系，”我安慰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嘛！”

## 十一、对狮猫的求证

我们俩决定从“狮猫”下手。

这并不需要什么高深的分析，因为“狮猫”毕竟是镇上许多人曾经实实在在目睹的东西，多打听应该就有线索。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线索如此之多，跟镇上有年岁的人提起“狮猫”两字儿就能套出一筐箩话来。

大家的描绘近乎奇迹般的一致，狮猫是种既像狮子又像花猫的动物，有一米多长，个头很大，性情很凶，围攻它们时好几个人被咬伤了。但问起八九十年代的事情时，人们便纷纷摇头，表示只是怀疑有狮猫回到了无影山，但是真没撞见过。

“你看，跟咱们分析得一样吧？后来的狮猫八成是被人假借来吓唬人的。”我得意地对孙翡说。

“那咱们先找到狮猫皮再说。”她果然秉持着“小心求证”的精神。

狮猫易寻，狮猫皮也不难找，我们刚问到第三户人家就打听到了比较确凿的情况。

“哎呀，那个大的狮猫皮当时被扔到革委会门口让大家踩了很久，最后都被踩烂了，你们就别费心思了。”这家的老爷子说。

我和孙翡互相看了一眼，忍不住叹口气。

“但是小狮猫皮还是被留了下来。”老头慢慢卷了根旱烟说，“我记得被放在了镇上的老库里，不知过了这么多年被虫子蛀坏了没。”

“可我们去找看库的赵大爷，他都老年痴呆了。”孙翡无奈地说。

“孙丫头，你和你哥都属于一直闷头念书不问世事的主儿，怎么这脑子就不转！老赵傻了，你们直接去镇上的老库里找不就得了！我在镇里上了这么多年班，那老库自打九二年政府搬家后，好些个老物件儿就没动过！”

我和孙翡急匆匆找到“文学”，他想想说：“那个老库归综合办管，我帮你去找人要钥匙。”

镇政府综合办的司库老郑领我们穿过两进长满杂草、砖墙颓圯的院子，来到一扇绿漆剥落的铁门前，他掏出手里的钥匙看看说：“不知道这锁锈得还能不能打开。”

我直到听着锁舌“咔嗒”弹开才把心放在肚子里。推门进去，一股霉味儿扑面而来，几乎能熏人个半死。老郑急忙捂着鼻子把大门敞开，对我们说：“你们慢慢找，这钥匙你们先留着。不过建议等这味儿散了再进去，否则待不了十几分钟就得头疼！”

我们遵从他的意见，先把后墙上的窗户打开，让穿堂风把屋里的气味吹走后才进去。库里所有东西都蒙着将近半厘米的灰尘，似乎三十年的岁月都沉淀在里面。孙翡跑到外面借了把扫帚，我们先把蒙着的灰土扫开，依次查看货架上的物类名称。折腾了半天，我们找到稍微有点用的东西就只有几捆卷宗。

孙翡瞪着我不解地问：“你不找兽皮，拿着几张纸干吗？”

“翻翻嘛，这些事情都跨度很大，万一发现点线索呢。”我扒拉着那些泛黄的脆弱纸张，忽然抽出一张来递给她，“呶，你看。”

孙翡接过那张纸默念着：“兹有你镇推荐，在我局殡葬馆试用人员宋九，因工作期间屡次玩忽职守，发生尸体遗失事故等。故不拟聘用，请你镇另荐合适人员是荷。颍城县民政局，一九七九年某月某日。”

我笑了：“你看，故纸堆也有宝贝的。”

“这么说宋九并不是因为传说中的猥亵尸体被开除的，而是因为值班时丢了尸体。”孙翡边翻着剩下的文件边说，“这里头好像都是县里单位跟镇政府往来的公函啊，有借调人员凑数参加汇报演出的，有计划生育捉拿超生游击队的，有邀请参加《资治通鉴》培训班的，还有号召全县推广饲养羊驼的……咦，羊驼不就是‘草泥马’吗？原来我的故乡差点就成了‘草泥马之乡’啊……”

正在翻一个破木箱的我忽然打断她道：“找到了！”

孙翡把卷宗直接掼到地上，惊喜地跑过去看我从木箱里拎出一张脱秃了毛的兽皮来。那兽皮不大，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小狮猫的皮肤，从残存的毛来看，这只动物是褐黄色，腿部还有些斑点，尤其奇怪的是它的耳尖上似乎还有一撮尖毛。

“拿去找人鉴定下吧。”我说，“顺便把地上的卷宗也捡起来带上，问问司库让不让先借用一下。天黑了，咱们拿回酒店慢慢研究。”

“还真有狮猫啊……”孙翡喃喃地说着捡起卷宗。

我俩摸黑在杂草中的甬道上走着，孙翡忽然快走两步拽住我：“你听到什么动静没？”

“没有啊，荒凉了这么久的院子，里头大概有老鼠长虫之类的吧。”我说。

“老鼠倒没事，我怕蛇……”她话未说完就忽然尖叫一声。

我急忙回头去看，只见孙翡满脸惊诧地看着我，然后晃着倒了下去，她身后还伏着另一个高大的身躯。

我冲了过去，摇着孙翡问：“你有没有事儿？”

“没……我脑袋后头被什么打了一下，后面也有人倒了……不过还好……快，快报警……”她说。

我警惕地与那个面朝下趴在草丛中的人保持着距离，然后飞快地拨通了“渔夫”的电话。

但“渔夫”的电话似乎一直无人接听，有种诡异的感觉陡然从心头涌起。

我侧耳倾听，草丛中似乎有什么在一亮一亮的。

我快步走过去，趴着的人裤袋中有手机透出闪光。我使劲把他翻过来，发现那是一张再熟悉不过的面孔。

“渔夫”躺在地上，脸上满是鲜血，好像伤得很重。我跪在他身边，大叫了几声他的名字，他这才睁开眼睛，喃喃地说：“不要……救我……当心……这院子里有坏人……潜藏在草……丛里……保护好小孙……”

我急忙抬起头打量四周。风吹过野草，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沙沙声，我不知道刺客究竟藏在什么地方，只能小心翼翼地守在孙翦身边。

院子里传来一阵阵急匆匆的脚步声，我屏息倾听，辨别着它的方向。就在这时，一只手忽然搭在我的肩膀上。

“谁？！”我大喊一声，揪亮手电，回头便抡过去。

那个人动作敏捷地抓住我的手，借着电筒晃动的光，我瞥见那人正是入住酒店的那两个小个子“刺客”之一。

“我跟你们拼了！”我怒不可遏地又挥拳打过去。

“喂！”那人用我十分熟悉的声音说，“仔细看看我是谁？”

我愣在那里，因为我辨认出这声音正是来自朝夕相处的妻子。

“你怎么来了？那另一个小个子呢？”我惊慌地问。

“另一个小个子是林瑛他们局里的余以清！她去追凶手了——我难道一化妆你就认不出来了吗？我看是遇上美女就连自己老婆都忘光了吧！”

## 十二、1Q84 年在哪里

妻子和余以清带路，我和孙翦居中，“文学”带着所里的两个警员断后，这队人沿着田埂朝无影山走去。我急匆匆地想追上妻子，但每次靠近她时都被一把推到沟里。

“去去，找你的美女去，别挨着我！”

“文学”他们在后面嘿嘿窃笑，孙翦虽然红着脸，但还是做鬼脸逗我。

我顾不上跟他们计较，急忙从堑沟里爬上来再度追上妻子：“都怪小余的化妆术太强了！我还以为你们是‘函数’派来的刺客呢！没想到真正的刺客却一直在身边！我确实发现住进来的小个子挺眼熟的……要怎么才能原谅我啊……”

妻子猛地停住脚步，回头对我说：“要原谅你也可以，今天你就去一趟 1Q84 年吧。”

“什么？！”我愣了一下，随即点头如捣蒜地说，“好好好！只要你能原谅我，别说 1Q84 年了，去公元前二百五十年我都愿意！”

“好。”妻子没有多说话，只是转身往前面走着爬上了无影山，然后指着那上面最大的一个洞穴对我说：“这就是通向 1Q84 年的隧道，你进去转一圈吧。”

“什么？！”我盯着那个只容一人通过的黑乎乎的土洞说，“这里头万一有狮猫把我叼走怎么办？”

“你就说钻不钻吧？”妻子双手叉腰。

“那就钻吧……”我咬牙拿过小余递来的手电筒。要是不听这个女人的话，还不知道后面有什么更毒的招等着我。

我狠心跪下去钻进那个山洞里。一股土腥味儿扑面而来，我向前刚爬了两米多，就听见后面传来的声音，好像有人也跟着钻了进来。

“谁？”我问。

“我啊，”后边传来孙翡的声音，“你挨老婆骂我也有责任，不能让你一个人挨罚。”

我心头一热，但还是讽刺似的说：“这下可好，你跟在后面把我后路都堵上了，非叫我在前头送死不可啦。”

孙翡嘿嘿笑了两声。我们俩一言不发地继续朝前爬去，就这样大概爬了二十多米，我觉得这山洞越来越向下行，走到某处竟然陡地变宽，能伸开腰低头站着了。

孙翡气喘吁吁地跟过来说：“这里面大有天地啊。”

“是，看样子马上就到 1Q84 年了。”我用手电照着洞壁上刻画的痕迹说，“应该有人经常来这里，你看，还有字迹。”

孙翡凑过来端详了半天：“可惜看不清了，咱们继续往前走。”

这次并没有走多远，我们就发现洞壁居然都被青灰色的砖头砌了起来。再往下行就出现了台阶，我俩小心翼翼地一步步走下台阶，前方便出现一个青砖围成的券门，

我们低头钻进门内，里面豁然开朗，一个方形的大厅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回头对孙翡说：“糟了，这好像是个古墓……”

孙翡紧张地抓住我的胳膊：“你老婆也太狠了，这里头不会有什么僵尸之类的吧。早知道带几个黑驴蹄子来了……”

我谨慎地用手电在墓室里扫了一圈，发现里面没有棺槨，但居然齐刷刷放着几张钢丝床！床周围还有一些锅碗瓢盆等现代生活用品，不过因为这里面过于潮湿，许多金属的东西都已经锈蚀了。

“看来这里头住过人。”我回头对他说。

“这难道就是羊男和小小人的住所？”她皱着眉头说。

“你看，这边还有张小桌子，上头有油灯和一摞书，还有个本子呢，这上面好像是小孩子的日记啊，不过上面好像没有时间。”

她拿起那个本子，轻轻抹去上面的霉斑，然后坐在桌子上小声地念道：“今天晚上，我和妹妹去麦田里玩。月亮很圆很亮，爸爸说太阳更亮，我们多想出去看一次太阳啊……”

“我不喜欢穿硬邦邦的山羊皮衣服，我想多看些书，也想要像书上写的外面世界那些孩子们穿的有颜色的衣服……”

“妈妈肚子疼，她很难受，说家里空气太差，爸爸领着我和妹妹又挖了另一条地道，他把长草的土块浇在木板上，做了个很隐蔽的门。风从这边的山洞吹过来，又从另一边的山洞吹出去，感觉凉飕飕的，空气一下子新鲜起来……”

“妈妈又生了一个妹妹，她很小，总是哭，爸爸怕吵到外面世界的人，总在白天把地道堵起来。但她能哭一个白天，全家都睡不好觉……”

“小妹妹不见了，我和妹妹出去看月亮，回家发现爸爸和小妹妹都不见了。爸爸回来了，但小妹妹不见了，妈妈一直哭……”

孙翡忽然停止了朗读，她转过身去，肩头抖动着，我听到了哭泣声。

我知道她的身世在这一刻明了起来。羊男和小小人不再是孙彤期望的1Q84年的人物，他们和我们一样在现实中，只是以另一种状态生活着而已。

我默默站在她身后，拍拍肩安慰她。孙翡转过来泪眼婆娑地看着我，她没有说话，只是把那个潮乎乎的本子递给我，然后指着翻开的那页呜咽着说：“她们……都死

了……”

我接过来，没看几行字眼泪就掉了下来。孙翦悲不自胜，伏在我的肩上大哭。这时候地道口传来一阵响声，妻子、小余和“文学”都钻了进来。妻子看到我们俩居然没有发怒，还低头擦着眼泪，看来这里面的事情她早有预料。

“文学”惊讶地用手电筒一寸寸照着墓穴，仔细搜索着。妻子朝我走过来，我慌不迭地扶着孙翦避开。但她没有责骂我，反而俯身在那摞书里翻看着，然后把一本封面上有歪歪扭扭字迹的书递给小余。

我们回到地面，回到车上，回到现世中。孙翦已经不再流泪，她怔怔地坐在车里，侧身望着窗外闪过的五颜六色的霓虹。这个硕大的城市冷冰冰地躺在我们脚下，像一头没有生息的史前巨兽的尸体。

### 十三、与孙彤的对话

孙彤瘦了。单向玻璃对面的他胡碴满腮，但眼神依然炯炯。他看不见这边有几个人，有哪些人，甫一坐下便笑着问：“沈小姐，言先生，小翦的身世你们是不是查清了？1Q84年也替我找到了吧？”

妻子挥挥手，让我对孙彤讲话。

我按照事前商量好的，把在镇上的遭遇完完整整地对孙彤讲了一遍。他待我讲完后，想了一会儿才问：“沈小姐在吗？”

“在的。”妻子简短地回应。

“能跟我讲讲你是怎么推断出1Q84年的吗？”他问。

“很简单，孙翦和言桃都想到了。你那天深更半夜遇到了羊男和小小人，不管他们怎么打扮，看上去起码都是人类。两个小小人忽然在平滑的山坡上消失，说明他们肯定是钻进了某处隐蔽的洞穴里。而当时镇上却传说最近有狮猫在无影山出现。据村民们讲狮猫是一种比较凶狠的野兽，因此，很难想象在孤零零的小土山上狮猫能和人共存在洞穴里。因此，肯定有熟悉狮猫典故的人出于某种原因穴居在那里，同时故意制造出狮猫的痕迹来吓唬村民们不要靠近。

“那么现今无影山的洞穴里还有没有羊男、小小人或者狮猫呢？我联想到了言桃他们记述的宋九遇害的‘半袋土’事件。宋九为什么要上山取土呢？无影山的土与方圆几十里的土并无区别啊。而宋九上山的时候又只有他一个人，光秃秃的山上也没有藏身之处，凶手又在何处？

“其实转念一想就会发现，凶手不会无缘无故出现，也不会无缘无故消失。凶手其实是同宋九一起上山，也是在言桃他们冲上山坡前逃走的。”

“可我们的确看到宋九是一个人上山的。”我忍不住说。

“那是因为凶手藏在了宋九的口袋里。”妻子回头看看我，“你当时看到宋九背口袋上山时，觉察到他口袋里有东西吗？”

“这么说来确实有，那口袋沉甸甸的，后来我们看到里头盛着土，以为就是土……”

“这就对了，宋九如果是背土上山的话，为什么还要带着铁锹挖土呢？所以那口袋里根本没有土，而是一个人。宋九可能是想把那个人埋在无影山，但反而被他杀害。凶手杀人后可能瞥见了你们往这边冲来，便把宋九挖的土推到口袋里造成他上山取土的假象，然后快速躲进那个能隐蔽的洞穴里……”

“在墓穴发现的日记里，清清楚楚地写着那个用木板掩盖的地道口是孩子们的父亲‘羊男’挖的，凶手不会是知道这个洞穴的人吧？”孙彤从对面问道。

“正是。所以我判断，无影山的洞穴至今还能使用。于是我让言桃去冒冒险，也小小惩罚他一下。结果我们在山里就发现了那个被改造过的墓穴，也是羊男和小人曾经生活的地方……”

“你知道他们到底是谁吗？”一向沉稳的孙彤有些激动起来。

“知道。羊男至今还活着，他就是‘虹彩’毛巾厂的郭老板。无影山后来的几起怪事都与他有关。”妻子淡淡地说。

“怎么会是他？”孙彤在那面焦急地喊着。

妻子咳嗽一声，有些艰难地说：“有两件事情让我怀疑郭老板，一是‘蚕茧’事件中，宋九被目睹背着铁锹甩着手从开发区的方向走过来，但事后他和郭老板都说他偷了工厂一些机器零件卖，如果是行窃归来，怎么会背铁锹甩着手走呢？所以郭老板一定在帮他圆谎，他知道宋九在做见不得光的事。二是徐半仙死后，孙翥在墙外发现了环钱，凶手为什么不取更值钱的东西，非要带环钱走呢？因为前两天孙翥从环钱上发现了自己身世的线索，凶手从孙翥的表情中看出了究竟。而你妹妹看到环钱时只有徐半仙、郭老板、‘渔夫’和言桃四个人。徐半仙当时支支吾吾，说明他肯定知道环钱的来历，但又不好当面说。想想他经常从顾客那里得到一丁半点的古董，而‘渔夫’不可能是他的顾客，那么环钱应该就是来自于郭老板了。

“想到这里我一下子弄清了‘行尸’和‘蚕茧’事件的真相



——所有的事情像有顺序的珠子一样都能串起来了！为什么这两件事情中出现的尸体都是年轻男子的？为什么徐半仙会收到一封死人的来信，邀请他去参加什么典礼？为什么当年宋九在殡仪馆上班时会丢失尸体？我想起了当地的一个风俗——凡是未结婚死去的人，都会变成孤魂野鬼而不能入祖坟！我上网查了查，这种风俗带来了另一种现象，就是冥婚！找一男一女两具尸体结婚！这样死者就不会孤苦飘零。而徐半仙和宋九就是这种‘婚姻’的掮客！罗子山的父母已经承认他们死去的儿子和邻县另一个夭折的小姑娘夜里偷偷完成了冥婚，主持人正是徐半仙。

“但不是每个家庭都想打扰入土为安的死者来完成冥婚的，因此，这又滋生了偷窃尸体的恶行。宋九当年执勤时丢失的尸体很可能就是被他转卖掉了，而无影山出现的两次尸体案件，估计也是宋九的杰作，只不过两次都没做好被人发现了而已。这两次案件中，本来不在无影山的尸体都曾被搬运到了山上——说明本来仪式是想在山上举行的。郭老板说自己在外经商，妻子孩子都过没了后才回老家。那么他的妻子孩子去哪里了呢？我们在墓穴中发现的日记里揭露了这个谜底——她们，都去世了。那两个小小人，没有结婚的小女孩也去世了，她们都被埋在了无影山上，两具尸体就是郭老板为她们准备的冥婚……”

“我明白了，完全明白了。”孙彤摇着头说，“那时候镇上在大力贯彻计划生育，好多想要男孩的人为了生二胎、三胎都离家出走，到处流浪。我记得当年郭克勤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带着老婆出走的，他走后不久，家里的房子就因为超生罚款被镇上没收了。那时候全国都在抓超生游击队遣送回乡，我们以为他已经躲到了天涯海角，没想到就藏在这么近的地方。孙翡就是他家生的第三个女儿吗？”

“是的。他们当时藏在无影山的古墓里，过着昼伏夜出的生活，当时的情况已经养不起这个小女儿了。正好你那晚经过无影山，于是穿着羊皮的郭老板就把同样放在羊皮襁褓里的三女儿送给了你。这就是你想要的妹妹的身世，她是个十分十分可怜的孩子……”妻子边说边哽咽起来。

## 尾声 唯一没有的是痛苦

“怎么把‘渔夫’也抓起来了？”我边看着一张“狮猫”的照片边莫名其妙地问妻子，动物专家鉴定了我们发现的狮猫皮，他告诉我这种动物其实叫猞猁，现在在华北地区几乎都要绝种了。

“因为他是‘函数’的人，他接到了组织的命令去阻止我们查明孙翡的身世。”妻子淡淡地说，“他喜欢孙翡，在库房院子里袭击她的时候有些犹豫不决，结果打得不重，被盯在他身后的郭克勤偷袭打倒。小余虽然没有当场抓到郭克勤，却看到了他瘦小的背影。这也是解开无影山之谜的关键。”妻子望着窗外说。

“那徐半仙是谁杀的呢？”我问。

“我们审问了郭克勤，这是‘渔夫’犯下的。他那天发现了徐半仙异常的表情，于是想杀人灭口，切断他这条线索。不料当晚，正好郭老板也去找徐半仙商量隐瞒环钱的事儿，从暗处撞见了‘渔夫’跳墙出来。于是他也跳进院内，发现了徐半仙已经死了，便把剩余的环钱都搜了出来带走。从此他就一直盯着‘渔夫’，提防着他，最后救了自己女儿一命。”

我叹口气，1Q84年的事件就这样迎刃而解。就连最奇怪的两个月亮，经过向气象专家的咨询，我也明白了那和“幻日”一样，是由云中的冰晶体折射形成的，新疆阿勒泰地区就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奇景。只不过孙彤遇到的那次正是深夜，因此目睹的人也少之又少了。

但我和妻子都心情沉重，时代和固执的传宗接代观念造成了郭老板的家庭悲剧。我想起了“小小人”在那个潮乎乎的日记本上写的最后一段话。

“妈妈和妹妹都死了，爸爸哭红了眼。我也病得很重，昨天睡觉时还梦到妈妈，她告诉我那个世界有明媚阳光，有新鲜空气，有花衣服可以穿，有厚厚的书读，唯一没有的东西就是痛苦……”

## 门的内涵

### 楔子 达尔瓦扎的门

乌拉佐夫和一个中国男人坐在越野车里，他把车内空调拧大，静静地在沙漠中等待黄昏的来临。

这个男人留着浓密的胡须，戴着鸭舌帽和墨镜——他不像游客，乌拉佐夫心想，凡是来达尔瓦扎的游客都是地道的驴族，他们穿着凉爽的户外装，扛着脏兮兮的、有通风设计的背包和长枪大炮般的照相机，砍半天价才租一辆沙漠越野车来达尔瓦扎。但这个人却穿着一身如同在阿什哈巴德逛街般的衣服，直接用一千五百马纳特的价钱租下他的车。令人惊讶的是，到目的地后他并不下车去看那奇观，而是焦躁不安地坐在车里，仿佛在等着什么人似的。

太阳慢慢从无边无际的沙漠西边沉沉坠下，晚霞还在落日的余烬中燃烧。但比晚霞还灿烂的是不远处地上那个巨大的坑洞，洞的上方金晃晃地闪动着，在苍茫的沙漠中发出诱惑的光芒。

乌拉佐夫会讲中文，所以旅游公司特地给他安排了一个中国游客。但是这个人实在沉默寡言，一路上也没有开口，他或许都不知道自己能说汉语吧，乌拉佐夫心想。

太阳虽然落山，但天空仍然亮着。乌拉佐夫忽然发现沙漠公路的远处出现了一个小黑点，那黑点就像海上的帆船似的逐渐从地平线上清晰起来——真的是一辆汽车。

男人紧张起来，死死盯着那辆汽车，直到它缓缓停在他们的越野车前。

乌拉佐夫看见车上下来一个瘦弱的女子，身后还跟着两个保镖似的人物。女子穿着长裙，用白色的纱巾蒙着头和下半边脸，和男人一样戴着墨镜。

男人惊慌失措地开门下车，乌拉佐夫依稀听到他喊了一声“常量”。两个人大概根本不知道他能听懂中文，毫不忌讳地淡淡讨论着什么数学问题，向那片闪光的坑洞走去。他听到了许多类似于“计算”、“监测”之类的词，剩下最多是提到一个叫做“Sun Tong”的人。

天色完全暗了下来，由于公路离坑洞还有一段距离，所以他已经看不清那两个人了。算了，不去管这些中国人，开车跑了一天，太累了，还是睡个觉吧。

乌拉佐夫是被敲窗户的声音惊醒的，一个五大三粗的当地保镖在窗外打着手电，示意他摇下玻璃。

“什么事情，先生？我的客人呢？”他用土库曼语问。

“他在我车上，我们会送他回去的。”保镖用俄语回答，“这是给你的钱，你可以走了。”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你的钱挣到了，你的活儿干完了，你可以收工回家了。”保镖把钱扔到副驾驶座位上，不耐烦地转身走了。

乌拉佐夫拿过钱来数了数，足足三千马纳特，比预想的还要多一倍！他高兴地发动汽车，拧开车灯，缓缓地把车转向首都的方向。

临走的时候他又回头望了一眼，那辆汽车已经开走，只剩下坑洞中燃烧的火焰照亮着四周——一九七四年，苏联的地质学家意外地发现了这个充满着天然气的地下洞穴，他们决定将洞穴内的气体点燃，等有毒气体都燃烧殆尽之后再进行勘探。只是他们没有想到，这熊熊大火居然燃烧了近四十年。在沙漠的黑夜里，它永远闪着暗红色的光芒，看上去就像炼狱的入口，因此人们给它取了个十分形象的名字——“地狱之门”。

乌拉佐夫摇摇头，吹着口哨把油门踩到底。他不知道，就在几分钟之前，有个神秘的组织手上又多了一件命案，这次不是“谋杀”，而是组织的首领处决了一名她认为其“计算失误”的重要头目——他被推入深深的坑洞，在烈火的燃烧下甚至不会留下半块尸骨。

## 一、咖啡馆的绿色店门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总是机缘巧合地来到这里。

还是那熟悉的爵士乐，那熟悉的咖啡香，我坐在临窗的一个位置，默默地喝茶翻书——秋天的午后寂寞而悠然，如果不想那些错综复杂的案子的话……

绿色的店门“叮当”响起，我抬头看去，只见面色憔悴的浦莹站在那里。我冲她招招手，她朝我惨淡一笑，走了过来。

“前段时间帮林瑛他们去外地查案子，所以真是抱歉，没去探望你——你好像身体很不好？”我拉过椅子请她坐下，然后叫来服务生。她用白皙的手轻轻点了点菜单上的苏打水。

“知道，你为那个组织的案子费了不少心，再加上老婆又看得紧，我都能理解。”她说。

“你好像变了很多。”我惊讶地看着这个原本趾高气扬的女强人，不解地问，“从俄罗斯回来后，‘函数’把你带哪儿去了？林瑛说你始终守口如瓶，为什么非要替他们掩饰秘密呢？”

“是变了很多——我现在已经辞去公司的职务了，专心思考一些事情。”她抿了一小口水说，“言桃，对面就是咱们的大学吧？这才几年，里头一切都变了，楼也翻新了，树也砍掉了，原来的情人大道变成了花园，你有时候会不会觉得人们匆匆忙忙的，把身边的世界改变得太狠了吗？”

我望着她的双眼，那眸子里似乎已没有了原来的英气和戾气，只剩某种无法譬喻的东西。

“你不恨‘函数’组织吗？”我忍不住问。

“恨。你知道我这个人，从年少时起就睚眦必报的。”有那么一瞬，我重新从她眼里看到了原来的样子。

“孙彤交代了‘函数’组织的一些情况，我想跟你聊聊。”我索性直截了当地说。

“你说吧。”

“他说这个组织起源于在欧洲的一个叫做‘Justice Seducer’（正义诱介者）的小众论坛，人们必须注册并经审批成为会员才能在网上交流。他们自称‘JSer’，试图为发生在各地的一些‘不公平’事件寻求解决方案。在三年前，一个名叫‘Function-constant’（函数常量，人们都简称她为FC）的会员加入了论坛，她自称是女性，发表了许多关于‘Justice Solutions’（正义解决方案）的文章。FC认为由于能力和精力所限，世界上有太多悲剧没得到合理解决。她出色地领导论坛上的一些人解决了几件复杂的案子，赢得了非凡的号召力，半年后就成了论坛领袖。后来，她解散了这个论坛，领着一群追随她的人创立了 $f(x)$ （函数）组织。组织奉FC为有绝对权力的唯一领导者，并称呼她为‘常量’。函数组织下面设了四个分支，他们叫这种分支为‘Arch’（门），门的主管人叫‘Variable’（变量）。每个门下面则是初级会员，即‘Supervisor’（监测员）和‘Calculator’（计算员）。计算员执行具体任务，监测员监督其任务执行情况，必要时可将计算员杀人灭口。孙彤则是众多监测员中的一个，他在执行任务时产生了动摇，故意让警方抓住。关于函数组织的起源和架构他就说了这些——你有什么看法？你被函数组织绑架时，察觉到了什么吗？跟他们的高层有过接触吗？”

浦莹下意识地打开手里的包，我知道她是在找烟，但是我们坐在无烟区。她耸耸肩说：“都忘记自己戒烟了，我这人，前些年惯出来一堆毛病，心里不爽总是抽烟喝酒，这些你都不知道吧？记得大学那时候老看不惯你散漫，我每天晚上都去图书馆上自习，学各种语言，后来还学经济，而你总是在学校里晃晃悠悠地瞎逛——那时候就觉得跟你价值观完全不同，所以最后也没能走到一起。现在想想，早知道后来汲汲经营的东西一朝崩塌，还不如和你一样，得过且过随波逐流呢……有点跑题了，没有抽烟思绪就很混乱，不会见怪吧？”

我摇摇头。往事真像蓝色的烟雾一样，淡淡地萦绕，慢慢地散去，总留下些许气味兀自在嗅觉范围内盘旋不已。

“言桃，你或许已经想到了，我创业的过程中做过一些亏心的事情。我不知道那些人如何掌握了这些把柄，他们要挟我，我不得不听从他们。虽然说是他们绑架我，但实际上是我主动配合他们的。他们用假护照把我从俄罗斯带到蒙古，又从蒙古带回国内，之后开车把我送到重庆，又送了回来。我确实见过他们中的一些人，我猜其中肯定有你所说的某个‘门’的负责人，至于是不是有所谓的那个‘常量’，我不太清楚。他们都戴着橡胶面具，我根本认不出来。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组织表面松散，其实十分严密。他们的成员不多，但谈吐、做事很有素质和效率，而且都是绝对服从的那种，估计组织的准入门槛很高，有点宁缺毋滥的意思。你们运气比较好，抓到了孙彤这个人，否则想从他们内部了解到一点儿信息是很难的。”

“但是孙彤知道的信息也并不是那么多，这个组织结构森严，下级绝对不知道上层的事情。”我有点儿无奈地说，“除非能再抓到更接近他们内部的人。”

浦莹忽然笑了：“我虽然比孙彤了解到的信息还少，却有个建议。”

“我知道，就没有你搞不定的事情！”

“没那么神。那段时间的接触让我感觉到了这个组织有两个致命的缺点，一是自负，从上到下都过分自负。因为自负，他们策划一起案子时总做不到真正的周密，都会略有略无地留下某些漏洞。还有就是那些人都尽量不去亲自动手推动事情的进展，他们更希望通过鼓动、煽动和出谋划策让与组织不相干的人去做案——执行计划的人不能完全领会制订计划的人的意旨，于是形成更多的漏洞。这么多漏洞怎么会瞒得过你老婆呢？所以我相信，虽然你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但耗到最后一刻，胜利的肯定是你们——从宏观的角度，就是这种结果。

“如果从具体的方法来说，我倒是有一条线索，不知能不能帮上忙。刚才说了，那群人都自认是世上的精英，每个家伙都过分自负。所以我跟他们相处的时间里，他们也曾经毫不顾忌地当着我的面彼此闲聊，有次还说起加入组织的方式，原来每个人正式被吸收前都要策划一起所谓的‘正义解决事件’。当时他们说，某个‘变量’当年加入组织时，就是在自己的母校策划了一出完美的事件，把他高中时因校方管理事故致死的同学的幽灵召回来，让当年的主要责任人重蹈了这个学生的奇特死法。”

“什么死法？”我瞪大眼睛问。

“被学校的门夹死。”浦莹一口喝光她手中的苏打水，招手示意服务生结账。我掏出钱包来却被她拦住了。她冲我笑笑说：“学生时你比我还穷，但每次都是你主动埋单，现在换我吧。”

我看她默默地收拾好东西，默默地站起来朝我点头告别，然后看她清瘦的身影默默消失在咖啡馆绿色店门外的街道上。

## 二、被诅咒的黑铁门

高耸的围墙居然有两层颜色，下面大约两米的高度是青砖砌成，据说这层墙壁始建于明朝弘治年间，是原来县城的文庙所在。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里面的殿堂被毁，建起了高楼，但围墙却保留了下来。青砖的上面则是半米高的红砖，听人说是十来年前为了防止里面的人跳墙逃脱而加筑的。当然墙的顶端还用水泥砌上了许多竖着的玻璃碎片，估计在里面生活的人只能看到飞鸟经过吧。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那扇黑漆漆的大铁门，铁门应该是定制的，因为它几乎与围墙同高。铁门的上面还铸着一排尖利的小戟，向觊觎翻越它的人冷森森地示威。铁门的两扇门板镶嵌在内外两层墙壁的夹缝里。门卫在仔细查看了我带来的介绍信后，这才按下开关，两扇大门顿时发出轰隆隆的响声，徐徐地往墙壁里缩进去，露出一条缝隙来。我们刚走进院内，门卫又按下另一个开关，大门又轰隆隆地缓缓合上，把世间的繁华和喧嚣紧紧关在外边。

你揣想这高达两米半的围墙里囚禁的是谁呢？他们不是罪犯，不是恶魔，而是一群花季年龄的孩子。这所重点中学被全省学子视为神圣殿堂，它的烜赫成绩就是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中，每年都能向国内某两所著名大学输送三四十名毕业生。

门里是一片开阔的操场，操场中间是人造草坪，四周是塑胶跑道。人造草坪上竖着一块醒目的牌子，上面写着“非校方允许，不得踩踏草坪”。

令我们触目惊心的是，早操时间在塑胶跑道上跑步锻炼的那些孩子们，穿着大小不尽合身的邋遢校服，排成整整齐齐的队列，在大喇叭播放的激扬乐曲中，边跑边在老师的带领下集体高呼：“我是天才！我是精英！”

领我们参观的主管德育的翟主任正准备回家吃早饭，他高兴地对我 and 妻子说：“你看我们的学生，精神面貌多么可嘉！”

我和妻子面面相觑，出于礼貌也附和着哼哈了几声。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这次来用的是记者的身份，跟县教育局说需要写一篇宣传丰口中学的纪实报道。

“许多兄弟学校都过来，要学习我们先进的教学经验。我跟他们说，其实高中的教学模式都差不多，关键在于精神教育。人的精神是无穷尽的，我们就是要把学生的全部精神和意志统一集中到学习上来，这样才能取得成千倍、成万倍的效果！”翟主任兀自激动地说。

学生们已经跑完步，由老师们领着保持整齐的队列往回走，看样子是去吃早饭。

翟主任还要讲什么，妻子赶紧打断他：“请问我们要找的柳云载是不是在……”

翟主任的脸色顷刻变得铁青。他犹豫了一下，竟然毫无礼貌地转身就朝门口走去。

“欸？怎么回事，我们之前都打过招呼了啊……”我朝他的背影喊。

老翟仍然毫无反应地走着，我们紧跟上去，但是他一脸怒色，没有想开口的意思。还好妻子镇定，她拦住一位走过的学生问：“请问同学，柳老师在哪？”

那个女生戴着茶色近视镜，正边走边低头背单词。她似乎对妻子的打扰十分不满，但还是抬手指了指操场水泥台上带着校工，收拾音箱的一个头发花白的瘦高个儿说：“呸，就是他。”

“那是柳云载？你们副校长？”我疑惑地问。之前我们看了一些材料，这个柳老师据说才三十多岁，但远处和校工一起搬东西的那个人似乎苍老得多。

“他已经不是副校长了，撤了。”那女生鼻子里哼出的都是冷气，看样子

对柳云载相当不满。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地和妻子往操场对面的水泥台走去，一路上都在躲避拿着小本子低头背单词的学生们。刚收拾完音箱和电线的柳云载拍打着衣服上的灰尘，他显然注意到了逆着人潮走过来的我俩。

“你是柳老师吗？”我挥手打着招呼。

他眯起藏在厚厚镜片后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们，然后郑重其事地点点头。

“我们是《岁月·青年》杂志的记者……”

我话还没有说完，柳云载就惊慌失措地快步前行，企图甩开我们。“求求你们别问那件事了，别问了，我连着经历了两次，够悲剧了！”

“喂！”我当然不能让他随便离开，快步追了上去，“柳老师，我们是为了揭开那些惨案的真相来的！”

“真相？”他停住脚步，“真相就是我主管的工作出了问题，给学校声誉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给学生们的正常学习和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我已经引咎辞职，现在只是一名普通的老师了！”

“柳老师，你怎么能这么说呢？难道你觉得仅仅是事故吗？”我也不顾仪表了，伸手拽住他的衣角就喊，吓得旁边一个在用复读机听英语的马尾辫女生花容失色，赶紧快步离开。

他想奋力挣脱，我紧抓不放。我们俩正在争执，忽然校门那里传来一声惨叫。我们惊讶地看过去，只见一个人像被捕鼠夹逮到的老鼠般，被卡在两扇铁门中使劲蹬腿挣扎。遇到障碍的铁门仍在不停地试图闭合，发出骇人的“咔咔”声。

门卫从旁边的小屋里急匆匆跑出来，只看了一眼就尖叫着朝我们跑来，他大声喊着说：“又出事了！见鬼啦！有鬼啊！”

由于其他人都向教学区走去吃早餐，我们三个人成了离铁门最近的。妻子已经抢先一步朝门口快步走去，我和柳云载也停止了撕扯，飞快地跑向铁门。

门卫却迎着我们朝教学楼的方向跑去，当擦身而过时，我看到他脸上的肌肉都惊骇地扭曲着。

平时欠缺运动让我跑起来气喘吁吁，柳云载很快就超过我，他喊着：“门卫吓疯了，先救人要紧！”



我明白他的意思是先去警卫室按停仍在闭合的铁门，回头看看妻子好像正在打报警和急救电话。柳云载满头大汗地冲进警卫室，大铁门蓦地发出更重的咔咔声朝墙内缩回去，被铁门夹住的人身子一歪倒在地上。

我吓得收住了脚步——地上躺着的那个面目狰狞的人，就是刚才同我们夸夸其谈的翟主任。

### 三、黑门之外

翟主任被铁门夹断的肋骨折刺进肺部导致大出血，还没送到医院就去世了。噩耗传来后整个学校依然如故，若无其事地上课下课，但从老师和学生们那惶恐沉重的脸色上能看出，他们的内心其实早在暗流涌动。

学校为了缓解这种不安情绪，叫停了早操活动。但我和妻子惊讶地发现第二天早上仍有不少学生自发起床，成群结队地跑着高喊：“我是天才！我是精英！”刚跟着走读生跨进大铁门的我俩看得目瞪口呆。

我拦住一个跑完步的学生问：“同学，不是不做早操了吗？”

“每天早上不跑步不喊口号，就觉得一天提不起精神似的。”他羞涩地笑了笑，就跑去食堂抢饭了。

没有了翟主任，那些老师和学生好像根本看不到我们似的，我和妻子得以自由自在地坐在食堂吃饭。饭菜着实粗糙，也不知这些苦熬的孩子们营养能不能跟得上。

我正在闷头使劲咽菜，妻子忽然拍拍我肩膀，努努下巴，叫我看前面。只见一个穿着宽大校服，留着短发但容貌老成的女生正在打饭，她不停地望向我们，见我们盯着她却又低下头去。她买好饭菜，又瞟了我们一眼，端着盘子走过来，装作不经意地坐到我身边。

“喂……”我小声叫她。

她回头谨慎地看了我一眼，我从眼神里读出那意思是不希望跟我们在这里说话。果然，她低头写了个纸条，装作不经意地塞到我的餐盘下面。我偷偷展开一看，上面潦草地写着“中午十二点，校外加农水吧”几个字。我朝着自己的餐盘点点头，她快速吃完饭，抱着书包跑了。

上午，我们想拜访学校的其他领导了解情况，然而无一例外地吃了闭门羹。那铁门再度发生事故，闻讯而来的记者们已经层层叠叠地围在门外。我和妻子被林瑛托了关系，拿着省教育局特批的文件前来采访，校方自然不好推却，所以相较外面那些望门兴叹的

记者，我俩倒可以随时出入校园，校方还给了一间空闲办公室以供喝茶上网。但如今又出了事，估计他们看到记者就头疼，因此谁也不愿接见我们。

上课时间的校园静得竟如午夜，妻子和我索性去大铁门那里勘察现场。警方拉出的隔离条在事发当天就被校方以违反教学秩序之名扯掉了，现场已被学校环卫工清洗得一尘不染，只有黑压压的铁门矗立在那里。

门卫室里面坐的是一个保安。原来的门卫精神几乎失控，已经被送去医院。据说一年前的门卫在遭遇铁门夹人的事故后，被当作事故责任人拘留起来，虽然后来调查没有进展，他被放了出来，但也让学校开除了。还有十年前的那个门卫，在遇到第一次铁门事故后立刻逃之夭夭，警方至今还在寻找他。

说实在话，走近这个铁门就有一种不祥的感觉，铁门的钢板厚实无比，轻轻一拍都觉得手疼。门上刷着黑漆，看上去心情就沉重得厉害。我和妻子站在它前面，仿佛站在一头时刻准备噬人的巨大怪物面前。

妻子用手使劲撼撼那门说：“看来靠人力是推不动的。”

“是，你看它下面还有电磁轨道，不是普通的滑轮，只能靠门卫室里的电控操作。”我指着门下面说。

“你说这么个大铁门得花多少钱？”妻子问。

“几十万做不下来吧，关塔那摩监狱的大门估计也没这么先进。”我由衷感叹。

“花这么多钱，做这么宏伟的门，天知道会给学生们的心理带来什么影响。”妻子叹了口气。最近随着年龄日增，她身上的棱角也略少了一些。我十分担心她也像埃勒里·奎因中年之后那样，慢慢变成思考人世苦难的哲学家了。

大概是因为我们在门前逗留稍久，门卫室临时值岗的保安警惕地打量着我们。我拉拉妻子的衣服，提醒她最好别引起他的注意，然后朝他挥挥手，示意我们要出去。

保安紧张地叫来两个同事，让他们守在铁门的两边，这才按动门卫室中的按钮。当铁门缓缓打开一条缝时，我听到外头轰的一声，许多蛰伏在外，蹲在旁边小学门口的记者们都朝缝隙冲了过来。

守在门边的两个保安快速跑过来，在推出我们的同时紧紧把住门缝，不让记者们有钻进来的可乘之机。

记者们进校未遂，便把我和妻子当成了重点关注对象。我们俩捂着耳朵，几乎像泥鳅似的从人群中钻出来，大声喊着“我们也是被赶出来的记者”，朝

远处的路上跑去。

记者们听说是同行，顿时兴趣大减，我和妻子这才得以脱身，跑到校外的马路上打听到了加农水吧的地址。

加农水吧藏在路边的一条幽静的小巷里。店面很不起眼，一扇实木门上挂着“正在营业”的牌子，侧墙上用贝壳粘出店名。我和妻子推门进去，屋里光线稍显黯淡，大概有十几张小木桌。我们找了个临窗的座位，几个在角落里坐着喝水的孩子抬起头来打量我们。

店里唯一的服务员看上去二十多岁，梳着马尾辫，穿着塑身的牛仔裤，简单地把衬衫下面打个结系在腰间。她长着一张大众脸，长头发，看上去很是面善，白皙的脸上略微点缀着几颗小雀斑。警惕地盯了我们许久，她才拿着菜单走过来问：

“请问二位是老师吗？如果是老师的话，有优惠的。”

我和妻子诧异地摇摇头。服务员这才笑了，把菜单递给我们。

“老师有什么优惠呢？”我好奇地问。

服务员咯咯笑了：“其实根本没有优惠。我们店里不欢迎老师，如果你们承认的话，其实会被我请走。”

“你这算引蛇出洞啊。”妻子头也不抬地说。

“不好意思，这个店是专门给学生们开的。”她笑笑，记好我们所要的饮料后，翩然离去。

妻子抬起头，见我正紧紧盯着她的背影，劈头就晃我一拳，砸得我眼冒金花。

“你越来越没出息了，是个女的就盯着看！”她失声怒吼。

“嘘——我刚才觉得有点什么不对，你别这么激动……”我示意她别大喊大叫，结果她又举起手里的菜单，砸得我抱头伏在桌上不敢吱声。

“许你看美女就不许我打你呀！”她泄愤后犹怒气冲冲。坐在角落里的几个学生窃笑不已，我恨不能冲过去把他们咧着的嘴撕到耳垂那去。

一阵氤氲的香味缓缓飘来。服务员端着三杯咖啡走过来，笑着把咖啡放在我们桌上。

“喂，好像多了一杯冰咖啡。”妻子瞪着她。

“知道的，我添了杯加冰的，看您火气很大的样子。”她嫣然一笑，又翩翩离开。

妻子大概平生就没有被这样调侃过。她脸憋得紫红，瞪着我骂道：“看什么看！冰咖啡退给她！”

我正在哀叹这出戏如何才能收场的时候，那个女学生及时在店门处出现了。她警惕地扫视了一下店里面，看看服务员不在才朝我们走过来。我趁势赶紧把那杯冰咖啡递给她，说：“正好给你点了一杯饮料。”

小女生拿过咖啡说声“谢谢”，我这才如释重负地舒了口长气。

“能换个不临窗的位置吗？”她喝了一大口咖啡，喘着气说，“你们就叫我海星好了。”

于是我们选了个靠里的桌子，海星又选了个最隐蔽的座位，她边坐下边小声嘟囔说：“要被老师们看到就惨了。”

“学校管得很严吗？”我问。

“唉，一进那个大门就觉得要窒息了，除非你努力说服自己适应那种生活。”海星叹口气，又咕嘟喝了一大口咖啡，“渴死了——你们是想知道铁门事故的情况吧？告诉你，那扇门被诅咒了。”

“诅咒？”我诧异地问。

“你们不会不知道十年前有学生曾被铁门夹爆头的事情吧？”

“听说过，有个男生想趁着铁门闭合时偷偷溜出去给女朋友买零食，结果被卡在那里，都把脑袋夹裂了。”我其实来之前就看过两件案子的卷宗，但仍装着只是略有耳闻的样子点点头说。

“你不知道，那根本就不是事故，是有人故意设计的。”海星表情夸张地压低声音说。

“你怎么知道是有人设计的？”我问。

“听学校里某个老师说的。他这么多年一直在偷偷调查这件事。”海星欲言又止。

“是不想告诉我们那个老师是谁吗？”妻子察言观色。

“嗯。如果你们不打听他是谁，我就告诉你们他跟我讲过的话。”海星提出条件。

“没问题。我们也不想知道那么多，能写篇纪实报道稿就行了。”妻子一锤定音。

海星长出一口气，似乎在准备讲什么沉重的故事。她理了半天头绪才说：“其实说的不止是十年前的事故，还有一年前的事故，还有昨天发生的事故。可能也不是那扇大铁门被诅咒了，而是有些人变成有杀戮嗜好的魔鬼了……”

#### 四、十年前和一年前

十年前的那个春天，尤杉十七岁，高中二年级，世界在她眼里忽然朦胧起来，一如雨季的感觉。

疯狂追她的男生有三个，她最终选择了那个最高最帅的——他叫武氧，是学校篮球队的。这名字听起来有点儿怪，大家于是很自然地叫他氧气，后来又直接按照化学符号叫他欧二。

但是欧二并不二。尤杉没有选错人，他不光外表帅气，而且为人利索，敢作敢当，是个男子汉。当班主任老师发现了他们间的“小秘密”找他谈话时，他毫不留情地对班主任说：“我看不出谈恋爱和学习好坏之间有逻辑关系。”

班主任姓翟，这是个脑袋里眼睛里嘴巴里只有“升学率”三个字的人。他骂学生，打学生，重重地处罚那些违背纪律的学生。有许多学生考上名牌大学走了，不断感念他的棍棒政策，总是满含热泪地说如果没有他，自己也不可能混出人样来。但也有许多学生恨他，恨他的专暴自恃，恨他从小就教会大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恨他剥夺了自己少年时的自由和快乐。

顶撞他的武氧成为他的眼中钉肉中刺，这件事也迅速扩大，惊动了学校的德育处。德育处的边主任把翟老师叫去训斥一番，叫他赶紧摆平这对情侣，别让他们在学校里兴风作浪，否则就别准备今年评优了。

翟老师只好采用老手段，叫来双方的家长。但武氧的父亲是当地已经小有名气的儒商，思想开明得很，他们明确表示孩子已经长大，有权利恋爱。而尤杉的父母则巴不得女儿能攀上武家这样的高枝，也不愿过多干涉。翟老师只好改用其他手段，他在课堂上

不停地讥讽嘲笑这对小情侣，甚至在自己的物理课上把他们轰出去罚站。但武氧是个倔脾气，越压制越不服输，原来体育出色学习不行的他却努起劲头，上课瞪大眼睛听讲，下课就厚着脸皮挨个请教同学们不懂的问题。半个学期下来，他和尤杉的成绩不降反升。尤其是武氧，从中下游居然一下考到全班前十名。

武氧和尤杉的“榜样”彻底打破了翟老师“早恋是堕落之源，早恋是万恶之母”的宣讲。班里渐渐又有几对男孩女孩露出了苗头，原来的星星之火，大有准备燎原之势。

但就在这种情况下，武氧却莫名死于一场意外。

丰口中学中午是大门紧锁，不允许学生们回家的。一方面因为学生吃饭后可以利用中午的时间休息或继续温习功课，另一方面据说学校的食堂承包给了校长的一位亲戚。

那时候学校已经颇有远见，两扇黑色的大门已经安装，门用电磁推动，操纵杆在旁边门卫室的座位旁，而门卫是一个头发花白有些耳背的老人，大家都喊他老祝。

学校中午不允许学生离校，却允许老师们回家吃饭。每当有老师要出去，他们就拍拍门卫室的窗户，老祝就拉动操纵杆，两扇黑门便移出一条缝隙。教师们推着自行车出去后，老祝又把操纵杆推回，黑门便吱唧吱唧尖叫着合二为一。

武氧每天中午都要趁这种机会溜出校门为尤杉买零食。他趁着老师们出门，黑门还没闭合的那一瞬间钻出去，买了好吃的后又紧跟着回校的老师钻回来。一开始老祝还经常骂他，但后来拿了武氧从家里带出来的不少香烟，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他钻铁门时故意让门停一下，等他出去再关严大门。武氧回来时也不必等待，而是敲敲门卫室对着校外的窗户，老祝看看四周没人，就赶紧开门放他进来。

但悲剧就发生在某天中午。武氧那天手里拎着塑料袋，里面是新鲜的荔枝。他照例敲敲窗户，老祝会心地一笑便推动操纵杆。两扇铁门刚闪出一点儿缝隙，他就赶紧往里钻。

“总这么猴急！”老祝骂了一句，又把操纵杆往后多拉些，想让铁门更快移开。

但他突然出了一身冷汗，操纵杆竟然失灵了！两扇铁门不但停止分开，反而吱吱响着闭合起来，刚钻进半个身子的武氧一下子被卡在那里。

武氧大喊起来，在正午安静的校园里很是刺耳。老祝吓得跑出门卫室，使劲推着铁门不让它们关闭，但肉体的气力相对于庞大冰冷的机械来说是那么微不足道。

“救命！救命！”他和武氧几乎同时喊了起来。

校园里并没有多大动静，这时间学生们不是在伏案午睡就是在安心地念书。而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男生在院子里打打架喊喊救命也并不是罕见的事情。

老祝看到武氧面色通红，青筋在脖颈上凸起，知道他在用全力抵着铁门。老祝吓傻了，但武氧还清醒，他嘴里艰难地重复着两个字：“拔电、拔电……”

老祝恍然明白过来，疯狂地跑到办公楼旁的配电室，那里有整个学校的总电闸，铁门的电只有从那里才能断掉。他哆嗦着手几次才打开锁，拼了命似的扑过去把电闸拉下来。

耳边仿佛还响着铁门那恶毒的吱吱声，老祝踉踉跄跄地跑回门口，看到还有几颗荔枝在洋灰地面上滴溜溜地滚动着。大门没有闭合，它停了下来，武氧的身体还卡在那里，上面沾着红色和灰白色的液体。他战战兢兢地走到铁门正面，武氧的躯干仿佛没受一丁点儿伤害，完完整整地被夹在那里，唯一被铁门挤爆的是他那颗倔强不屈的头颅。

老祝惨叫一声昏死过去。这时学校门外不远的某个角落里，有个男人站起来，把什么东西揣进口袋，带着兴奋和纠结的表情匆匆离去。

他以为没人目睹这一切，却不知道在另一个角落里有双眼睛看到了事件的真相。

一年之前，又是春末。

边校长抽着烟往学校大门走去，他眉头紧锁，许多麻烦现在像挣不脱的丝网般兜住他。首先是上大学的儿子不争气，去夜店喝得东倒西歪也就罢了，居然还开车回租住的公寓，结果半路撞断一根电线杆，很可能要被追究刑责。其次是县教育局里的“关系”透出风来，最近接到数封举报去年盖新实验楼时他贪污受贿的信件，里面证据言之凿凿，听说举报信还寄到了省里，可能县里要被迫成立个工作组调查这件事。

他紧锁眉头，使劲吸着那根“中华”香烟朝铁门走去。烟丝剧烈地燃烧着，烟雾像云霭般从他嘴里吐出来。他走到门前，大声喊着：“小宋！小宋！”

十年前发生的武氧事件没有给这巨大的铁门带来丝毫影响。虽然武氧家人把事情捅到了省里面，虽然那段时间全省的大小报纸上都登载着有关这一悲剧的文章，虽然武家亲戚在丰口中学门口聚集了一月之久，要求校方负责，但是自从校方认错并承担责任后，这些声音逐渐消弭下来。没有人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这所省重点中学里好好学习，没有人不期冀自己的孩子能完成鲤鱼跳龙门的壮举。丰口县也需要中学这块响当当的招牌，县领导亲

自为学校拍胸脯，打包票，许多从丰口中学走出去的官员、名人等校友也参与到灭火行动中来。即使武家小有积蓄，但蚍蜉撼不动大树，随着时间流逝，万事终归消弭。最后的结局是教育局专门拨下一笔专款，要学校整修大门，安装先进的感应器材，把大门修得更高、更厚、更强。

边校长此刻就愁眉不展地站在大门口，呼唤着门卫小宋开门。小宋圆溜溜的脑袋从传达室的窗口钻出来，眉开眼笑地说：“校长，是您啊，马上就开门。”

黑门隆隆作响，一道光从缝隙中透过来。边校长使劲吸完手中的香烟，迈步走向门缝。

事情就发生在刹那之间，敞开两人多宽的黑门忽然就像被触动机关的捕鼠夹一样猛地对合起来，边校长还没从沉思中反应过来就被夹扁，跑出来的小宋清楚地听见那恐怖的骨骼碎裂声。

边校长听到自己脑海传来“啪”的声音，好像那里头有什么保险丝似的东西被瞬间熔断。他咕咚一声倒在地上，就在铁门与地面相距的那片空白里，他瞥见一双男人的脚快步闪过。

## 五、加农水吧

妻子给林瑛打完电话，回头看着莫名其妙的我。

“这样不是打草惊蛇了吗？”我质问她，“来自高层的警方一旦介入，那个‘变量’肯定会有所防备的。”

“难道我们俩来函数组织就不知道了吗？咱们的脸肯定早被他们画成图形，分到每个头目手里了。要防备要逃跑的话‘变量’早就一走了之了，但是我肯定他还没走。你别忘了他们的宗旨，一个是自以为是地进行‘正义宣判’，另一个则是为了跟我们斗智斗勇——翟主任就死在我俩面前，这不是对我们赤裸裸的挑衅吗？他既然挑衅，就肯定没把咱们放在眼里，所以放心吧，他跑不了。我之所以让林瑛从部里派人过来，不只是为了抓‘变量’，也是为了疏通这里盘根错节的关系。你觉得如果没有人过来压一压，这里的官僚们能让你顺利查案吗？”

我点头称是。这里离北京不算太远，如果派人来的话应该下午就到了。

“喂，派给你个任务吧。”妻子瞪着我说。

“什么任务？”



“你觉得这次要想抓捕‘变量’，突破口是谁呢？”

“是海星吧？要从她嘴里挖出那个这些年一直在调查‘门事件’的老师来。这个老师即使不是‘变量’，也肯定能提供许多关于‘变量’的线索。”我说。

“嗯。这次倒很聪明嘛，所以你最好单独去接近她，骗取她的信任，然后……”

“得得，我怎么听着不像好事呀。”我赶紧打断她，“还是你去吧，你们女人之间好沟通一些。”

妻子忽然面色阴沉下来，瞪着我说：“怎么今天给你脸不要脸了？你心里肯定美不得呢吧？你不从来都是看见小女生走不动路吗？”

“我什么时候这么没出息了！”我气得抗议道。

“你从来都这么没出息！你就说你去不去吧？”

“我去了也是帮你忙，我帮你忙你就不能生气，也不许秋后算账。”我趁机要条件。

“好，不秋后算账。”这个女人脸上使劲装出笑眯眯的表情说。

我早早就来到加农水吧，要了杯红茶，坐到昨天的位置，慢慢翻着旁边书架上的漫画等海星。

店里没有其他顾客，显得异常冷清。这也不奇怪，一是丰口县城本不大，这条巷子甚偏，顾客自然会少；二是加农水吧似乎只接待学生，对成年人尤其是老师和家长十分戒备，而这个钟点正是上课时间，所以这里空荡荡的，显得理所当然。

“光喝茶很闷吧？为什么不尝尝我家的点心？”那个脸上有些雀斑的长发服务员走过来，把一盘曲奇放在我桌上，“我请客。”

“这样老板会扣你工资的吧？”我问。

“我就是老板，同时也是服务员。”她朝我粲然一笑。

“啊？真是失礼。”我拿着块曲奇放进嘴里——酥香细腻，十分地道。

“你在这儿是等那个鹅蛋脸的小姑娘吧？”她坐在我对面问。

“是。昨晚短信约好的。”我说，“怎么会想开一家只招待学生的店呢？学生没有太多钱的。”

“你错了。现在的学生不是十年前了，购买力还是挺强的。况且不觉得对面那学校太压抑了吗？如果没个私密的空间，学生会疯掉的——其实这学校几乎每年都有两三个孩子因为精神状况出问题被迫退学。”她说。

“这么恐怖？”

“恐怖不可怕，可怕的是十几年如一日的恐怖。这所学校已经成了小城的名片，小城的脸面，小城的气血所在。这座城里的官僚和百姓维护它，别的城里的学生和家长艳羡它，甚至好多大城市的家长都想尽办法、殚精竭虑、心甘情愿地把孩子送进这奥斯维辛中来。我很奇怪，中国的家长养孩子就只有一个目的吗？就非要逼着他们放弃应得的快乐，从小就为了出人头地吗？没有快乐只有痛苦的成功，对个体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你开这个店，也是为了给学生们一个消遣的空间？”

“是，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给我自己留点念想。”她从口袋里摸出盒绿色的“Sobaine”来点上，“我昨天听到海星说那门的事儿了，其实我也算当事人之一。在这儿学生们都叫我‘维蕾塔’，那只是我的英文名，其实我姓尤，叫尤杉。”

我吓了一跳：“你就是十年前武氧的女朋友？”

她点点头，然后看看表说：“我该去炸薯条了。”

我还想问她什么，但她径直走进后厨。在店里的学生差不多走净时，海星背着书包一阵风似的冲了进来。

“你知道这家的老板是谁吗？”我偷偷指着后厨问海星。

“维蕾塔姐姐啊，她人特好，听说是留学回来的。我们学校好多孩子都偷偷跑她这儿来聚，还有好多谈恋爱的，有的同学不点吃的也能在这儿坐着玩。学校也不敢惹她，我们都把这儿叫‘避难所’，她是最信赖的人——怎么啦？为什么问这问题？”

我想了想，摇摇头说“没什么”，然后问她留的作业多不多。

“永远都做不完的。”她惨淡地笑笑，“我脑瓜不灵光，这都是第二年上复习班了。”

我给她点了柳橙汁、饭和炸薯条当午餐，她居然直接跑后厨里拿出来，还吃得津津有味。

“吃人嘴短。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吧。”她吮着手指头上的番茄酱说。

“能告诉我那个一直调查‘门事件’的老师名字吗？”我问。

“不能，除了这个，其他都能商量。”她决绝地说。

“那，”我使劲转动脑筋说，“他查出什么结果了吗？显然十年前、一年前和前几天发生的惨剧不一样，十年前死的是学生，这两次死的是老师。”

“你可以想想时间逻辑啦。他一直调查的真相，肯定是以前的两个案子，谁能预料前几天翟主任又被门夹死了呢。”她提醒我。

我恍然大悟，不禁更加确定了之前的想法。

“他是这个学校的老师吗？”

海星点点头，似乎早看穿了我的下个问题，直接说道：“你肯定奇怪他为什么告诉我这些吧？”

这回换我点头，她嘻嘻笑着说：“别乱想啦，其实是我们之间互有好感，算师生恋吧。”

我吓了一跳，谁说丰口中学是铁板一块？再沉重的压力之下，人性的种子也要发出芽来。

“所以他告诉了我很多事情，还希望我把这些事儿转告给你。”

“什么？”我问，“为什么要告诉我呢？”

“因为他觉得你们除了像记者，还有点像侦探。”

我完全呆住了。平常人不会知道我们夫妇俩的真实身份，除非——他是“函数”组织的人。

“他是不是有些奇怪呢？比如，嗯，喜欢发些奇怪的邮件之类的……”我循序渐进。

“他喜欢上网，但不知道是不是发邮件。”海星一口气喝光手中的橙汁，看看手腕上的电子表说，“今天先到这儿，我得回去上课了。”

她站起身来，背上书包，和店里其他的小顾客一同消失在木门之外。

## 六、鱼龙淆杂

余以清拿着上面的批文来了。

原以为林瑛会来，但小余说最近找到了破解“函数”加密网络的一些门道，所以林瑛留在北京的信息安全中心“督战”，派她到丰口县协助我们办案。

小余来的第一天就在县警局召开了专题会，成立了专案组。这丫头毫不谦虚地自任组长，省厅也派了相应级别的人特任副组长，我和妻子也被聘为顾问。

会议在莫名其妙的紧张气氛中召开。说实在话，我们之前虽然破案颇多，但接触的都是林瑛、小余、卫荷这些业务型干部，大家即使互有龃龉，也是一心一意为了破案，基本上可以用殊途同归来形容。但这次截然不同，丰口县局的人员明显对彻底调查翟主任的死因持抵制态度，他们认为这只是一起事故而非案件，应该从校门的生产厂家、安装公司以及门卫身上找责任；当然，校方也有管理不力的责任。不过经检查，校方对大门管理的制度完备，而且确实按期检查、保养和维护大门的整套机械和操作系统，所以给主要责任人记个大过就可以了。一句话，他们再次否认有人利用这扇大门来搞鬼、杀人，甚至县局的谏副局长还提出大门方位不对，风水不好，所以才发生这接二连三的惨剧的说法。

我何尝不了解他们的考虑。丰口中学是丰口县的脸面，也是县里那些官员的深厚人脉所在——从这里走出去的高材生，不少人大毕业后成了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对母校感恩戴德，也给丰口县带来了实打实的好处，比如招商引资，比如优惠政策，比如人事升迁。县里据说正准备以丰口中学的良好教学成就为基础，结合明清时期县上出过几任帝师和内阁大学士的历史，打造“帝师旧里”、“学士之乡”的旅游品牌。所以，丰口县绝不会让这个牌坊蒙上些微的污点。

省厅派来的袁主任是个骑墙派，他一方面不愿得罪上面特派的小余，但又对她自作主张就任组长深感不满；另一方面他也不愿为了案子把丰口县折腾得天翻地覆，毕竟这些下级也归省厅指导，总有同袍之谊。所以，坚持对学校大门进行彻查的只有我们三人。好在小余当初在众官僚假惺惺的推让下大大咧咧地抢过专案组长的宝座，拿到了说一不二的权力，不然我们还真被动了。

她力排众议，坚持找专家对整个学校大门做一次全面检查。检查似乎理所当然地没有发现线索，那大门的机械和操控系统完璧无瑕，这使得专案组里的双方都很尴尬。小余尴尬的是大门居然毫无问题，案件似乎根本找不到突破点；谏副局长尴尬的是大门既然毫无问题，那么也就没办法将责任推给工厂和安装公司，只能承认学校管理不当，或者就是这案件大有蹊跷。

袁主任于是居中调停，建议把重点放在校方后勤安全部门身上，对其工作来一次彻底清查，同时最好调查一下还在医院的门卫小巫，据说他有酗酒的嗜好，所以那天

难免喝多了操作失误。

令我奇怪的是，妻子居然一直没发表看法，有几次甚至连小余的眼色都视而不见。小余皱着眉头私下对我说：“沈姐姐最近不太对啊，是不是太累了？”

“她这种状态只有两种情况，”我说，“一个是还在思考哪里能找到线索，二是在琢磨怎么把手头的线索串联起来还原真相。”

“如果只是这两种情况，那也算好事。”小余怅怅地说，“我一直怀疑那门的控制系统被人做了手脚，有人能够远程操纵它的开合，但遗憾的是什么也没有找到。”

“要是有人事后把远程操纵的装置拆走了呢？”我问。

“你是说丰口县警方为了掩盖事实做了毁坏物证的事情吗？”

“不是，”我摇摇头说，“你来之前他们根本没有封锁门卫室，他们可不想让这事儿的影响扩大。所以，如果真想拆走装置的话，很多人能够做到。”

“凶手应该会第一时间去拆除它，否则夜长梦多。但是我们仔细检查了门卫室和铁门，连门槽里都看了，没发现有拆卸东西的痕迹。”小余若有所思地说。

我的脑海里忽然掠过一个人的身影。

下午两点，加农水吧里空空如也。我推门的风铃声吵醒了正在吧台里伏案小寐的尤杉，她揉揉惺忪睡眼，疑惑地望着我。

“怎么？不欢迎吗？”我朝她笑笑。

她懒洋洋地拿着菜单走过来，坐在我对面点上一根烟问：“又跑来打听小道消息了？”

“不是小道消息，恐怕是第一手信息吧。”我犹豫了一下，决定还是说出来，“你毕竟也算十年前那起事故的——当事人之一。”

“非要让我回忆痛苦的过去吗？”她吐出一个浑圆的烟圈。

“你有没有怀疑，呃……武氧是被谋杀的？”

她怔怔地盯了我一分钟，那样子好像我提出了什么大逆不道的问题似的。

“为什么这么讲？”她把剩下的半支烟摁灭在烟灰缸里。

“最近一年时间又出了两件校门夹死人的事情，死者都是跟十年前的悲剧有关的人，你认为这仅仅是巧合吗？就连海星都看出这里头另有门道。”

尤杉的脸色忽然变了，她眼神迷离，由慢到快地咳嗽起来。我赶紧递给她一杯水，诧异地问：“你没事吧？”

“海星？她跟你说什么了？”她止住咳嗽，声音忽然尖细起来，大概是比较激动吧。

我愣了一下，感觉有什么东西不对劲，但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问：“她说学校有位老师一直在暗地调查武氧之死，觉得他是被谋杀的。而边校长和翟主任仿佛都与当年的事件有联系，他们偏执地认为你和武氧是怙恶不悛的秩序破坏者，所以有除掉武氧的动机。”

“就算是这样，难道要我帮着找出那个替武氧复仇的老师吗？”她幽幽地说，那声音好像一个小孩子。

“我只是希望全面了解各种线索……”

“出去！”她忽然站起来，冷冰冰地下逐客令，那样子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尤杉……”我试图解释。

“你出去！出去呀！”她愁容满面，使劲儿抓着自己的头，嘶哑着声音大喊，“我不要再看到你啦！不要啦！”

她的突然发作吓得我落荒而逃。

我心有余悸地等着那两扇铁门敞到最大限度后，飞快地跑进校园。

新换的门卫——原来学校后勤处处长贾高歌全神贯注地看着我进门后才按下按钮，大门在隆隆声中缓缓闭上。

我朝他打招呼，因为前不久刚随小余他们来铁门处勘察，所以与他并不陌生。

“言老师，不进来坐会儿？”

我本想直接去找人，但想想还是先走进了门卫室。

门卫室分为两间屋，外面是值班室，里面是休息室，有一张单人床。值夜班如果没事时，门卫可以在里面睡觉。

贾高歌递给我一杯香气馥郁的花茶。我慢慢呷着，听他在旁边唉声叹气。

“言老师，你说这不是飞来横祸吗？本来再干两三年就退休了，谁知道连着发生这种要命的事儿。被一撸到底撤了处长不说，还让我来当这没人愿当的门卫，这不是故意羞辱我吗？这学校里除了三次碰巧赶上门夹死人的柳老师，估计没有比我更倒霉的了。”

“老贾，这确实有些过分，况且调查报告不是还说你们后勤处做得很好吗？”

“唉，我这个人胆小，就怕出事，对后勤的事一点儿也不敢马虎，尤其是这个大门。去年边校长死了之后，我一天来五趟，没半个月就叫厂家的人检查、保养一次，生怕再出事。结果还是……人们都说，这是十年前死的那个学生的冤魂作祟啊。”

我忽然想起什么，问道：“老贾，十年前那学生被门卡死时，你也在学校吧？”

“当然了，我差不多是这学校资历最深的员工了，那时候我还在教导处上班。”

“那你能回忆起他所在班级的老师名单吗？”

贾高歌皱起眉头：“十年前的事儿了，我得好好想想，不过其实那时就二十来个老师，好多现在还在学校里。”

“就说去年边校长出事儿时还在学校里的。”

“我想想啊，翟主任是他的班主任兼物理老师吧？教数学的是孟宪祉，两年前退休了；语文老师叫王大成，现在是高三丙班的班主任；苏晓云是英语老师，现在还在教英语；化学老师是小柳，那时刚毕业没两年，是引进的人才，后来升成主管后勤、外联的副校长，但去年因为边校长的死，他也被撤职改教高二化学了；历史赵老师、地理唐老师好多年前就调到别的学校去了；还有政治老师，就是现在的索校长，去年边校长死后升上去的——如果没记错的话，就这些人。”

我点点头说：“谢谢你，老贾，说不定整件事情会有变化。你先别急，我们就是为查出真相，不让你这种人承担不该承担的责任的。”

老贾热泪盈眶地拉着我的手说：“言老师，你跟沈老师都是好人。沈老师今天上午过来问了我不少事儿，还敲了半天铁门。她临走时也对我说，好人不会被冤枉的。”

“什么？她也来了？她都问什么了？”

“就问这门怎么开，怎么关，问了些生产和安装厂家的情况，还问维修保养是不是及时，谁做这些事，等等。”

“没像我这样问十年前的事儿？”

老贾摇摇头：“真没有。她使劲儿敲门的时候学生们正在上课，索校长过来干涉，她莫名其妙地说了句‘老听课就听傻了，还不如听我敲门哪’，把老索气得够戗。哈哈，言老师，说真的，她可是我遇到的最直爽淡定的人呀。”

## 七、拆门党

索校长的办公室很难让人多待一分钟，因为屋里始终烟雾缭绕，我怀疑墙壁都被尼古丁和焦油浸透了。

他嘴里叼根硕大的雪茄，气味浓烈得像燃烧的皮带，我刚说几句话就被熏得头昏脑涨。

“言先生，我觉得你们夫妻俩很不地道啊。前几天还说是记者，忽然就变成侦探了。”索校长的语调中满带讥讽。

“没办法，我们也是为了搞清楚事实的真相——难道你不想查？”

“真相就是你们夫妻一来，翟主任就被门夹死了！你们简直就是灾星！”他拍着桌子冲我大声咆哮，尽显一把手本色。

“就算我们不来，该发生的也会发生。就算你怎么吼，责任也吼不到我们身上来。桌子是你的桌子，但我不是你的下属，如果再冲我拍的话，我就直接去后勤处拿把斧头来替你把它劈了。”我冷冷地说。

索校长愣怔怔地盯着我，也许是意识到了我根本不会把他放在眼里，这才无趣地说：“你们年轻人，说话总是这么冲动。”

“校长，我来找你不是做无聊辩论的，而是想了解情况的。”

“哦？什么情况？”他把满嘴的雪茄烟喷出来，警惕地看着我。

“十年前死的那个学生叫武氧吧？听说你是他的政治老师？”



“问这个干什么？跟你说，那个男生——这么说可能有点缺德——他要是  
不死，学校树立起来的制度和信念就都崩溃了。为了集体，有时候还是需要个体牺牲的。”  
索校长淡淡地说。

“这也是你们那时候的共识吧？”我问。

“没错。当时的边校长是德育主任，力劝那俩孩子其中一个转学，甚至承  
诺给他们联系市里环境宽容、教学质量也数一数二的学校。但那俩孩子倔强得很，一定要留  
在这里耳鬓厮磨——这不是分明要跟校方较劲吗？”

“所以你们就选择了不让他较劲？”我语中带刺地问。

“你什么意思？那时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政治老师，只  
要他不在我课堂上捣乱，我何苦惹他们？”

“他们在别的课堂上捣乱吗？”我问。

“当然！比如老翟的课，闹得最凶。老孟、老王、小苏的课也捣乱，跟小  
柳和我关系还好，因为我们从来不显出对他俩的歧视来。那个男生，自尊心太强——你还有  
事儿吗？我最近很忙，没空儿闲聊。”

我坐在操场上的双杠上，真没想到这么多年不锻炼了还能顺利爬上来。

人造草坪和塑胶跑道仍然崭新，老贾曾告诉我这都是一年前为应付素质教育  
检查时修的，可见学生们根本就没有多少体育活动的机会。

急促的下课铃声响起，但教学楼那边没有学生轰然而出的响动，大概他们  
还在继续伏案温习功课吧。我跳下双杠，双手插在衣袋里，朝教师办公室走去。

苏晓云是学校英语教研组的组长，她留着齐肩的头发，戴着金边眼镜，笑  
容和蔼地端着一杯茶，小心翼翼地放在我桌上。

“听索校长说，你在打听武氧的事儿？”她主动开口问我。

“是啊，想了解下，最近这铁门不连着出事儿了嘛。”我轻描淡写地说。

“那破门早该拆了！”苏老师忽然愤愤起来，“我们几个老师给学校提过很  
多次建议，在县政协会上都做过提案，可领导根本不理。他们说如果拆了这门，换成那种开  
放式的伸缩栅栏，学生们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什么？安全感？”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对。他们的意思是那铁门能隔绝外面世界的诱惑，无论是心理上的还是物质上的，所以学生才能安安静静地坐在校园里读书。”

“这是谬论！”我气呼呼地说。

“可是没办法啊，”苏老师摇摇头说，“校方和家长的意见都是要保留这堵高墙、这扇大门，恐怕学生们的主流意见也一样。有几个提反对意见的学生，不是被孤立就是转学走了。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其实有时候洗脑挺简单的。只要前头的利益大饼画得足够大，只要相信那张利益大饼的人足够多，其他人也会被感染，心甘情愿地低下头接受这种秩序——我也算是其中一个。

“我很佩服武氧。我当时还年轻，刚从师范学院毕业不久，满脑子想把自己这么多年的感悟教给学生，让他们别死读书、傻读书。但没用啊，学校对我们的考核指标就是一年出几个重点、几个本科，录取率是多少。能数字化的指标一定是不全面的指标，人生不是能用数字记录的。但对于一门心思想上大学的学生来说，你要是在上课时给他们念英文诗，教他们唱英文歌，就会有人站起来质疑你为什么不讲分词，不讲从句，为什么占用他们宝贵的学习时间干这些没用的事儿。素质教育？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能真正有素质教育吗？

“所以我佩服武氧，但他那时候还挺叛逆的。我当时是善意的，在黑板上抄了首讲初恋的英文诗，结果你肯定想不到，居然是全班哄笑。大家故意起哄，都在嘲笑武氧和他小女朋友，嘲笑他们谈恋爱，死不要脸。武氧以为我这是故意羞辱他们，所以跟我的关系一下子就僵了。后来我试着解释了几次，他却觉得我是虚情假意。唉，没办法。

“武氧是个好孩子，很体贴。我觉得他女朋友一定十分十分幸福。他每天中午都出去买零食给她吃，看见隔壁小学那些馋嘴的小孩儿，还会分给他们一些。很博爱，很细心，对吧？

“但事情也偏偏坏在这里。那天中午听说他出事后，我悲哀得不行，仿佛卡死在那儿的人是我似的。你可能不知道吧？武氧的死触动了我们好几个老师，大家自发组织起来，联名向教育局上书，希望能拆掉那个铁门——那破门纯粹是种心理上的压迫，其实真正想逃学的学生一直从学校西边小院的墙上翻过去。但教育局直接把联名信转给了学校，老校长骂我们拿学校的工资，拆学校的大门，挖学校的墙角，给我们扣了顶‘拆门党’的帽子。我们几个好多年不受重用，陆续走了一批人，剩下的只有我和柳老师了。”

“柳老师也是……哦……拆门党的？”我惊奇地问。

“是啊，他估计是每次门夹死人都碰巧路过那里，受的刺激更大吧。只是后来他为了升职，完全投靠当权方了。人啊，都禁不起诱惑的——马上要上课了，索校长刚才把我叫去，嘱咐我不要多说这些事。不过嘴长在我脸上，他可以把赶出校门，但不能不

让我说话。”

## 八、门隙里的光

我兴高采烈地把“拆门党”的事情告诉妻子，但她无动于衷，似乎在聚精会神地考虑其他问题。

“喂，这些线索是不是有价值？”我不满地质问她。

“什么？”她抬起头，似乎刚从思绪中抽身回来。

“你认真听我查来的线索了吗？丰口中学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老师们里头有个‘拆门党’，就是跟官方对着干的。”

“什么意思？你是说跟海星关系好的那个老师是‘拆门党’的？”妻子问。

“这不明摆着嘛。”我说。

“有道理，你接着查，查了向我汇报。”她指着我说。

“凭什么跟你汇报啊？你算什么呀！对我提供的线索就这态度，还让我跟你汇报！”我怒气冲冲。

“我没要求你对我说啊，是你肚子里有点东西总是忍不住告诉我。”她笑嘻嘻地说，“我发现了关键线索，就自己放心里解剖分析，有了结果才公布于众。所以我总是侦探，你总是助手。”

“好！你不就是在跟铁门的制造安装商那条线吗？告诉你，你最后只能查出犯罪手法，而我跟的这条线才能找到凶手，找出函数的变量！走着瞧吧！”我砰的一声摔门而去。

孟宪祉住在学校后面的教育局家属院，丰口中学大部分老师家都在这个小区里。由于他家住在顶层，又没有电梯，我爬得气喘吁吁才走到门口。

他把我让进门，替我倒上茶，先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寒暄着。他的房子很大，似乎是把这层楼的两三套房子打通连在一起，远远超出了他的级别。但里面陈设十分简单，

客厅里空空荡荡的，只有一个三人沙发，一张玻璃茶几，对面老式电视柜上挂着一张他抱着女儿的大照片，仅此而已。

我简单说明了来意，向他询问十年前的武氧事件。他默不作声地低头喝茶，许久才开口说了一句：“这真是报应。”

“报应？”我奇怪地问。

“不是吗？当年学校里有责任的领导和老师，现在有哪个过得好的？老边、老翟都诡异地也死在两扇门中间。老王得了糖尿病，去年酮体增高差点没丧命。还有小柳，本来武氧挺信任他的，结果他为了升官把自己撇清，这不现在也给撤了职。我就更别说了，教书时还承包了个工程队，赚了不少钱，着实风光了一阵子。可惜老来凄凉，老婆离婚走了，闺女呢，叛逆得很，初中就退学不回家了——对了，就老索好点，刚当了校长，不过估计他也提心吊胆怕哪天被门夹死吧。”

“您听说过‘拆门党’吗？”我问。

“当然。这最初还是小柳搞出来的吧，他当时还是热血青年，嚷嚷着不要让学生们的血白流，结果没过半年就变得唯唯诺诺了。体制是什么，体制就是一个函数，凭你是什么数值，只要扔进去，你就得按照固定的模式变化。”

我忽然想到孟老师当年教的正是数学，他无意中说出“函数”这个词来令我心头一惊。

“武氧是个好孩子。尽管我当年恨他恨得牙根痒痒，但现在越想越觉得他是个优秀的孩子。那时候我闺女在旁边上小学，很不爱说话，他中午出去买吃的，有时候还送给她吃，丝毫不因为我上课骂他而迁怒于小孩。我家闺女特喜欢跟他玩儿。现在想想我们心眼儿小得啊，就跟针眼似的……”

“柳老师当时很热血吗？我怎么觉得他现在的性格有点懦弱呢。”我故意打岔问。

“他也是没办法。他当时年轻，如果硬要跟领导对着干，分房、升职、提干都没他的份儿。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但我能看出来，他还是挺纠结的，这些年一直很郁闷。”

王大成卷起袖管，用诺和笔小心翼翼地注射上胰岛素，然后抬头对我笑笑：“没办法，以前最怕打针，现在自己给自己打针都习惯了——我现在也不上课了，在语文教研室挂个职，就等退休了。这身体，谁知道还能活几年。这年头，许多该活着的偏偏死了。”

“你是说武氧吗？”我问。

“可不是。那时候我可真讨厌他，腻歪他。一开始是因为上课淘气，后来是搞对象。我在课堂上说，你不可能学好。结果这孩子一赌气还真学得不错，作文写得很有深度。有一次留的议论文题目叫《为什么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他把题目改成了《为什么鱼和熊掌可以兼得》，气得我够呛，但那文写得倒挺明白的。我还记得他说，如果人刻意非把鱼和熊掌对立起来，那肯定不可兼得，如果不对立起来，为什么不能兼得？所以决定兼得不兼得的是人，不是鱼和熊掌。”

“他的意思就是谈恋爱其实并不一定影响学习吧？”我说。

“对。那孩子的脑瓜儿聪明着呢！可惜后来被门……”他叹口气说，“仔细想想，我们这些当老师的，被学校洗了脑、挟持得是非不明了。”

“不是也有‘拆门党’吗？有些老师不是上书校方，要拆掉大门吗？”我问。

“是，是有几个老师闹了挺长时间的。好像有小柳和小苏？他们和武氧的那个小女朋友——叫尤杉吧——跟学校抗议了很多次。学校一开始态度很软，但后来教育局根本没给压力，所以腰杆子也硬了。我记得那时候小柳每天都带着尤杉去门前放一束白色的纸花。不过随着尤杉转校，小柳也屈从了压力，后来不是还升官了？”

“柳老师还帮助尤杉？”我问。

“是！那时候学校都谣传武氧死后他俩师生恋来着，有人还说那女生怀了孕，估计就是流言飞语太厉害才把那女生逼走的。本来她挺坚定地想留在学校，跟校方斗到底的。但是……”

“怎么了？”

“那个女生，听说后来没办法做了终止妊娠手术，转学大概也是迫不得已吧……”

我去找柳云载，但他并不在学校里。索校长无比厌恶地瞪着我，我装作满不在乎，大摇大摆地走了。

看看天近中午，我决定在学校食堂吃饭。两三千人挤在食堂里的场面蔚为壮观，出乎意料的是我又看到了海星，她抱着书包正伏在角落的玻璃钢餐桌上狼吞虎咽。

我走到后面拍她后背，她条件反射似的跳起来转过身，差点把嘴里的饭喷到我脸上。

“怎么是你？”她诧异地轻轻叫了一声，随即赶紧坐下，紧张地看看四周。

“我现在能自由出入你们学校呀。”我把餐盘放在她对面，看着她说。

“喂，别这么对我说话，被老师们发现可不得了。”她低着头嘟囔道。

“中午食堂里老师很少。”我说，“是不是大部分住后面，都能回家吃饭吧？”

“嗯。”她不满地说，“你们还是在打听我老师的情况吧？早知道就不把以前的事情告诉你们了。”

“是怕连累了你认识的那位老师？”我问。

她使劲点点头：“我这几天老害怕。”

“怕什么？”我问。

“怕你们瞎查，把他查出来，就成我连累的了——今天你老婆还带着警察叮叮咣咣敲那铁门，说什么晚上要检查。”

“但是他又没犯法。”

“谁知道？他知道得那么清楚，万一有什么牵连呢。”她不高兴地说。

“为什么不把名字直接告诉我，让我去找他谈谈呢？”

她停止了咀嚼，警惕地盯着我：“那不就更危险了吗——如果他真的犯罪，你会替他隐瞒吗？”

“不会。人做了犯法的事，会有法律来裁决。”我说。

“那以后也别来找我了。”她掏出纸巾擦擦嘴，拎起书包气呼呼地扬长而去。

我再次若有所失地朝校门走去，老贾在门卫室里喊我。

“言老师，你去哪儿？沈老师刚跟那个专案组的女领导来过，我听见她们

又敲了大门半天，还说什么晚上准备找安装公司把它拆掉检查。”

“我知道，她们发现什么了吗？”我问老贾。

“沈老师没开口，但听余领导说，总算在门缝里看到一点光了。”

## 九、争先

我在学校里逛了一圈，又向加农水吧走去，看来妻子从别的途径找到了关键线索，但这次我一定要赶在她之前把案子破掉。

出乎意料的是水吧居然锁着门，我推了推正想离开，忽然隔着玻璃后的窗纱依稀看到里面有两个人。

我赶紧闪到一边，从纱帘中找了个缝隙，仔细分辨着屋里的身影。其中一个尤杉无疑，但还有位个子蛮高的男人，我辨认了半天才发现那是柳云载。

尤杉站在吧台前，肩膀抖动着，好像小女孩似的在抽泣。柳云载在旁边轻轻拍着她脑袋。我把耳朵贴在窗缝上，只依稀听见他说了句“死去的人太多了，我们不能再因为过去的恩怨去伤害别人”。

尤杉抬起头说了几句什么，但声音很小，难以听到，这时柳老师点点头，表情放松地摸着她的脑袋。然后我就看到尤杉慢慢靠在他怀里。

我头皮一阵发麻，赶紧躲到更暗的地方。好在没过一会儿柳云载就走向门口，我急忙跑着藏到店后面一个小院里。他快步走出胡同，根本没注意到我的存在，与平时温文尔雅的举止不同的是，他眼神里闪着坚毅果敢的光。

我等他走远才出来。这个院子不大，似乎荒废了很久，挨着胡同的一处房子，墙上开了个小门，仔细看看那正是加农水吧的后门。

我思索了半天，一转身朝学校走去。

老贾按开大门，我钻进他的门卫室里。

“言老师，你怎么又回来了？”他诧异地问。

“老贾，问你几个问题。”我表情严肃。

“怎么了这是？刚才柳老师也这么兴冲冲地问我是不是今晚检查铁门，几

点拆。”

“我问你，现在这个电子控制的铁门是哪年安装的？”

“三年前啊。”他似乎被吓着了似的瞪大眼睛看着我。

“那时候谁分管后勤？我的意思是，哪个副校长分管后勤？”

“索校长，他那时候是副校长——怎么了？”

“怎么会是他呢？”我皱着眉头问，“后来这门就没大修过吗？”

“修过！修过！一年多前这门忽然坏了，又找安装公司整个拆下来检修一遍。”他回答道。

“那时候主管的……”我还没说完，老贾就赶紧说：“那时候柳老师刚从教导主任升成主管后勤的副校长，整个检修就是他指挥着工人干的。”

“是不是经常在晚上施工？”我问。

“对啊，这是学校的规矩，白天施工怕吵着学生学习。其实我觉得没事，这门跟教学楼隔着操场呢，一点儿半点儿的动静传不到那里去。倒是晚上，夜深人静，声音传得远，叮叮当当地容易打扰住宿生睡觉。”

“我明白了！老贾，你今天晚上值班吗？”我问。

“我不值晚班，晚上小吴在这儿，怎么了？你也陪沈老师来拆门吗？”

“可能会吧！他们准备什么时候检修呢？”

“说是十一点后，等着学生宿舍楼熄灯后。”

“这么晚还能找到工人？”我讶异地问。

“能啊，咱们后勤处早先都管着校办企业的。后来校企分离，都卖掉了。但工人都是学校早先的老员工，门都是他们安的。学校有点什么事儿，他们也是随叫随到。”

“对了，老贾，你好像跟柳老师很熟吧？”我问。

“是，毕竟曾经做过他的下属。他这个人有点书生气，但心地不错。”



“那你知不知道，他所带的班上有没有一个叫海星的女学生？海洋的海，星星的星。”

“海星？没听说过，我管后勤，所有的学生都要从我那里办饭卡，但花名册上好像没这个名字——也许是我记不太清了。”

“我明白了。谢谢你，老贾。”我拍拍他肩膀说，“这个复杂的‘函数’，很快就能解开了。”

我回宾馆后本想瞒住妻子，但不讲出来难受，就又把自已的调查结果跟她讲了一遍，不过没有把自己的推理告诉她。这个女人仍然故作神秘地闭口不谈。哼，牛什么牛，这个案子我肯定能在你前头破掉！

我装作调查了一天累坏的样子蒙头大睡，果然晚上十点左右就听到轻轻的敲门声。

妻子蹑手蹑脚地走下床去开门，我听到小余在门口问：“那个傻子睡熟了？”

“很熟，他东游西窜了整整一天，估计处处受挫。他那个人，一遇到波折就觉多。”妻子轻声说。

我在心里怒骂小余，这个妖精，枉我一向对她照顾有加，居然敢背后叫我“傻子”，可见世风日下，有的人道德败坏得连草泥马都不如。我傻？老子傻那是装的！你们这几天去敲了几次大铁门，不用说我也能猜到，这就是警方只检查外部设施一无所获的原因。他们肯定觉得没有人能割开大门外部厚厚的铁板，在里面装上什么东西却能毫无痕迹——其实他们都错了！焊在一起的两块门板确实夹着什么机关，很可能就是无线信号操控的装置——至于毫无痕迹的原因，我想到了东野圭吾的一部著名小说中的手法。

而妻子她们显然已经明白了这点，她们之所以咋咋呼呼非要晚上检修大门的原因就是想引蛇出洞，捉贼捉赃！

有句话说得好，久练成精，常年跟着妻子、林瑛这种鸡贼透顶的人，我再笨也学了一招半式，所以对这个案子有十足的自信。

我在楼道里尾随着她们走到宾馆院里，藏在楼影里张望。小余有辆县里给配的吉普车，她开车载着妻子扬长而去。我怕尾随太近被这俩女人发现，何况我本来也知道她们的目的地是哪儿，因此就不慌不忙地在院子里看看手表看看星光，这才跑路上叫了辆黑出租载我去丰口中学。

我让车子停到加农水吧那条胡同的位置，然后贴着墙根步行朝学校大门走去。云有点多，黑灰的穹幕上缀着几点星光，我尽量选有黑影的地方，放轻脚步，缓缓挪到黑门旁边的小院子墙角里等待时机。

夜静得出奇，我看门卫室里的灯也黑着，难道值夜班的小吴还没来？

我心头掠过些许不安，不过很快就淡定下来——这次自己的推理应该不会错的。

不远处忽然传来一阵嚓嚓声，好像是某个我所熟悉的人的脚步。一个黑影左顾右盼地走了过来，我赶紧往里面挪动身体，彻底藏进高墙的阴影里。

黑影弓着腰走到黑门之下，他似乎在埋头整理什么东西。我从藏身之处蹑手蹑脚走出来，慢慢地靠过去——妻子和小余应该也正准备行动，我再不迅速点儿就又成旁观者了。

黑影工作得十分专注，丝毫没注意到我正慢慢摸过来。我深吸一口气，攥紧拳头蓄积力量，然后猛地扑过去把他按倒在地，挥拳就朝他小腹砸下去。

这可能是很危险的人物，我必须先下手为强，早点击溃他！

他似乎也被吓了一跳，下意识地抬起胳膊来挡我。我一把抓住他手腕朝后扭去，就在那时突然大吃一惊，因为这个人的手腕如此纤弱，绝不是我推理出来的那个男人！

她似乎认出了我，一边狠狠踢着我一边骂道：“我是尤杉！你别发傻！放开我，你快跑！快跑啊！”

我听出那声音既熟悉又奇怪，虽然这个结果倒也不出我所料，虽然我深知自己半夜抓着一个女孩确实瓜田李下，但我不能放开她——她和柳云载本就是一伙的，只是之前我误以为柳云载会来做这件危险的事！

尤杉看我还没有动静，几乎带着哭腔厉声喊着：“你快放开我！别接近那门！门底下放了炸药！快跑……”

“炸药”两个字让我憋着劲儿的胳膊松了下来。尤杉用力把我推开。我弯腰拉起她，朝远处拼命跑去。

我听到背后传来巨大的轰隆声，耳膜震得嗡嗡作响。我头有点晕，还没做出第二反应就被身后的气浪推倒在地。有什么东西重重砸在脑后，我的意识模糊起来，只有潜意识让自己紧紧握住那个女孩的手。

## 十、泥沙俱下

后来听说，那天的爆炸惊动了太多人。首先跑出来的是在学校住宿的学生，他们围在那两扇已经变形垮塌的大门，脸上纷纷露出或不安或欣喜的神色。由于炸药的威力不大，所幸门卫室没受到影响，而且不知为什么值班的小吴那时根本不在里面。随之而来的是救护车和警车，警察迅速封锁了现场，我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其实除了胳膊有点挫伤，脑袋轻微震荡外并无大碍，躺了一夜便恢复了不少。

倒塌的大门铁板内果然发现了一套可以无线操纵的电动装置，但在现场却没有发现尤杉的身影，这个女人大概在我清醒过来之前就离开了。令我惊奇的是，警方居然在那里发现了一个背包，背包里有柳云载常戴的一副眼镜，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丢在那里的。

警方一度认为爆炸事件是我为，幸好小余和妻子及时赶到替我解了围。我顺便把她俩怒骂一顿——这俩女人当时根本没像我预料的那样，在丰口中学门口埋伏着等抓人！她们当晚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妻子刚跑进医院时还慌乱不安，但看我能活蹦乱跳，听完我讲的经历后就又紧锁眉头，丝毫没对我透露她们的行动。我几次三番向小余追问，但这丫头也守口如瓶，跟妻子窃窃私语了一番后居然扬长而去。我差点气出内伤，于是决定不理她们，趁着医生不注意就跑出医院，打车冲向加农水吧。

事实证明我的推论再度出现问题！尤杉并没有如我想象中的那样已经逃之夭夭，当我跑进巷子里时，她正淡定地拿着扫把打扫小店门前的台阶。

我再一次怔住，她诧异地看着我，半天才问：“干吗这么神经兮兮的？”

“你……怎么还在这里？”我瞠目结舌地问。

“我每天都在啊！”她盯着我说，“你发昏了？”

“那你昨晚……”

“昨晚我在家啊！怎么了？”

“……可以进去喝杯咖啡吗？”我指指店门，心里还对上次被她发怒赶走的事心有余悸。

她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我：“当然可以了，这里本来就是水吧。”

我使劲整理着思绪：自己原来的整个推论看来都是错的。我需要跟她好好

谈谈，重新把线索梳理一下。

我如蒙大赦似的赶紧钻进店里。她也拎着扫把走进来，在吧台后忙了一会儿就端着两杯咖啡走过来，一杯递给我，一杯自己轻轻啜着。

“说吧，你想问什么？”她有点心神不宁地说。

“昨晚——中学大门被炸毁时你不在场？”

“什么？那破门终于被弄烂了？”她忐忑不安地问，“谁干的？”

“不知道，我当时还以为是你呢……”我把昨晚的遭遇一点点告诉她。

她把手里的咖啡杯放下，忽然瞪大了眼睛看着前方。我回头看去，只见她的目光钉在对面墙上新挂的一幅贴画上，有点胡安·米罗的风格，仔细看看活像一只在岩石上的海星。

“……可是你说昨晚在家睡觉……”我回过头来还想继续说，但她忽然粗鲁地抓挠着头发打断我：“那门是我炸烂的，我无时无刻不想炸烂它！”

“你……为什么？”

“因为那门杀死了我的父亲！”她忽然拍着桌子朝我喊道。

“等等！”我吓了一跳，“尤杉，不要这样……”

“不要跟我提那个女人！不要再提！”尤杉跳了起来，我拼尽全力才把她扶住。她的胳膊像筛糠似的颤抖着：“他们终于全完蛋了——老翟、老边、铁门，如果柳云载也死了，那女人也死了，就更完美了。”

“尤杉，尤杉，”我手足无措地搀着她坐到沙发上，“你先安静一下再说——为什么要诅咒柳云载死呢？我那天还看到你们……”

“就是要杀了他！是他鼓动妈妈杀掉我的！”她忽然撕心裂肺地吼起来。

我彻底被搞晕了，眼前这个尤杉绝对不是情绪激动那么简单。我想起了前几天把我撵走的时候，她似乎也是这样疯狂不安。我脑袋里倏地闪过一个念头，于是尝试着问了一声：“你是谁？”

“我是谁？我是海星啊。”她蓦然安静下来，喃喃地说。

“海星？”我再度吓了一跳。

“嗯，海星，武海星。爸爸以前对妈妈说，如果将来有了孩子，男的叫海潮，女的叫海星，沾点大海的灵气，像大海一样广阔自在。但是，妈妈受了那个男人的蛊惑，他许诺为爸爸报仇，让妈妈杀掉我……”

我长吁一口气，以前这种情况只在日本小说中看到过，没想到今天真遇到了。我也窥到了事情的真相——原来尤杉身体里有两个灵魂，一个是她自己，另一个却是自己未出生就被引产的女儿。我忽然想起自己开始见到尤杉时总觉得她面善，现在回想起来她分明就是多了雀斑、留了长发的海星！而且海星在店里出现时，尤杉就绝对不会露面。我还记得那天中午在加农水吧时，尤杉走进后厨去炸薯条，海星就从前门跑了进来——水吧的后院有个通着胡同的小门，上次我躲柳云载时曾藏到那里过。尤杉肯定是在后厨换装后，背上学生的书包，换成“海星”的身份，从后门走进胡同，再从前门进店的。而且那天点了午餐后，“海星”居然大大咧咧地跑到后厨把菜端了出来，而尤杉直到她走后才重新出现。

我也想到了“海星”出入丰口中学的事情。苏晓云曾经说过，丰口中学里有个小院子，逃学的学生们都从那里跳墙进出。尤杉变成“海星”后，估计也是这样进出校园的吧？而且丰口中学每个年级有十六个班，学生总数有一千多人，多一个蹭饭吃的学生应该不会有人在意的。

之前尤杉表现出小孩子脾气时，我本就应该察觉到什么不对。尤其跟我在一起闲聊的那次，当她提到“海星”这个名字时，居然用第一人称指代她。

难道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精神分裂的尤杉策划的，还是那个也知道真相的老师在利用她？

“你要杀的那个男人，是柳云载吗？”我轻声问，生怕再度刺激到她。

“是。他那天撞见了杀害爸爸的凶手。”

“武氧真是被谋杀的？”

“对，他那天中午正好也从外面买东西回来，拐到学校那条街时看到老翟那个王八蛋正慌慌张张地把一个无线遥控器塞进包里，但似乎是皮包太小了，拉链根本拉不上。他当时没意识到，快到学校门口时才看到自己的学生躺在血泊里。

“他把这件事告诉了老边，老边安抚他不要乱说，还承诺会拆掉大门，妥善处理后事。姓柳的当时动了恻隐之心，想想老翟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就暂时答应下来。结果老边欺骗了他，让校工夜里偷偷拆掉了门上老翟安装的电控装置，还矢口否认之前的承诺。姓柳的敢怒不敢言，心里的亏欠感让他去安慰我妈妈，但老边又鼓动起他们师生恋的流言。这时他发现她怀孕了，姓柳的懦夫本质一下子暴露无遗。他劝说她去别的县城做了引产手术，又力劝她转学——我就这样被这伙人谋杀了——所以我得报仇！报仇！”

“那老边和老翟的死也是你做的？”我心惊胆战地问。

“是的，我让老翟重蹈自己的死法。当然，那个罪魁祸首老边也得死。接下来我还要杀掉柳云载，杀掉我妈妈！”她再度激动起来，一把推开我冲到吧台后面的小屋

里，拿着把尖尖的番茄刀跑了出来。

“站住！你去哪儿？！”我顾忌刀子，没敢贸然抓她，转眼间她已经冲出店门。

“那破门已经塌了，我要杀了柳云载！”

她朝着胡同口跑去，我跨过店门口的台阶时被绊了一下，忍住脚踝的剧痛，跌跌撞撞地追过去。

但胡同口忽然出现一个人的身影，柳云载正若有所思地朝这边走来。

“危险！”我朝他大喊一声。

柳云载惊讶地抬起头来，尤杉已经飞奔到他面前举起了刀子。

来不及了。我咬着牙，像昨天晚上那样向前扑去，在尤杉手腕落下去的瞬间把她扑倒在地。柳云载愣在那里，血从他的脸上滴了下来。尤杉倒在地上，手里的刀子也丢在一边。

“按住她！她精神分裂了！”我朝柳云载嘶吼道。

柳云载没有反应，竟然抱头大哭起来。尤杉挥舞着双手不停地打我，想脱身去捡不远处的那把番茄刀。我大喊让柳云载把刀子扔远，但脸上挨了尤杉一耳光，气得只好拧着她胳膊不敢动弹。尤杉边挣扎边发疯似的辱骂我“王八蛋”，那情形活脱脱就像我在耍流氓施暴似的。

“喂！你们干吗呢！你这是干吗呢？！”我还在气喘吁吁地琢磨怎么样更省力地按着尤杉时，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女声忽然从头顶如霹雳似的响起。

我抬起头，果然不出所料，妻子和小余正站在我身后。

我吓得赶紧撒开手：“这……这是防止她杀人……”

“杀人？回家等着我杀了你吧！”妻子冲我怒吼。尤杉趁这个机会突然爬起来，朝地上的番茄刀冲过去。说时迟那时快，小余已经飞起一脚把番茄刀踢走，然后一个小擒拿把尤杉制住，飞快地给她戴上手铐。

“柳老师，别哭了。”小余走过来把他搀过来，“哭哭啼啼的，不像个男子汉。”

“我要杀了这个男的！”尤杉大声喊。

柳云载表情庄重地走过去，把还在哭闹的尤杉搂进怀里喃喃地说：“海星，不要哭了，我和你妈妈，对不住你……”

刚才还疯狂的尤杉忽然安静下来，像个受了委屈的小女孩似的哭泣起来。

柳云载抬头看看我们说：“她有精神分裂，听到女儿的名字心智就会变成想象中的女儿。所以求求你们，不要再刺激她了，这两起铁门引起的命案，其实都是我干的。”

“柳老师，我知道你想掩护她。我想今天早上也是她打电话叫你过来的吧？”妻子对他说话时还不忘揪着我耳朵，“但我知道你其实不是凶手，凶手真的是那个海星。”

“不，她发作的时候就喜欢胡说，但从来没有真正伤害过人。”柳云载护住尤杉，再次对我们强调道。

“柳老师，你不要害怕，我们说的海星，不是藏在尤杉心里的女儿的影子，而是一个实实在在地生活在这个小城里的自以为是的女孩。她是主谋，也是凶手，她希望你们全部死去，好挽救她心里的那份失落感。”

“难道——真有一个海星？”我瞪大眼睛问，看来自己的推理又出现了纰漏。

“真的，不正是她向我们透露的两次‘门事件’的真相吗？她还故意引导我们去怀疑柳老师，”妻子终于舍得把揪我耳朵的手放了下来，然后转向尤杉说，“她果然机智过人，昨天晚上我们还以为抓到她了，结果却再次被她愚弄——对不对？我是该称呼你海星呢，还是孟庆瑶小姐，或者是‘Variable 变量’呢？你的把戏确实耍得我心如乱麻，但我只希望这次自己没有再找错人。”

## 十一、“厄舍府的倒塌”

妻子所跟的第二条线索正是从已经倒塌的铁门上开始的。

虽说丰口县警方迫于压力，没有之前武氧和边校长遇难的两起案件后对铁门进行详细检查。但这次因为小余坐镇，警察们没敢怠慢，将整个大门里里外外检查了一

遍，无论是在控制大门的运行系统，还是大门本身的设备上都没有发现多余的控制程序或装置。而当时翟主任被门卡住时我和妻子都在场，随后警方过来，再到校方把老贾撤职，派了专人盯防大门。如果有什么遥控装置的话，凶手也应该没有时间和机会去处理、藏匿它。

于是乎妻子和小余从此入手。她们检查了整扇大门，除了焊成大门的两扇铁板夹层里面，其余地方根本没有发现异常之处。而那两扇铁板尤为厚重，焊工精细，而且都是旧焊点，根本不可能新放进什么东西去。

她俩仔细把大门每一处都敲了几遍，发现在左扇大门中间某处响声有些奇怪，而那个地方也没有钢结构的骨架经过，用便携透视仪照射发现，里面确实有像线圈和发射器之类的小部件。这些东西显然不是最近放在里面的。她们从此着手，调查大门的安装和维修记录，发现做这项工作的都是一个叫“丰中工贸”的公司。这个公司是校办企业转型而来，最近几年的法人代表正是武氧当年的数学老师孟宪祉，而最近一次维修，校方的主管领导恰是柳云载。

这里又分出两条线索，一条是柳云载那边，我当时正紧跟这条，另一条则是孟宪祉那边。于是妻子和小余决定暂时先把精力放在孟宪祉那边，至于柳云载，她们相信我查到什么情况会按捺不住跟她们报告的。

谁知道她们一铁锹挖在富矿上，连她们自己都没想到孟宪祉这边的信息如此之多。武氧死之前，孟老师的女儿孟庆瑶正在高中旁边的子弟小学里读书，孟家夫妻关系一直不好，小庆瑶当时性格十分孤僻，少言寡语，唯一的优点就是学习成绩还不错。

但武氧似乎十分喜欢她，经常中午在小学门口给她买零食，跟她玩。妻子访问了一些认识武氧和孟家的熟人，他们说武氧照顾小庆瑶大概是因为她与尤杉长得很像，举止动作也很像。庆瑶在武氧死后曾经大哭一场，几天水米不进。可能对她来说，武氧是世界上给她温暖最多的亲人，甚至胜过父母。武氧死了之后，她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对学校也失去了兴趣，初中就坚决不去上学。幸好当时孟老师承包了校办企业，逐渐发了财，庆瑶早早过上了比较天马行空的生活。她稍微长大点就自己搬出家门，住在老孟的另一套房子里，上网、旅行，自己琢磨设计一些小机器，漂泊不定。

而武氧原来的女友尤杉回到丰口县开了加农水吧后，孟庆瑶曾经特地去那里窥探她的情况。她惊讶地发现自己和店主人相貌如此相像，这愈发加深了她对武氧的莫名思念。她觉得这是天意——尤杉可能由于种种原因放弃了对武氧的情愫，于是上天安排自己代替她的角色。她不停地接近尤杉，尤杉也因为有个与自己如此相像的人而与她亲近起来。孟庆瑶很快也像柳云载一样发现了尤杉精神分裂的秘密，她从尤杉发病后的叙述中得知了武氧之死的真相，决定向那些人复仇。害死武氧的翟老师，掩盖事实的边校长，甚至“背叛”武氧的尤杉和柳云载都是她的报复对象。

尤杉并非不怀念武氧，正是因为这份思念她才在学校附近开了这家小店，但她也因为对柳云载有一丝眷恋而没有勇气去复仇。

孟庆瑶先是在铁门上做了几次手脚，让校方动了维修校门的念头，然后又利用自家的“丰中工贸”在门里安装了遥控装置。孟庆瑶开始装扮成学生跟踪柳云载。在柳



云载恰好在场，边校长、翟主任穿过铁门时，她用同样的遥控方式，启动铁门，卡死了边、翟两人。她之后的计划就是利用武氧的阴影，胁迫尤杉听从自己的安排，偶尔客串扮演“海星”的角色，准备嫁祸给尤杉或柳云载，然后再想办法除掉剩下的一人，可惜最后功亏一篑。

“不愧是‘函数’的变量，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妻子在回京的车上说，“一般人想要演好某个角色已经很难了，但孟庆瑶既要演好尤杉，还要演好她另一个性格。所以她总是恰如其时地出现，又恰如其时地消失。她没有什么害怕的地方，即使我们早点找校方核实，发现根本没有这个人时也无伤大雅，因为她知道我们早晚会发现尤杉的双重人格。

“对孟庆瑶来说，较难除掉的人是柳云载。虽然边校长和翟主任出事时柳老师都在附近，但如果仔细调查的话，应该能发现案件其实与他并没有联系——所以她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故弄玄虚，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某个正和学生谈恋爱、知道几次‘门事件’真相、曾经强烈要求校方拆除大门的老师身上来，然后试图栽赃，让柳云载做她的代罪羔羊；另一条路就是，当陷害柳云载不成的话，她只好铤而走险，自己去杀死他。

“所以当孟庆瑶得知我们想在夜里检查大门的消息时，立刻要求尤杉说服柳云载去提前毁掉那个装置——其实那个装置是否被发现根本无所谓，找出杀人手法与找出凶手根本就是两码事，因此边校长出事后她根本没有动过移除装置的念头。她明白这是我们的守株待兔之计，她所做的就是让柳云载这只兔子被我们抓到。如果柳云载真是男人的话，他会为了掩护尤杉，一口咬定之前的复仇行动是自己所为。

“但是柳云载因为性格的软弱再度退缩了。那天下午尤杉把他找来，让他去毁掉大门里的证据。但他不敢，下不了决心，还劝说尤杉不要再伤害更多人，尤杉终于被说服了。

“尤杉的摇摆打乱了孟庆瑶两方面的计划——她本来想夜里去杀害尤杉，布置成她自杀的假象，这样柳云载就成了尤杉之死的替罪羊，她的整套计划就天衣无缝地完成了。但尤杉告诉她柳云载的决定之后，她只好提前铤而走险，把曾经搜集的能够陷害柳云载的证据丢到那里。她手里有炸药，有那么点儿有恃无恐——而我的计划本就不打算抓住那个去毁掉校门的人，我的目的是找到幕后指挥这一切的人。小余曾派人跟踪过那个自称海星的孟庆瑶，找到过她的住处。于是我们当晚埋伏在那里，找到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自称是海星，她表现得像个孩子。我们把她带回警局询问，但她表现得十分迷茫。我们以为她是在伪装，这时就听到了你受伤的消息。

“我一直以为这个自称海星的女人就是孟庆瑶，但听了你的叙述后才恍然大悟，我们也许抓的是与她相似、精神恍惚的尤杉。小余怕真正的孟庆瑶跑掉，急忙安排警力监控县城的车站。我们回来后就发现你跑出了医院，于是赶紧跑到这里。幸运的是，孟庆瑶跟函数的其他成员一样，意志坚定、极度自信，她想杀死柳云载后再离开县城——这真是‘函数’组织的通病，过于相信自己的能力，精通设计流程但无法很好地控制环节。所以，我们最后终于惊险地保住了这条线索。”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海星’这个女孩的呢？”我问。

“你还记得老翟出事那天，我们曾向一个好像在看英语的学生打听柳云载的事儿吗？当时她离校门不远，一脸不耐烦的样子。你难道不觉得可疑吗？当时操场上学生虽多，但大家都急急忙忙地朝食堂跑去吃早饭，唯有她不急不忙地在操场上慢慢溜达着。后来我老回想那个女生，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她，然后我忽然意识到，她就是在食堂给我们递眼色的学生，也就是所谓的海星！”

“你那天回来告诉我，午餐时候又遇到她，她告诉你上课时听到我们在检查大门。试问教学楼跟校门隔着个操场，她又怎么能听到我们敲门和说话的呢？于是我坚定了自己的判断，决定晚上去找她谈谈，就这样错误地找到了正在人格分裂的尤杉。”

“这么说……她俩住在一起？”我问。

“嗯，可能是孟庆瑶为了控制尤杉才这样做的吧。那天早上，我和小余追到加农水吧，其实一眼就看穿了她的表现——尤杉人格分裂时表现出来的是个乖巧却有点小脾气的孩子，而正在攻击你们的那个假尤杉当时分明就像一个暴徒；尤杉人格分裂时对柳云载有依赖感，而当时的假尤杉却十分强烈地想杀害柳云载。所以直到最后一刻我才意识到，被我们带到警局里去的人是尤杉，而在加农水吧攻击你们的才是真正的孟庆瑶。”

“但那天晚上你们为什么不派人去校门那里抓毁掉证据的人？你知道我遇到了多大的危险？！”我生气地说。

“对不起啦，”妻子摸着我的头说，“其实我和小余并没有想去抓毁掉证据的人，因为我们以为那个人会是柳云载，我们不想牵连上无辜的人。我们怕那里会有危险，所以提前通知老贾把值夜班的小吴撤走了。现在想想，这招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什么收获？”

“那两扇代表着压抑和控制的大铁门终于被毁掉了，希望这个社会强加于那些孩子们身上的精神压力也会慢慢随之垮塌吧——我想，这也是孟庆瑶想做的事，她的复仇对象肯定也包括那曾经卡死过武氧的大门。所以她才愿意冒那么大的风险，明知道有圈套还会去炸毁它。”

妻子大概有些倦了，打了个哈欠，把头靠在我的肩上小寐。我忽然想起了爱伦·坡写的《厄舍府的倒塌》。也许那黑色校门的塌掉真能让丰口中学的老师和孩子们除去心里某些不必要的负担，而孟庆瑶这个“变量”的被捕，说不定也是“函数”组织崩溃的前兆呢。

只不过，爱伦·坡小说里的季节是阴郁肃杀的秋天，而现在却是春天，一切倒塌的废墟上仍会有和风掠过，野草萌芽吧。

1、小编希望和所有热爱生活，追求卓越的人成为朋友，小编：QQ和微信 491256034 备注

书友！小编有 300 多万册电子书。您也可以在微信上呼唤我 放心，绝对不是微商，看我以前发的朋友圈，你就能看得出来的。

2、扫面下方二维码，关注我的公众号，回复**电子书**，既可以看到我这里的**书单**，回复对应的数字，我就能发给你，小编每天都往里更新 10 本左右，如果没有你想要的书籍，你给我留言，我在单独的发给你。

3、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址：  
<http://www.ireadweek.com>

4、小编自己组建的 QQ 群：550338315



扫此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



扫此二维码，添加我的微信公众号，  
查看我的书单